

序

昔人謂詩必窮而後工子謂文章之道
亦然左盲作傳遷腐成史昌黎之貶潮
州河東之斥柳州坡公之遠謫瓊海徃
徃從流離困頓中發其激昂感慨之懷
達觀任化之識天之所以造就才人者



豈偶然哉晉安林西仲先生少稟殊質
績學嗜文登戊戌進士早以詩古文詞
蜚聲都下始任新安司理丁未後退居
建溪結廬治圃思優游泉石以大肆其
著述甲寅閩逆起家惟兵燹田廬一空
而身幾斃獄此遭際之一窮也既而間

關抵杭營書舍購典墳日與四方名士
往來唱和一時藝壇鼓吹重振西陵不
可謂非晉安之力甲戌嘉平祝融熾炬
旅鳥焚巢此遭際之再窮也平時尚友
古人不以貧窶介意獨是著書等身游
經烈燄舉一切鏤肝琢腎覃思研慮之

文隻字不留人間則遭際奇窮抑又古
今所罕覩矣乙亥夏日予請假還里訪
西仲於吳山之麓方喜十年知交意氣
如故而偃蹇淪落播遷顛躓之狀多人
世所不堪者因愀然曰吾生平精力盡
在詩文今神氣日衰流光不待昔年斷

簡殘編掇拾於煙塵灰燼之餘者子能
為我進退甲乙俾苦心不沒於天壤從
此亦可無憾矣丙子春予再過西湖取
損齋焚餘十卷吳山穀音八卷嚴加存
汰又益以近日新篇釐為一十二卷洵
洋洋大觀矣乎先生於經史無不淹貫

又探竒於莊屈取法於史漢摹神於唐
宋大家宜其才雄力厚品格高古而姿
韻悠揚不愧當代作者向非數十年間
迫之以患難坎坷鍊之以窮愁抑鬱怨
有盡年華銷磨於仕宦經營人情酬酢
之內亦安能激昂感慨一吐胸中之竒

而達觀任化超然與造物者遊哉文必
窮而後工正天之篤於造就才人也別
有莊子因韓文起古文析義行世領異
標新每闡前人所未及故薄海內外咸
奉為準繩其所以開後學津梁者又豈
在左史韓蘇下哉

自序

康熙丙子歲季春望後甬江年家眷弟
仇兆鰲拜題於西湖舟次



自序

余向爲文懶不自惜成則輒棄其草及抱鄴建溪七年方
輯得損齋焚餘十卷未幾閩變原板被奪於兵幸而從孫
常礎重趼請贖始得携入西泠又十數年再輯得吳山穀
音八卷方謀流布不期甲戌之臘風燄大作萬室爲灰余
身之不恤文於何有余嘗謂文之可存與不可存在作者
得而主之至於能存與不能存則別有主之非作者所得
與也雖古今作者鮮不以文之能存爲幸然王弼州有文
章九命之說如果可信則余之畢生顛躓屢濱於危何必

非誤用其心自貽伊戚乎又當以文之不能存爲幸矣但私計數十年中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僅得此曼衍卮言聊以自寄今且景逼桑榆茶苦鼯窮且暮溝壑而此區區者如時鳥夜蟲本非有傷害于人世亦併罹掄刈根株不遺必至與負販之傭盲聾之夫碌碌同歸於盡而後已我罪伊何不無已甚是果出於命乎則又非余之所知也茲幸甬上仇滄柱先生 予告旋杭僦寓密邇因遍購舊刻兩集原本呈請刪定得文十二卷質之同里瀕水陳君陳君以藝苑之雄方守若上篤於世好慨然減俸重鐫是皆於

余所不能存者而存之又安知前此之初厄於兵繼厄於火非有待於仇先生之明識與陳君之古道可以推擇而曲成乎斯文未喪天命不欺此中殆有主之匪可強也至於余文之可存與不可存海內大矣別澠淄而定驪牝者必有其人倘有教言余當端拱傾耳以俟

康熙丙子歲立夏日晉安林雲銘西仲氏自題



挹奎樓選稿目次

卷之一 議

徽州南米改折議

歙縣絲絹改折議

追借支錢糧議

詰盜議

訪拏議

禁投匿議

勸當議

禁輕生議

卷之二 序

古文析義序

古文析義二編序

莊子因序

韓文起序

宋名臣言行錄序

張南軒詩集序

朱子年譜序

徐巨翁忠節錄序

王陽明全集序

萊陽二姜先生建祠序

聖賢儒史序

天經或問後集序

聖學真語序

重訂感應篇序

重脩族譜序

洪氏族譜序

武平衛邑令左遷序

烏青文獻序

重鋟五岳遊草序

送方翊霄入京師序

送王赤扈入京師序

送徐我剛遊蜀序

義興周貞女序

仁和沈孝女序

新安孝烈王葉序

建陽游節母序

卷之三 序

人文大觀序

今文短篇序

王人岳十三藝序

志壑堂後集序

南沙文集序

荆南墨農全集序

健松齋全集序

安序堂文鈔序

歲寒堂存稿序

蒿菴雜稿序

南牕文畧序

沈麻菴文集序

南窓艸存序

容居堂集序

桂蔭堂集序

塔江樓文鈔序

山輝堂偶集序

新安讞牘自序

損齋焚餘自序

吳山穀音自序

四書存稿自序

卷之四

新安賦序

葉星期詩原序

贈姚生選詩序

黃山詩集序

陳綠厓詩序

邵邈秀才詩序

邵是龍詩序

周生詩序

郭鞏侯詩序

素香堂詩序

梁琴洲邑令詩序

梁琴洲二集詩序

錢黍谷黃山詩序

劉在園詩序

俞嵩菴粵遊詩序

曾公望甲乙吟序

陸冠周詩序

周淳夫詩序

龔澹巖詩序

蔣曠生三山艸序

客窻秋興序

王東查詩序

涵清閣詩序

亦政堂詩鈔序

定林禪師詩集序

蕭峯堂集序

釋千石啞吟序

釋千石偈贊序

張文石雅音秘珍序

程隱菴鼓琴序

程隱菴譜詞入琴序

雁山記遊序

東山小草序

五雲倡和篇序

卷之五 題跋 贊

題朱夫子手跡大幅

題楊椒山手書冊葉

錢清谿遺稿題詞

卓氏傳經堂題詞

題馬伽沙國王畫卷

題董佺宰真蹟

題石園圖卷

題驅病足文

題吳右廉讀書賦

題蔣曠生伴鶴吟

題茅于純贈言冊葉

題羅補菴傳畧

題龔華茂傳畧

題王丹麓廣聞錄

題東臯堂詞集

停雲草題詞

愁城考題詞

問田集題詞

題蘇爾宣印畧冊葉

巖視公印章題詞

題唐長孺摹印篆文

題如文上人募疏

題迴龍山募疏

蘊空詩集題詞

題周雨文聽鸞圖

書胡半菴寫經傳後

書郭二傳後

書李丐傳後

劉覺岸黃山賦跋已上題跋

重刻朱文公像贊

童牛顛存影贊

唐濟武小像贊

許裕卿故像贊

葉林屋像贊

楊履易像贊

癸卯小像自贊

丁巳小像自贊

戊午小像自贊

柴岸公畫鷹贊

獻花巖靈龜贊已上贊

卷之六 記 傳

一拂祠記

新安古放生池碑記

遊雨花臺記

古璋記

石蟻記

旅亭雷記

自塑小像記

損齋記

盜丐記

舟居記

二棄草堂記

王有一還金記

唐濟武篤友記

聞聲暗射記

異樹記

夢記

欵令異夢記

李帝侯殯友受報記

河神記

林四娘記

已上

孝子何均傳

聖湖處士傳

何懋菴傳

蔡節母傳

野雲子傳

何式公傳已上

卷之七

書

上衛按臺

上孫兵尊

上宜撫軍

上劉臬臺

復徐藩臺

上李臬臺

上郎制臺

再上郎制臺

上張撫軍

上江蘇韓撫軍

復伊允陟

上黃倣菴給事

與官雪湄

復富雲麓內翰

復虞南冷先生

復伯兄道馭

復林臣岳

復張德生

復饒公搢

復童半顛

復黃爾聚

與蕭長源侍御

復蕭長源

與陳允宣

復涂萬年

復曹子壙

卷之八

書

與陳麗東叅軍

復張永菴別駕

答林名一

再答林名一

三答林名一

答鄭羽人

再答鄭羽人

三答鄭羽人

四答鄭羽人

五答鄭羽人

復黃赤巖

復劉覺岸

復戴型遠

與戴型遠

再與戴型遠

答應嗣寅

再答應嗣寅

復毛稚黃

與王丹麓

復黃憶溪太守

與丁勗菴

與楊空五中翰

與沈麻菴

與吳寶崖

復湯念平先輩

與唐濟武

復羅隨園參軍

與從孫常礎

卷之九

書

復武平令衛雲石

上湯潛菴中丞

復孫靜紫中翰

復仇滄柱

答丁葯園論著作

上杜肇余少宰

上王阮亭內翰

與林鹿菴

復林孟趾學博

報黎媿曾

復黃次辰冢宰

上王人岳大司農

與蔣曠生

與馮書巖

與曹冠五太守

上黃次辰冢宰

與畢淄湄刑部

復翁涓公銓部

與友人論婚

答友人代徵德政詩

答友人求改壽文

與壻鄭官五論八股

示壻鄭官五

與石潮和尚

與隱含和尚

餽為霖和尚壽

報為霖和尚

再報為霖和尚

與偃亭和尚

復祖青和尚

卷之十

論說文雜著

祝文壽文

三代取天下論

陽城論已上論

周易爻象說

金生水說

配天配帝說

武庚管叔叛周說

尾生守信說

曾子守身說

閒情賦說

不應得為律說已上

儒對

新安賓館禁約

墨引

驅蠅檄

討蠹魚文

招隱操已上
雜著

辭徽州城隍祝文

辭齊雲山祝文

辭汪越國公祝文

獄中祀竈文

獄中觀音堂懺文

弔獄鬼文

代祭火神文

已上
祝文

恭壽堂祝言叙

壽陳麗東參軍

壽張永菴別駕

壽顧且菴侍御

壽李偉吾

壽王母茅太君

已上
壽文

卷之十一

祭文

墓誌銘

行狀

賦

樂府

總督中丞范公告文

左司寇鄭公告文

祭俞殷書文

祭戴型遠文

哭亡室蔡孺人文

哭亡女芳佩文

哭副室連氏文

代祭朱太淑人文

石潮和尚告文

已上
祭文

通判張公墓誌銘

文學林宗石墓誌銘

吳宗彥墓表碑陰

已上
誌銘

先府君行狀

先妣韓孺人行狀

已上行狀

絕奕賦

浙江潮賦

已上賦

結鞵子

王昭君

綠珠篇

荷蘭操

公無渡河

行路難

善哉行

艾如張

野田黃雀行

薤露

蒿里

擣衣篇

高軒過

天馬歌

已上樂府新聲

卷之十二

詩 詩餘

登陴紀事

白門治獄

采真篇贈野雲子

二首

贈別張永菴

已上五言古

會獵城南

憫旱

四芝歌

遊黃山不果

猛虎詞

老女行

白髮詞

嘲鳴蟬

松蘿真品歌

建溪行

贈別石湖禪師

送陳臧玉歸武彞

七歌

射虎行

贈皆山子

嘲虎偃

鬪雞行

四禽言

悲交難

醉時歌

和蔣文從西郊泛雪

述懷歌

贈羅隨園

壽柴夢霍

贈王丹麓

已上七言古

登梅仙山

借友避暑慧林寺

渡錢塘江

越州晚泊

越州下錢鼎臣榻

客杭書懷

夢先子

已上五言律

庚子南閣分試

二首

九日登梅仙山

二首

春興

四首

春去寫懷

二首

交春後大雪

二首

靜寄

自克

甲寅初度

丙辰初度

大雪往嵐下尋沅兒

柘浦下徐君培榻

過仙霞

重遊新安

苦雨

新安夜坐寫懷

遣使移眷寓杭

寄示內子携家入杭

新安解纜

戊午初度

題楊文伯園居二首

訓沈麻巷三首

禹陵

岳王墳

伍子胥廟

林和靖墓

十老吟十首

落花四首

落葉四首

秋聲

秋色

秋氣

秋光

蟋蟀

螢

蛙

秋燕

雞豆

西瓜 已上七言律

題王丹麓罄宜園 存六首

題周雨文山居 存五首

雜詩 四首

擬古 四首○已上五言絕句

賞菊 二首

七夕 二首

清湖舟觸石幾碎

蘭亭 已上七言絕句

望江南

憶王孫

如夢令

菩薩蠻 二調

謁金門

點絳脣 二調

浪淘沙

惜分飛

蝶戀花

漁家傲

鵲橋仙 三調

天仙子

踏莎行

江神子

感皇恩

驀山溪

滿江紅 五調

念奴嬌

解語花 二調

萬年歡 五調

花心動 二調〇已上詩餘

挹奎樓選稿目次終

挹奎樓選稿卷之一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瀕水訂

議

徽州南米改折議 巳亥

徽郡僻處山叢地狹田少計歲入不足供三月之食居民仰給江楚纍纍肩挑歷崇岡重嶺而至可謂艱矣攷南米西倉水兌二萬九千三百四十二石六斗向徵折色萬曆



男 沅芷之

姪孫秉柱常礎 全較



年○間○每○石○定○價○七○錢○至○明○季○增○至○九○錢○五○分○舊○冊○犁○然○可○
覈○也○順○治○三○年○因○一○時○軍○需○告○急○遂○改○本○色○然○以○地○不○產○
米○雖○徵○本○色○實○輸○折○銀○迺○年○議○委○官○役○領○銀○採○買○解○司○豐○
歉○不○齊○價○值○難○於○畫○一○且○其○中○雜○費○多○端○官○役○賠○累○往○往○
有○棄○職○捐○生○者○在○百○姓○輸○米○一○石○致○有○數○石○之○費○於○公○家○
總○無○銖○兩○餘○贏○徒○使○官○役○陷○累○不○堪○殊○可○歎○也○前○本○郡○紳○
衿○約○里○僉○議○願○照○漕○米○折○例○每○石○一○兩○四○錢○更○酌○豐○歉○之○
平○外○加○四○錢○雖○經○前○院○題○請○部○覆○不○行○但○此○項○曾○經○總○
漕○蔡○題○定○為○各○衛○領○運○官○丁○安○家○月○糧○藩○司○派○給○糧○單○

兌○領○非○營○兵○所○需○乃○官○丁○自○領○安○家○之○銀○原○不○用○米○若○折○
價○解○司○給○發○可○省○解○運○種○種○勞○費○况○照○漕○折○一○兩○四○錢○之○
外○更○加○四○錢○留○此○餘○贏○以○備○荒○歉○補○苴○其○於○民○生○國○計○又○
不○無○兩○利○也○

歙縣絲絹改折議

己亥

丁○絹○之○賦○他○郡○無○有○卽○徽○郡○六○邑○惟○歙○獨○徵○攷○故○明○舊○額○
僅○載○銀○八○百○兩○每○疋○定○價○五○錢○解○省○議○以○街○口○司○船○稅○八○
百○兩○抵○輸○民○無○與○焉○今○改○北○解○衣○著○每○疋○照○順○治○十○四○年○
例○定○價○三○兩○八○錢○計○絹○額○一○千○五○十○三○疋○零○該○銀○四○千○有○

奇矣每疋包箱水陸使費一兩五錢又該銀一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矣是丁絹一項該徵銀五千五百八十兩有奇較之舊額已浮六倍查絲絹非歛所出通年例往蕪陰機房紡績備極勞費近歛民凋瘠已甚正項尚苦敲朴何以堪此况街口商船往來漸稀八百之稅多不如額此外別無補苴良法然此絹在京估值不及一兩上下何徒令此一方民有向隅之泣乎倘賜題請照舊收折解省轉輸於國實無大損而全歛有獲甦之困矣

追借支錢糧議

庚子

歛休二邑正供之外最為累者莫如近日行追借支一事然使承追者按籍而稽有年分有數目有項歛則官欠追官民欠追民役欠追役何難勒限歸結茲查申報歷年一案歛邑之借支也晉省夙弊一案休邑之借支也速結侵欺與通查積逋二案又歛休二邑共案之借支也在二邑當年弊端實起於統徵統解前後輾轉挪移權濟一時緩急遂致其後透借溢借彼此牽引紛如亂絲而經手官役存亡不一無從徹底究詰職每承讞緡閱舊冊未嘗不痛恨於作法之涼也今四案內銀兩奉文急追撥餉何敢別

有所請致延時日。但其中有支下年正項作上年雜費者。有雜費無措。臥批在司未掣者。有將後項墊解前項而前項遇赦無從追補者。有一欸而四案並開者。有撒數既開總數又開者。該縣怵於考成。按籍敲比而應比之人。除逃亡死絕之外。皆僅存一息。奇窮無賴。往往虛指山地房屋。報人承買。由親及疎。殆無虛日。甚至造作偽契。或持他人遠年廢約。皆可以借公遂私。遍行漁獵。迨稍拂其愆。然後聞官究追。故凡奸民之有嫌怨者。皆以此互相報復。而井里騷然矣。亟請勅行清查四案內實欠若干。應坐何人名。

下一面嚴比撥餉餘着另造清冊詳核。題請蠲豁仍飭該縣不得殃及無辜。此誠救焚拯溺之舉。刻難緩待者也。

詰盜議 庚子

詰盜之難。非難在盜而難在被盜之家。捕盜之役。與夫報盜之員。何也。盜死獄也。問賊問械。問窩問黨。必得實而無疑。爰書始定。被盜者奔命廢業。以應庭質。有經十餘年而不結者。其間無名需索。遠涉糜費。破產難支。或往往諱而不報。或改強為竊。報而不實。有司既怵於令甲之嚴。又憚於掩捕之艱。亦不願其報聞盜風之熾也。則被盜者之

過也盜之就擒責在捕耳乃捕多資巨盜以爲生坐享月
錢相爲狼狽摘發非所願也問有既逮其人或賄而遣之
既搜其贓或利而匿之以致真盜真贓俱不可問甚而巧
借盜口以復私仇誣指盜親以圖挾詐地方從此擾擾矣
盜禍之延也則捕盜者之罪也典史巡檢二員分掌城鄉
捕務凡獲盜則取供報縣每有鍛煉迫脇多方扳指以浚
利源今日典舖寄贓明日富室窩盜紛紛勾搆稍拂其慾
則羅織文致之及大獄既成後雖有明允之官亦不免惹
苴之惑安敢遽爲平反前後異詞紛紜莫結盜案之亂也
則報盜者之辜也凡此數端弊雖各出而害亦相因詰盜
之難如此惟責捕役之廣緝而察其奸謀禁下員之取供
而督其具解盜禍不延盜案不亂爰書之定屈指可俟卽
將來被盜之家亦知無所甚累或不至苦於報聞者盜風
可以少戢矣

訪拏議

庚子

懲惡常典也付之有司足矣乃有惡之大者如光棍之劫
制衙蠹之憑藉積歇之交通訟師之刀筆水黨之捃拾土
豪之武斷人不敢訐官不能問故有訪拏一法然此數者

名號雖別非互相徃徃亦不能獨售其奸茲者令甲首
嚴光棍而衙蠹次之積歇又次之訟師水黨未有條例至
土豪則戒不得問輕重之間皆有救弊深意顧奉行何如
耳夫光棍聚黨橫噬官民側目殆不數見無待論已惟衙
蠹爲衆惡之總而實繁有徒誠非訪拏之所可及凡經訪
拏者皆非真蠹以從來訪拏僅及州縣至府廳而止耳若
司道以上則皆南陽不可問此大弊也攷順治十四年有
姚科長一疏言司道以上巨蠹蟠踞之狀頗悉奉有俞
旨今將四載矣而天下之大終未聞摘伏一人蓋以真蠹

必不可訪拏故也真蠹既不訪拏而上下衙門猶且因循
故事遞相飭取勢不得不以竊脂鼠輩應命夫以人不敢
訐官不能問所立非常之典乃頻加之竊脂鼠輩以示風
力上下相蒙誠可哀也且也真蠹盤踞上司不特避訪拏
之患又反操訪拏之權往往顛倒媒孽因以爲利其所屬
胥役咸仰鼻息媚奉以結其歡可幸無罪間有奸頑之尤
自知不容於衆惟買克上司名缺即可晚蓋而駕輕就熟
益無所忌嗟乎若輩城社之依肆志如此不加痛剪何以
芟稂莠以植嘉禾乎近奉新例有蠹不覺察官至削籍之

行在司道以上自行覺察似亦不損威重但覺察亦未易
言凡有大奸者必有大才或飾小廉以掩其主之明則不
能覺察或効小忠以中其主之欲則不願覺察或通小利
以持其主之短則不敢覺察是所賴於埋輪者之廉明自
命不忌鼠器耳雖然猶有慮未訪之先摘發不密當訪之
時具獄不速既訪之後比賊不嚴是欲鋤害而適以滋害
何也真蠹上下樹交連環呼應稍有漏言非遠竄異方以
累鄉保則營求當路以行請託惟先逮其人而後廉其事
則未訪之先無慮矣猛獸在檻奔而迫視者亦震懼焉以

畏之者素也受真蠹之荼毒者敢盡言於公乎况重貲可
以釋怨羽黨可以解紛良懦至此當不以前此之剝膚爲
憾而反以後日之庭質爲困矣惟秘罪欵以絕其謀嚴推
按以防其私速爰書以蘇其累則當訪之時無慮矣罪以
贓坐贓完而罪決此定例也蠹既坐罪自分不免每每借
端久延徼倖待赦或虛指產業扳報承買其禍較之平日
尤甚惟止坐追本蠹按期勒償不爲少假鞭朴卽斃之無
恤焉則既訪之後無慮矣三者既得庶真蠹可以訪拏卽
積愆訟師水黨無不可以此意通之若徒因循故事端施

之竊脂鼠輩命曰訪拏誠不如其已也

禁投匿議 甲辰

律曰凡投隱匿姓名文書告言人罪者絞官司受而為理者杖一百所以杜隱禍之中傷法至嚴也新安弊俗與人
有卻輒矚其陰私詭立姓名投牒於官或盜他人姓名具
告張皇撫拾連及婦女及庭讞無人質認事方得釋彼受
許者奔命之勞勾攝之辱無名之費固已備極難堪而卒
莫知出於誰手此風休寧最甚歙縣亞之使有司留意禁
戢不難立止乃有司之所利者投匿也往往先拘受許之

家羈置囹圄以待兩造具備若投牒者不出則罪之曰爾
其指令逃匿也到案者不承則罪之曰爾其私和改悔也
有司豈不洞察顧不得所願遠欲請銷談何容易甚至本
無投匿之人而權蠹奸欺表裏作偽碎肉而食矚殷懦之
陰私別借殷懦姓名摘發獻媚有司自投自理於斯時也
權蠹承拘奸欺包攬反置身局外代為斡旋橫獵暮金共
沾餘瀝而兩家一時俱困故凡有中人之產者皆惴惴然
有不能終日之憂矣惟嚴行郡邑令其設立代書受牒之
時細為稽核方許受理如投牒之人不出其受許之家終

不得問懸示戶曉倘有官民故習未改一經發覺按律以繩其後不爲少賒庶可以大創乎

勸當議 甲辰

徽民有貲產者多商於外其在籍之人強半貧無卓錫往往有揭其敝衣殘襦暫質升合之米以爲晨炊計者最爲可憐然巨典高門錙銖弗屑於是有短押小舖尚收此等窮人微物或以銀押或以錢押或以酒米押隨質隨贖民稱便焉近有無賴奸民生端詐噬稍拂其慾則誣控上司不曰某家私典則曰某舖漏稅在上司爲國課起見勢不

得不批行查問而承讞者又以事起有因難於平反遂致視爲畏途紛紛告歇而窮人之仰哺者將絕其求食之門嗷嗷待死耳惟於典舖中分爲三等貲最重者爲上則一家獨餉貲稍輕者爲中則兩家朋餉貲最少如短押小舖者爲下則三家共餉亦爲定例併嚴禁當官脛規倘有發覺惟地方官是罪庶彼得恃以無恐亦裕國賦遂民生之一端也

禁輕生議 丙午

人命至重也故律於七殺之條權其重輕不爲少假乃徽

人○曠○悍○好○氣○每○遇○小○忿○或○飲○毒○投○縋○墜○樓○奔○水○窺○其○意○以○
為○一○死○之○後○可○以○甘○心○於○讐○對○不○暇○再○計○也○而○親○黨○又○思○
因○以○為○利○不○但○無○有○阻○之○且○從○而○速○之○計○每○歲○不○下○數○十○
人○或○私○和○告○息○或○官○斷○燒○埋○刁○民○得○志○轉○相○傲○傲○凡○遭○假○
命○者○始○則○有○搶○掠○之○禍○繼○則○有○衙○官○相○驗○差○役○勾○攝○之○費○
而○守○候○跋○涉○種○種○無○名○之○需○又○其○餘○毒○不○可○限○量○及○爰○書○
甫○定○而○家○計○已○蕩○然○矣○此○風○六○邑○皆○然○而○黟○縣○為○最○雖○屢○
經○示○禁○無○奈○習○俗○已○錮○難○於○痛○除○惟○請○勅○行○各○縣○每○歲○預○
置○棺○木○若○干○凡○遇○人○命○訟○牒○本○日○印○官○親○往○相○驗○不○得○遣○

委○衙○官○致○滋○弊○竇○除○真○正○人○命○具○詳○發○審○外○一○切○飲○毒○投○
縋○墜○樓○奔○水○等○項○卽○以○官○置○棺○木○盛○貯○然○後○取○具○地○方○件○
作○甘○結○及○該○縣○印○結○申○報○立○案○毋○斷○燒○埋○以○長○刁○風○倘○有○
打○屍○搶○掠○之○徒○嚴○治○罔○賒○使○知○死○者○不○能○施○其○毒○生○者○不○
能○遂○其○貪○則○此○風○當○不○禁○而○自○戢○每○歲○之○中○可○以○活○數○十○
人○之○命○併○可○以○全○數○十○家○之○產○矣○若○將○來○法○久○弊○生○或○不○
無○真○命○行○賄○隱○匿○重○傷○印○官○利○令○智○昏○扶○同○具○結○則○當○聽○
屍○親○自○具○如○虛○反○坐○甘○結○仍○別○取○干○証○一○名○立○開○棺○見○屍○
認○狀○粘○詞○上○控○弔○棺○親○檢○如○果○係○真○命○當○抵○告○証○免○罪○而○

官役自有枉法受賍新例一併疏題究明立置重典不然原告坐誣之外而干証復有開棺見屍重律法在必行懸示通曉彼見假命居奇有害無利亦何苦越控長刁自干明禁乎此救弊補漏要着不可不講然亦千百中之一二也

挹全樓選稿卷之二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其同里陳一夔瀕水訂

序

古文析義序

壬戌

男 沅芷之
姪 孫秉柱常礎 全較

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所謂甚者以穿鑿附會失其本旨耳後人不明此意往往為鹵莽者藉口然南村詩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若不求解則疑義之析也何為乎是

故古文篇法不一皆有神理有結穴有關鍵有竅郤或提
起或脫卸或埋伏或照應或收或縱或散或整或突然而
起或咄然而止或拉雜重複或變換錯綜亦莫不有一段
脈絡貫行其間學者憤憤於此祇記取數語活套可以攙
入八股制藝者便自稱學古有獲如此雖自首下帷何益
甚而坊本中評註紕謬以訛傳訛致千古作者苦心理沒
塵坌尤為憾事余自束髮受書卽嗜古文詞時塾師亦僅
取坊本訓詁口授然余終疑古文必不如是作在後人亦
必不應如是讀也比長偶取一二篇逐句逐字分析揣摩

反覆涵泳遂覺古人當年落筆神情呼之欲出狂喜竟日
而後知靖節所謂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是會心實歷語
則不求甚解者正所以深於解矣所註南華業已刊行問
世嗣杜門富沙七年如左國史漢及唐宋諸大家俱有手
註鈔本寅卯閩變悉蕩然沒於烽火中片紙不可復得近
客西湖日與二三好友相過談文不異南村晨夕嘗歎古
人所讀其書具在非有秘幻奇詭不可得見者而今人不
能效古人之作乃令人不能爲古人之讀耳因取坊本撮
其要者字櫛而句比之篇末各附發明管見以課子弟適

潭陽友游子六抵杭見而喜之。愆患授梓。余思前此富沙
註本以未經行世因致滅沒不存。今老矣此區區者亦年
來丹鉛精神所寄。或可爲學古津梁。故不能無雞肋之戀。
顏曰析義取陶公疑義相與析之意。然從前坊本評註謬
誤靡不駁正。以免穿鑿附會之失。卽謂之不求甚解可也。

古文析義二編序

丁卯

古人奇文能盡讀乎。曰不能。古人奇文不能盡讀。猶當世
奇士不能盡交也。然不能盡者存乎勢。而必欲求盡者存
乎意。意有必至。如當世奇士爲見聞所及。不憚延頸舉踵。

以氣類爲招與之輪肝膽。抒情愫必有相引以爲知己者。
又非勢之所能限也。古人之有奇文。在千百年中其精神
不可磨滅。原與生於吾世無異。乃讀之者茫不知其命意
之深。寄意之遠。措意之巧。抒意之工。譬求友者千里相遭。
一揖遽別。尚未暇通姓氏。輒翻翻於人曰。此吾知己也。友
其許我乎。余性惛愚。不適於用。舉世人汲汲若將弗及之。
事悉無所嗜。惟恒設一虛願。以爲人生斯世。不可不讀盡
古人奇文。交盡當世奇士。入杭以來。凡海內文章名宿。命
履西湖者。率不予棄。余雅不談世務。每促鄰間。未嘗不取。

古人奇文相與剖析辯難以為歡笑此外則扃戶呻吟焚
 膏戍夜非不知吾生有涯充棟汗牛勢不能盡然必欲求
 盡以終老焉如精衛填海夸父逐日各行其意亦不自解
 其所以然也前此析義之刻既謬為海內許可嗣枉顧者
 無不以二編為請而余姻婭葉子宗之牙籤頗饒復假余
 館俾得廣搜前編遺佚余以嗜古技懷縱目其中探索揣
 摩寢食俱廢凡有命意之深寄意之遠措意之巧抒意之
 工者靡不以管窺之獨得釐正俗解傳訛務期千百年來
 古人精神與余相遇於寤寐間如引當世奇士以為知己
 與之輸肝膽抒情愫而後快其所得文較之前編尤盛雖
 余尚友之虛願未遽止此而採英擷華是亦食雞跖者不
 必全雞已盡臍全雞之味矣海內讀古者持此以合諸前
 編庶無滄海遺珠之憾乎

莊子因序

癸卯

余支離成性不為事物所宜於莊為近故少而好之久而
 彌篤稍長涉獵位門諸書私念人生地上寓也其與幾何
 逍遙寢臥於無何有之鄉一笠一瓢此生之事業畢矣戊
 子以來歷今十有六載其間天損人益之游加俾畏人之

鷓鴣難以自遂。不得不智效一官。舍鵬飛而從鷓笑。自是以後。爲樊雉。爲廟犧。爲雕陵異鵠。求其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此其難者。故有甚憂。兩陷墜。螭不得成。陰陽之食人。與金木之訊者等。吾友邵是龍。善於莊。案牘之餘。爲余談及。余聆之。若昆弟親戚。警欬於藜藿。馳騁之逕也。急索書。竟讀之。則見見聞聞。舊國舊都。望之暢然矣。夫虛已遊世人。莫能害。而流遁決絕。爲大道所不出。則今日之余。禍福淳淳。相與爲風雨寒暑之序。舉不足以滑成。斯其所得於莊者。固不在區區筌蹄間也。但大道日漓。去古漸遠。譚莊之

家自郭子佐以後。言人人殊。究爲魯遽之瑟。無關異同。使人徒受其黜。間適得惟焉。余考證諸本。參以管見。櫛比其詞。彙括其旨。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治。莊之道。讀莊之書。求合乎作者之意。而止。異日者。驪龍未寤。腐鼠已捐。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將手此一編。以質於大莫之國。若謂漆園功臣。漆園罪人。呼牛爲牛。呼馬爲馬。余何斬乎。而人善之。而人不善之。邪。亦因之而已矣。遂以因名。

韓文起序 癸酉

余童年負笈鄉塾。見制藝中。有用韓文詞句。人輒喜之。因

購一坊本以爲中郎枕秘按日所受於師者旣成誦卽發而潛玩不令諸學童聽視塾師疑余汎覽有妨舉業伺而欲攫之戒以夏楚旣而攫去則韓文一部也大笑而罷余因摘所疑質問覲縷聘聆噤不能語良久恚且罵曰古文不過取其明晰易曉詞句擷入制藝足矣何深求爲余進曰制藝卽古文變體昌黎當日起衰恐不是竊前人詞句擷入篇中而八代之衰遂能起也長揖而退塾師慙駭彌日嗣余反覆探索斲有所得卽作蠅頭小書逐段逐句分記於各篇之內常恐有免起鶻落少縱卽逝之虞不憚一

夜十起如是者有年漸覺鄙見日新積疑盡釋諺云故書不厭百回讀又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良有以也所錄稟本亦不輕以示人閩變之後與所註羣書一時俱沒然幸此書習之最久猶歷歷可記憶所登古文析義前後編常以額限爲憾近養疴西湖杜門三載復取唐書磨核俾全集中一人一事悉有原委攷據加以篇末總評發明全文大旨亟命余子沅校錄問世因以起衰之義額之曰起夫昌黎生八代之後顧於波流芾靡中能自樹立屹然不仆是衆人皆不爲而獨爲則所謂起者有振起之義焉余不

伎有宋穆伯之好。謬取家誦戶習之書。掃盡俗解。傳訛獨
攄。管窺一得。是前此未曾有。而始有。則所謂起者。亦有
起之義焉。海內君子。若得是編。當見韓文堂奧。必能於剽
竊詞句之時。溯流窮源。湔滌故習。慨然自命。以爲一代作
者。是古人不可學而可學。則所謂起者。又有興起之義焉。
知此三說。思過半矣。起之時。義大矣哉。是編也得晉江黃
子定。可以冰署餘閒。究心史學。考證辯難。必極其毫髮無
遺。然後已。而新安王子殿揚。家學有素。復以系出觀察王
弘中。燕喜亭滕王閣二記。及神道碑銘。祖德攸關。慨然減
賞。倡梓均賴。其相與有成也。因併書之以誌不忘。

宋名臣言行錄序

于寅

是錄也。乃紫陽先生繼綱目而作之。微意也。綱目起自周
秦。以迄五季。歷千三百六十二載。其紀事書法。固已上接
春秋矣。然以身生宋室。國史未昭。慮後之執簡者。或有見
聞異詞。令往哲之嘉懿。弗彰。亦有心斯道者之責也。故彙
集八朝名臣言行。一以見當代臣子立朝蒞政。咸班班可
觀。一以見忠厚開基。規模宏遠。其臣如此。其君之行事。從
可推矣。至南渡以後。李幼武氏復採忠孝理學諸君補之。

以爲一代全書。是又紫陽一功臣也。鑄傳已久。近與綱目俱弗戒於火。余不敏。叨理新都。敬從其裔孫烈之請。先爲付梓。而綱目且將次第重鑄。譬之祭川先河。而後海有事於泰山者。必先配林也。後之學者。得覽茲錄。大而夔尚勛名。孔孟學術。悉階於此。其次亦不失爲謹身寡過。效法觀摩。不特紫陽與太平老圃之深意。以傳而宋代三百二十年。諸名臣之經濟學問。得藉不朽。卽千三百六十載之史學。賴有統緒。其有裨於名教。豈少哉。

張南軒詩集序

甲戌

詩學高深無際。古今爲詩代不一法。而衡詩者。又言人人殊。學者常以無所取衷爲憾。余嘗謂詩通於樂。故樂章皆詩。此聲音之道。所以治性情也。謂之詩教。吾儒上下千古。誦詩知人。亦爲其性情所寄。不可以僞。若徒獵取餽。創推敲刻鏤。不由中出。是爲漢魏三唐。牛後詞。雖工無裨於學術。不足道矣。宋儒張南軒先生。史載其穎悟夙成。勇於從義。嘗自奮厲。以古聖賢爲期。作希顏錄。蓋以顏氏子之學。不遷不貳。皆從性情中得力。而用舍行藏。獨與聖人爲徒。其用大也。註述諸書。皆有功於聖學。世咸知之。至所爲詩。

則又觸景成吟借題抒寫默契道體而平日之躬行實踐亦無不旁見側出有原有委悉節之以和平之音冲淡之詞絕不斤斤於漢魏三唐陳迹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卽此而推則知先生當日入殿對揚危言切直而非激於意氣守郡條教隨事開曉而不涉於安排大抵本於義之所當爲而發於心之不容已謂非從性情中得力而能爾乎昔顏氏子聞尼山焱氏之歌端拱還日得損益始終之訓遂不至造大造哀詩通於樂聲音之道甚微而爲功於性情甚大得此意而推之邦國方可以舞韶放鄭爲一代

治化之資用舍行藏本無一致卽謂先生之詩爲先生希顏之學垂爲詩教可也茲值兩浙大中丞張公以一代真儒主持學術旣葺祠宇用光俎豆復命鐫其語錄及是編行世而先生十九世孫曾如方鐸杭郡庀工較訛精勤靡懈可謂克承先志矣余願讀是編者味其立言本旨以先生之學爲學自治其性情勿僅作詩觀也則古聖賢未嘗不可自期庶無負中丞公表章之意與其後人搜輯考訂之勞也夫

紫陽夫子續孔孟道統之傳所著述迄今數百年學者童而習之白首猶不克盡此人所共知者然其力學精進或出或處必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行道明道指歸七十年中生不徒生死可以死則又非著書以自見者所能髣髴萬一也宋末諸公譜之以年合諸勉齋所狀可謂詳悉惟是夫子歷事四朝君相薦名不一而在朝不過四十六日卽在外九考亦不能究其措施甚至姦黨或指爲迂或斥爲僞人皆惜之而莫明其故愚竊以爲三代之後迄於漢唐皆分儒術治行爲兩途間有勵精致治大約雜以

霸功苟且遷就絕不問及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說其所由來久矣况當南宋王業偏安寇氛壓境日不暇給以陳同甫之才識猶不免畸重事功躋漢唐於三代與夫子爭辯不合他尚何說哉不知內聖所以外王萬世之常經卽救時之急務夫子前後陞對甄封危言激論無一非雪恥復仇至計實出於天理之不容已若一時君相稍以私意利欲參涉其間必不能親賢遠姦培國本以鼓士氣諸勿具論卽如切指韓侂胄之姦且數白之趙汝愚以引入政府爲戒而光宗念其私勞非失之不能正心乎汝愚幸其

易制非失之不能格物乎。捨攘震虢之秋，尤非苟且遷就。可以自奮，此則其彰明較著者。要知夫子內聖外王之學，總在辨析理欲關頭。體用合一，其出處用舍，孔不能必之。魯衛孟不能必之，齊梁三代而下，道大莫容其致一也。讀茲譜者，能以夫子之學爲學，再從事於所著述之書，則百節迎刃自解，真儒善治，或可得而再觀此世道之幸矣。

徐巨翁忠節錄序

諱應鑣，宋恭帝德祐二年殉節。

綱常爲世道之柱石，維吾儒讀聖賢書，知大義在天壤間，本無可逃。宋末臨安徐巨翁先生，廁身太學，以聖賢爲師，乃

真儒也。元伯顏兵至，先生誓死報國，夫人方氏以殞身遺。沼爲倡，子琦崧二君暨女元娘相從，溺井忠孝大節，雖僮豎亦知之。但所云朝廷養士五百年，似專指太學而言。前此關閩濂洛之盛，悉本崇儒治化，毋論已仕未仕，大義總無所逃。且是年元制人爲十等，儒列娼丐之間，世道之變已極。人道之滅，幾盡道存與存，道亡與亡，故不惜以一身一家爲千古綱常之寄，非有迫於勢，非有慕於名，非有激於氣，成仁取義，其心安焉。越數年，孔聖貶爲中賢，而太學鞠爲茂草，尤甚於暴秦之焚坑。始知先生於此，兼爲斯文。

抱痛以不及見爲幸。未可徒執魯連蹈海之言。例論其迹也。余嘗按文信國死於至元十九年。其答王積翁有黃冠歸故鄉之說。人或疑之。不知焚毀道藏作妖書以詆昊天上帝。乃十八年之事。信國欲擇其所棄者。自處以明此身。必不容於元世之意。而衣帶則書孔孟之言。亦取其所棄者爲絕命詞。以謝先聖而示後學。與先生之死俱於忠節內。寓衛道之深心。古人措意其不易明類如此。先生裔孫洛感上扶二子有文行。卜地移祀。曲盡崇先之勞。可謂克知所務。諸鉅公序之甚詳。故余獨推言其所未及云。

王陽明全集序

關閩濂洛之後。談理學者無如姚江良知之旨。挈其大全。然須會得良知。非尋常知識。湛然廓然。無知無不知。故謂之良。經濟文章。俱不出此。其實至此。亦無安著處。此千聖相傳心法也。吾儒徹上徹下之功。止此一事。所爭者純與不純之別而已。余少年受書時。聞塾師言。吾儒所學。在爲文章。以取科第已耳。筮仕後。困阨顛躓。皆非人意計所及。知此身之外。無一可恃。遂汎覽二氏經典。奮然有出世之思。然終以棄絕人倫爲疑。因反求諸關閩濂洛之說。不得

要領迷悶日久既而讀陽明先生全集反覆辯析總不出
良知大旨而後渙然悟吾儒所學在此一事且當下具足
不假外求也故歸里後迹建溪七年不復作出處想耿
逆變亂後幽囚十有八月就戮者三不復作生死想洎挈
眷武林扃戶讀書四壁蕭然不復作饑飽寒煖想但此心
當湛然廓然之頃而動靜語默夢覺之交往往旋得旋失
乍合乍離不能自必始歎用功淺深之數有不可強矣癸
亥夏杪余同年友姚江俞君嵩菴以宰從化時所梓陽明
全集見示余讀之乃二十年前所揣摩者今且老而故我

今我不能無大異焉對之未嘗不面熱汗浹也惟是嵩菴
當宰從化甫下車卽以是書教人則其爲治可知矣宰從
化未幾遽值烽火搶攘七鬯不失則其平日得力尤可知
矣然功貴於純當湛然廓然之頃而動靜語默夢覺之交
無得失離合之異宜必有道處此也嵩菴有得於此是於
無可用功處用功卽謂一身紹良知之統可也豈僅傳其
書已哉於其屬序因書此以還質之

萊陽姜二先生建祠錄序

給諫諱琛
大行諱垓

明季人才進退其大柄悉歸羣閹懷宗首鋤魏璫自矜英

斷謂可以制其死命而用之而不知適爲羣閹所用時在
位諸臣有皎皎自好者復分立門戶互相傾軋往往直言
似讒危言似謗有激之言似懟風聞之言似誣皆英斷之
主所深疾而不能姑容者以故羣閹得以從中搆扇惟所
欲爲賄賂公行廉恥掃地有自來矣周延儒賂大璫曹化
淳而入閣賣官鬻爵祇爲羣閹効鷹犬以填壑慾及得君
寵而輕之遂爲傾陷賜死利盡故也姜給諫欲開言路疏
論延儒實犯羣閹之忌所以上怒至不可解大行請削崔
阮題碑亦謂魏黨必不宜進用羣閹惡傷其類若非變名

走匿其能免乎在懷宗以舉朝重臣無一人可以托國素
所狎習者惟閹路馬不齒器鼠不投凡忤閹者卽爲讒爲
謗爲懟爲誣皆置重典不知舉朝未嘗無人但得侍君側
者非媚閹無以爲進身之路非黷貨無以爲媚閹之資非
罔上行私無以爲黷貨之計賢路旣塞民困盜興此漢唐
亡國覆轍亦無不然也厥後化淳獻門迎闖猶矜言富貴
尚在此輩全無心肝不足爲怪而給諫至易代瀕死不敢
廢命葬敬亭之麓使死者而復生親見其事追思平昔之
倚任如彼刑戮如此又不知當何如悔恨也嗚呼晚矣虎

丘俎豆欲使千百世而下爲人主者宜早辨君子小人之
用心廣開言路尤不可使闈寺預政以階必亡之禍區區
英斷總不足恃非徒爲二先生之大節足光祀典已也

聖賢儒史序

史乘記載詳而能覈者罕有成書後人採輯牽合益多闕
畧謬誤有志之士生於千數百年之後而追溯於千數百
年之前其爲目遠矣烏從補葺而釐正之他不具論第思
平日所誦法者尼山一席而下莫如從祀諸賢及歷代理
學諸儒爲古今道統攸屬顧令其人其事一付諸疑則傳

疑不可謂非吾鄙憾事然而學不博則無從叅討其異同
識不精則無從決擇其當否功不專則必以他營紛馳因
而奪其力志不篤則必以歷久怠廢罔以底於成以故前
此千數百年中雖有從事於補葺釐正欲蘄其詳且覈焉
蓋若斯其難也西陵王子艸堂系出姚江體羸多疾謹交
游下帷刻苦學識日充不求聞知於世而譽望益隆初爲
中丞范忠貞公賞識有賢良之褒嗣康親王以大將軍
奉命南征廉其文行賜袍優禮人咸榮之而艸堂益自
下養晦力疾著述爲斯道干城之寄其功其志亦已槩見

所著性理八書內有聖賢儒史若干卷自尼山以下凡從祀諸賢諸儒事蹟用子長孟堅作史之法分而爲列傳爲贊爲年表爲論辯爲志或採諸舊傳或出自獨斷莫不有原有委縷析條分俾千數百年中見知聞知若合一堂無從前闕畧謬誤諸病計引用書目百有餘種搜輯考訂無間寒暑者垂二十年非學之博識之精功之專志之篤安能詳而且覈若是者乎表章往昔開示來茲實爲宮牆俎豆之光不但爲則古稱先之助謂之良史可也謂之真儒可也讀是書者當有定論矣

天經或問後集序

漢儒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無所弗該其有象可見者謂之天文乃天之一端耳天文中可按象推測以定吉凶者謂之占驗又天文之一端耳世人終日戴天不知天爲何物而談天者流又專執占驗管見輒詡詡自矜獨得不思天地萬物皆吾儒性分中所有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真儒之學也吾聞游君子六從事於性命之學有年不求聞達於世超然有會於道之大原曾著有天經或問一編博徵羣書自抒獨見識者推爲一代真儒久矣余向

寓建州頗有志於理學嘗以得遇名賢得讀異書爲快每
晤子六未嘗不傾倒累日以其所學大非尋摘章句者所
能索解而子六亦以爲世人不可莊語故娓娓樂爲余言
焉嗣余遯跡西湖浮沉市肆中碌碌俗緣所見所聞大率
較論八股爲獵取科第梯航不則或誦習詞章倡和以博
聲氣卽有力矯其弊者亦不過屏絕外營以爲天地萬物
無與於已澹然自足而止耳每追憶嚮日與子六傾倒時
相與探圖書之秘究性命之源極天地事物之變揆鬼神
生死之機不可復得未嘗不以名賢難遇異書難購爲歎

惋也辛酉三月子六自書林來杭訪余於客邸握手傾倒
間復出所著天經後集相質其中曆法躔度歲差以及理
氣性命奧旨一切山海人物生死變幻可疑可愕之事無
不引證明確解惑辨謬一準諸理之不易以補前書所未
備且語語主持世教今國家文治聿興理學正諦當漸
明於斯世子六其持此書以應當宁旁求宜必有合乃
別來數年頭顱未改僅以此自見於風塵間何可勝惜然
大道當明必俟運會所至以數千年來未發之蘊獨待子
六闡揚靡遺且得嗣君熊熙燕照等服膺庭訓詮述後先

則鬼神亦未始無意於其間也。昌黎不云乎？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蘭臺石室，圭竇筆門，端不能爲真儒。分加損矣。若夫書中之理，余所欲言者，皆子六所已言。又烏能多措一詞哉。

聖學真語序

世儒粗治六經，用以作制藝，取科第而已。間有自疑末後一着，無歸宿處，聞緇黃者，流從而求之。此世俗所謂卓然者也。若佺然不知性命之學，春花秋草，萎化同盡，則又比比而是矣。不知聖賢垂訓，原未嘗有不盡之義，必待乞靈

於貝葉丹經而始得之也。西泠毛君稚黃，著有聖學真語二卷，謂盡倫常者，完性命，以完性命者，了生死。其豎義精確於六經，四子之蘊，披剔靡遺。乃世儒或疑倫常肆應，有妨於性命之清虛，不但未諳當然之理，亦未悉此中用功甘苦之數也。夫人當抱膝獨處時，高談大道，誰不以古聖賢爲期哉。迨置之紛擾之場，則亂矣。投之利害之交，則又亂矣。更驗之於夢覺之際，則尤無不亂矣。生、死者，人之大夢覺也。若平日寂處而定，遇物紛如，到頭撒手，無可着力。惟於倫常中日盡其所當爲，使身心觸處盡受煅煉，則澄

治○皆○真○物○不○能○亂○直○至○動○靜○如○一○利○害○不○移○之○後○而○此○中○廓○然○入○障○皆○空○無○分○夢○覺○豈○有○生○死○夫○子○云○未○知○生○焉○知○死○者○蓋○欲○人○以○生○死○之○故○理○會○於○既○生○之○後○未○死○之○前○耳○稚○黃○子○所○見○若○此○皆○平○生○實○歷○語○其○於○性○命○得○力○可○易○量○哉○是○書○出○當○使○志○士○不○迷○作○聖○之○途○而○國○家○得○收○真○儒○之○效○矣○讀○者○幸○勿○作○文○字○觀○

袁雪山訂感應篇序

庚戌

余與雪山同領戊子鄉薦時皆少壯意氣豪宕睥睨一世乙未歲別於京邸各宦一方南北異地不相通問者十有

六年忽把臂富沙問無恙外摘園蔬共飽余自悲白髮漸長而雪山已皤然一老翁各述分袂後所遇艱險變故皆咄咄怪事相視嘆惋久之既而出所訂感應篇示余索序余讀之瞿然起曰感應之理太上言之詳矣古今傳誦者闡發亦不一而足矣但念人之所以甘於自棄者不知目前種種利害皆是幻夢可以冷眼覷破如吾兩人今日聚首於此彼十六年中艱險變故之迹尚有存焉者乎且前此少壯時豪宕睥睨之况亦微有存焉者乎不寧唯是卽後此何等歲月何等閱歷復能一一預期令其常存者乎

凡此皆夢也。交臂而失。在君子則樂為君子。在小人則枉為小人。即不揆之禍福。亦當驚心虛度。無以自存。况天人相與之際。又有不可誣者耶。雪山之論。定是編也。蓋知身世之為大夢。而欲以是漸進於大覺也。然余以為行持是編。必先從事於忠孝節義。立其大德。而後充其類。以及於細行。亦不可以此責報。若棄大德而徒矜細行。本不足感。何以為應。及其無應。又輒拂然中阻。則是行持之時。為善之心。已不勝其計利之心。直欲以一己之私。與天為市也。其罪尤甚於矯誣矣。太上之意。必斬其諸惡。莫作眾善奉。

行在在歡喜。在在勸化。注不滿而酌不竭。與天地合其德。則大感大應。小感小應。即感即應。無感無應。是謂之大覺。

重修族譜序

吾家譜牒。至司空公已五修矣。余先大父義助成書。崇禎癸酉。復經續補一次。計歷今又四十稔矣。本朝鼎革以來。兵燹頻仍。原刻藏板。厄於回祿。而子孫復多播遷散處。消長不一。若復數年。則舊譜銷沉之後。無從稽輯。是祖宗數百年收族之盛舉。至吾身而忽墜也。某滋愚焉。癸丑春。詣濂江拜祭宗祠。因與二三族長商確。捐貲為倡。將原刻舊

本先行重鉞凡應增入新丁屬之各房分董其事彙送從
兄道耿綜覈道耿兄老成端慤爲吾族之望力任厥事攷
據精詳可謂克承先志矣書成屬某爲序某深慙弗類逼
佚是虞第思先世修明譜牒之意不特開列世系以別於
行道之人蓋欲萃合同氣使知吾族衆人之身皆祖宗一
人之身諄諄訓勉其詞具在可謂至矣盡矣乃世風遞降
天倫漸薄誠有如司空公所云中中訢訢少衰於昔者不
寧惟是甚至以小忿相傾軋煮豆燃箕且數數然也如是
反不如行道之人猶可相忘於嫌怨其所以貽祖宗之憂
者不旣大乎某願後人皆以祖宗之心爲心恪守先世諸
公訓勉之詞仰追申申訢訢之盛則葛藟能庇本根根茂
者其實遂將來必有代興及先世諸公踵武正未有窮矣
從子振之垂之持之拊拾校讐均有成勞併書及之

洪氏族譜序

甬上洪子暉吉輯成家譜而問序於余其尊祖敬宗收族
之意已有先余而言之者余思譜例有近於史之年表世
家惟右族始有之然以子孫追載其所自出止當列其世
代諱字生卒娶葬及仕者之官爵封謚與史氏兼書美惡

不同所貴者惟詳與慎耳。攷朱紫陽譜系遠溯自顓頊而下，纖悉畢覈，無中斷者，乃狄武襄不敢附梁公之裔，蹇義不知去蹇叔幾世，蓋惟學之博者故能詳，惟擇之精者故能慎，是亦史氏記事之法也。洪子學博而精，有一代良史才，所輯家譜自宋忠宣公以來迄今五百餘年中，子孫世次條分縷析，較若列眉，可謂詳矣。若夫忠宣公以前以及分隸他郡邑諸派，則疑以傳疑，不復蒐入，又何其慎也。非卽以史氏記事之法而通之於譜例者乎。抑余聞之昔文文山謂蔡京子孫多慚京所爲，自詭爲蔡君謨後，然則先

世有忠義焜耀國史者，不可謂非子孫之幸。其子孫尤不可不知所以自勉。今洪子是譜有忠宣公冠於編首，且踵武代興，顯於當時，不一而足。庶後世觀覽者咸兢兢然求其無忝厥祖，不待於旣失後，別作蘇氏亭記刻石以示儆。其有關於家訓匪小也。此亦史氏所謂指意深遠者歟。

賀武平衛邑令左遷序

丙寅

凡物有可用者謂之材，材者所以爲器也。司馬子長稱蒙莊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而蒙莊常以櫟社商丘白額亢鼻自况，似乎安於不材以不用爲用之大者矣。然其自言

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此乃大德不官大道不器非
可以小用自見所謂道德之鄉是也韓城衛雲石使君積
學有年喜蒙莊而浸淫乎道德辛丑通籍以來司鐸於漢
中南鄭寧夏間歷二十稔始宰吾汀武平不龜手之藥而
久以泔澣統爲事其用小矣越三年又以殿最左遷不能
究其大用非猶五石之瓢憂其瓠落而掇之耶時論惜之
使君矍然笑曰今人有才動以擢爲榮我以無才降矣孰
能以不才榮降爲我賀者卽知我者也其門下士雷生知
余客杭重趼授簡余作而嘆曰今日仕宦非浸淫乎道德

者必不能爲此言矣夫仕宦雖以有才爲貴然在今日不
必患其才少而正苦其才多才少但不能盡其職之所當
爲才多則於所職之外將無所不爲其賤行有不可以告
妻子也其忍心有不可以慰幽獨也其私意邪營有不可
以對天地鬼神也乃復強顏自解曰時勢使然吾亦非出
於得已也此所謂良有司往往僥倖通顯誇耀庸夫愚婦
耳目以爲一時之榮者也然自有道德者視之不過如癡
瘞之車腐鼠之嚇豕蝨之鬣睡龍之珠易所謂旣辱且危
可哀孰甚若夫董宣擊楹范滂投板陽城署考易于挽舟

道在必行。寵辱無與。此則千百世之真榮。其自命也遠矣。茲使君以方柄入鑿。其不能以武平爲畏壘已見。及此昔晉叔向以貧賀韓宣。柳子厚以火賀參元。似皆出於常情之外。而不知其立言實權衡於輕重之數。志道德者忘功名。志功名者忘富貴。使君今日權衡於輕重之數。亦自知必當受賀。不待余再爲較量寬譬也。余曩理新安。亦常執不材鄙見。與大吏忤。屢陷於阨。因念齊得喪。忘是非之旨。莫過於蒙莊。取而表章之。以俟知己。不圖謬爲使君許可。神交者十有七年。是使君於斯道已浩然有得。今余爲東

西南北之人。儻得邂逅稠人中。以使君特識。必能辨醜蔑於堂前。覓孟嘉於坐次。然後揚摧蒙莊。處於材不材之意。相與逍遙於無何有之鄉。則梁麗殊器。大用小用。俱可置之。勿論此時。使君知余亦猶余之知使君。可以交相賀也。已。

烏青文獻序

名地猶名人也。李青蓮產於蜀。其上韓荆州書。則云隴西布衣。而杜少陵又云。我與山東李白好。至流夜郎也。少陵乃云南。尋禹穴。則放還後。又家於會稽。可知矣。是名人所

至無定屬之地也。烏青鎮爲浙西一大都會，壤接南省，向設有郡佐，備轄允稱重地。第其村落四面所至，分隸諸邑，而諸邑亦以其地無定屬，俱不列入誌書。然古今名人事蹟，凡有可傳者，或見遺於國史，則載之家乘，卽家乘或有不能詳盡，亦不妨自爲年譜，其意總欲後人有所考信，不忍坐視湮沒名地，何獨不然？此張子炎貞所以有烏青文獻之作也。余客杭十期，與烏青茅子于純以世好相過從，悉其支行有鹿門先生祖風，茲歲春仲，寓書示以炎貞所著凡例二十則，索序。余方于役維揚，夏杪始歸，染暑抱疴。

未能泚筆，抵冬復顧廬爲請，且自述世居華溪，近遷是鎮，知炎貞樹品之卓，摛文之工，爲今日第一流。余雖未親承，謦欬然不知其人，觀其友則又余所寤寐願交而不可得者。每私怪兩浙爲人文區，藪而操觚家乃多擷華儷采，從事雕蟲，求其有裨實用百無一焉。今炎貞獨能網羅舊聞，徵諸先正疏議，及紀載未竟之緒，勒成一書，以補郡邑誌所未及，使將來控制機宜有所措施，風俗淳漓有所懲勸，卽其用意亦可以髣髴其爲人矣。余老矣歸里，無策炊玉燃桂於杭，計不免爲溝中之瘠，每思擇一善地得素心人。

晨夕晤對以終餘年忽讀是編輒爲神往若謂余產於閩
邑足跡幾半天下初寓建溪繼客武林終老是鎮畢生無
定屬之地以癡拙無能曲士效名人之贖不幾爲名地竦
誚乎亟語于純歸告炎貞以爲何如也

重鋟五岳遊草序

余同年友馮公再來重鋟王太初先生五岳遊草郵致見
示余得受而卒業因歎海內山川名勝皆造物所秘惜自
大禹輶櫟所至探其險惟辨其物類而鑄爲鼎伯益復因
之而著爲經是開闢以來第一部大文章後世雖有善遊

總不能躬歷一隅而抒寫其大畧惟是古今能文巨子又
往往藉山川奇勝開拓心眼毋論籃輿蠟屐能盡與不能
盡皆可卽意中所激發著爲文章踰躡百代龍威丈人所
謂天地大文不可舒亦以此爲造物所秘惜耳非專爲登
涉之難而言也太初先生諸作雖爲五岳寫照但其文之
沉雄古宕透迤參錯非以畢生精神與疊嶂層巒扶輿磅
礴之氣相遇沐浴吞吐於寤寐間亦未必能落筆搖五岳
若此今復得再來爲之表章重鋟垂久不致如前散佚與
鼎沉泗水經燬秦灰同一扼腕非文章有神獨往獨來於

兩間必不容磨滅者乎。再來以詩文鉅手所著如滇攷及見聞隨筆、天台記、贊石刻、博綜山川人物，皆可傳之無窮。與太初先生宜其後先輝映。讀書人卽著書人，又非偶然也。余與再來生年同而嗜學亦同，今老而抱疴，又無不同計。自茲以往，皆未必復從事於筇杖爲太初先生之續。使造物不能秘惜，猶幸得讀是書，以當宗少文臥遊，亦可以極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至於文章一道，再來尚有餘勇，可賈乎余也。請從而後也。

送方翊霄貢入京師序

余始得交莆陽方子翊霄也。見其甫弱冠，卽工文辭，嘗語人曰：此虎子未長，有食牛之氣，後不可量也。今且十餘年，而方子以明經選人國學，倣裝北上，訪余於武林客舍，讀其文辭益進。余欣然謂：聖天子方右文，持此以往，其得大用於世無疑也。因以爲賀。方子顧余曰：仁者贈人以言，先生獨無以爲教乎？余曰：子行矣，此出處之始也。不可不重古之人，難進易退，所以養廉恥也。三代以下，齷齪者不必論，以韓退之、秦山、北斗之譽，余讀其上宰相三書，輒索然爲之氣短。蓋以人事君者，宰相之常職，銜嚮于進者，士

類之醜行若狄梁公不以桃李自私王子明惜張師德兩
及其門使得見韓公是書韓公反不見重矣不宜以三書
不報爲當年宰相罪也今國家用人悉由資格無藉汲引
然出處之始不可不存是意故急於求售則必習爲姘媵
之行苟知廉恥當養則必安於正直之常是二者雖始於
一人之身其後乃流而爲風俗方子其擇而處之俾余所
謂後不可量者非但文辭將不一賀而已也遂書以爲贈
八日送王赤孖貢入京師序

下之始也天下與一鄉異然余卽以王子之文行卜之而
知王子異日用諸天下亦猶是一鄉何也王子學無不闕
而歆然若有不自足之意誠有見於天下之事業皆非人
所能遽盡推此意也以無盡之心歷無盡之途任事在骨
力而意氣不與焉應物在寧澹而聰明不與焉若其中苑
枯得喪本不可以力致君子未必不福小人未必不禍古
今士大夫往往出處判若兩人者大抵爲大直若拙道固
委蛇二語所誤王子平日揣摩亦念及數十年來民生之
所以財殫力痛者何故乎士人之所以廉恥相冒者何故

乎此皆自誤以誤天下者爲之矣。余老不能用於時亦無以益王子。王子但推其平日之素秩無崇卑出身加民之責。於是爲始當爲世道幸非特爲王子幸。故於其行也不以頌而以規。而送徐我剛遊蜀序。語云江山多勝遊以其奇險處紆曲變化可爲文章一助。故謂之勝非但取其足供登眺已也。海內山川稱奇險者莫如蠶叢路上李供奉生青蓮鄉杜工部客夔州城。因知山川本爲天地至文其奇險處雖有窮工極巧亦不知何

以施設若此而文人心胸紆曲變化如羊腸鳥道疊嶂驚瀾偶有觸發便成絕調亦不自知其何以得此也。西泠徐子我剛爲世臣先生季子余少讀世臣先生之文近與定交於天竺蘭若爲儒爲釋一龍一蛇其文心變化大約與其爲人相類。我剛日聆庭訓善於詩古文詞茲有蜀遊誌別之作白雲落日一往情深而親識能詩者亦各有所贈。夫人生既有異於鹿豕弗獲常聚縱不能爲若士之汗漫遊亦當效司馬子長歷遊名山大川探奇涉險據其幽思作爲文章如觀海水而得琴之精觀鬪蛇而得書之理觀

舞劍而得畫之神。要知李杜之光芒萬丈。斷非矻矻一編。長作蠹魚。別無所觸發。而能爾也。余當俟我剛。他年歸里。率贈言諸親識。胙其遊篋。而讀其新篇。卽謂其紆曲變化。爲天地至文。在是焉。可也。垂橐而往。捆載而歸。其所獲寧有。加此者乎。我剛其行矣。

義興周貞女序

稱女德者。動言貞烈。然感慨捐生。出於一時奮激。未暇轉計。一死已矣。若終其身於嫠居。苦節弗渝。安之若素。無有悔焉。誠未易言也。至於以未婚之女。聞夫早殞。誓死無二。

則又其難之尤者。余同年友義興徐君竹逸。爲余道其同里貞女周氏行實。甚悉。竊心異之。夫婦人以夫爲天。不幸中道棄捐。稱未亡人。或以倡隨日久。情無可解。而有所不忍。或以從一而終。禮無可逃。而有所不敢。若周氏者。以禮言之。則未爲胡門一日之婦也。以情言之。則未借胡生一日之歡也。母論世俗。卽雅知自好者。以父母之命。別受委禽。亦未嘗有詭於正。乃其臨尸擗踊也。如此。撫柩依戀也。如此。辭父母而事舅姑。克勤罔怠也。又如此。計自茲以往。花晨月夕。苦雨凄風。無非悲悼。揆其堅忍之心。荼苦之志。

惟見天壤間有犁然不可刊之名義方寸內有確然不可奪之性情較之一死殉夫者殆有千死萬死而無所顧惜焉昔夷齊讓國端木氏猶推及怨悔夫子謂其求仁得仁世人以女德必蓋棺論定余獨謂可以決之生前者以其求仁得仁也周氏其女中之夷齊矣嗚呼大義不明門內之誼寢薄嘗有夫歿未寒卽圖改事甚而夫生貧困悔不終婚者比比也聞周氏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仁和孝女沈氏序

或曰仁和沈氏孝於其母而死以割肱正乎林子曰取其

意可矣。攷割肱之孝不見經傳卽國家亦未列入旌典而世俗婦女往往有行之者相傳以爲告神剜肉作羹而進可邀神祐而愈親疾雖其中或效或不效亦鮮有因而致死者大抵操刀引割之後適取良藥傳創裹之以帛月餘平復如常沈氏之死以其血潰不止必有失計於此而余以爲其意可取者正不外此也蓋人子之事親所當盡者不在其事在其意世俗之割肱也何嘗不憂其親之病而痛其親之危但當裂膚負痛之時稍稍有自惜之意參涉其間則未免有遲迴却顧冀得兩全之慮乃沈氏之聞母

疾也告歸寧侍湯藥惟以父老弟幼爲憂及病瀕於危醫
言不起情迫矣可柰何操刀引割之際以爲可以無身必
不可以無母止知有母之病茫不知有身之傷所以急於
成羹不遑治創此其意可質之天地鬼神而無媿反之屋
漏衾影而不欺絕不參涉第二念於胸中有遲迴却顧之
慮者也嗟乎沈氏乃旣嫁之女耳女旣嫁爲父母服降服
禮已從殺長違膝下以夫家爲歸情又漸疎兼以世風媮
薄有無休戚漠不相知卽聞親喪或不得已登門素服噉
噉然作數聲無淚之哭迨歸歡笑無異平日自以爲情文

兩盡者何可勝數迺有篤於所生忘其身以成其孝如沈
氏者豈易得乎嚮拳之忠申生之仁鮑焦之介尾生之信
各行其意爲衰世中必不可少之事誠不能以經文國
典而例論之也或曰死孝可矣如棄其夫何曰以其夫爲
孝女之夫遺之不旣多乎或曰必捐身爲孝孝其難矣曰
孝庸德也師其意不必師其事

新安孝烈王葉序

新安女德大有類於吾閩吾閩三十年來嘗有兵火中遇
寇不汚視死如飴者亦有夫歿無嗣竭產營葬受親屬生

箕自殺於塋側者余嘗悲其志以聞見未周弗克傳其軼
事爲恨嗣理新安見諸邑具報以身殉夫屏食而絕者歲
亦不乏按記烈女與忠臣並稱云不更所事而已未嘗律
以必死但值勢有所逼事在俄頃不得不爲完節而捐生
若稍可以自遂其貞則柏舟黃鵠之風俱在宜若可述然
必慨然以死爲殉義不反顧者非樂爲過高之行揆其志
比有大不得已於此也孝烈王葉爲新安舊族以愆愆其
夫遠商客死西粵計至哭奠畢卽絕粒旬有四日而殞余
讀其傳暨其翁所著告哀詩深軫其從容就義確然不奪

志何決也夫婦道以相夫爲賢而子道以悅親爲孝葉固
問之熟矣王生以服賈喪貲之故不得於親勢難負罪而
家食但當空閨獨處之後其所以勤治女紅爲高堂甘脆
之奉者何爲乎其所以窮乏自安無晨炊勿繼之戚者何
爲乎蓋深痛前此東隅之失不可復追庶幾待茲再舉之
獲藉手以博二人之歡爲補過之地而今已矣伊誰使之
子不難一死謝生親於家中婦敢惜一死謝亡夫於地下
天壤之間何以自容此旬有四日之內熟思審處若勢有
所逼必不能借柏舟黃鵠之風以寬其責者也嗚呼世人

所難祇此一死耳。葉以巾幗之見明而且決如此推其志。可與日月爭光矣。然余又因知礪行之人雖出天性亦由於有所矜式而成。故國家養士數百年始得忠臣。一川之報新安闡訓之肅不下吾閩。福唐其所以致茲烈者。端非無自。余既樂道葉而序之。將博綜羣烈遺事。勅成一書。俟採風者。颺言於朝。昭垂史冊。以爲女德之勸。而終歎吾閩山陬水澨中。諸如此類。名湮滅而不稱者。亦何可勝惜哉。

建陽游節母序

宋理學廬山游先生之後。有隱君子曰子六氏。世居書林。

學無不窺。尤精於天象律曆。薦辟皆弗就。以孝養聞於時。所與交皆當世賢豪長者。云余甫至建溪。卽稔其名。讀其書。閱肆無方。罔不根極理要。旣而晤於榕城。書肆見其虛緣而葆真。澹然自得。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蓋有道者也。余爲之心醉焉。茲判袂三載。寓書通問。間以其母周太君行畧一冊郵致。見示其中諸名公傳誄甚悉。因知子六呻吟裘氏。得成其所學。若此皆太君平日有以諒之也。太君稱未亡人五十年。家徒四壁。凡仰事俯育。養生送死之事。拮据擘畫。極人世未有之艱辛。婦道母儀。亦極人世未有之

曲盡諸名公已有言之誠無待於余言者惟是世人當窮
阨無聊之日課子誦讀動期其致身通顯可以仰首吐氣
誇耀里閭至語以聖賢理學則以爲迂且誕常情皆然巾
幘尤甚乃太君之所以諒子六者不期其能貴而期其能
賢不期其增光里閭而期其克紹家學以故子六得以篤
志礪行探抉天人奧突亦不忍一日輟定省以就功名其
定力卓識毋論巾幘卽人世中鬚眉男子有不當聞之而
汗下者乎今天下知有子六之學莫不知有太君之教是
太君之令名殆與斷織晝荻者並垂於無窮而前此五十

年中荼苦艱貞悉於此焉取償雖使子六得爲卿相於一
時在今日萬家之守椎牛之饗余以爲終不以彼易此也
夫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孝之大也以母之慈子之孝相與
有成如子六之於太君者廬山先生之學其可以弗墜也
夫

挹奎樓選稿卷之三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男 沅芷之

全較

同里陳一夔瀕水訂

姪孫秉柱常礎

序

觀余人文大觀序

壬子

世人論文謂宋不如唐唐不如漢信也後此者無傳文矣
余以為一代有一代之文不必相師其傳者則在乎其人
苟非其人雖其文可喜不足傳也有明三百年中人材輩

出其爲文亦各成一家猶粗梨橘柚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乃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定論乎越中陳君海士深心嗜古
手眼獨別與伯氏德隅有人文大觀之選邑令梁君琴洲
貽余六編其中非理學名儒則忠節正士非經濟碩輔則
傲儻高人計三百年中其爲人不數爲文亦不數惟因其
人而登其文因其文而益著其人謂之大觀洵大觀也茲
又續集二卷皆明季鉅公之筆一代之文無復有遺珠之
憾梁君屬余序其首余惟梁君詩文閱博與海士伍其所
欣賞何容致贊一詞第思三百年來著作家誰不翹然自

負以古人爲期厥後銷沉散佚不可勝數獨留此區區者
與後人心眼相遭其精神不可磨滅斷非從事於詞華所
致在作者不必相師而讀者亦不必指其某爲漢某爲唐
某爲宋千百年中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

今文短篇序

丑

諸子虎男古文詞巨手余初抵西泠卽聆其才名先是虎
男客楚與余友阮洛敘驩甚洛敘常齒及余是余與虎男
當未覲面之先彼此皆有一好友往來於胸臆中矣茲春
余方謀國朝名文之選哀輯未就而虎男適旋杭枉顧

各述其傾慕之私。旣而虎男自言集得今文短篇若干卷。欲携入燕趙梓行問世。余謂髯蘇論文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初不以篇之長短爲限。但文取達意。若短而能該。尤爲難事。因思古詩中如彈歌八字能讀作四語。諧成兩韻。摹寫四事。躍躍欲出。是爲古今短篇鼻祖。次則考工記檀弓。往往以一二語勝人數十百言。且具有游衍之致。絕無促狹之迹。當爲不祧人宗。再降而爲公穀二傳。簡切婉暢。無俟費辭。謂可配食廟中無疑。至於世說以要言不煩耐人長思。列入兩廡。亦頗無媿。若木無長才。徒期於

短寥寥數語。而意味索然。則皆坐之門外。已耳。意虎男以古文詞巨手。必有見於此者。越數日。虎男出所選二冊示余。屬序。余讀之。皆名論。不刊且尺幅中恢恢乎其有餘地。余益服虎男所見之卓。爲此必傳之業。果不出余意所期。私幸前此傾慕之殷。非偶然矣。今虎男且爲燕趙之行計。前後屐跡所及。當如司馬子長以海內之名山大川。增益文章氣勢。其遊橐中儲蓄疑不止此。端必有排山倒海雄文滔滔千萬言不竭者。留爲有待。或以示余。共襄其國朝名文選事。固所大願也。於其遄行。書以問之。

王人岳大司農十三藝序

已巳

大司農山左王公之節制閩浙也。官弁軍民胥食其德。余以閩人而客於浙。既爲公之部民。且嚮讀公制藝。與一望見顏色者三十餘年。而公今日行事。皆卓卓可師。法尤嚮往焉。然余寓浙十二年。敷門誦讀。屏跡公庭。雖丞尉散員。亦無半面之識。適公自閩蒞浙。覽余所著。詢之在位諸公。皆茫然不知。置對時。余抱疴日久。且有傳余已化爲異物者。夫凌雲之賦。若無楊得意。亦僅以不得同時一語置之。理有固然。况其下此者乎。洎公擢大司農。瀕行之際。余亟

推枕起曰。公行矣。景星慶雲。恐不及快覩。有辜三十餘年私願。遂力疾投刺。而公始識余之猶生。欣然減騶。顧廬促席。移晷俛余。聞所未聞。且於稠人中。謬加以國士之目。不但知余爲文。併知余爲人。余竊自惟在浙十二年中。不能一得之於丞尉。而今顧得之於公。隋珠按劍。馬骨售金。士誦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類如此本無足怪。但公以特達之識。吐握之誠。忘分下交。不資先容。於左右當令海內孤芳。自好義不苟合之士。聞聲景慕。操短簞以待門庭。冀得望見顏色。蘄一言以自廣。是推轂者。非浮慕之文。請謁者。

非○于○澤○之○私○相○與○重○德○義○扶○廉○恥○庶○幾○古○道○或○不○至○於○終
絕○非○徒○矜○爲○一○時○盛○事○已○也○公○既○北○行○復○郵○致○舊○著○十○三
藝○屬○余○點○次○皆○陸○離○瑰○瑋○而○其○中○忠○君○愛○國○立○身○持○已○之
說○悉○與○今○日○行○事○卓○卓○可○師○法○者○昭○合○昔○范○希○文○作○萬○言
書○以○遺○宰○相○及○爲○執○政○皆○本○是○書○而○行○之○乃○知○公○不○輕○立
言○而○是○編○爲○今○日○得○行○其○道○之○券○不○可○僅○作○制○藝○觀○矣○亟
爲○傳○之○海○內○使○讀○者○知○公○之○爲○文○卽○知○公○之○爲○人○且○爲○余
私○幸○得○一○代○大○賢○以○爲○依○歸○學○雖○固○陋○猶○可○勉○所○未○至○窮
達○不○必○論○也○

志壑堂後集序

丁卯

余○與○豹○岳○唐○先○生○定○交○於○吳○山○也○逮○今○八○年○矣○先○生○古○貌
古○心○與○人○交○無○世○俗○偃○僂○嚙○沓○之○習○每○相○過○論○文○彼○此○迭
供○脫○粟○忘○其○爲○賓○主○余○嘗○謂○君○子○之○交○曰○淡○故○南○村○之○心
曰○素○在○今○日○求○之○不○易○得○者○而○忽○得○之○私○以○自○慰○以○故○先
生○所○著○志○壑○堂○詩○文○皆○爲○較○訂○授○梓○公○諸○海○內○及○先○生○東
歸○余○以○交○道○難○言○杜○門○掃○軌○惟○日○與○古○人○相○晤○對○詮○釋○問
世○然○當○風○雨○鷄○鳴○篝○燈○掩○卷○之○餘○輒○有○一○唐○先○生○從○三○千
里○外○往○來○於○胸○臆○間○而○先○生○凡○寓○書○到○杭○亦○未○嘗○不○及○余

或有所著又未嘗靳不示也且語余曰三千里外有此
一二人以此事相商推不知海內尚有何人先生以曠世
逸才氣蓋天下乃獨不予棄謬引劇切卽舉世無一知己
余亦可以不恨矣茲復郵致所著後集其詩文洋纏閎肆
如萬頃波不可狎視誠前集之後勁而填詞則與杭友吳
子寶崖更相倡和旗鼓相當寶崖士林僑胥英年積學余
向所心折者益服先生有知人之明焉夫文章之理寸心
獨造知己之目畢世難期斷非世俗僂僂嗜沓輩所能與
昔韓退之謂孟東野願化爲雲龍上下四方相逐亦見其
以此事相商推舍一二知己外不常有也今先生爲人爲
文皆當於古人中求之余欲爲上下四方之逐雖知奔逸
絕塵瞠乎其後然舍先生而別求所爲雲龍則又余所不
屑何者余與先生所以交好無間惟其淡也惟其素也性
情相近有不可強非徒以文求之於外也

南沙文集序

甲戌

文爲氣之所形有不可一世之氣而後有不可一世之文
蓋以其養之有素卓然自命不爲寵辱是非所搖奪因得
殫畢生之力與古爲徒及取於心而注於手一種不可遏

抑之氣覺置身一世之上俯仰千百年間有不必斤斤於
陳迹以故文如其人爲必傳之業非從外得也臨海洪虞
隣先生早歲以巍科歷任吾閩監司曾視臬篆嚴氣正性
如岳立不可撼迄今士民猶能傳道之未及中身卽超然
有南村落下之志窮年註述爲海內誦法者數十年如一
日余向讀先生制藝且沐浴化心折日久迨寓武林欣挹
光霽雖累歲抱疴以晝接之勞爲戒但每與先生促席則
窮日而不知倦因得受所著南沙文集而卒業焉余反覆
玩味竊見其無體不備無格不創取材極博造語必精占

奧幽奇陸離變幻而抽思寄意都不從人間來欲求一語
摹倣爲漢魏唐宋優孟則絕不可得非具有不可一世之
氣安能爲此不可一世之文於以布之海內傳之無窮有
必然者余性癡拙自好雖於當代名人靡不與交然其中
或有以勢利相傾依阿取容賤態則避之惟恐不速故有
斥余爲迂悲余爲執訕余爲怪妄而先生獨能諒余交久
彌篤古今知己亦皆從不可一世中求之茲當屬序又烏
能已於言乎夫文以人重古今操觚家不可數計而得傳
者必特立獨行之士苟其人不足稱卽幸有文可傳取而

讀○者○第○見○其○言○行○相○違○奄○奄○氣○盡○勢○必○廢○卷○而○唾○之○反○不
如○不○傳○之○爲○愈○也○請○觀○斯○世○尚○復○有○如○先○生○其○人○者○乎○海
內○之○士○或○有○舉○先○生○之○文○爲○問○者○余○當○正○告○之○曰○且○讀○盡
先○生○之○書○養○成○先○生○之○氣○然○後○再○讀○先○生○之○文○

荆南墨農全集序

癸亥

義興徐君竹逸以所爲文質余於西湖卓然爲大家之言
賦則綺麗罕匹詞則道婉多風皆可傳者因屬余曰子爲
我序之余嘗謂文章一道作者識者誠未易言最幸如爲
大人子虛見賞於人主其次則白銜爲碑文受名宰相一

字三縑之償又其次則持嚮外國使者每篇輒百金最下
則流播艷姬歌口決賭爲樂雖所爲識者不同要不可謂
非作者知己也若與當世之人漠然無所遭直待之千百
年後表章揚摧而作者已往又不及見其事爲可慰且自
有文章以來自命爲一代匠石者何限不數年悉與秋草
春花同歸萎棄則千百年後又有不可知者焉嗟乎丈夫
生當斯世何事不可爲顧乃矻矻窮年劇心擢肝以聽命
於幸不幸之數徼倖於不可知之待豈非挾術之至疎然
而不能自己者天也故古今文人其始皆天之棄人方其

抄本選和 卷之二
棄也顛躓困阨中無可措意往往有疑而問天急而呼天窮而怨天甚至無可如何反強顏自解以爲天之所以與我者非偶然大約從不堪告人之處抒其無聊不平之思爲歌爲哭如鬼神變幻風雨飄忽莫可端倪因而揣摩日久掩抑停蓄刻劃自然各體無不臻極其所以榮當身而垂後世者天卽以棄之者收之矣竹逸與余同年釋褐同官郡理且同學爲古文詞茲追討二十餘稔中竹逸奔命萬里荒徼罷歸爲老農鬱鬱塲圃余雖獲理近郡奇禍頻仍家園且沒於烽火至求歸爲老農亦不可得是余與竹

逸皆不得謂非天之所棄而余尤甚然鄙性難馴間有所作多涉於淋漓慟哭感憤嫚罵不堪示人無論傳後而竹逸之文漸近自然各體無不臻極其在當身後世皆可自決不必聽命於幸不幸之數徼倖於不可知之待者也天將以久棄而收之若余則恐終棄而不復收也余滋戚矣

健松齋全集序

丙寅

記余曩歲客富沙方子涓仁遊閩過訪時已識其爲人越十年余以閩變蒙難後携孳客杭涓仁方應宏博之選載筆史館余於同年友毛子會侯旅寓得讀其所著健松齋

集又識其爲文。旣而涓仁自燕寓書以新著數十首見示。余矜有獨得。藏爲枕秘。又數年。涓仁兩晤余於杭邸。握手傾倒。有浩浩落落之概。余因歎其文如其人。立言蓋有本也。茲當全集告成。屬序。余雖自惟詹詹小言。不足取重於世。獨念文本乎情。而其力足以赴之。又存乎學。凡所以爲此者。亦極難耳。今捺觚家。往往執古人陳迹。銖兩求合。皆非胸中本所欲吐。及慘澹營度。間意有所至。反不能達之。以詞搦筆。作嗚嗚聲。將書復止。卒割愛棄去。於是乎不得已。以佞屈爲古。以荒誕爲奇。以攬拾爲博。冀塗庸人耳目。

自三代秦漢以來。如此類者。不知凡幾。未有不隨荒煙野蔓凋零磨滅。此無他。學未至也。涓仁以數十年積學。其於古人之文。罔拘陳迹。沉浸含咀。自爲一家。凡胸中蘄有所欲吐。卽振筆直遂。以追兔起鶻落於未逝之頃。靡不曲折立赴。是其文之至者。皆其情之至。故不期於古而自古。不期於奇而自奇。不期於博而自博。讀書破萬卷。下筆無點塵。蓋謂此矣。持此用之國家。而天祿石渠旣藉以爲重。則傳之海內。而雕龍繡虎必奉以爲型。舉可知也。雖然。古人之立言。不朽必有其本。涓仁以浩浩落落之意。抒而爲文。

卽澹宕變幻中其大旨總不詭於正是又得古人立言之本尤搯觚家所難者余所謂文如其人在善讀者自得之若僅謂其文能不朽猶未知渭仁者也

安序堂文鈔序

丙寅

司馬子長爲文雄宕洗洋踰百代而柳柳州獨取其潔蓋以鑿銷而爲金璞治而爲玉糲春而爲槩爲精無幾微雜糅焉此潔之說也文品之至貴者其始亦有冶鑄雕琢之勞春揄簸蹂之力簡練揣摩甚至窮年累月不能作一二語然後蓄而出之可以馳驟變化如疏川決澤不待擇

地挹注此其中甘苦疾徐之數得心應手之機大約非一日之積矣新定毛子會侯與余同以戊戌釋褐學爲古文詞有年前所著松臯堂集卓然成一家言洎余入杭每相過促席必談所爲文卽在稠人廣坐中亦鮮旁涉他事余嘗歎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是之謂乎夫人生平矻矻諸務勢難兼及必有所棄也方有所取毛子自通籍後其拓落偃蹇之况頗類於余皆漠然無所動於中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弗克強致獨至於從事古文詞則劇心擢肝爲之不少懈焉其志潔故其文亦刊落鉛華迴

出塵表於以垂久傳後無疑也。茲復彙輯其安序堂近著問世皆余所論定者。其間諸體單備格法尤嚴。卽馳驟變化中亦無不歸之於潔。是又伐毛洗髓之後。與藐姑射神人以冰雪之姿乘雲而遊。洵文品之至貴者矣。海內讀此者能眎爲豐歲之金玉。歉歲之稻粱。且知所以幾此者。非一日之積。可以得毛子之爲文。亦可以得毛子之爲人矣。

歲寒堂存稿序

丙寅

盡人爲文也。而文之工者。殆有天焉。天不輕畀人以文。尤甚於富貴。旣得其人。必使其齟齬顛蹶。以釀其胸中不可抑塞之氣。故發而爲文。落落自喜。若笑若哭。若怒若罵。迨曠之以歲月。縱之以含咀。閑之以羈紲。然後出之。愈約味之。彌求高者。嶽峙深者。淵渟有。不期其然而然。此爲文之極詣也。錢唐余宗鹿菴。一代高士。好倜儻大節。於學無所不窺。嗣以貧落流離。往往縱酒嫚罵。視世俗握齷無一當其意者。坐是得狂名。益踽踽寡合。每有所著。凡平居抑鬱無聊之况。與夫推倒一世之概。皆見之於文。故其爲文。古致紛披。迴絕畦迕。余入錢唐。讀其所著。歲寒堂初集。常以陳同甫所云。文中龍虎目之。旣而過從。促鄰相得。甚驩。每

與肆談古今事機得失文章盛衰日睽如電鬚張如戟能
令萬夫辟易足以徵其氣之沛然莫可抑塞矣數年以來
乞文者踵接著作日富尤劇心擢肝慘淡經營一準諸古
因取前集悉付祖龍僅改竄其十之二三合而顏曰存稿
示余索序余自惟不能爲鹿菴之文安能序鹿菴獨歎世
俗作者稍有一得輒矜詡不復求進或至老而才盡卽求
進而力有不能今鹿菴名旣成而年旣老猶歌然不自是
且其力又足以副之所存之文識愈卓思愈沉法愈嚴理
愈粹無一不臻極詣以是而知淳于之醫以去其故方益

精右軍之書以久於臨池益善皆天之曲折顛倒以成其
必傳之業非人所能自致也或曰鹿菴以良史才使珥筆
於天祿石渠必有可觀惜其終老於此余謂鹿菴母論決
不肯仕卽令薦辟就徵與一時名卿鉅公參討經史異同
而龍性難馴未必不折五鹿之角受排忌以歸反不如終
老於此猶可輕世肆志嗚呼天不富貴鹿菴而文鹿菴其
知鹿菴久矣天祿石渠之論當爲時惜何必爲鹿菴惜乎

蒿菴雜稿序

甲子

嘗讀易至否卦竊歎君子歷包承包羞之仁卒能傾否而

爲喜其身至危其慮至深故其功亦至鉅匪但儉德避難以圖皎皎自好而已余同年友天台馮公再來筮仕滇南治行爲諸郡冠變亂之後羈縻荒徼三載卒能棄其帑而以全粵歸朝天子嘉之屢擢少司寇乃再來居常歉然每執前此之不能死爲憾嗚呼死顧可易言耶司馬遷有云智略絕人獨患無身丈夫居盛名之下不幸而際搶攘鼎沸刀俎魚肉間不容髮若念及國事爲重身名爲輕則龔勝絕粒捐生迹雖高而實無裨於漢顏常山衣緋受署迹似污而實有濟於唐以圖濟國事而權衡於去就之間

其爲志已可悲矣况當逆燄方張君闢甚遠萬一蠟書未能遽達機事或有漏言以致戕其身而及其帑爲顏常山之續余知其必視死如飴古之人所以審處於泰山鴻毛之際也余與再來交久竊見其事親孝取友信臨財廉一門之內申申訢訢畢生大節靡不曲盡罔玷則在滇不死之故其身至危其慮至深再來雖歛然不自白余則有以深諒其心非所謂當否之時歷包承包羞之位以傾否而爲喜者乎有未易一二與俗人言矣茲歲嗣君譽仲彙次其滇中所著問序於余余謂再來載籍極博詩文閎肆悉

臻殊絕世咸知之惟推其在滇之志如此讀者能略迹而求之亦可以得其爲人不獨詩文之足傳也

南牕文略序 庚申

世人謂古文詞非應時所急故學者鮮肆力焉予以爲勿學則已學則必求其工而工則必求其傳大抵積數十年深思苦學而爲之古人亦不難幾但工可必而傳不可必當曠代湮沒之餘無論孤行千古與唐宋諸大家鼓吹先後惟幸而遇論定者存什一於千百中以比於古今作者之林亦卓然可以表見卽有不能自傳或旁見側出於名

人之文以傳是亦傳也武林王子丹麓早歲卽謝舉子業數十年中深思苦學悉發爲古文詞凡當代作者靡不賞識結納恐後所有旁見側出於名人之文者不一而足茲以文略相質屬序皆精深博雅必傳之業更無藉後此之論定矣予向有文癖苦於才之不逮而少失之帖括壯失之簿書復苦於功之不專四十以後方知決策還山杜門作書淫所著十餘種未經詮次悉蕩然湮沒於閩變烽火之間今雖欲復爲之既老且病又不能無江淹才盡之嘆因知古人名山之藏大是危事而異代青史之榮與當身

之窮達等殆有命焉予既不能自傳幸而讀丹麓之文爲之序其端庶幾藉此以爲予旁見側出之傳也因拜命之辱而不辭

沈麻菴文集序

戊辰

沈子麻菴種學績文有年順治甲午以鄉薦副車入雍嗣屢試報罷遂絕意仕進揣摩理學大旨兼致力詩古文詞聲稱籍甚余抵杭往來無間麻菴與余宗鹿菴相友善故余因得併交鹿菴二人者年與余相上下每縱酒劇飲鹿菴輒乘醉嫚罵麻菴則娓娓辯論理學無少差失余以爲

皆當世奇士陶然與晨夕留連顛倒而不厭茲歲正月鹿菴歿余聞計往哭悲不能已越數月麻菴命其弟持生平所著詩古文詞相質且云臥病日久余亟趨唁瞭然堅執余手弗釋數自指其心有欲吐而不能卽吐之語余知麻菴所以屬余之意蓋有在矣歸讀所著見其堅義之確晰理之精多前人所未發而其文之曲折酣適又足以達其意至於閱歷世故之語大約得諸拂逆顛躓中可爲後人韋弦之佩非數十年揣摩得力未易幾此余又知讀其文者或歌或泣必當如見其人是麻菴之精神恒獨往獨來

於天地間與左國史漢唐宋諸大家作者千古猶生而目前之修短存亡還之造化皆可以無餘憾也嗚呼余衰矣資以待老者惟此一二良友乃鹿菴旣死而麻菴復臥病如此二人者與余年相上下也余亦何以自保耶前旣序鹿菴而傳之今亟序麻菴猶幸其及見亦以明余不負見屬之意若將來知余而傳余者悠悠斯世又不知當誰屬也余安能無自顧而悲哉

南窗艸存序

辛酉

柳柳州惜韓吏部不肯自任作史孫樵謂文章如面史才

最難則有其才而復能自任者尤未易得也國家正史而外諸省郡邑莫不有誌所以傳先型振風扶俗其立言敘事總一史法吾里郡邑誌自明嘉隆後迄今百數十年未經纂修余生也晚每嘆前此遺老已盡旣無考據而三四十年以來其間忠孝節義在人耳目者當綜覈成書以俟將來採擇奈屈於才之不逮且以東西南北之身聞知勿周罔克伸其志福唐薛依南先生一代史才也抱道高隱凡吾里三四十年間忠孝節義軼事有所聞知輒爲傳述卽其他所作序記及交遊往來書牘亦往往摭拾其所聞

知反覆揚摧誠有味其言之也其用意不可謂不勤矣夫以傳先型振風扶俗之書闕略至百數十年在位者不遑謀則吾黨之事也前此者不能詳則後人之責也浸假依南氏以所聞知孜孜不息取而志之或吾里中又得如依南氏者數人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息取而志之因各追記其先世所嘗道者或有傳聞異詞彼此互質勒成一書庶幾有所傳信而吾里郡誌不致以闕略浸成廢棄且可藉此附入國史垂諸無窮此余之志卽依南氏自任之心也若夫理解之精持論之正取材之博摛辭之工則韓吏部之流亞卓然自成一家言讀其文而其人可知矣

容居堂集序

駢偶之文以組織華縟爲工然其意往往爲詞所掩若徒以清折勝不資擲拾又未免蹈於空疎鄙俚有乖體制廬陵自言今世所謂四六非其所好誠有見於真六朝之難非以爲雕蟲小技而薄之也雲間周子冰持賦材警敏博極羣書其所爲文自制舉統外旁涉詩賦詞曲皆連袂瓌瑋閎肆弼彪至於書記序傳諸體大約以駢偶爲宗戊辰初夏晤余於杭邸肱橐相質余窮日夜竟讀竊見其取材

最富鍊句獨精腋聚千狐絲綜萬繭波雲委屬金石鏗鏘
無不期於達意而止非猶今世所謂四六詞多掩意或失
之空疎鄙俚以爲清折者因嘆從來著作家爲才拘制文
章各體卽有擅長不能相兼乃冰持之詩則居然真唐也
賦則真漢也詞則真宋而曲則真元也茲駢偶之文則又
真六朝如此余相其腹筒便便如萬頃波隨地注瀉所謂
遇方成圭遇圓成璧不必求合於古而銖兩悉稱洵一代
未易才矣卯歲北闈其制舉莠旣見賞於主司方售而復
蹶雖負劉蕢之屈要不可謂世無知己他年沆瀣自投致

身○鰲○禁○借○飛○龍○廐○馬○上○佐○
絲○綸○出○其○燕○許○鴻○篇○以○光○邦
國○而○垂○史○籍○持○此○以○往○裕○如○也○誰○云○雕○蟲○之○技○爲○小○也○哉

桂蔭堂文集序

余客西陵惟以讀書求友爲務因得交當世文章名宿吳
子寶崖齒最少以制莠歷試冠軍而博通敏給其爲詩古
文詞下筆輒立就與余往來傾倒尤密記樵李曹秋嶽先
生曾謂余曰寶崖年甚富而多才已若此異日所至安能
測之在同人中俱當讓一勝着也余雅心折焉歲戊辰持
所著桂蔭堂文集相質索序余笑曰君方從事制莠以應

世者也。乃能以餘閒他及。且纍纍若此乎。夫制菴雖應時小技。不可垂久。然其中有單微一路。非屏絕他營。必不能專其心思。智慮以蘄合於不漏不溢。銖兩悉稱之定式。故世人有學制菴而工者。毋論詩古文詞。卽日用酬應間。往往不能成數行。短札譬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人。忽責其跳踉疾走。上下平陵峻坂。追逐猛獸。勢必至於偃仆喘息力盡而死耳。無他所學在此。實難兼應乎彼也。今寶崖之爲古文詞也。其辯論則排宕縱橫。而必準諸理也。其敘述則縝密詳悉。而必軌於法也。卽雜體短製。亦皆昌明疏暢。

華質適均也。不徇奇不競艷。較之有明大家。則歸太僕之流亞也。顧太僕在明三百年中。其制菴獨能垂久。與古文詞同稱大家。不相妨奪。則寶崖所學。其力無不兼應。非制菴所能拘閤者。皆以博通敏給。有出於尋常萬萬矣。然寶崖制菴。千人俱見。計應世在指顧間。非太僕晚成可比。將來以盛年珥筆史館。其報國文章。殆非余所能測。當益服秋嶽先生之知人。此特其一鳴之先聲耳。

塔江樓文鈔序

戊辰

嗟乎。丈夫當困阨無聊時。爲白眼者視。猶涕唾雖廉如隨。

夷俠如朱季文如班馬辯如儀秦總無可與告語反不如鄉里小兒市井駟僮擁巨貲刺齒肥乘傳而行郡國而一時庸夫愚婦奔走後先以不得親狎爲恨也然窮通命也得失時也彼富且貴者一朝金盡勢失死同奔蟻丈夫以卓犖不羈之概尚友千古不得於身必傳於後死則死耳安能低首下心向鄉里小兒市井駟僮手中丐斗升糲糲作旦夕活計耶余客杭十巷三旬九食未嘗過朱門舊識輕投一刺知今日富且貴之人必無濟貧之事惟杜門苦讀自行吾志此意惟吾家奕善知之奕善爲當世奇士喜

讀書作文屢困棘榛而其氣彌壯往往高自矜許滑稽躁率遇人無貴賤多刺說嫚罵坐是得顛名世俗銜之旁午構扇訕謗幾無虛日余嘗以靜默謙挹爲規始雖勉應旣而故態復作如隔日瘡不可遏抑蓋天性然也然好任俠爲人排難解紛雖蹈水火弗辭事成不受餽遺閩變搶攘中賴之者尤衆余繫獄十有八月三黨咸惴惴懼及至不能一唁而奕善獨陰寄餽橐且營救弗獲悲悼無已嗟乎今人側聞三黨中或致身通顯則爭先獻媚求與親狎稍失勢掉臂去之惟恐不速迨其有意外窘急反以局外

之身爲事後之論極口詆訾甚至排之擠之欲乘其危而攫其利者比比也此皆見金而不見人未死而心先死間有倖貴且富誇耀庸夫愚婦耳目在有志者視之直等諸卉蟻耳今奕善以亂後播遷流離且爲負心者反眼貧不自存而平日讀書作文之志猶不少衰茲夏繭足仙霞晤余於杭邸亦聞余客杭爲負心者攫去旅橐無以爲生彼此相持慰勞出涕旣而示以所著古文詞屬序其一往無前之氣如怒馬驚潮不可禦阻而平日困阨無聊不合流俗之見亦借題抒寫感慨淋漓文章聲價自有定論本無

藉於荒言揚摧但以卓犖不羈之概高自矜許滑稽躁率畢生不易故吾未免以顛名致掩實行余獨謂非顛必不肯爲所不爲而迥然於流俗之表松節磔柯棟梁之用自在是顛名原不足爲奇士減價也不奇不顛不顛不奇張蘇州米襄陽皆以是終其身而名後世讀是集者苟知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勿爲世俗之見則文傳而人且與俱傳將目前困阨無聊莫可告語之隱亦可藉以自慰也夫

山輝堂偶集序

辛酉

考工記謂畫績之事五色相次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

之章後人以屬辭亦命爲文章者取其氣勢相次猶畫事
之五色耳故古人論文章云鼓氣以勢壯爲美而勢不可
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余嘗以此意曠觀天地間山之
勢高以水爲息水之勢下以山爲息高下相次爲天地一
部大文章彼造物者亦不自知其何起何落結撰而出謂
之化正凡畫筆之所能傳乃其迹也周子兩文家於吳山
之麓榜其齋曰書畫舫積書畫於其中抱膝長吟余初讀
其詩詞迴出常蹊嗣造訪劇談見其環齋前後丘壑之勝
悉供衽席因嘆其非得力於山水之意必不能爲此然亦

疑其得力所爲必不當止此及與登亭榭眺覽左山右江
繚繞隱現余拍手狂叫曰此篇大文章氣勢沉雄特甚當
收入書畫舫中作蔡中郎枕秘令尋行數墨之士一時間
風辟易雨文掀髯長笑既而出其所爲山輝堂文集質余
雖多遊戲小品然如海外異境一切之岑一勺之波皆具
有萬丈千里氣勢而後知余所謂當收入書畫舫者久已
吞八九於胸中矣夫以兩文之才積學不懈今旣委身鈴
閣且當大用於世試與之陟泰岱之巔觀滄海之大以鼓
其文章氣勢余又知其將來珥筆於敵愾折衝之餘露布

萬言倚馬立就。若夫文章有神，一本諸道，不事雕飾而終古常新。是猶僧繇之龍，韓幹之馬，畫筆中具有化工者。爾文有見於此，亟以語余，使余知愧。

新安讞牘自序

丁未

人何不幸，乃爲刑官。日與奸頑盜賊相對，舌戰繩之以不情之律，令往往得其情矣。未能杜其口，卽杜其口矣。未能服其心，怨讟隨之，甚可畏也。縱令兩造帖然，弭耳復懼，違同官之成案，拂上司之風旨，撓權貴之請託，是不幸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理新安碌碌無狀，每當秉讞大獄，深媿

燭奸術，疎惟有反覆服念，不輕裁決，直至罪無可疑，猶汲汲於死中求生。嚴中寓恕，章句腐儒，執張于徐，杜陳迹抗顏效顰，而不知時有所不可也。歲庚子爲司臬檄赴白門，會鞫失城附寇諸案，纍纍千命，宛轉哀號，時司臬姚榕似省理錢湛水多所平反，俱以失出伏法。余幾併坐，從此而懲羹吹壺，不敢復蹈從井之愚矣。古云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以自命爲張于徐，杜之徒，驅令改轍，日求合于吉羅來索，邯鄲學步，畫虎不成。此有志者未嘗不惻然抱痛，覲然懷慙，不能一日安於其

位尤人生之大不幸也。若夫訟牒紛紜，新安劫盜多實人，命多誣俗，獷好氣事，無大小輒上聞院司，或遠控浙省，尤重在一杯丘首刺刺不休，此皆無難聽，直余一準諸理，無所於狗，雖意外之萋菲，頻興料未能擠余於死，天地鬼神實昭鑒之計。九載以來，凡經余庭訊者，率不他控，卽他控亦無異斷。庶幾藉手以告無罪，非不幸中可以私自幸乎。今放廢之餘，繙閱讞稿，散佚殘缺，十無二三。念前此一段苦心，不忍自沒，悉令謄輯，分爲三十卷，其詞以明切爲主，殊媿不文。後之覽者，能知余司刑之心，則又余之大幸也。

損齋焚餘自序

巳酉

萬山中九稔吏債，終日憂來叩門，何心復與中山君相對。雖然前于隨喁之籟，誰爲爲之地，竅使然耳。賣菜傭，女爲巨門王家婦，蠶也織也，壅也漿也，姑嫜斷斷詬責，惟一人是問，力不克堪，則口喃喃然，踞竈觚而不能禁，然亦正其拙也。吏之有文也，何以異是。丁未晚秋，方謀旋籍，鼻間栩栩然，取九稔中所爲文稿，窮日夜縱閱之，纍纍齊屋，危蠹口彫殘，鼠牙散佚，皆往來呼應，嗾噤嚙之音，因覩縷大笑曰：此王家婦蠶織壅漿一大帳簿也。今復爲賣菜傭。

慙女矣。將焉用之。悉付祖龍。一炬僅存。古文詞百餘篇。實
奚囊以歸。合之近作。分爲十卷。額曰損齋焚餘。其文或合
或離。如春鳥夜蟲。時鳴時止。不問音節。誰爲爲之。余亦不
自知其然也。今將乘溝斷餘生。與蒲團作緣。忘言養拙。毀
筆碎硯。誓不復爲書。篋中蠹魚吏債。文債總爲蕉鹿迴思。
此區區者。何異夢中寢語。請復以一語額之。曰亦已焚竟。

吳山穀音自序

乙丑

余避亂寓杭日久。邇聞海氛削平。歲且大稔。在閩三黨爭
致書以告曰。君胡不歸。余重違其請。今且俶裝行矣。因檢
客中所爲文。得百數十首。分爲八卷。額曰吳山穀音。以備
遊橐中。一種土風。持歸分贈良友耳。非敢言文也。乃客有
詰穀音之說者。余不禁喟然太息曰。余生不辰。向以海氛
頻仍。屢濱於死。罷官歸。卽遷跡建溪。不數年。又值閩變。坐
繫乙卯二月。余夢余頭自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辰八月
晦夜。夢頭復歸。次月。王師至。得釋。戊午遊新安。有迴龍
寺僧言。余塑有小像在寺。彼時頭亦自墮。失去。踰年方得
之。鼠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頸癥。可驗。詢其斷續年月。與余
所夢髮髯相符。雖當年逆賊生殺之機。與余精神之感。物

類之應或有涉於怪幻不可臆解大抵失頭為余當死之期得頭為余再生之日此其理之易見者也入杭以來皆再生之歲月今追數之名為耆艾陳人實則齷齪稚子耳古人稱小兒曰黃口以鳥為喻爾雅云生哺鷦生嚼雛余蒙難後無以自食仰哺於人猶鳥初生時不能自啄待哺於母以鳥為喻則鷦類也鷦居巢輒啾啾不已其為音也任其天然靡有倫次上之不能離離於高岡次之不能嚶嚶於喬木卽而聽焉一若悲毀室之嘒嘒一若傷集澤之嗒嗒一若喜歸枝之啞啞至於腐鼠之嚇有近貪鄙報春

之巧有近諛佞皆漠然其所不屑今余自惟既無所用於世復不堪入於俗喪家羈旅冀有所託然以自知顧惜終鮮一遇此意皆見之於文又無一不與其音相類也莊子曰合喙喙喙鳴合又曰言者有言其以為異於鷦音者其有辨乎其無辨乎此卽余文所以名鷦音之意矣若夫鴉居穀食鳥行無彰以其能捨却一切馴幾於不死不生之至道余於當生而死當死而生一筆硯間猶不能捨如此何況其他興言及之抑安能無重慨哉

四書存稿自序 辛未

余十餘齡學爲制藝卽嗜先正諸大家傳文時當明季風
氣數變如而駢偶繼而割裂終而詭異余雖不能盡屏時
趨然必以講貫題旨理會題神相度題位闡發題蘊爲第
一義但苦無可與語嘗撫几自奮曰文章定價寸心千古
若僅粗記二三百篇爛時文影響剽竊逐隊棘榛中學做
謄錄生走筆寫就縱掇上第通顯亦不過如乞兒弄獼猴
扮鬼臉戲唱幾套爛熟曲子向市井駙儈手中討得百十
銅錢途遇羣丐持出相誇誠可哀也人咸以爲迂嘲侮訕
斥余益不顧未幾受知於督學毛直鞠先生以剋期伏地

五作補弟子員卽際國朝鼎革戊子賓興復受知於閔
中介先生錄科第一隨領鄉薦皆謂余文法脉獨真余尚
未敢自信己丑決計不上春官鍵戶平遠之麓日取先正
諸大家傳文苦心探索竊見其歛之愈約味之彌永自是
凡有所作誓不復留浮蔓片詞而且博綜五經大全關閩
濂洛諸儒語錄以叅其理縱讀左史秦漢莊列唐宋諸公
名篇以佐其氣人有問者必答曰使我再得十年讀書方
敢言文章定價壬辰乙未兩闈俛得復矢余本不以爲意
惟挾所著二百餘藝遍訪海內名公求益足跡半天下罕

有所遇及抵臨清覆舟盡篋而沒因歎未俗齷齪無可與
語乃忽見收於馮夷不可謂非世外得一知己亦不復致
惜焉旋聞三載續著尤饒顏之曰鯁草戊戌綴附南宮方
擬點竄問世遽膺一命司理新安案牘焦勞不得不留
為有待以故坊選十餘篇外所傳無幾汰冗歸里不數年
聞變籍家復為逆黨雜入他書蘊崇行火以供夜燎時制
藝既廢初復文風萎恭余又歎明季之文如人病瘵於不
當言而謬言之近日之文如人病瘵於所當言而力不能
言總於題旨題神題位題蘊茫未問及間有一二鉅手亦

難獨力起衰余向所為文卽令幸存無恙與其徒藏敝箴
以果蠹腹反不如藉羣逆為介紹上獻祝融回祿邀其一
顧必且洞如觀火庶幾於前此馮夷之外再求得一知己
寸心千古可以獨往獨來亦不必惓惓計及人間矣茲客
西湖偶將註述諸書次第行世而坊人日以制藝為請因
於銷沉散佚之餘檢所僅存已刻未刻稿本覆加詳訂彙
成一集內所載諸名家評語皆與題義相發明者其餘華
袞槩不借光亦以見風氣隨時而變文章定價在題義中
雖百世不能易也海內君子或以先正傳文為法者有所

抱奎樓選稿卷之四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頤水訂

序

新安賦序

乙巳

古賦為體不一。大抵象形勝狀景物。以博洽雅麗為工。非

數十年積學深思。結撰而出。鮮不供人覆瓿者。况新安為

海內名區。其形勝景物之奇。什伯於江左諸郡。尤難綜覈

男 沅芷之

姪 孫秉柱常礎

全較



備悉者乎新安許生積學深思之士也余數讀其爲文博
洽雅麗常擬爲長卿子雲一流人物一日持其所爲新安
賦見示屬序其中六邑之形勝景物莫不攷據詳盡有倫
有脊一唱三歎約而能該華而不縻絕無雜沓繁冗諸弊
使人倦於竟讀誠合古賦諸體而出之以獨裁雖令長卿
子雲珥筆能有加乎余媿非皇甫不能爲生增重洛陽但
念年來從事行役有所聞見輒劄記以實奚囊冀將來質
之郡乘彙成一書今茲賦出不得不退讓獨步矣雖然賦
中所未及者風俗之淳漓人材之消長民生之苑枯非以

此聽在位者之推移不可預期乎三都兩京皆道其盛以
悲其衰或爲茲賦言外微意也讀者應作如是觀

葉星期詩原序

丙寅

古書多用韻語不獨詩爲然其工拙總在理勝後世以用
韻者爲詩不必用韻者爲文且於詞句中較工拙於是遂
有限之以體式聲調將歷代所作斷以已意大約尊古而
卑今其所從來舊矣凡此皆未覩乎詩之原也嘉善葉子
星期詩文名宿著有原詩內外篇四卷直挾古今來作詩
本領而痛掃後世各持所見以論詩流弊媿媿雄辯靡不

高踞絕頂。擲撲不破。歲丙寅九月。招余至其草堂。出而見示。促鄰諷誦。竟日。余作而歎曰。今人論詩。斷斷聚訟。猶齊人井飲。相粹得此。方有定論矣。記余少時。未讀南華。楞嚴。每私擬宇宙間。必有此一種大義理。惟以不見於經傳。爲疑。及得二書。讀之。恍若不出鄙意。所揣今星期所著。悉余二十年來胸臆中。揆度欲吐而不能。卽吐之語。一玩味間。不覺鼓掌稱快。如獲故物。雖欲加贊一詞。而不可得。乃知古人之詩。與今人之詩。皆宇宙所必有之數。不必相師。卽星期原詩內外諸篇。亦未始非宇宙所必有之數。不必相謀也。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此作詩之原。亦卽論詩者之原。余與星期。可相忘於無言矣。

贈姚生選詩序

丁卯

海昌姚生欲選國朝詩。顏之曰詩品。以所作凡例質余。余不敢不以鄙意還質之。夫詩者思也。由有思而托之言。節之以音。故曰詩。此六書之諧聲耳。尼山三百篇。是古今第一選手所云思無邪一言蔽之。卽其所以序詩者也。十五國風。以方域異。二雅三頌。以時代異。故其思亦有邪正。而詩之品。遂判焉。由是降而爲騷。爲賦。爲樂府。爲歌行。爲

律爲詞爲曲其音節皆處於不得不變之勢使古人復生於後世亦不能獨戒而不爲但其中有思之邪正往往見於音節之間故子輿氏謂誦其詩必論其世是古今第一能讀詩之人韓退之謂誦也有思而以善鳴不善鳴尊其權於天是又古今第一能說詩之人也此義不明遂有刻劃矜奇擷拾鬪靡而歌哭不由中出甚至無題諸什以目挑心招之行爲誨淫之聲是儼然欲舍正而趨邪其爲品之污下如此竟不知聖人詩教爲何物矣而遷家復規規於辭句之末持黜宋尊唐之說紛紛聚訟庸有當乎今所

爲凡例也曰尊性情汰淫辭二者已挈其本曰調宮商貴典雅二者已規其全是謂詩之品必本於思而思必歸於正卽音節間亦必期其至當而後已不可謂非知詩者矣惟是今日有今日之詩乃由今日有今日之思亦不妨自成爲今日之音節猶周公治定作樂不必爲韶清角桑林決不能爲晉侯播奏是唐是宋且置勿論要知思於五事所以作聖先聖後聖皆從慎思得力苟得其正卽謂三百篇爲今日之詩可也豈特漢魏已哉蓋正人心所以成世道是聖人之詩教也余不佞請以鄙意一得爲選法之助

黃山詩集序

庚申

法黃石夫子詩集。自戊申至庚申十三年中。按年編輯。不分古風近體五言七言。夫子以重脰就醫虎林。某迎謁之。次肱橐見示。因思夫子爲一代風雅宗工。世有得其片詞。隻字皆珍。爲拱壁而某獨得盡讀。全詩何其幸也。夫詩以見志。夫子學術經濟靡所弗該。出處之間一以古人爲期。絕不隨俗俯仰。歷官內外三十餘年。家益貧落而氣不少挫。至發而爲詩。皆有一段忠君愛國潔已奉公之意。而以方柄入鑿。獨立不懼大節亦往往見於留連感慨之中。但

以賦才過於警敏。每捉筆略不經意。立就數十首。以故脫稿後不自愛惜。一委之書傭。苟且謄出。不復省覽。丁未以前諸集旣蕩然於北固。居停無可復得。今所存者亦頗有亥豕之訛。某瞿然執卷請曰。若不亟爲訂正。謀一兼本。北固居停其故轍也。於是夫子慨然相屬。披讀之下。竊見其沉雄處如山迴海立。風逐雷奔。其悲壯處如崖猿號。秋鐵騎嘶。夜其淡遠處如明霞天半。素練江頭。其陸離處如火。齊編堆。靺鞨煥彩。且蘆花月色。桐葉雨聲。差可比其清絕。古道荒烟。疎螢野火。差可況其幽凄。鶯啼永晝。花滿芳洲。

差可方其逸韻瘦檜千年虬松獨幹差可擬其蒼凝詩至此無美不臻矣嚮使夫子珥筆於石渠白虎之間黼黻盛治勒成一代全書垂諸奕禩豈有讓焉顧始以骯髒之姿不獲容身於宣室終以蹒跚之患不能奏技於長楊天乎人乎詩能窮人感慨係之矣某違函丈日久茲得親玄亭問字兼以茲集爲醢雞發覆始自知前此曼衍卮言皆以拊盆叩瓶之音自見於窮鄙之社而已敬爲摘訛質疑力請刪定合之文賦序記分爲十四卷仍其按年編輯之舊繕成兼本方謀公諸海內讀者當以今日之詩譜爲異日

之年譜其中學術經濟出處大節皆於是乎見之若徒羨其雕龍繡虎之長而夫子所藉以不朽者又不盡乎此也

陳綠厓詩序

甲辰

余得交綠厓先生自麗東始麗東爲先生猶子嘗言先生文章氣誼與古爲徒余竊嚮往焉厥後先生自燕來秣陵余亦適至會於麗東之館夜分促剌辨古今事當否奇肆可喜時余方爲仇構幾陷大阨雖雅知余者率掉臂引去或立身局外冷眼冷語自矜明哲先生一傾蓋間獨爲余感然太息奮然張目昔人云真正豪傑開口便見肝膽余

益信麗東之言不虛久之先生復入燕而余亦有歸歎之行匆匆判袂欲出所著秣陵遊草見示以彙輯未就而止余思先生氣誼卓絕爲今時古人其爲詩也必不肯屑屑於聲律字句以爲文章中鄉愿雖一時不能遽讀亦可以意斷之曰此必有異及余再抵秣陵方得麗東所貽梓本且屬余序果見其軒軒霞舉若不可仰無今人依傍剽竊惡習所謂排屈壘而短曹墻者其在斯乎乃知文章氣誼相爲表裏不可誣也余請以此詩懸之國門使採風者取而獻之以增聖朝大雅之什庶先生之氣誼得詩以傳必有禪於風教而余與麗東亦均藉以不朽也夫

邵邈秀才詩序

辛丑

余至天都數月卽知有邵子其人者邵子之爲人澹泊自好落落寡合於世而世亦無有知之余嘗讀其爲文有雄入於九軍之勢何其壯也嗣又出其所爲詩質余有彷彿杜少陵七歌文文山六歌之體詞意傷悼若不自勝又何其悲也非以世無有知之故藉此牢騷激楚之音以寄其欒崎歷落之意乎夫世之無有知邵子也蓋無足怪世之人以窮達爲賢愚故當趨權媚貴以結其歡雖使出其所

甚愛者以爲獻若將不及至於不得志之士壺漿糲飯易
於見德亦靳而不忍與此常態也嗟乎邵子以不得志之
身澹泊自命居今之世其烏能有合乎雖然邵子之爲人
與邵子之爲文其嶽崎歷落之槩無不可以自見固無論
世之知不知也古之士君子當不得志之時鄉人里婦皆
得嗤笑而侮辱之及出而有爲或處而著書姓氏垂於無
窮數十世之後豪傑相與咨嗟慨慕欲得與之同時以爲
快是後世之豪傑所咨嗟慨慕者卽當日之鄉人里婦所
嗤笑而侮辱者也而其人在當日往往不能自釋見之咏

歌以牢騷激楚之音寄其嶽崎歷落之意而已庸詎知其
後乃至此哉夫徂則思怠激則思奮惟備歷乎困阨無聊
方能自激則不得志之時實天留之以待士君子而不肯
輕以予人矣是邵子之悲者亦卽邵子之所以爲壯也夫

邵是龍詩序

士寅

詩之工拙與他學不同故有窮年苦吟嘔血斷鬚求一語
之當於詩而終不可得迺樵牧士女或一時矢口狂歌輒
成絕調蓋詩本乎情若山川之興雲倏而聚散升降如人
如獸初未嘗有意於其間也吾里邵子是龍少負著述異

才文名籍甚。又能於稠人中澹然若忘。超然自遠。蓋其情有甚深。待觸而應。待叩而鳴。久已得風雅旨趣矣。嗣以明經特授。駕曹旋念。尊鱸解組。潦倒於山水間。由是益能肆力於文章。所著述甚富。而詩爲最工。余與定交日久。每當深夜短檠。促席相向。上下千百年間。三百篇而後。若漢魏若三唐。無不取其詞。其意置身於古人之上。而論定之。大約以舒文載實之義爲鵠。無歷下竟陵各持一說之偏。余深快心焉。數載以來。凡身之所歷。目之所接。意之所至。與之所感。卽搦管立就。哀然成帙。余以公暇取而讀之。竊見

其氣靜。其思遠。其體正。誠合千百年來作者。而本於其情。而出之。非猶今世擷華儷采。爲不歡而笑。不悲而啼。不怒而罵。茫不知有舒文載實之義者也。邵子索余一言。顧余言亦何足爲邵子重。第使人知邵子之詩。卽知邵子之情。且庶幾由此知作詩之所本。而擷華儷采。果無與於工拙之數也。雖然。邵子以著述異才。一代良史。無庸他讓。今雖歸卧浩歌。而東山之望未艾。孰謂邵子僅一詩人哉。

周生詩序

壬寅

曾子固詩集。未嘗不佳。乃昔人以其不能詩爲恨。非恨其

拙於詩也。蓋以子固之才而不輕以詩見，必其深於詩之理而爲之最工，以不得見其詩爲恨也。夫詩爲心之聲，訶有思而哭有懷，古人寄意甚遠，無論工拙，乃後之讀之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或流連愔慕而不忍釋，或感憤悲涕而不能止，此其故可思也。則三百篇是已。由茲遞降，漢魏頗稱近古，六朝則詞工而掩意，三唐則體變而崇華，其間如陶靖節、杜少陵輩，力挽遺風者，代不數見焉。宋元迄明以來，大約準唐人之體爲不易，而賦物類情，幾於刻畫棘猴，無復餘蘊。風雅之理不傳久矣。今談詩之家，不知探本

泝源，撫拾排偶之餘，剽竊音律之末，徵逐倡和，迭爲標榜。何異病狂乞子，連袂而歌於途，其啁嘶啞之音，謬擬經首，雲門之奏，至語以引商，刻羽雜以流徵之說，未有不反唇相稽，以不狂者爲狂。蓋詩之理固若是其難明也。甬上周生從余遊者七載，日與吾友邵是龍兀坐苦吟，而各不相師。邵欲與古爲徒，周欲自我作古。余評邵詩以後，肱周之篋，得詩甚富，不遑細爲甲乙，其所寄意在讀者當自見之。然余學爲詩，迄今有年，而卒不能工，每讀今人之詩，益知爲詩之難，甘以不能自老。昔唐李揆有文名，因作亢陽

喜雨之句。衆論哂之。曷若曾子固之能詩而不輕以詩見。使人致恨爲不可測乎。生若持此說以自勉。當必有得於詩之理。爲工爲拙。無不可以自喻。豈今日輕於談詩者所可及哉。余拭目俟之。

郭鞏侯詩序

庚戌

易象云。火山旅。謂火在山上。逐草而行。止而不留之義。司馬子長足跡遍天下。李青蓮好入名山遊。是也。若邵康節以范陽人而終身洛陽。朱晦菴以婺源人而終身延平。則又旅而留矣。人生不能爲鹿豕常聚。毋論留與不留。大約

如莊烏仕楚時爲越聲。時爲楚聲。有所感觸。情不自已。其致一也。余早歲逐隊燕遊。碌碌於南轅北轍者十載。其間做裘羸馬。岐路關山。滋味靡不備嘗。乙未歲得遇郭君鞏。侯於柘浦。共航而歸。時見其抱鄰長嗟。咳唾作金石聲。余嘗爲之閣筆。旣而別去。筮仕各方。同作風塵。羈客泊余入富沙。而鞏侯亦從新羅移鐸。是郡相過。從問出所爲詩。見示題曰旅聲。叩其旨。則曰。旅中作也。夫人日讀古人書。斷斷陳跡。足不出里閭。欲求一語之得當。意趣索然。俱盡一旦遊屐所及。往往激發。舉目前白雲落日。山色溪聲。皆非

故物而平昔胸口中喀喀不能吐者至此畧不經意爲
謔爲哭浩乎其沛然若有異物陰來相之鞏侯之詩冲淡
春雅古與離奇非從旅中得力未易致此由是觀之旅何
負於人哉今余家於富沙未知歸里何日則旅而留者在
易爲旅于處之象九四是已鞏侯以曠世逸才矜式多士
方且鳳池染翰爲一代之光則旅而不必留者在易爲射
雉譽命之象六五是已余將持鞏侯旅聲向武夷絕巘搔
首問天且以余二人旅况呼質諸山靈爲同爲異余知萬
壑應聲亦當作嘈呖如鐘鼓響矣

素香堂詩序

辛亥

歐陽文忠序梅聖俞云詩殆窮而後工余謂窮而工者以
骨力勝耳若脂韋隨俗喪其所守雖窮弗得工也余從兄
道敬以詩文膾炙吾閩記先君子嘗爲余言道敬爲詩文
屬思甚捷多不起草余爲心異者久之近得郵寄所爲詩
數帙如吳越遊草及咏物諸作比類寫照俊逸適麗爲近
代絕唱哀哉行一篇則仁孝之性落紙如動呼之或出誠
有關於世道人心之言又非今日工詩者所能彷彿也余
聞道敬拓落無營煮字爲業臺江一廛僅蔽風雨足不履

城市有規以利輒傲然弗屑其骨力如此宜其詩工如此獨惟世之人知道敬詩文而不知其立言之有本或以爲迂濶違時余嘗論古人如郭林宗逆旅灑掃梁伯鸞滅竈更變皆似迂濶不切事情彼蓋有以取之未易與脂韋隨俗者道也嗚呼今之人不惜自喪所守而欲他人盡喪所守可歎也夫

梁琴洲邑令詩序

壬子

朱晦翁讀韋蘇州詩深歎其寄李儋一律以爲唐人仕宦多誇美州宅風土而是作獨謂身多疾病邑有流亡賢矣

詩以言志蘇州當日爲詩如此則爲治可知琴洲梁使君以天下才宰吾建安年來撫字之勞著有成績然此方民生齒窳難以遠甦而使君情切痼瘵亦不能遠釋茲秋以賓興應聘入闈著有雜咏一帙其清警處則如浩露滌毫其悲壯處則如唾壺碎口是爲風雅宗工不必復道但感慨留連中輒惓惓於民生疾苦若不能須臾忘者則又如李習之幽懷賦不徒以歎老嗟卑之心爲心也起蘇州於今日端必相視而笑余請以茲帙懸示里門使童叟聯袂而歌爲魯山于菑卽以當使君循良政譜矣

梁琴洲邑令二集詩序

建安令梁使君向有壯遊小草初集大爲詩家稱賞謂惟壯能遊因遊益壯也近復以所著二集示余大約下車以後爲多夫旣仕矣仍謂之遊得乎古人稱仕曰宦遊建安凋瘵之餘窮陬艱於輸賦使君嘗於歲杪單車拊循宿春而進國儲旣辦民困亦蘇而戴星往來馳驅道左亦有類於遊矣然當荒郊之中日對鵠面鳩形之衆雖欲遊亦不能極乎遊之樂故其爲詩多牢騷感慨無聊不平之意使君嘗語余曰碌碌鄉徵眼底窮民不盡泪落則痛癢關切

情不自已筆耕墨濕間其爲變徵之聲也固宜雖然使君以治才爲海內之冠當膺不次之擢異日遊於黑幡黃閣間爲清廟明堂之章黼黻盛治余又不知其如何壯矣

錢忞谷黃山詩序

余嘗讀黃山圖誌竊謂茲山之不易遊如奇文之不易讀楊雄之易李賀之詩淺學對之懵然而已樵夫賈豎日往來坐卧於黃山之中而不知黃山之奇故知茲山非文章鉅公不能遊卽遊亦不能探索欣賞領其奇之神傳其奇之趣也余曩理新安宿春者三皆以事阻不果於是疑有

何安能復鬱鬱斗室為坐井之觀因仗劍出仙霞壯遊吳越諸名山以自廣則黃山之屐又不能無庶幾一遇之興焉歲戊午虞山錢黍谷先生以文章鉅公先余命駕余繼至新安獲披雲於西郊蕭寺備聞黃山諸勝且以紀遊一編見示皆與其同邑陳君南浦倡和所作而南浦別為序記條縷甚悉因思古今遊黃山諸公大抵粗領梗概有所題咏亦不過數章而止從未有如先生之舉幽陟險攬其輝麗又得高賢後先其間相與按景刻劃余意自有茲山

以來直待先生今日探索欣賞有奇必盡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惜余抵新安較晚不及從先生杖屨猶幸得讀先生之詩行將從事篋輿手錄一編繫諸杖頭按景披咏計必乘風飛去化為無數天花散落三十六峰鋪錦爛熳而容成浮丘亦將以是譜入咸池樂章雜奏於軒轅帝側日與調刁之籟鏗鞳相應是余後此之遊較諸前遊者所見所聞又多此意外未有之奇也杖藜雖晚夫復何憾

劉在園詩序 丙寅

假令人生百年中能遊盡天下名山交盡一代名賢讀盡

古今名詩文可稱簪組之外一大遇合然其中有得有不得或俛得而失之皆非可強而致也余放浪吳越間有年凡展跡所屆無奇不搜無幽不賞聞有名賢必遠涉諮訪且索其詩文以矜獨得丙寅夏偶與二三好友有天台石梁之訂入章安來得晤貳守劉在園使君相與橫談今并讀其所著詩集適霪雨浹旬恨不能携往桐栢峰頭作謝眺驚人句已而雨霽從事籃輿而炎曦歎蒸僕夫汗喘相戒攀躋不前以故衆友色沮于襪余亦索然興盡悒悒歸杭瀕行使君復以茲歲入覲舟車涉歷近草見

示屬序余就道後當解鞍泛棹時肱篋披咏竊見其抽思沉鬱練句警拔似不自人間來與山陰道上佳勝交相映發而胸中不屑一切包舉一切之概亦隱現筆端因知使君以名賢而爲廉吏詩譜卽其治譜倘他年及厥祖中丞公踵武節鉞吾聞余當與二三父老進中丞公甘棠之頌以待倡和而揚先澤誠爲僅事今日者余本爲天台石梁而至終不能償所願而名賢與詩文乃幸於無意間得之則簪組之外一大遇合果不可強而致然名山佳勝終古不改可以留爲有待而名賢與詩文一失不能復得是余

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猶居然虛往實歸亦不必以名山之
緣俛得而復失謂余有未盡之憾矣遂書以質之使君爲
何如也

俞嵩菴粵遊草序

戊辰

兩粵濱海南徼所至皆重崖複澗爲猩猱號嘯瘴癘淫
之區古遷謫之吏有所驅迫不得已而後至焉然而山哀
浦思與去國懷鄉之意往往激發如潮陽柳州儋耳諸公
立言瑰瑋雄視千秋非欲求工以其景真而情摯有不期
其然而然也姚江俞丁嵩菴爲余同年友工聲詩筮仕粵

東從化邑令旣而自烽烟中備歷艱危方出坎窞迨抵家
後又爲含沙者搆扇釀成投杼之殃坐是貧落益甚復有
兩粵之遊嗟大丈夫當髮禿齒疎之年不能自安里門而
以骯髒之骨激昂之氣經風雨冒凍暘策蹇乘編于猩猱
瘴癘之區斲其庶幾一遇雖無驅迫而其情尤有大不得
已于此也然以今日之人情揆之其險巇未必不如山川
也其變幻未必不如風雨也其涼燠未必不如凍暘也有
遇者卽有不遇者其間挫鬱無聊莫可告語因以長途水
陸所歷之景與夫一時去國懷鄉之情悉見之于詩蓋亦

有不得已焉此粵遊草之所由作矣余取而讀之大約以
離騷之音寄莊鳥之吟哀不傷而怨不怒情之正也若夫
寫景之真舉目前之落日頽雲荒城侈殿橋霜店月野棹
譙更無待刻劃靡不奔赴是不期工而自工如此將使潮
陽柳州儋耳諸公不得獨步于前安知非造物者陰爲驅
迫以成此必傳之業乎不可謂往日之艱危貧落非幸也

曾公望甲乙吟序

丁卯

李杜以詩齊名後世輒執夜郎之謫爲青蓮病髯蘇題其
碑陰獨稱其氣蓋天下出於不幸此論世手眼也士生斯

世險夷不一境有幸有不幸總當以其氣決之吾里曾子
公望年十七舉於鄉敷門苦讀與古爲徒不屑屑於時趨
其卓然自命之氣蓋可知矣閩變之後鬱鬱不得志所著
有甲乙吟詩集皆哀怨無聊之音令人不忍卒讀余以爲
人之行誼或有自蹈匪徒致罹罪廢宜引爲已慝若吾閩
甲乙之變事起倉卒一時天傾地陷竄身無所猶火燕蜂
窠水淹蟻穴間有得脫乃其倖免若詡詡於焦蜂爛蟻之
前以爲彼皆愚而我獨智也回祿陽侯之神有不嗤其妄
者乎夫流俗之情動喜譏訕怨已量人由來久矣故司馬

子長云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始定是言也似以爲不得於當時可以有待於後世其心可謂至苦然自漢迄今二千餘年中人讀子長之書鮮不訾其救李陵之失則死後之是非亦未嘗定也余嘗謂班孟堅譏子長是矣獨不自知以附竇憲論死乎范蔚宗又譏孟堅是矣獨不自知以附義康赤族乎人生險夷之境豈能自必惟及之而後知之子長謂死日是非始定不如謂死日方可定人是非耳先正揭萬年詩云人到白頭終是盡名存青史果誰真是青史中亦有幸不幸者存也請與公望向西湖頭舉酒邀月

讀青蓮之詩想見其氣蓋天下亦可取以自廣也夫

陸冠周詩序

丙寅

西陵麗京先生與其弟鯤庭梯霞二先生均以文著海內稱爲三陸余少讀其爲文輒想見其爲人旣而鯤庭先生殉節於前麗京先生遜荒於後一門之內或爲勝國蓋臣或爲熙朝高士各行其志皆可以扶綱常起頑懦伊可風也洎余入杭以來猶得與梯霞先生定交梯霞先生爲有道君子一代師資亦不余棄然余終以不能從麗京先生遊而自視缺然嗣得交其嗣君冠周促席傾倒因讀其

所爲詩文。弼中彪外。綽有父風。嘗歎其家學不墜。且以自慰。蓋古人有所思而不得見。見其類者。猶以爲如見其人。况有嗣君之克肖者乎。惟是冠周天性至孝。以其父行。遜不知所向。孺慕彌殷。頻年跟位。繭足物色於山巔水涯之外。荒祠古寺之中。無遠不至。靳其庶幾一遇。卒不可得。廢然而返。如是者屢矣。以故余雖徙寓冠周之里。閤扉相望。亦罕能朝夕繼見。又未嘗不悲其志而欽其行。以爲非高士之後。必不能有此也。近冠周歸里。相過從間。貽余所著詩鈔一編。索序其中。多梯航所歷。撫時觸物。忼慨興懷。或

與名公勝友。倡和贈答。悉悲壯淋漓。沉鬱頓挫。挾其排山倒海之氣。而節之以敲金戛玉之詞。余披讀之餘。作而歎曰。詩之工。雖由乎學。然立言不可無本。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昔杜少陵負曠世逸才。其爲詩也。每於君國三致意焉。所以獨絕百代。今冠周陟岵望雲之意。似不能須臾忘。其發而爲詩。皆以至孝之天性。陶鑄漢魏三唐。自成一。家宜其工。至於此。茲又傲裝衍矣。精誠所至。可通鬼神。而貫金石。如朱康叔得母於同州。理可據也。若有所遇。定省之餘。或以余言附質之。俾

麗京先生知余嚮往之私必有發余覆者亦無異於一堂之晤對則又余之幸矣故忻然泚筆而弁其首

周淳夫詩序

戊辰

昔人云詩非關理亦非關學大抵視乎情之所寄而已乃世人動言情之所寄有趨然於是非得喪之外而放浪於山水禽魚之間則爲詩易工若出膺民社局蹙於官守殿最將情隨事遷不能自寄故三百篇之後陶靖節最得風人遺意其作令彭澤無詩卜宅南村而始有詩此明徵也余竊以陶靖節作令日淺彼旣得風人遺意使稍寬以歲月則五斗折腰未必非簡兮執籥詩料何待南村他如唐宋諸詩家有民社之責者多不廢吟是詩雖本乎情然其非關理者卽其理非關學者卽其學杜少陵所謂欲與青蓮細論者此意惟及之而後知之非昔人故作英雄欺人語也古幽周淳夫使君以明經授吾閩邑貳有年來宰富春善政翔洽余客西陵聞而慕之而使君亦知西陵有余於卯冬積雪泥濘中驅車惠顧且每值歲時謬承存問余雖旅覲無炊托命長饒終以干請爲戒因自疑何以得此旣而側聞使君政事之餘必手一編窮日呻諷適類於余

磁鐵自引其不余棄宜也。茲秋郵示所著存心軒詩集屬序。余抱病經年。凡以詩文相質者。悉停披讀。而使君見委。彌殷辭不獲命。因令余子沅長侍枕側。按題莊誦。其中雋永之味。浩瀚之致。雖殫心民社。條然有得於浙閩山水之助。無事刻劃。一往情深。余幾不知沉疴之在體矣。今使君循良異績。且晚報最將出入清班。珥筆應制。尤貴莊重有體。則詩之所以爲理。與所以爲學。久已得之熟究。於以黼黻盛治。傳世垂後。無疑也。余方謀興朝詩選。敢不首推乎哉。

龔澹巖詩序

戊辰

吾郡徐惟和先輩。向有晉安風雅之選。故明三百年中。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而撫仕鉅公。十居六七。嗣後數十年來。作者頗盛。於昔余嘗欲博蒐以續其後。然軍興變故之餘。大約多懷才不遇之士。感情無聊之音。欲求如嚮時鉅公。優游侍從。作爲雅頌。以志國家之盛者。實鮮其人。間有幸邀一命。出理民社。又往往拙於爲吏。救過不暇。未遑他及。反不如散人畸客。放浪於山巔水湄。猶得吮毫自寄。是吾郡今日之詩。雖盛而實衰時爲之也。澹巖龔君之宰餘杭。

也。逮今七年矣。清心惠政。邑之人士。僉能言之。且於催科。無字之餘。有所觸發。輒形諸咏歌。適健饒有別致。蓋其才。堪肆應而濟以定識。故當盤錯糾紛。靡不迎刃立解。宜其。從容閒適。而得自寄。若此。今以上考擢守趙州。爲感慨悲。歌故土。計單車所至。當誦毛公詩。學政成之日。與二三父。老。憑弔澠池雁門遺烈。一唱三歎。有餘音矣。從此而一歲。九遷優游侍從。作爲雅頌。以鳴聖朝功德。播之樂章。薦。諸郊廟。又多乎哉。余將拔其尤者。編入晉安風雅中。爲吾。郡之榮。而必傳之業。又不徒吾郡以爲私榮已也。

蔣曠生三山草序

辛酉

昔宗子相入吾閩。登平遠臺。愴然嘆戎馬生郊。以東南巨。麗之區。無嚮日之盛也。先正憂民之意。不能慙忘。如此。余。嘗謂子相距今曾幾何時。而吾閩海氛蹂躪。近值寅卯之。變。在在戰場。流亡枕藉。十不存一。使子相處此。又不知登。眺間。掩袂太息。當何等也。吳門蔣君曠生。文章名宿。早歲。兩掇巍科。未經殿對。隨膺逋賦之譴。雌伏有年。余適以閩。亂籍家。吹篪虎林。促膝間。皆有英雄失路之嘆。相得甚驩。偶與道及吾閩山川勝概。遂奮袂携劍入仙霞。壯遊而吾。

閩士大夫聆其才名載酒問奇趾屨相錯時當事鉅公亦
憐其負才拓落爲之援例用廣皇仁茲當入都瀕行寄
余以在閩所著詩草雖當一時感觸而一種牢騷不平之
氣及厚自期許之心與夫知己感恩之情無不寓於其中
然余獨惜其所見乃今日之閩使得覩嚮時之巨麗或當
流亡枕藉之際宜必有鳴其盛而悲其衰爲歌爲哭殆不
止此但士君子當窮約時一身不能自謀及處得爲之地
天下民生悉非身外之責今吾閩兵燹之餘瘡痍未起余
以東祠躋足中廡涎顙必無衣旗秣餼之遭雖有宗子相

之憂付之齋咨涕洟已矣而曠生久負異於江濱尺寸之
水已爲有力者運轉變化必能以天下之憂樂爲憂樂他
年載筆陳諸當宇澤被此方挽其衰以復其盛此吾閩
之幸也豈特以詩文膾炙人口已哉

客窻秋興序

壬戌

四時惟秋最易感人而人之當秋最易生感者又莫過於
羈客惟是年少壯遊清狂自許亦有望其爲客者若老矣
而猶羈其悲益甚然或黃金未盡到處逢迎稍稍可以自
遣乃至老而窮窮而病栖遲數千里外而二三十年故交

涼燠異態驚心搖落撫景傷懷較之悲秋常調則又數累
而上者余以閩變後入杭賦有秋聲秋色秋氣秋光四律
大率寄意於此雖就秋言秋然搦管間亦未免有無窮之
感也余宗伯逸好爲詩兼究丹藥至訣自秣陵來客吳山
之麓余策杖過從俯瞰山水環遶城村繡錯草木稠稀烟
嵐變幻計當此秋意撩人必有傑句爲少陵八首之續者
越數日果持所著秋興百律質余皆以秋字命題髣髴余
四律之意而感慨留連又迥然物表不盡落悲秋常調蓋
伯逸雖年長客遊而却老刀圭常存肘後又能以高吟自
適與世無爭宜其爲客當秋與余同而所以興感抒懷與
余異也余請以伯逸肘後丹藥浣濯胸中無聊之氣然後
持此百律拔其尤而高吟於絕巘聲震陵谷以爲和韻則
大地處處皆秋化炎爲涼俾趨炎避涼之輩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余將破涕而爲笑矣

王東查詩序

辛酉

余入杭後不喜爲詩蓋詩貴合於風人本旨有溫厚和平
之遺者也閩變方靖余以九死一生之身播遷流離而二
三十年故交涼燠反眼甚者視同怨讐每有感觸未能平

其○心○動○涉○於○淋○漓○嫚○罵○感○慨○慟○哭○以○故○握○筆○輒○罷○爲○其○無○
當○於○詩○之○本○旨○也○王○子○東○查○本○杭○籍○負○才○拓○落○遷○人○毘○陵○
遊○歷○所○至○輒○形○諸○咏○歌○若○論○人○情○之○常○則○胸○次○無○駢○塊○
宜○亦○不○免○有○牢○騷○激○楚○之○音○而○適○類○於○余○矣○乃○東○才○則○適○
然○自○得○也○澹○然○寡○營○也○余○初○晤○於○悟○空○蘭○若○已○灑○然○異○之○
茲○出○其○所○爲○詩○質○余○其○高○曠○淡○遠○之○致○如○閒○雲○野○鶴○條○然○
物○表○間○有○寄○意○流○連○亦○皆○隨○遇○而○安○誠○有○得○於○風○人○本○旨○
溫○厚○和○平○之○遺○者○夫○人○之○性○情○所○趣○非○一○至○發○而○爲○詩○則○
不○可○以○僞○讀○東○查○之○作○而○後○知○余○不○善○處○窮○每○握○筆○間○而○

謹○譁○囂○叫○之○氣○乘○之○必○至○擲○筆○而○後○已○終○不○離○狂○奴○故○態○
也○今○東○查○以○君○平○之○學○下○帷○故○里○則○世○途○之○險○易○人○事○之○
升○沉○交○情○之○涼○燠○直○等○諸○消○息○盈○虛○之○數○而○一○無○所○動○於○
中○將○來○以○其○所○得○發○而○爲○詩○余○又○烏○能○測○其○所○至○哉○

涵清閣詩序

辛酉

余○不○善○爲○詩○然○喜○談○詩○憶○往○歲○理○新○安○與○同○年○友○程○君○北○
海○晨○夕○留○連○肆○談○古○今○作○者○北○海○爲○一○代○末○易○才○衡○量○勿○
爽○余○嘗○笑○曰○詩○有○神○理○攷○李○唐○以○詩○取○士○家○傳○戶○習○然○猶○
有○如○孟○浩○然○眉○毫○落○盡○王○摩○詰○走○入○醋○甕○裴○祐○袖○手○衣○袖○

至○穿○其○苦○吟○如○此○類○皆○蘄○其○有○得○於○此○邇○來○母○論○文○人○必○
作○詩○卽○非○文○人○亦○未○有○不○作○詩○者○大○約○剽○竊○影○響○稍○合○聲○
律○便○翹○然○自○負○爲○詩○人○而○論○詩○者○亦○茫○無○定○識○徒○取○叔○敖○
衣○冠○形○似○而○已○若○以○古○詩○詭○稱○時○作○則○譏○議○橫○興○以○時○作○
雜○入○古○詩○編○內○則○相○顧○睥○眄○不○敢○復○道○一○語○皆○由○於○未○諳○
詩○之○神○理○而○徒○執○聲○律○剽○竊○影○響○之○故○也○北○海○以○余○言○爲○
快○論○迨○今○二○十○餘○載○矣○北○海○已○作○古○人○而○余○以○閩○亂○飄○零○
吳○越○間○無○以○自○存○不○但○不○能○詩○亦○不○暇○詩○且○不○能○得○談○詩○
如○北○海○其○人○者○辛○酉○春○遇○北○海○次○君○采○儀○於○武○林○詢○其○先○

人○遺○稿○云○彙○輯○未○鋟○爲○之○慨○嘆○弗○已○旣○而○采○儀○出○所○著○詩○
稿○相○質○思○致○迥○別○由○斯○而○進○之○當○必○有○得○於○詩○之○神○理○端○
非○剽○竊○影○響○于○形○似○間○者○唐○人○苦○吟○不○可○不○勉○余○旣○思○其○
先○人○不○可○復○見○見○采○儀○之○詩○如○見○其○先○人○尤○願○其○以○所○輯○
先○人○遺○稿○亟○爲○較○訂○公○諸○海○內○俾○余○附○數○言○於○末○簡○以○盡○
生○死○交○情○毋○致○久○遠○湮○沒○卽○起○其○先○人○於○今○日○亦○必○輒○然○
而○笑○謂○有○不○死○者○存○也○是○則○采○儀○兄○弟○之○責○也○夫○

亦政堂詩鈔序

甲子

學士家動言詩文至謂巾幗能從事彤管則未始不詫爲

異然記稱四德婦言次之詩文乃其言之精者耳故十五
國風婦人篇什尤盛但以職在中饋凡壺漿醢醢蠶織縫
紉諸務皆可以紛奪其心且跬步不踰帷薄井臼間無登
涉曠觀以爲激發較之學士家倍難若夫夙具異稟而濟
以積學其家又得觀摩剴切之益如卓之有夫蔡之有父
班之有兄其所至又非可易量矣西泠錢子石臣工詩文
余入杭來以世誼相得甚歡每與唱和未嘗不心折茲持
其室人余宗亞清所著詩鈔見示其古風則濃豔刻劃中
饒有清折渾成之致近體則峭拔整雅中兼有豐腴絲邈

之姿蓋緣早歲嗜學復得石臣相資取益而從宦關中孤
城荒磧曉角暮笳無非幽思所由激發瓊瓊雜務舉不足
入其胸次以故能集漢魏三唐之長雖使學士家按題經
營未能或過至於悲歡離合之詞咸得性情之正有合於
國風之義則夙具異稟所得於天者厚也夫爲天所獨厚
者鮮有不資以爲世用如象犀珠玉必爲服噐之飾皆不
虛其所生故柳子厚作柳州諸記羨其形態奇詭類智者
所施設而獨怪其列於荒裔不得一售其伎余亦謂天地
靈秀之氣有所舒洩莫大於文章乃獨鍾於巾幗無以爲

朝廟雅頌之音鼓吹一代未始不私以爲怪但用於時者
反未必能傳於後柳州山水其在今日比中州川嶽更顯
是以無用爲大用也他可知矣余二女瑛佩芳佩頗穎慧
知學與余亡室蔡孺人自相師友各有所著今一沒於閩
一沒於燕余甚惜焉使其生前以根系之誼得觀摩劇切
於亞清其所至當不止此而今已矣嗟乎人生百年總屬
朝露余惜之者惜其不能爲亞清之必傳修短不足道也
定林禪師詩集序 庚戌

之後詩文吮出可詫爲神奇余以爲心空則明理易理明
則落筆易容或有之若不假讀書而能詩文是近於大妄
語矣六祖掃卻文字自言目不識丁此方便法也以爲實
教可乎定林禪師少孤奉母石林菴新州鬻薪之供亦未
多讓嗣偕仲氏青林公禮雲棲蓮池大師脫白雪峯興建
師子巖青公亦興建松菴全闡宗風時擬爲南能北秀而
定公尤博極羣書陶情風雅所著詩甚富皆精深閱博登
作者闡與余最喜其自寫性靈所以微見其意者雖遊於
方之外又似乎有托而逃絕不類今世禪家作詩記公案

套談白日作鬼語自詫爲神奇也此謂之真詩此謂之真
禪嗣法某索余一言書以弁之

簫峰堂集序

余性樸鄙寡合記往歲竊祿南國于役白門獨與劉覺岸
劉潛柱二先生爲忘形交二先生學識橫絕慨然以佛法
爲荷擔嘗爲余言石潮禪師故余亦得從潮公遊時潮公
在天界余曾聆其緒論皆發明第一義諦犁然有當於心
每抵白門未嘗不晨夕流連往返不厭以故潮公與余亦
遂爲忘形交云旣而潮公自天界往住福山余未知也余

自晉安寄跡芝城潮公亦未知也然當風雨雞鳴之間憶
及嚮時聚首之樂千里神交彼此當無不同矣辛亥歲潮
公飛錫晉安與余訂武夷之遊余雖不能從事杖屨但與
執手道故頓釋四五年中蘊結且讀其所爲詩文皆悠然
以深淡然以遠令人心凝神釋疑與萬化冥合其爲樂尙
有如此者乎臨別復出所爲簫峯堂全集示余余讀而歎
曰經生家吟髮生岐嘔心出血不易得一二佳句而是集
則卮言日出不假雕琢乃能致多若是是蓋有故以其平
生胸中眼中別具一副大地世間觸處皆真觸處皆幻在

作者橫說豎說亦不自知其何起何落譬之大塊中高者
為山下者為谷此外無一物也忽而平原綠滿忽而遠岫
雲歸忽而花笑鳥啼忽而風行木落為幻為真其無盡藏
不可思議之處誰與辨此讀者若僅作文字觀則又規規
乎丘里之見矣潮公與余相視而笑遂書之而弁其首

釋千石啞吟詩序

辛亥

唐皎然宋秘演輩皆以詩著世人謂禪宗欲掃卻一切不
當用意聲律余聞賈人之鐸庖丁之刀閨婦鳴砧牧童吹
葉莫不有聲律存焉是聲律無日不在世間也豈用意乎

西山千石禪師為余方外友一日持所為詩集示余顏曰
啞吟夫啞者不吟吟者非啞可知已然禪宗掃卻一切以
無言為言言而歸於不言九年面壁有口如啞此啞義也
千石深於禪宗雖當倡和贈答皆談經說法餘響不用意
聲律而自無不合人籟比竹地籟衆竅至天籟則莫知其
然而然即以茲集謂之啞皆是吟吟仍是啞可也趙州見
有問者欲教其口啞卻則讀千石之詩亦當作啞讀方得

釋千石偈贊序

辛亥

西山千石禪宗法器精通教乘有年近持所為芋邊草偈

贊見示拈出從前窠臼逐一打破余深快心焉記余往日與千石談次欲引禪門不落窠臼一語終不可得千石曰惟有默然不說一字耳余曰亦落窠臼遂大笑而別因思大地世界中那一椿不是新奇物事不知何故有佛有祖說出許多窠臼亦不知何故有說佛說祖諸家添出許多窠臼又不知何故有一班訶佛罵祖之粗莽漢用棒行拳張弓舞笏千場傀儡別造出許多窠臼更不知何故將我忽生其間亦知黑者是墨白者是紙文字縱橫者是經是教是種種沒巴鼻話頭陷入許多窠臼如蝨處禪中日聞

尿溺臭氣脫離不得豈非大地世界中絕大冤苦嘆遣人以病還與之藥污人以塵還與之掃究竟藥亦是病掃亦是塵卽云無藥無掃總離不得藥藥掃掃影子余願與大地世界中衆生日取千石所爲偈贊讀之誦之講之說之因而舉之揭之翻之駁之甚至訶之罵之碎之焚之必須求箇脫離窠臼一法然求脫離便已先落窠臼矣余終不免合掌懺悔曰罪過

張文石雅音秘珍序

乙丑

歐陽永叔送楊真序頗悉琴解然所云驅幽憂之疾亦視

其人性情所近蓋人之性情靜躁不一琴則宜乎其靜者也。唐于頔名客鼓琴有辨其爲箏爲琵琶全無琴韻者。攷箏昉於西土琵琶傳於北方西北勁悍之域其聲所從出迥非琴比可知。是以古人無故不撤琴瑟安弦操縵習自少年。凡以抑躁而歸靜匪徒取其聲之動聽而已。余弱冠抱疴先君子昇以古琴延莆師講授指法惜鮮靜力學不能至常以爲憾。古燕張君文石喜讀書工詩畫其嗜琴學尤篤著有琴譜大約本於性情所近復假靜力揣摩而得其曰雅音以琴本雅樂而所譜者又有合於琴之正韻惟

是音所從出如空中鳥過水面魚遊茂由追覓故跡且指法輕重疾徐之處毫釐千里毋論聽者不知其然卽一彈再鼓之下亦不能自明其所以然則所譜之中端有不能盡譜者存謂之秘珍殆以此乎。茲文石以抑躁歸靜之學小試西吳嵯屬爲鄭欽吏隱他年烹鮮單父鳴琴自治余以東西南北之人聞聲觀化雖無高山流水特識但俯仰之間疑必有白鵝飛翔巴魚出沒當不減海水瀕洞山林杳冥鳥獸叫號之移情也。余之琴學亦由是將進矣。

余少於藝事無不學以畧知其意輒棄去故罕有得其精者嗣從莆人學琴數弄粗得指法亦以性耽文史不能專習今老矣每嘆前此所學百無一就新安程君隱菴以善琴聞近欵余門談次偶持琴授之一彈再鼓其輕重疾徐取音之巧得心應手之妙余不能然也亦心識其所以然大抵他無所嗜殫畢生精思勤力而赴之自有以造其堂而齊其敲矣琴雖藝事世得一藝之精者鮮不為畸人斲輪削鐻承蜩養雞且無不可以通於道而况琴乎若以一事可得即韓柳之文李杜之詩鍾王之

字亦不過一藝而已余既自知學無所精當以百無一就終老而太聲不入里耳無絃之曲願隱菴為余譜之

程隱菴譜詞入琴序 辛酉

余向取朱晦菴招隱操二闕廣為漁樵耕讀四闕屬莆師以琴譜之頗得其形似第恨音調無別聽者但聞其聲嚶嚶然不辨其孰為漁樵孰為耕讀亦不辨其孰為晦菴之作孰為余作也余叩之曰高山流水當必有辨莆師云取音而已雖千百闕亦不過此余置之不論新安程君隱菴獨得琴中精理偶持陳君右源所作詞十八調示余云已

譜諸琴。余取而讀之。且授以琴鼓。數闕。泠然如欲語。或悲或壯。各肖詞意。余請著爲一譜。載明指法。用廣其傳。隱菴笑曰。清濁高下。輕重疾徐。與詞相配。猶非至妙。必以彈者之音節。傳作者之性情。漆園所謂口不能言。有數存乎其間。若載指法。使人按圖而索刻舟。而求豈復有馬與劍乎。余以爲是言也。進乎技矣。夫天下物理。皆無有窮。學者多求其粗。而遺其精。畧得形似。便居然自命爲能。而世亦罔有辨之者。至於必求其精。則淳于意。猶當去其故方。康崑崙亦當不近樂器。得其可傳。又得其不可傳。如隱菴之琴。者。方可謂之善學也。然隱菴不以譜傳其琴。而余猶以文傳隱菴之琴。終不免於形似之見也。夫

雁山記遊序

名山待人而傳。猶名人待文而傳。曲士手持一卷。日呻吟几席中。不復知有山川奇勝。拘於趣也。樵童牧豎。常往來於奇勝之間。又不能爲文以傳。拘於才也。名山名人相遭之。不易如此。樂成方子丹崖善屬文。以所居密邇雁山。往來探其形勝。各著有記。筆致橫絕。彷彿柳州諸作。且逐景繫以詩句。又如王摩詰。輞川別墅。與裴蜀州各賦二十首。

辭意高妙。三訪余於西泠，持以相質。余窺其胸次，落落具
有丘壑之趣。宜其欣賞摹畫，無不曲盡。是集出，則雁山
實藉方子以傳，而方子亦以傳雁山者自傳。所謂相遭不
易者，且相傳益彰矣。謔登高作賦，遇物能名。舍方子其誰
屬耶？因泚筆而弁其首。

東山小草序

太史公讀離騷而悲其志，且推其志，與日月爭光，騷爲變
風，變雅。所以謂之詩言志，志之所至，毋論廟堂山林，隨境
觸發，爲歌爲哭，皆有萬籟吹空，百川奔海，氣勢千百年後。

有誦詩而知其人者，以其志也。陶靖節最得風人遺意，節
之以和平之音，其讀山海經云：形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其自命何等乎！人生斯世，等之旦暮，旣不能上佐天子，坐
明堂，澄清吏治，又不能表章斯道，扶起綱常，救正人心，陷
溺無可如何，中遯跡於山巔水涯之外，嘯傲於禽魚花木
之間，其所以自寄其志者，亦必有槌碎黃鶴樓，踢翻鸚鵡
洲之氣，斷不作兒女子嗚嗚聲，奄然欲盡，乃知屈靈均之
作遠遊，非欲自適忘世，與秦初爲鄰也。歲丙子，余方註離
騷，每讀一篇，未嘗不爲之拔劍斫地，痛哭欲絕。流水高山。

求之一彈再鼓之下。難以語人。太史公所謂悲其志者。亦以自悲也。樂成方子丹厓。適持所著東山小草。質余古風。近體靡所不備。大約多沉酣道味之語。陶情物外。而節之以和平之音。然其中感慨流連。若不能已。雖不屑屑於利名。又非忘世者所可幾。余嘗謂人非聖人。其志不能無偏。若利名之志。則不可有。主持斯世之志。又不可無。今丹厓懷瑾握瑜。甫及中身之年。與余有朝氣暮氣之別。尚可出而有為。以伸其志。若余雖老。無所用於世。而伏擬千里之歌。未離唾壺。惟願起屈氏於九京。與行吟於孤山之畔。作

窮鬼一歌。以續山鬼。問天灑淚。使蒸爲芝菌。與江陵玉米。同稱異瑞。未必非表章救正之一端。俟註成。當招丹厓共讀之。使知余年老而志猶在。卽奮然自命。以東山爲謝安石之東山可矣。豈僅托之詩已哉。屈原吟離騷。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卽其地也。出唐沈亞之傳。

五雲倡和篇序

詩有倡和。卽得朋之義。志同道合。各從其類。揚扈風雅。以自寄其天籟。記所謂直己而陳德是也。若有治教之責。發邇見遠。卽爲申命行事之鼓吹。至後世謂引商刻羽。寡和

爲高。因而限之。以韻。聯之。以句。角。技。於音。律。之末。無裨於
治。教。之。大。其。塗。隘。矣。襄。平。彭。浣。廬。使。君。工。於。聲。詩。余。嘗。擬
其。爲。今。日。之。陶。孟。其。宰。五。雲。得。廣。文。先。生。蕭。山。張。君。邇。可。
向。以。聲。詩。見。推。藝。苑。者。故。於。催。科。撫。字。之。餘。相。與。從。事。於
長。吟。短。咏。各。抒。性。靈。皆。有。轟。立。千。仞。吞。吐。雲。烟。矜。然。不。滓
之。槩。至。於。遊。觀。形。勝。遣。興。自。適。天。籟。觸。發。悉。可。爲。一。代。羽
儀。不。但。以。志。同。道。合。蘭。臭。之。言。自。矜。爲。得。朋。而。已。夫。前。於
後。鳴。之。籟。謂。之。倡。泠。小。飄。大。之。籟。謂。之。和。此。造。化。之。自。爲
倡。和。耳。何。與。於。物。然。審。其。入。物。之。功。又。無。異。於。雲。行。雨。施。

此。其。故。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南。風。解。阜。九。敘。戒。董。聖。人
之。申。命。行。事。有。符。造。化。入。人。最。深。故。曰。風。動。上。感。下。應。是
合。天。下。人。以。爲。倡。和。也。氣。類。之。廣。莫。有。於。此。矣。五。雲。僻
處。山。叢。自。兵。寇。蹂。躪。以。來。民。力。告。竭。士。氣。不。振。宦。茲。土。者
未。聞。有。良。牧。師。儒。卓。然。能。自。樹。立。直。已。陳。德。以。爲。鼓。舞。之
機。使。人。樂。其。生。而。遂。其。性。今。得。浣。廬。使。君。以。治。之。邇。可。先
生。以。教。之。鳴。鶴。在。陰。且。有。登。高。而。呼。之。勢。卽。持。倡。和。自。寄
之。籟。爲。興。行。成。俗。之。階。不。資。侯。撻。亦。無。事。噢。咻。報。政。之。日
自。駸。駸。然。改。觀。有。不。期。其。然。而。然。者。豈。非。士。民。之。幸。乎。若

夫聲氣之感詞格之工則別有序之者余不復云

也臺樓選稿卷之四終

挹奎樓選稿卷之五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頌水訂

題跋

題朱夫子手跡大幅

書云吾祖久積善吾父復積善余生雖不辰積善無違變平生

省事慎語言固窮安命不怨天後代兒孫仍積善庶幾餘慶長綿綿

筆畫端勁凜然可敬非夫子不能作是言夫子書蹟凡經石刻者無慮數十種世多有之亦

男沅芷之

姪孫秉柱常礎

全較

皆珍如拱璧况傳家手模耶齋頭無事拜而讀之可想見其人非僅作耳目玩好而已

題楊椒山先生手書冊葉

丙寅余遊章安鄉大夫葉修卜示余以楊椒山先生贈刑部司獄應養虛序及王鳳洲贈詩共一冊皆出當年手跡拜閱之下覺忠義之氣凜然如生人皆惜先生之不幸余獨謂先生當年縱值賢相不過成一時功名已耳今乃成萬世之忠義豈非幸乎若哀其不能正命後此奸嵩死餓其子死刑皆非考終者等死耳嵩獨厚遺先生而顧自處

於薄此則其可哀之大者矣余又竊怪今人讀先生手蹟鮮不以爲景星慶雲爭先覩之爲快假令生與同時或爲親故又未必不惴惴懼及以不見其人爲幸而後歎養虛欲脫先生於死鳳洲貽詩往來絕無顧忌皆有出於常情萬萬也嗚呼有二公而先生忠義之氣可以不孤讀是冊者當以二公之心爲心設身易地而不可奪母徒於尚論時嚮往愴慕也則又世道之幸矣

錢清谿遺稿題辭

乙丑夏五甬東錢子穉廉持其父清谿先生遺稿見示先

是夏峰孫靜紫會爲余述先生梗概已心誌焉因取而讀之知服官時毅然爲所當爲歷有成績可考至於辨晰理學會心薪火之傳超然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然按其大旨則獨挈出忠孝節義爲根柢以清夜良心爲激發余嘗疑紫陽以江西頓悟永嘉事功爲吾學之病若知歸本於忠孝節義清夜良心則事功非雜霸頓悟非逃禪皆吾學所必資者亦顧其力行何如耳攷先生遺稿所載當崔魏柄國時侃侃披陳義不反顧誠有世道人心不能自己之慮此其所以爲理學也前此敬軒不詣王振陽明不事劉瑾始無媿於理學從祀乃近世依附權門行同狐鼠輒儼然自命爲顏孟翻朱駁陸但不知曾問及忠孝節義清夜良心否也穉廉三歲而孤長能讀父書按輯三十年前遺文公之海內嗚呼先生析薪可謂有負荷矣

卓氏傳經堂題辭

記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余讀卓氏傳經堂集深嘆火傳之用意勤矣火傳先世出自有明侍郎忠貞公殉節靖難七葉而至入齋公以文章經術羽儀當代自名其塾曰傳經其子若孫蓮句珂月二先生克

紹先志學者宗之海內諸鉅公言之甚詳余以爲經之傳不在堂不在經而在傳經之人夫經爲聖賢相傳陳迹也若徒資佔畢斷斷章句中而出處之間言行不能相副是猶取已陳之芻狗盛以篋衍中以文繡總無當於聖賢相傳本指惟能躬行實踐以經之所傳者爲期平居則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如入齋三先生倡明道學有事則爲臣盡忠爲子盡孝如忠貞公致身君國如是卽謂今日卓氏之堂爲天下萬世之傳經可也余海濱末學有志未逮如獲登三先生之堂讀三先生之書尚能爲火傳賦之

題家鐵崖馬伽沙國王畫卷

鐵崖諱嗣環已丑進士任瓊州道

馬伽沙國王以余宗鐵崖觀察瓊州時與瓊帥忤爭全其賈舶數十百人贈畫二幅鐵崖嗣爲瓊帥中傷罷官客死西湖其子蔚如無甌石之儲嘗持此畫質錢爲晨炊計人咸謂鐵崖孤獨與時柄鑿致以貧貽其子此不足與深辯但思人無百年之身瓊帥當年旣利外爨賈貨欲擠數十百人於死則平昔腹奪瓊民不知凡幾試問今日尚能強健弗衰用饗其利否也卽其子若孫亦果能世守不義財賄傳諸無窮否也此皆不可致詰者乃鐵崖以此畫得海

內鉅公詳其顛末清白之操凜然如生卽其後世亦皆爲
清白吏子孫所獲不旣多乎余因誠其子雖三旬九食亦
不當持此質錢於肆恐有如瓊帥者罔知物以人重謬謂
難得之貨誘而奪之俾乃翁畢生奇節沒於守錢奴之手
是爲終天憾事異日者余歸閩海當請此卷與鄭介公一
拂並作千秋佳話然後捧置九牧宗祠爲吾宗筮仕廉法
之勸又不特一家私傳之手澤而已

董佺宰墨跡跋

書李白張
謂二詩

董佺宰書跡幾遍海內真贋莫判是卷點畫蒼秀漸近自

然贗手非所及也瓦礫木石世無有贗者惟金玉犀貝難
致之物故贗者百出贗愈多則真者愈貴矣所以爲難得

題法黃石夫子石園圖卷

不知黃山之側丘園之中何忽有翫翫參差髮鬢蒼梧之
野九嶷之峰黃山主人嘗盤礴其間與訂石交朝夕無間
出遊則圖其形於卷而記以文繫之籃輿扁舟時展玩焉
晉安逋客見而異之曰嘻彼何爲者乃與主人相得甚驩
如此其數九合禹疇之用奇數也得主人而成十合義圖
之體偶數也因以連山之易筮之得敦土文明之兆其繇

日堅白其骨。罔事雕琢。大文彌樸。傳之其人。用光家國。凡
天地之數。始於一。成於九。以是占之。其先世爲弘成。吐授
五鹿子。姓繁。衍散居域中。後爲鬱林。實航以歸。卽其苗裔。
耶主人。文章之宗。居官所至。悉有廉名。磁石引鍼。琥珀吸
草。宜不期而合矣。於是取米氏袍。笏下拜而呼之。曰。嗟來
石丈乎。嗟來石丈乎。若嶽崎歷落。冷面傲骨。無咎。咎佐射
之才。無砥。砥亂玉之巧。欲求高異於此。日能挺爲東流砥
柱。以廻旣倒之瀾乎。能化爲穀城。授書以輔興王之業乎。
能煉爲五色絢爛。以備補天之需乎。能紆爲沃焦。崇廣以

納尾閭之洩乎。不然。寧守硜硜之節。與磊砢爲伍。慎勿爲
編磬。娛人聲音。自受考擊。慎勿爲砥礪。佐人攻治。自取磨
磷。慎勿爲調鼎。供人饗殮。自貽燔灼。慎勿爲碑碣。載人功
德。自苦刻雕。吾知石丈聞之。必爭前點頭。與主人相視而
笑。歸然獨存於黃山之側。丘園之中。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題驅病足文

法黃石夫子以文章重海內者三十餘年。允稱一代良史。
名試宏博之科。殊典也。而乃困於足病。是足果能困夫子
也。雖然。猶有尊足者存。出處用舍。行之以天。夔憐虺。虺憐

蛇有足無足一足多足皆無與於其數者則非病所能困矣。驅之以文一問一答忽作肝膽楚越之疑而生平所歷險夷之境與夫宅心之正服官之勤不覺從解嘲中一齊揭出。罔兩與景本自相須亦能相信恐海內再求此副知己不可得也。夫子以足故爲文以傳而足亦以病故與文俱傳支離擁腫何遽不爲無用之用豈非幸乎。問也答也彼此無不可以相忘矣。

題吳右廉讀書賦

人有詩書之氣方不俗。蓋俗之爲病最苦而氣之爲義最微。市井駟儈相與聚談一涉入詩書成語其爲俗尤覺增倍。士人寢食於詩書者無論抗談古昔辯析經史卽終日隱几抱膝或向稠人廣坐學爲市井駟儈俚語瞋目攘臂無不超然自遠何者詩書之氣有不可假也。吳子右廉偶訪余於武林客邸余雖未悉其生平而一種詩書之氣撲人眉宇昔許高陽不識孟嘉而得之永興道上於何知之此意豈易爲世俗道乎至其所爲讀書北郭一賦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謔此其所以爲右廉也歟。

蔣曠生伴鶴唳題辭

西湖爲林君復放鶴故處。向有鶴子梅妻之說。千餘年來。遊賞憑弔。間猶以爲有餘韻存焉。孤山命鶴爲子。則能代傳高風者。惟鶴鶴其孤山肖子矣。浣花主人今日之林君。復也。自茂苑入杭。爲汗漫遊。有買鶴飯鶴詩十二絕句。清新悲壯。如華亭鶴唳。迥異凡響。固爲鶴寫照乎。抑借鶴自爲寫照也。夫鶴旣名之曰仙。乃以身售人。而待豢供人玩好。大有類於不得志者之所爲。惟得賢主人以爲依歸。亦可無恨。浣花公行同野鶴。儻然有出塵之姿。若持此詩長吟西湖頭。以當高山十日之哭鶴。當舒翼起舞。引吭悲鳴。

以謝知己。欲問主人與鶴。是一是二。待浣花公乘鶴而飛。或化鶴而去向三島十洲中索解矣。不特留餘韻於故處。與孤山命鶴爲子同作千秋佳話也。

題茅子純贈言冊葉

戊子歲。吾閩被寇經年。余已廢學。旣而受知於茗水閩中。介先生因復發憤。下帷惟是性耻干謁。鄉薦後。詣謝之外。不復繼見。然先生每於稠人中。必詢及余。迨歸。茗猶寓書。訓勉。余亦未能卽答。先生終不督過。是余於先生知己之感。又不僅區區文字間也。閩變之後。余避地西湖。凡舊識。

中有貴顯者既不復知有余余肩戶讀書亦不復問有貴顯爲余舊識者甲子冬先生嫡甥茅子于純訪余客邸促席間如覩先生眉宇欣而且慨于純能紹家學工詩文爲當世名公鉅卿推許各有贈言并持見示余以爲當今仕藉中人別有應時急務文章聲氣不堪喫著以故年來誓不敢與貴顯相通問今讀贈言則當世名公鉅卿猶知有負才不遇落落風塵之茅子文章聲氣或不至漸滅殆盡余又不覺自愧其福也雖然丈夫當鬱鬱不得志時遇一知己卽屠沽負販耕牧漁樵輿隸丐乞無不可與撫肌誓臆定生死之交毋論名公鉅卿亦不待以言相引重於外矣余當買舟入茗拜先生墓下以此意痛哭而問之

羅補菴傳畧題詞

廣陵羅子補菴好氣節善屬文爲余庚子南闈所得士主司抑置副乘旣而以恩選入雍就試北闈壬子復中副乘遇而不遇者再可謂數奇也已次年試於吏部得邑令需次十稔復求改授亳州廣文謂可以沾微祿且得讀書預試也乙丑制當黜陟天下庶職羅子以不得於州牧竟以有疾署下考報罷因而貧困日甚余至廣陵得晤於邸涔

涔涕下曰小子精爽强健若此乃以疾黜耶且出其所著
 傳畧相質余矍然數之曰諱子何言無疾乎子木彊自矜
 不能脂韋俯仰偃僂事人此遽蔭戚施之疾也子沉默自
 晦不能譁張噂沓諛佞悅人此瘖啞之疾也子剛直自矢
 不能見人喜怒而移聞人毀譽而改此聾瞽之疾也子廉
 隅自好手不能攫下以奉上足不能避寒以趨熱此孿跛
 之疾也有一於此皆可以獲罪取黜况兼之耶幸而僅為
 首藪散員猶得林泉終老倘以科第通顯或遽縮百里之
 符將不止於報罷且不待考績之期而早署為下考矣即

謂前此為附贅懸疣今日為決疣潰癰亦未為過州牧乃
 善視疾者可賀也又何悲為羅子笑曰有是哉先生九折
 臂而為良醫矣遂書其言於簡端相與歎息者彌日

題龔華茂傳畧

吾聞當國初時山海寇氛頻仍健兒驕悍為暴士民無所
 倚毗官茲土者莫敢過而問之八郡皆然獨西泠龔公華
 茂先秉鐸於浦城繼分符於順昌其教澤治績皆卓然可
 紀余嘗往來二邑迄今父老猶尸祝勿替洵二邑士民之
 幸也及余移寓西湖得讀公之孫藻藁所撰行畧知公大

才小用復以憂時卒於官其子延升公徒步奔喪觸暑而繼殞於署。娶媳胡氏撫兩孤備極艱辛俾克成立嗚呼其可哀也已。余謂人生樹立大節本乎其志非閱歷之境所能預故有負才而不遇遇而不獲盡其所長或值天倫變故死於顛躓無以盡年。生於孤危傷心獨力類皆人生之不幸。然出處之間。藝倫之內。碌碌無所表見。縱早致通顯。席豐履厚。壽考娛樂。以終其身。譬則軒中之鶴。園中之鹿。無關於世之輕重。亦未始非有志者所憫惜也。茲華茂公之能為良吏也。如此。延升公之能為孝子也。如此。胡母之

能為節婦也。又如此。其樹立大節較然不欺其志。使當吾世。或有一於是。亦無不可以矜式。末俗傳諸無窮也。况迭出於一門乎。藻藻二子能述其事。闡揚先德。余又羨華茂公之有孫。延升公之有子。遂書此以弁其端。併以示浦城順昌士民。知當日之幸有公者。今且為公幸矣。

王丹麓廣聞錄題詞

盈天地間一氣而已。人物悉由氣機消息。其中所謂造化也。然氣之積發不一。而機之運轉不齊。有常即有變。乃自然之理。迨變之極。而氣機忽停。則天地亦陷墜。與人物之

消息無異。卽邵子所謂一元是也。故歷代史五行志所載。雖奇詭百出。有識者皆可以造化之氣機辨之。非全不可究詰。若折衷之以理。大約人物之氣無晷刻不與天地之氣相接。人爲萬物之靈。其所以宰此氣者。心也。故世道之治亂。皆起於人心。如三代以上。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鳥獸魚鼈咸若。伊誰致之。迨世風日下。人心之變。尤甚於五行志所載之物類。鬱蒸舒洩於兩間。漸以成氣。因漸以成形。猶山川出雲。膚寸萬里。於是天垂異。地吐妖。出於機之不容已。亦自然之理也。彼有明三百年中。如奸輔權閹。芟夷

正士荼毒。生民未易僕數。余以爲卽廟堂之妖孽。京省之氛祲。乃必欲執物類之變。而一一徵其事。應可乎。孟子言治亂而歸本於正人心。是卽吾友松溪子廣聞所錄微意也。人生短景。且拘方隅。不明於造化氣機之說。卽晦朔春秋。蜀日越雪。未嘗不以爲異。讀者但以見怪不怪之意。通之知其然。又推其所以然。卽謂是爲窮理之學。且有關於世道可也。豈僅廣聞已哉。

題東臯艸堂詞集

填詞乃樂府之變。爲元曲所自出。大約以刻畫精工。斌媚

旖旎者爲絕調。雖爲詩之餘。而氣格則迥別。故先輩謂草堂詩餘。不宜常置案頭。使人骨靡。然宋明理學。忠節諸公。亦往往有所著。蓋世遞變。而情有必趨。不能自己。其骨之靡不靡。則存乎人。非有能使之然也。西陵詩詞淵藪。在今日。爲尤盛。余初抵此。嘗與二三巨子。覽勝探奇。徵逐倡和。曾幾何時。乃垂老抱疴。逸致索然。俱盡。每當花晨月夕。不能無撫今追昔之感。徐子東臯。工於詩。余與定交。醉心已久。曾序其集而傳之。茲復持所爲詞見示。皆與其戚族周子南山。徐子龍門。倡和成帙者。其刻畫精工。斌媚旖旎。令

讀者一往情深。西陵雖多詞人。以三子鼎峙。其中湖光山色。不尤別增勝概乎。余請以諸闕譜入管絃。使伶工佐以曼聲檀板。雜奏於六橋三竺之間。余當策杖過從。如聆鈞天之樂。霓裳之曲。不知置身何地。將逸致橫生。余骨久靡。反可復壯。枚乘七發。不資刀圭。而後知三子之善移我情也。請以質之東臯。然耶否耶。

停雲草題詞

詩之理。通於畫。畫中意態不一。以得其神情澹遠者爲工。若專事雕鏤絢爛。一覽之餘。索然易盡。雖工不足道也。雲

間沈子凝峙學聲詩而好爲山水遊所至輒與賢士大夫
贈答咏懷以餘閒旁溢爲虎頭滄洲皆不事雕鏤絢爛超
然有別致余讀其所著停雲草歎曰此陶孟之階也陶孟
不以畫著然人讀其詩如置身山水間烟嵐變幻葭葦蒼
碧鮮不觸目移情相其操觚時意態甚暇相遇以天以澹
遠之神情不可力致也宋元君得畫史覘其解衣盤礴歎
爲真畫者凝峙已見大意其作畫也有得於舐筆和墨之
外而以通之於詩其爲工豈易量哉

愁城考題詞

余嘗謂張平子之四愁不如榮啓期之三樂以其可富而
不可貧可貴而不可賤也吾里鄭生子唯所爲愁城考平
愁城碑及愁生傳乃逐貧送窮變體以文滑稽古致參錯
而其志之悲壯過之然人生在憂患中無分窮達周公恐
懼尼山悲憫庸有二乎若僅爲身謀情與境遷則貧賤能
移之人卽富貴能淫之人蓋忍痛難而忍痒尤難也愁城
千萬里余以爲不煩王師請假道於孔顏樂處傳檄定之
由是而爲愁生者可富可貧可貴可賤亦不必介然致辨
於行藏矣鄭生將用世功名之地學問存焉宜有所以自

處者於是乎言

問田集題詞

蔣子陸諱宣壬辰會試中式乙未殿試

余與蔣君子陸同舉於鄉因悉其爲人力學工文澹於利祿視流俗齷齪皆漠然無足當其意今追數之蓋四十有六稔矣時吾郡得雋者計三十三人其中不無榮登右職炫耀流俗耳目厥後相繼零落殆盡甚至閭里間或不能舉其姓字余雖僅存客處老病碌碌不足齒數而子陸則猶有其文炳蔚陸離可傳於世夫文存則人存以其精神可以照耀千古不容磨滅其所不存者形而已耳形總歸

於盡就既盡之後觀之朱門懸薄亦何擇焉記余嘗勸子陸謁選子陸自顧不合流俗一笑而止及余既仕常執鄙見與大吏忤亦以不合流俗故也仕而必合流俗尚可仕耶嗚呼子陸有早見過余遠矣獨文乎哉今讀茲集愛其文因追憶其人不覺爲之廢卷三歎

題蘇爾宣印畧冊葉

余少好書法欲窮古今六義八體之變聞人藏有法帖必多方購閱卽至山陬水澨篆刻故跡亦輒梯航取之手摹一冊嗣持以示人罕有解者余笑曰此朱泮漫技成無所

用其巧者也。遂棄去不復道。眉山蘇君爾宣精於六義八體之文。其神明變化。集古人之成而自爲一家。凡見於篆刻者。久爲海內鉅公賞識。輯成一冊。顏曰印畧。余相其得心應手之妙。無論世俗雖賞識者。恐亦未必能盡窺其奧也。然余嘗謂藝事之精。如運斤削鑠。操舟屠牛。人不能及。大約皆有用於世。以資其身。至於痾僂丈人之蝟市南宜僚之丸於世。本無所用。猶好而習之不已。要知古人寄意別有所在。朱泮漫巧無所用。正所以成其大用。余何足以及此乎。爾宣少年避仇。迹跡而寄意於此。遂精習於此。是由技以進於道也。藝事云乎哉。

嚴視公印章題辭

古人稱河出圖。洛出書。而圖書之名以起。其實龜龍所負。皆取其點畫。原無文字。是書亦圖也。乃後人稱圖爲畫。稱書爲字。似失之區別矣。古人字畫之傳者。率用款識。刻篆爲之。以示不忘。乃後人卽以款識爲圖書。又失之無區別矣。此雖不足深辯。要之刻篆爲款識。非研古文八體之變。亦未易擅其長。故凡業此者。往往輯有印譜。與古人字畫並傳於世。鹽官嚴子視公之遊杭也。余讀其詩句清絕。因

併賞其字畫悉臻工緻而余友吳子寶崖數爲余述其刻篆之精獨探古文八體之變余謂視公之多藝如此持以行世必傳何疑然以視公英年積學當大用於世字畫刻篆特其遊戲剩技耳昔王右軍經濟之畧以字法掩諸葛武侯丹青之妙以功名掩均之一傳一掩與其爲右軍也寧爲武侯視公必有見於此將來之傳於世當別有在不在徒恃此區區也

題唐長孺摹印篆文

自秦廢古文更用八體而摹印乃其篆中之一耳諸體不相爲用也至甄豐刊定六體則篆所用甚廣又不止摹印一端矣魏晉以還古今篆隸凡數十體皆因事生變各以其意爲之蕭子良亦不能盡辨其所自出且謬誤相沿不可究詰如李斯猶以束爲宋蔡邕猶以豐爲豐蓋以辨之者少因無有專而習之故也余二十年前頗有志於此曾以三十二篆書心經一幅終卷無複用者然皆僅取其形似摹而得之至所云方圓流峙經緯昭回諸變則逸若河漢不能稍窺其津涯焉烏青唐子長孺嘗持所作摹印篆體數及余門而吳子寶崖且爲之請余慙寡學無以相益

然唐子方妙齡而用意之勤如此若朝斯夕斯坐對於索靖之碑嘔血於韋誕之帖未必不大有得於此昔李陽冰欲爲唐立石經於明堂不能遂其志今當聖天子右文之時唐子若出其所專習必有能辨之者他年得遂李陽冰之志垂爲一代不刊鉅典洵千百年來盛事不但如句中正獻八體而授官已也余知唐子當有以自勉矣

題如文上人募疏

癸卯

如文上人爲余梓里與金陵守陳公舊識數千里來詣欲募一容膝之所以資焚修余適以訟案滯金陵因歛余門

而請序有友笑謂余曰浮屠言明心見性普度衆生其宗旨旣深而願力尤弘趺坐合掌之間遽思了此恐未易言惟當世宰官肯爲生民造福一言一事皆可以措世界於蓮花如是卽謂當世宰官爲肉身菩薩懸幢擎蓋以爲供養亦未爲過顧迺爲浮屠化緣興作功德何異騎驢覓驢真可笑也余曰宰官造福生民談何容易若金陵守陳公先在吾閩當兵燹之餘而能拊循休養或庶幾焉如余五載新安宦海浮沉日作牛馬走又率以狂直忤人濱死者數矣政如苦行頭陀募化鍋頭飯爲施主作供佛功德草

鞋○着○破○日○爲○白○眼○者○呵○叱○推○罵○卽○欲○求○片○刻○坐○蒲○團○作○自
了○漢○亦○不○可○得○况○敢○言○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乎○在○予
今○日○政○不○得○不○乞○靈○於○丈○六○金○身○先○以○慈○航○渡○余○出○大○地
之○火○坑○以○入○化○城○也○朕○欲○出○余○於○大○地○之○火○坑○以○入○化○城
非○丈○六○金○身○之○慈○航○必○不○能○渡○卽○謂○渡○余○者○爲○肉○身○菩○薩
懸○幢○擎○蓋○以○爲○供○養○未○爲○不○可○也○造○福○生○民○之○說○非○爲○余
言○矣○今○如○文○以○飄○朕○世○外○之○身○緇○衲○芒○鞋○似○已○置○身○化○城
此○余○所○願○望○而○不○可○得○者○顧○謂○火○坑○中○人○謀○一○容○膝○之○所
是○何○異○向○饑○鬼○以○求○食○然○非○饑○鬼○又○不○知○食○之○津○津○有○味
如○此○則○余○不○得○不○奉○告○諸○君○子○同○爲○謀○一○容○膝○之○地○與○如
文○作○化○城○也○而○喜○捨○之○功○德○自○爾○同○入○化○城○矣○諸○君○子○必
以○余○言○爲○朕

題迴龍山募疏

郭景純劉青田之說儒者不道朕其理實不可沒韓子曰
清淑之氣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新安古文
獻之鄉也郡之東南有迴龍山相傳爲文風所自明歛令
葉君病其稍卑建浮圖於上以增其勝爲都人士遺愛而
祠立焉浮屠師知循從哦耆來卓錫於此靜修有年嗣拓

其址爲寶檀宮恍如雁塔猴江大地湧出居狀莊嚴法界
與紫陽諸勝並峙獨其山門未舉殊有關焉丁未夏師謀
爲彌勒殿永鎮而屈於力余因減俸爲倡庶幾以琉璃鏡
平佛所立於巽方當六邑水會筮之當得渙焉風行水上
文之象也清淑之氣盛而不過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布
施功德爲鄰虛塵爲恒河沙則在都人士之願方何如余
與知循惟藉手以觀厥成焉

汪舟濼蘊空詩集題辭

西泠汪子舟濼工詩文偶持所著蘊空詩集質余云苦病

而作也其中多悟後語夫因病得悟又不可謂非病之幸
矣余以爲苦病妄也卽以病爲幸亦妄也大地山河本一
病區佛說生老病死向五濁惡世中度生開方便法門稱
大藥師丈夫入世出世當知鼻孔撩天脚跟踏地把現前
七大五陰六入十八界一拳打破跳出病網爲苦爲幸何
處安著今舟濼以蘊空名詩也將謂空時尚有蘊耶抑無
蘊耶若有蘊者有卽非空若無蘊者蘊旣本無空亦不立
則病者誰耶病病者誰耶病病而求不病者誰耶佛說蘊
空卽非蘊空是名蘊空請重宣其義爲說偈曰我當未生

前云何得有我若還無我者我病何自生凡生皆病物寒暑與飢渴恐怖及煩惱顛倒雜思慮如人體調適自殘作瘡瘡但知本無生諸病盡霍然常以病時心閒觀一切法非蘊亦非空再讀蘊空集

題周雨文聽鸚圖

盈天地間皆聲也比竹衆竅人習聞之天籟則無聲之聲其所聽熒耳病者謂牀下之蟻聲如鬪牛余以爲此非眞病乃世人多病聾者反以不病爲病也千古文章勒在簡編而韓退之統謂之善鳴簡編不能語烏從而聽之乃知

聲生聲滅俱不離吾聽根雨文長於聲詩會心天籟聽鸚寫照實自聽其倡和之原本於無聲之聲不然鸚春鳥也時至而鳴時過而老時盡而止此後何所寄其聽乎余故知雨文所聽常在鸚之外矣

書胡半菴寫經傳後

半菴諱文柱曾患人面瘡寫經而愈

胡半菴寫經本末人多怪之及讀諸名公傳序言之甚悉且寫經至千二百卷古未有也半菴願力若此其消滅無量罪孽成就不可思議功德俱未爲過獨疑盧昭容受害雒陽宮無所考據半菴患瘡之時以瘡口有弒昭宗一語

遂疑夙劫爲朱溫傳序中亦有辯之而未詳夫人身最難得也○以溫之罪大惡極若論因果雖經無量劫豈能得半菴此身卽倖得此身矣○豈能居縉紳之列且賦性聰穎精於書法乎○若謂溫之世歷今旣久冥報已盡卽不應獨留盧昭容一報也○若謂昭容卽昭宗昭宗爲君被弑索命於臣豈不名正言順又何待假托一無名女子也○按唐史朱溫遣判官李振與蔣佺暉朱友恭氏叔琮謀弑帝佺暉選牙官吏太等百人夜叩宮門狀則弑昭宗者雖出溫謀實太手刃半菴殆史太等百人中之一乎肆毒宮門刃及盧氏寃各有頭耳特辯之以俟後

書郭二傳後

予同里高雲客作義僕郭二傳○從其主福清郭大謨避亂居沙縣死賣薪傭庖贍其孀孤三十年受笞箠不去與楊升菴所傳徐氏阿寄頗相類然阿寄善心計能爲徐氏致巨貲婚嫁其兩子女齋聘皆千金郭二則惟朝夕盡瘁營錙銖以供饗殮所遺兩孤一天死一病廢卒無嗣續其勢尤難其心更苦也李卓吾謂阿寄若事君親必爲大忠純孝余以爲在國有再造之功在家有幹蠱之能此阿寄所

以爲忠孝也。若郭二者處於亂離轉徙之餘，猶國已亡，家已毀，惟盡其力之所當爲，不以無補於君父而遂已者，其爲大忠純孝一而已矣。嗟乎郭二，乃人奴耳。世俗詈人動曰奴材，而受詈者亦甚病之，以其賤也。然郭汾陽稱其子曰皆奴材，史載汾陽八子悉爲朝廷美官，豈得爲賤乎？謂凡役人者爲主，役於人者爲奴，君臣之謂也。上下之間遞爲君臣，則遞爲主奴，貴賤亦無定位耳。汾陽之意以爲其子之材碌碌不能自斷，僅可聽人指麾，非謂其必當爲僕隸也。今郭二之爲人奴，其材實爲大忠純孝，良貴無有倫比。彼負恩反面之徒，執紆青拖紫爲貴，乃竊竊然詈賤者爲奴材，則又郭二之所羞也。

書李丐傳後

古之隱者，或醫或卜，或釣或耕，或屠或沽，或樵或牧。至於傭保極矣。墦間行乞，世人所恥。卽如五鹿載塊，吳市吹篴，乃英雄失路，屈辱一時，非終其身於此也。余友毛會侯作李丐傳，稱其能詩，往來江漢三十載，不著名字，是欲終其身而隱於乞矣。至謂捕鼠生啖之，或納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似稍涉於怪幻。大約佯狂垢污，條然物外，以爲儒生

無書卷氣以爲僧伽無香火氣以爲道士無符籙氣則固
昭然在人耳目間也豈真丐乎嗟夫奔走權門昏暮乞哀
爲富貴利達計者方謂之真丐李丐直寄焉以視此輩之
晝伏夜動亦猶鼠耳顧安得捕鼠之手盡捕得此輩而生
啖之以免其分布內外上下互相生啖乎是有激而爲之
以見意猶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術示楚可以報秦
也賢者之意不可測往往如此卽不謂之怪幻豈過哉

書劉覺岸黃山賦後

乙巳

洋洋纚纚幾數千言黃山諸勝彷彿若列坐側雖研京十

年練都一紀何以過此余披讀之次因不禁道朕有感也
徽城距山僅百里耳且晚命駕可登余以七載宦徽三遊
而三不果豈真山靈厭見俗吏耶朕謝康樂伐木開徑羊
叔子欲其百歲後魂魄猶登峴山彼獨非宦乎何以爲此
則吏非能俗人人自俗耳夫宦者有簿書鞅掌之勞雖或
有登臨之志往往以先公後私之故留爲有待此誠勢之
無可如何者乃冠蓋客子於數千里數百里之外有言三
十六峰之奇輒勃狀負笈而來若不可遏及間關抵此一
覲俗吏之面又不過信宿市肆中營營作歸計久則驅車

而返其探奇覽勝之舉不特無有行之亦無有言之似以
山靈之貴反不如俗吏之賤尤可怪也近先生從白門命
駕來訪章宗季余得幸見眷宇飄飄乎有出俗之姿聆其
言超超侘著時已信先生之能遊黃山也別旬日果遊以
歸作賦見示益服先生之能遊其才其學又能不負所遊
也余讀先生之賦而遊志益壯或不使俗吏久見擯於山
靈則先生其啓我歟而世之讀此者卽不能遊其諸勝彷彿
坐側亦可以飫聞而厭見較之負笈而來徒與市肆中
作緣驅車而返者亦遠矣

贊

重刻朱文公像贊

有引

夫子原有石刻舊像傳自有明萬曆年間歲遠漫滅裔孫
烈重開生面付錢以垂永久屬余爲贊余思夫子以徽籍
而始終於閩余生於閩而理徽最久兩地相遭信非偶然
烏敢默然而已第讀夫子之全書輒生向若之歎又不能
置一詞惟述其嚮往之誠以見願學之志云爾
紹先開後絕學在閩從容沉潛實踐於身哲人雖遠羹墻
可親讀書論世如見其人大小二像何資拱辰千百年來

服教畏神道與之貌萬襖勿湮郭拱辰為夫子寫大小二像逼肖夫子有序送之

童半顛存影贊

嘻嘻嘎嘎此相何來也天地為爐造化為冶古往今來只是箇塵埃野馬莊周何真蝴蝶何假且看現前翠竹參差流鶯上下日向石上胡牀科頭蹠蹠握筆憑几瓶茶自瀉七十三年如一日那裏管來春去夏顛耶非耶半耶全耶箇中誰能寫君為顛處士我為癡道者相與拍掌大笑問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唐濟武小像贊

容寂顛顛浸淫道腴條然侗然與天為徒追惟三十年前蕉鹿夢幻已相忘乎故吾只贏得文章天籟隨地噶于丹經貝葉皆其註脚自符斯人也目擊道存不可容聲是謂之真儒

許裕卿故像贊

穎陽之裔精於醫術作頭陀策杖之像

儒耶釋耶公輔名家學兼金匱一七法明鹿苑三車既遊心於淡泊遂薄視乎榮華但留覆額短髮被體袈裟且看這手中拄杖子如何把虛空打破露出面目無差若論畫工筆下尚隔恒沙嗟欲知先生向何處今日黃峰頂上清

抱奎樓選稿 卷之五
風明月未遐

葉林屋倚巖垂釣像贊

何○方○漁○丈○人○到○此○投○竿○倚○巖○鵠○立○大○不○為○任○公○巨○縮○小○不○
為○詹○何○剖○粒○想○生○平○看○破○營○營○世○網○往○來○爭○鉅○半○作○枯○魚○
過○河○之○泣○因○拋○下○切○雲○冠○着○上○青○莢○笠○且○放○眼○長○江○大○河○
風○行○水○面○一○部○大○文○章○與○胸○中○吞○吐○出○入○鱗○耶○魴○耶○無○心○
計○及○吾○不○能○定○其○為○人○大○抵○是○尺○蠖○之○屈○潛○龍○之○蟄○
楊○履○易○垂○釣○濯○足○像○贊 舟中載書籍水
其○濯○也○不○為○污○其○釣○也○不○為○魚○其○載○也○不○知○為○何○書○其○行○

也○不○知○其○所○如○浮○游○虛○舟○中○俯○仰○大○塊○悉○等○之○易○衰○之○蒲○
柳○易○謝○之○芙○蕖○吾○以○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而○以○南○邨○濂○
溪○為○比○猶○屬○拘○墟○

癸卯小像自贊 時年三十有六為黃冠之服

蕭○蕭○葦○髮○暗○中○催○三○十○六○年○一○夢○迴○世○事○浮○雲○今○已○矣○
然○獨○步○問○天○台○知○此○身○何○處○來○卽○尋○去○路○不○須○猜○天○門○出○
入○夫○何○有○好○把○無○生○立○鏡○臺○戴○緇○笠○著○芒○鞋○御○風○而○反○任○
徘徊○烹○芝○煮○石○亦○多○事○赤○水○珠○還○自○有○胎○

丁巳小像自贊 倚牀獨坐沅兒從傍執書問字之像

不知天地之內何故有此人不知此人之生何故當此時
讀書不適用於入世不合於宜五十年來拂亂顛蹶愈出
愈奇今七尺之外僅剩牀頭問字八歲雛兒我亦無所貽
但道立身自茲始慎勿學乃父之癡

戊午小像自贊

科頭跣足之像
是年余出閩矣

呵呵此老是誰耶也會芸窗挾策也曾上苑看花也曾南
郡明刑也曾中澤無家今日科頭跣足任行海角天涯先
離東冶後棄富沙舉目山河大地縱橫不盡烟霞我疑此
老何能爾想是胸中必有一部南華

柴岸公畫鷹贊

為獨立向日之像

高啄昂頭這般面孔誰敢向前相共此心惟有太陽知且
養就冲天翎誓不受臂鞴調弄但候秋風忽動摩空奮勇
把大地中窟兔城狐攫噬無遺種方留得直道在世間快
休題不如鸞鳳

獻花巖靈龜贊

有引

丙午冬十月家玉翁卜葬其室於獻花巖鋤地得龜徑圓
如片掌背高聳而文甚稠其板則前後兩片自能開闔左
右腋皆白色目角各有金紋半寸許甚以為異屬余為贊

抱奎樓選稿卷之六
余因其有志金丹之學假象寄意不但為靈物寫照也
封屬離明象應佐武水火合形胎息於土肇育何年莫知其數不榮臧孫之居不辱余且之吾天生神物不終秘一朝時至為天祐羨君碩德卜佳城大寶離塵等間取奇為背偶為肚陰陽二物全一身黃芽近在目前吐亦曾養就白鴉翼左右循環分子午古言洛書本天錫是物最靈何易觀借君筆為君譜世世枚卜作元臣壽媿龜年閱衆甫

抱奎樓選稿卷之六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瀕水訂

記

男 沅芷之

姪孫秉柱常礎

全較

一拂祠記

宋鄭俠號一拂先生

一拂先生有祠於清涼山之麓相傳為先生讀書故地攷

西塘傳志祠建於嘉定十四年久已廢圮金陵焦公倡為

重修致祭吾郡臺山葉公記其本末甚悉先生出處大節

世莫不知祀典當膺無待論已獨是先生籍於福州竄於汀州留於英州仕於泉州則非始終於金陵可知何金陵人士獨景仰之深而巋然俎豆於茲百年如一日也噫以先生能不負所學也夫人屈首受書或不無慨然以忠節自許及一旦得志則利害之見乘之不曰分不當爲則曰時不可爲而已先生不過一監門小吏耳乃熙寧中前後曩封匪牒不一而足其間言朝廷言宰執言兵事言官禁卽一時之人或目爲狂或斥爲訕以至竄逐流離濱於死而不悔其爲志亦可悲矣吾讀宋史本傳稱其隨父江寧

閉戶苦學則知當日瑞像閣中尚論揣摩有得學術之正死生以之用能致此後之人景仰先生登讀書之堂挹其遺風而忠節之氣當有油狀而生者其俎豆先生於清涼故地有以也余同里諸先輩曾捐置有屋僦租年計所入以爲修祠支用其春秋二時例有公祭牲醴雜費皆取給焉但沿襲日久董其事者未免等于具文而蘋藻之供過奢臬幕同安陳君議著爲額以光祀典余從其請敬酌致祭之儀彘首一羊肩一鵝一雞魚各二菓餅共五簋旣畢獻佐祭者同飫餽餘免其別治宴席以滋糜費庶豐於神

而約於人。永杜冒破之弊。則廟貌常尊。馨香勿替矣。陳君請勒之石。因作歌以祀公。詞曰。

宋法變兮民流離。公於時相兮曾受知。欲抗言兮位卑與。其負國兮無寧負。師丹青入告兮回天怒。福建子兮有何相誤。直道兮難行。蕭蕭一拂兮歸裝輕。我羨公兮進公酒。千秋萬歲兮公其受浩氣長存兮。天地間靈旗宰宰兮。清涼山問公讀何書兮。能如此一拜高風兮。頑懦起。

王半山嘗書福建子三字于几指呂惠卿誤已也鄭先生福清人出于半山之門

新安古放生池碑記 丁未

郡西古放生池。昉自宋。歷明不改。載在歙志。頗悉萬曆中。歙令江右劉君。暨碑池畔。歲遠湮沒。余詢諸父老。得其遺文。所云石梁研池。有關形勝。毋許居民採捕其中。大哉其為言也。獨惜其引孟氏數罟之說為戒。夫洿池之畜。本以厚民生。因以遂魚之生。故僅禁其竭澤之取。非如放生池之尺鱗寸介。皆出仁人之响。濕濡沫其始。本不能自遂其生。而待人生之者也。生之者誰氏。則魚為誰氏之魚。利人之有。而取之。其名為竊。不得以洿池比。余用是重有所感矣。魚之生。或卵而腐沙渚之間。或弱而餒巨鱗之吻。迨幸

而長矣。或誘於餌，或陷於筌，故在肆而枯，在釜而爛者，比比也。乃有人過焉，不忍待其死而爲之巧，其生贖而放之於池，非不幸之中有大幸焉者乎？今新安片土，素稱輿區，年來兵燹流亡，追呼轉徙，十不存一，猶是魚也。烹鮮者果有其人，余爲斯民幸之，當不特爲池中物請命矣。

遊雨花臺記

癸卯夏五朔，余方客報恩蘭若，偶與二友緩步雨花臺，謁方公墓，公二忠烈祠，畢箕踞長嘯，見地上小石青碧紺赭，取翫而擲之，旣而二友登木末亭，余從其後遠望長江，一帶迴繞天際，舟小如葉，相錯往來，明滅異態，衆山環侍，其下風搖樹巔，聲颼颼，狀疑從地起。因辨李青蓮所謂三山故蹟，憑吊千古，余心樂甚，倚樹而歌曰：白雲冉冉兮襲人衣，萬里長空兮鶴孤飛。古人旣往兮山亦老，一笑峰頭兮拂袖歸。二友悵然曰：何言歸之易也？宗少文平生所履皆圖於室，以示不忘，况各勝當前，遽忍去此？余曰：子知名勝無定在乎，各勝不能自語，必待人之見而稱焉。彼遊於山者，以水爲勝，則水面之方舟縱橫出沒，皆勝也。而遊於水者，又以山爲勝，仰觀懸崖絕壁之上，行人繡錯如蛇盤如

蟻聚當必有流連驚歎以為奇觀者若狀則吾與子皆勝
中之一物勝中言勝猶夢中占夢無非妄也山林朝市一
有繫焉相去幾何試於子夜清齋獨自無賴返而思之其
無盡藏不可思議之况其勝在彼乎在此乎果明乎此歸
已後矣二友相視而笑連袂下亭遂退而為之記

古璋記

甲辰

有遺余片玉長三寸廣一寸厚半之背平如砥砥其面鏤
有圻鄂謂余云此周時瑒璋得之古塚者有血斑可辨誠
三代法物也余曰子貴之乎攷瑒璋制長八寸為半珪之

形上偏銳而平下今小而不類如此其為年久刻敝或不
可知然余聞玉潤而不汚其精者炊以爐炭三日不色變
塚中屍血何以沁入且屍久則朽未聞有血者即令有血
可以沁玉亦何貴之有記曰人死斯惡之故臨喪以桃菊
被除不祥以為貴是纍纍丘壤中髑髏骸骨皆可供几席
玩好也抑惑甚矣若徒論其物之古也而貴之奚必於是
舉目前之日月山河虛空野馬有一不與天地竝生者乎
其為古孰有過此雖以高辛之鐙燧人之鑽神農太昊之
琴瑟猶有方新何論三代又况未必三代也遂歸之

石蟻記

甲辰

几側磁盃徑尺餘注水四升置奇石高一尺八寸玲瓏噴
玩突者窟者紆者迴者偃者仰者若有萬丈之勢上植松
檜皆寸許有枯幹懸蘿俯拂苔蘚傍樹薔薇枸杞石梅參
差繡錯近水則蒲草菰茂翠鬱掩映中有蟻垤二穴羣蟻
常緣石上下往來細如獨繭諦視乃見童子曰若不窮其
穴而治之石且敗漚浮隱者曰嘻異哉環石皆水也蟻豈
能嗾其黨而渡以家焉况清幽寒邃又非慕羶者所宜近
是蟻之小不及常蟻之一臂猶人之焦僥氏非出中國之

產明矣余聞天地之初胎卵濕化皆一氣所生後始以其
種相禪以天地之氣靈也茲石也渾然一小天地有水有
土有草有木有陰陽有燥濕雖出人工安知山河大地非
造物者有意爲之則其氣非頑而不靈可知草之蠱木之
蝸水土之鼃蟻猶莫知其狀而狀况茲石乎夫山河大地
初未生人彼造物者必以爲彫喪索寞及人之生穴井墾
田開山伐木似皆有傷於造物而山河大地固自若也造
物亦未嘗必窮而治之今予不能忘情於蟻何見之不廣
也且天地之物大小一致自其大論之則無不大自然之小

論之則無不小蟻之生長茲石當以茲石為天地其盤桓登涉之餘慨狀自命以為天地之內無非已有設告以積水之外別有山河大地必笑以為狂斥以為誕若狀則天地之外豈無以世界為孟以山河大地為石以人為蟻者乎如子之見將以人有傷於造物而去之則吾與子亦危矣童子驟狀而笑遂釋不治

旅亭雷記 辛丑

婺源人汪而駭刃其兄而及其帑手斃四命讞者議置極刑京詳定矣順治十有七年秋審該邑以大鱸司巡檢章

文相偕二伍伯管解詣省候決中途雨甚同避旅亭忽有雷起自亭擊二伍伯立死文相燒廢半體懵然昇歸獨駭了無所苦迨旋邑再解以秋審愆期獲免余疑其獄有冤詳為覆勘駭又引服無詞且肆兇之時其兄劊甚未絕數經面質旬餘方殞允無疑情越次年竟以大赦減等改流陝西安置夫殺人者死法之公也殺一家非死罪三人罪之極也有是罪而王法所不及者則天刑及之又理之常也雷所以將天之威為天之長子故凡言天威者必曰雷霆是誅惡之義昭然有不可誣矣今駭之罪如彼即肆

之市朝猶有餘辜若倖漏於王法亦天刑所必加何者人有不明天無不明人有不公天無不公也豈有死期當及反戕數命而獨全之者哉假令官役被擊駭與俱碎猶可解之曰此囚上千天怒餘殃波及或不暇計也假令官役既擊之後肆眚之典未頒次年駭仍就戮猶可解之曰此官役已罪所招原不爲駭也如謂駭兄素行稔惡貫滿逋誅天乃假手於駭而其婦子則無罪也卽云有罪何難移是雷而遍擊之以示天罰必待死駭手乎如謂四命同在夙劫逋駭死債駭皆可以取償而管解官役則無預也卽

云官役別有死債當償亦應死駭手非逋雷債何又死於雷乎反覆思之不得其解或曰雷雖靈物皆陰陽相薄之氣所感其奮出之時未必擇物而擊如擊木石非有怒於木石駭之偶免亦適然耳天何容心焉或曰人受命於天之先已有定數有當水火兵刃之交而獨生者有在飲食牀第之間而獨死者駭不當死誰能死之或曰天之不屑屑介意者庸輩耳善之極者天欲藉以爲用惡之極者天亦欲藉以爲用安知天之全駭者獨無所用駭乎迨既用之後則厚其毒而降之罰此天道也或曰天道不可知顏

之天。陌之壽。伯道無嗣。秦檜考終。天之好惡。本與人異。千古扼腕。何獨於駭而疑之耶。或又曰。儒者言理。不言數。福善禍淫之說。謂福是善。善者雖死亦福。謂禍是淫。淫者雖生亦禍。漆園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其次之。若然。則駭雖生。而其心死久矣。可哀孰大。天實未嘗私也。余以爲數者。各持一說。皆非定論。此其故。非雷不能知。請舉而問之。雷。

自塑小像記 乙巳

杭人孫超倫。埴土象人。輒有肖者。以此擅其業於金陵。請

寫余形。獨不類。人皆訝其藝之不精。而不知卽藝之精者。恐亦不能寫余形而肖也。余行年三十有八。歷宦者七載。輒以不善逢合。獲罪常命。篆一圖章。以自嘲曰。天下第一癡人。則余之形。無一非癡。骨癡。態合而成之。非余自傳。必不能寫。顧安得癡如余者之工。命其埴土。以傳余像哉。夫孫超倫之爲人像而肖也。必能善觀人之俯仰。而得其神。善隨人之美惡。而求其迹。其用心。惟以求合於世爲務。而世固多觀人俯仰。隨人美惡之人。其氣味。自相投合。而爲像之肖之也。固宜。若余病癡已甚。不知事之通塞。時之變。

通以致禍害相尋頻年無已至於今猶敢以是非曲直據
理之談橫塞胸次是癡之爲病已入膏肓而不可療惟癡
識癡惟癡傳癡惟癡肖癡余當別求一工爲他人像而絕
無有類者或使爲余像而獨類也然此亦未易言也彼刻
雕衆形之巧無過於造物今試觀造物之生人皆畀之以
媚骨巧態以取容於世惟余以癡特聞蓋造物亦不肯別
生一人類余卽亦不肯別生一拳癡士以成余像非特造
物不肯別生一拳癡士卽士亦不願獨異於他士以自成
其爲癡也夫士聽人挺植俯仰美惡輒從人而肖之其本

來皆具一副媚骨巧態與余原不相類今一旦欲責其類
余亦猶士之責余必欲其類士其不能相強也明矣於工
人夫何尤乎設使工人萬一得余之癡骨癡態偶爲像而
類於余則像亦可分余之癡是天地內有兩癡人而癡不
能獨萃於余躬余必使埴天地內之士遍爲余像當有百
千萬億癡人存留世間而世之甘心於余者任其欲割欲
殺毀鬚唾面或不勝其煩而釋之則余雖癡賴以自免豈
非所甚願乎雖狀形寓宇內會復幾何百昌生於土而反
於土余縱有百歲之身亦不過數十年之後便無此形與

土自相爲一斯時以大塊爲璞造化爲工蟲臂鼠肝其爲
余形變相無有窮期若斤斤然執今日之余期其必類是
又一癡也茲卽以不類余之像呼之爲余亦無不可彼孫
超倫之藝精與不精又何待較哉

損齋記

乙巳春林子行年三十有八自署其齋曰損遂號爲損齋
居士。狀則損之義有說乎曰損與益爲對有二義焉一則
傷缺之謂一則減少之謂。余之號損也亦有二義焉其傷
缺之謂者乃益之而損也。余將以爲戒也。其減少之謂者

乃損之而益也。余將以爲學也。記余少好矜勝讀書務博
凡經子史而外及道釋二氏星數卜筮雜學無不涉獵粗
知人多詘焉。遂益自負以爲天下事惟吾意所欲爲耳。逮
旣壯而仕常慨然自許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爲人不當
如是耶。乃數年以來一困於同寮之蔽獄再困於奸人之
伏闕三困於墨吏之尋仇而此日之雄心盡矣。故堅則毀
矣銳則挫矣。此所謂傷缺之義。乃益之而損者。余將以爲
戒者也。然余致損之因實由於不肯自損之故。每以是非
曲直與斯世相較論及三經對簿而營營慕羶者皆請帶

請冠走險如驚。此時雖有賁育之勇，良平之智，無所用之。而後知是非曲直，果不足恃。雖欲不深自貶抑，不可得也。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此所謂減少之義，乃損之而益者。余將以爲學者也。若夫解心釋神，離形去智，老氏所謂損之又損，大易所謂懲忿窒慾，則減少之義，進於道德之鄉。余固有志焉，而未逮矣。作損齋記以自勉。

盜丐記

丙午

有丐攫金於市，市人執之以詣林子。林子數之曰：「丐且盜賤行全矣。」命左右笞之。丐仰天大呼曰：「天乎，冤也。世有不

丐且盜者乎？獨以賤行罪余，偏孰甚焉？」林子忿狀，作色曰：「有說乎？」丐曰：「我以貧故，不能自食，而求於人，得飽而足矣。人有金而不吾與，故攫之於市，有其實而不避其名，可稱俯仰無媿。吾雖丐，志士也。吾雖盜，仁人也。使世人僅如吾之丐，僅如吾之盜，而天下治矣。嗚呼，談何容易！」世人之爲丐也，獻媚乞憐之術，惟慮其不工。雖師罽犬吠叢，薄張岌馬伏道旁，不敢惜也。幸而結其歡，遂思固其寵，幸而固其寵，遂思市其權，揚揚然旁若無人，而媚態漸轉爲傲骨。斯謂之賤行，及其爲盜也，劫制鉤索之法，惟恐其不盡。雖糜

竺日輪寶庭郭况時奉高閣猶見少也乘人於便而不得
則擠人於危擠人於危而不遂則陷人於死拳拳狀惟力
是視而貪謀輒變爲殺機斯謂之賤行且不特此也以天
下之人由下而上焉皆遁相巧矣由上而下焉皆遁相盜
矣以一人之身俄而以盜之物而行其巧俄而以巧之故
而肆其盜是大塊盡播間宇宙盡萑苻將焉避之猶敢自
欺欺人不自命爲丐且盜反以責人之丐且盜斯全其爲
賤行矣吾惟不能爲世人之賤行故僅至於此若與竝較
雖志士仁人何敢讓焉夫罪有差等刑有重輕所以昭法

也君能取世之丐且盜而盡誅之乎吾將受笞未爲晚矣

舟居記

代陳麗東作

大地一舟也往來代謝則行旅之間津相禪無已浮生幾
何敢曰人涉耶否耶而况人事之升沉行止之變易旣無
有預期之卽預期之亦無術獨出於其外誠所謂譬如舟
流不知所屆者古今無不狀矣余少長海濱洪濤巨浪之
險靡不身歷旋蒙國恩叨授臬掾幸不羣身於吞舟之
腹計自茲以往宦海茫茫險夷豈盡一致乎江之南改京
爲省原無舊設官署不特臬掾爲狀前人僦屋而居秩滿

引去歷有年所蓋以傳舍本無適主獨任其勞而遺後人以安獨輸其費而遺後人以約似近於迂拙者之所爲但余而不爲誰當爲者因于乙巳之夏以三司公署內隙地請於當事傍構五間爲燕室計捐貲二百餘兩經營數月其勞其費俱未易辦迨告成視之檻楹相屬形侔舟製初不意其至此而竟至此夫以余迂拙之性不適用於若推舟於陸則此居誠爲余有也朕載舟覆舟之喻入官者俱當服膺不釋則此居雖爲余有實爲後此繼余者所共有也且不特此也作舟濟時者代不數見宦海茫茫自茲以往東西南北汎若不繫之舟余何能預期之卽預期之亦無術獨出於其外雖欲營營其間徒自取困誠不若虛舟自命以天地爲刳木時序爲運行聽其所止而休矣若夫藏舟於壑不遷於夜半之有力是非往來代謝者之所可幾余則謝不敏焉遂自署其居曰舟居且爲之記

二棄草堂記 丙寅

嘉善葉子星期宰寶應甫一稔卽棄官隱於吳門之跨塘築草堂內外各三間采椽不斲前鑿方池蓄金魚數十尾畦圃籬落雜蒔花竹桃柳遠望門外列峰如幃烟雲變幻

意態不一其堂後則疊石爲假山曲徑繆蚪登瞰闐闐雕
甍繡錯如置身千仞岡別構二小軒於上約可坐數人每
當花晨月夕手一編箕踞哦誦或與二三良友煮魚菽燒
筍蕨佐飲賦詩陶然樂也額其榜曰二棄草堂將終其身
焉余誼二棄之旨乃用李青蓮君平棄世世亦棄君平之
語余益服星期之命意遠矣夫人所具者材所值者時所
處者地皆不能有取而無棄齒者去其角翼者兩其足材
不必相羨也盛則衰往則復時不必相兼也犧樽非美溝
斷非惡社主非榮淖履非辱地不必相易也我之生也饑

而食寒而衣勞而息所需於世者有涯而世之可欲者常
無涯欲求盡焉必不可得反不如以世還世以我還我猶
可自適其適是我之於世常以棄爲取而世之於我亦常
以棄爲收也因廣其意而爲之歌曰棄之時義大矣哉俯
仰大塊兮野馬塵埃我生其中如擁腫之木兮幸不爲匠
石之所材或浩歌於斗室兮或散髮於山隈逍遙廣漠兮
心顏自開夕陽入兮岫雲頽理瑤琴兮上石臺遲素月兮
傾壺醅歸臥晚兮爐燼灰啼鳥喧兮清夢回此時我之爲
我亦無不可俱棄兮惟與物物者獨往而獨來

王有一還金記

丁未

歙人王有一以肩輿爲業服役於余老而無子蔬食有年人皆呼爲王齋公云順治十有四年余未履任時前官以罪被逮臨行持精金八鎰屬之齋公密瘞於蔬園溷側人無知者越二年前官死家復籍沒徙邊齋公盡出而歸其弟弟義之分畀一鎰不受余給之曰若婁人也精金八鎰重貲也匿之以爲利則居然一富翁何時食力於肩輿乎對曰小人命薄何以堪此康熙六年余罷旋里齋公辭入僧寺爲苦行執役余嘉歎久之贈以四大字曰真正佛子

寺僧聞之僉以爲過許余曰不然夫人最難自克者貪耳處富貴自克易處貧賤自克難以初念慷慨自克易以轉念改悔自克難欲爲名而爲之自克易不爲名而爲之自克難今齋公貧賤如此藏金旣久而初心不改如此以命薄自安不炫其好義之名又如此夫豈易得僧曰質美矣如眼不識丁無以爲學何余曰爲學者果以眼不識丁是病耶今夫高談詩書動以道德仁義自許謂棄萬乘如敝屣特齷齪者耳一旦畀以錐刀小利則揚揚自喜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卽與已絕不相及亦必包藏禍心圖而得

之。而。後。已。雖。天。倫。骨。肉。有。所。不。卹。此。何。異。敖。氏。之。狗。羣。聚。
戲。樂。有。骨。投。地。則。互。嚙。爭。奪。口。鼻。流。血。乃。其。高。談。詩。書。與。
道。德。仁。義。口。吻。固。自。若。也。倘。有。勢。不。可。得。如。爐。金。難。搏。隨。
手。而。刑。則。詡。詡。狀。矯。飾。廉。隅。以。盜。虛。譽。者。何。可。勝。數。以。是。
較。之。眼。不。識。丁。之。人。其。學。久。矣。僧。曰。佛。子。未。易。言。彼。方。爲。
出。家。兒。許。之。太。過。恐。增。其。慢。余。曰。出。家。兒。何。爲。也。耶。爲。貧。
困。不。能。自。食。耶。爲。不。容。於。俗。而。寄。跡。耶。爲。現。造。種。種。罪。蘊。
以。晚。蓋。耶。爲。誦。習。經。懺。代。人。作。功。德。耶。爲。興。寺。造。像。浴。門。
募。巧。巧。圖。乾。沒。耶。爲。多。記。公。案。活。套。向。人。前。作。啞。謎。虛。受。

供。養。耶。有。一。於。此。皆。爲。邪。爲。偽。偽。則。不。真。邪。則。不。正。佛。真。
而。正。者。也。故。當。其。在。家。善。人。謂。之。佛。子。義。士。謂。之。佛。子。清。
官。謂。之。佛。子。忠。臣。孝。子。謂。之。佛。子。及。其。出。家。燕。一。炷。香。謂。
之。佛。子。拜。一。次。佛。謂。之。佛。子。念。一。聲。佛。謂。之。佛。子。以。至。洗。
鉢。燒。鍋。打。坐。瞌。睡。喫。飯。屙。屎。無。不。謂。之。佛。子。何。以。故。惟。真。
正。故。法。華。云。於。諸。如。來。起。慈。父。想。佛。得。以。衆。生。爲。子。者。以。
氣。分。相。接。也。不。狀。千。劫。威。儀。萬。劫。細。行。終。日。喃喃。口。頭。亦。
是。爲。邪。爲。偽。造。箇。地。獄。種。子。而。已。余。嘉。齋。公。之。真。齋。公。之。
正。謂。之。真。正。佛。子。在。家。出。家。俱。可。置。之。不。論。僧。懶。狀。良。久。

日如是如是

唐濟武篤友記

庚申

淄川唐濟武先生名夢賚與余宗晉江鐵崖同成己丑進士先生讀書中秘而鐵崖以特旨參藩東粵彼此通問甚疎嗣鐵崖罷官客死西湖其子貧無以葬且既聘不能娶庚申歲先生遊杭見其子哀之傾橐為完姻復為鐵崖卜地造塋搜其遺事以傳於世余與先生交好相過談文見其胸中浩浩落落雖在稠人廣坐超然自遠蓋有道者也友誼之篤特其一端耳余因之有所感焉夫朋友居五倫

之一攷德問業之所必資故他山之攻昔人重之此義不明降而為聲氣結納各以其類為招絕不講於砥礪觀摩之益然亦有貧富相周窮達相引生死不移者猶不失朋友之意此義不明再降為無故而合無故而離甚至有如劉孝標所謂五流三疊義同賈鬻者當其交之時已有絕之之意不得謂之朋友矣今日世俗之交大率如此是皆先生之罪人也若夫以數十年風雨無間之交一旦以患難相依反奪其所有呵叱如奴隸自視以為得計者則又世俗之罪人也噫

聞聲暗射記

巳亥

余舅氏韓德聰穎絕倫書法拳法無不工妙而尤精於用
弩矢無虛發故明崇禎初年先子鄉居舅來訪輒屬沽酒
以待自削竹作十矢携弩山行少選獲十禽以歸佐飲醉
鄉中日以爲常嗣臥疾余家夜聞庭樹梟聲惡之張弩審
聽暗發一矢應手梟落年逾弱冠早卒攷尋聲暗射之技
古未有也記余母嘗告余曰汝舅得弩法於其師日夜勤
習寢食俱廢後其師反來問技終不能得雖與管公明卜
筮相類其實師之所習不如舅之專世未有不專而能精

者讀書窮理之法亦猶是已余敬誌之但以此等絕技用
之軍中使傳其法必可以克敵制勝乃值吾閩承平無事
之日弗獲所用故凡槍攘多事生民之大不幸亦未始非
有材者之大幸也惜哉

異樹記

壬子

滇中侯子錫爵宦於吾郡遂家焉得七賢里洪氏故宅洪
氏故素封者其宅後疊石爲山甃壑作池中構樓屋三楹
爲偃息之所樓畔有杜松古樹大可數圍枝柯扶疎望之
如蓋斫其根輒流血相傳百有餘年矣戊子歲暴枯侯

子異而禱之不逾時而榮越數年侯子調防柘浦盡室以
行爲居停人汚觸再枯再禱復榮如初嗣侯子方燕坐忽
聞家僮駭惑聲趨出問故見樓前有巨蛇蟠繞丈許俯飲
於池仰而顧矚目光熒爍家僮皆屏息潛窺良久歛去葢
然有聲沒入假山遂不復見因審視壘石前後了無小罅
可容蠙螿不知其何從出入侯子常以爲疑或曰蛇卽樹
神也木石之怪夔罔象豈其類乎或曰樹何知有神憑焉
歆侯子之德將降之福而大其宗故示形以神爲變化耳
非真蛇也余聞之漆園氏恢恠慤怪道通爲一庸詎知世

之所謂常者非異耶庸詎知世之所謂異者非常耶天下
大矣少所見多所怪物莫不然如以爲常則漢苑之柳三
起三倒晉陽之槐三榮三悴巴蛇吞象長蛇鼓柝無非常
也以爲異則以吾值物亦異也以吾值我亦異也樹耶蛇
耶常耶異耶余姑妄言之侯子試妄聽之

夢記

壬子秋九月五日鄭子羽人問太極陰陽及易通晝夜之
說反覆數百言余未能卽答撫枕而臥夢登絕巘環望青
碧無際石壁峭立伯兄道馭繼至索筆大書伏羲氏三字

體勢端勁彷彿朱晦翁書跡余進曰伏字當從處古文也
因題一絕於旁擲筆而寤猶記有巖花開落誰為主野鳥
無心任去還二語錄出招鄭子示之鄭子曰開落非晝夜
乎誰為主非太極乎無心非太虛乎去還非陰陽屈伸往
來乎夢與覺無念非易則通晝夜之道方不在易而在我
余曰此夢若作夢會非也若不作夢會亦非也誰為易誰
為談易者誰為夢誰為說夢者誰作夢會者誰不作夢會
者鄭子曰嘻君談易又談禪耶余曰是易是禪且置勿道
吾又將夢矣

歙令異夢記

庚子

歙縣令楚人葉楚槐向持胎素順治丁酉歲年方四十赴
宛陵送童子試宿於逆旅夢一僧持偈示之其詞曰飛錫
南來四十春艱難歷遍是前因牯牛食盡千觔鐵寶象踏
開一窟冰頑皮猢猻頻叫跳辛苦轅駒莫睡覺鄭州梨青
州棗識破甜頭一樣好金刀不截老僧頭遊絲恁惹晴空
裊唳春風不度玉門關昨日花紅今日老讀畢而寤亟呼
燈錄出次早有僧餽扇一握芥茶一瓶扇面所書即夢中
偈也急延入見已失所在是年楚槐分試南闈以場弊纒

首眷屬流徙尚陽堡。余謂扇所以散熱爲涼。茶所以解寐。使醒俱有解散之義。若釋偈中語意末段。大類罹禍之識。其前段則勸令撒手回頭者也。獨疑夢中所見。何以與扇中所書相符。覩扇確有其人。又何以隱而不出。旣隱不出。則非有覲於宰官。以夜來術欺人如髯蘇夢虎故事明矣。或言楚槐向不茹葷。其夙劫當爲沙門。墮落數將盡時。宜有神僧喝醒。安知非向逆旅中預設黃梁枕。使其感斯異夢乎。此雖不可致詰。但使楚槐當日釋偈中識破甜頭之旨。幡然解組而去。置身於榮辱得喪之外。必不櫻南園奇禍。故知急流勇退一着。仕宦最難。陳希夷所以惓惓於錢若水。以其去仙道不遠也。

李帝侯殯友受報記

膠州李世錫字帝侯。與余同年友。維獻圖同領。順治甲午。鄉薦。余曾貽錫以所著文稿。錫携往維揚。庚子歲。與其室相繼病卒。值帝侯客揚。爲之嚮衣舉殯。抵冬計偕。錫父感其意。走送悲哭。持余文稿贈之。帝侯之父怒其送行不當。悲哭碎而擲諸地。是夜帝侯與其室全夢。錫夫婦詣謝。對述驚異。因檢所碎文稿。僅存兩篇。沿途誦習。及辛丑春闈。

首題卽兩篇中之也。以前夢故不敢不用。遂捷南宮。自後凡遇親友皆誦此文。非已作。康熙庚申歲。帝侯與余師法黃石先後遊。抵臘過辭入楚時。濟南唐濟武太史李思行孝廉在坐。偶談及帝侯。矍然曰。此吾師也。懷之二十餘年矣。余師因招余至。帝侯力扶上座。執弟子禮下拜。余與交拜畢。備聞其事。夫以作客窮途中。篤於友誼。至於鬻衣舉殯。此意自可感動鬼神。助之以文。結草之報。不足爲怪。嚮使其父無怒碎全文之事。必不能盡讀其妻。無同時得夢之奇。必不知檢讀是皆有鬼神主持其間。報德之巧亦不足爲怪。獨是世人以記誦之文。獲雋兩闈者。鮮不諱言所自。甚至多方掩覆。甚人議已欲滅其口。而後快安。有逢人自白其事。至二十年後。猶不相忘。如帝侯者可謂不攘能不背本。不欺暗室。較之鬻衣殯友之德。尤加數等矣。其實能文聲價。初不以此少減也。余文何足道哉。帝侯屬余記之。因述其概。

河神記

運河中相傳分水龍王神最靈。往來舟行者過此必祭禱焉。順治乙未歲。余下第南旋。偕二友從張家灣解纜。逾月

抵武城縣見有狂人跳躍不止自稱大王從者五六人共駕小艇沿河募修龍王廟武城宰爲之懸示勸施詢之士人云是人爲金龍大王神所附故跳躍如彼非狂也余與二友頗不以爲朕俄而狂人向余舟求募余三人同聲斥其爲妄狂人怒絕去余躡而攔之見其捨舟登岸索刀畫地作舟形啣水噴沃又舉足蹴踏數四土人驚指余舟云此舟必覆但未盡有人形在舟則其幸也余三人亦未之信越數日抵臨清欸有巨魚長五尺許躍入余舟舟人大駭焚香拜送歸河因啖其婦子登岸余三人亦心動從之及過閘舟果覆焉時六月十七日黃昏也二友驚惋自責余始終疑之夫河列四瀆古天子望而致祭則正神也河神當以水爲居何藉於廟人之所以有求於神者以神能庇人也今反求人以自庇與人之求神等則神亦不足貴矣人有求於神不能責神之必祐神有求於人乃欲責人之必聽乎且余所謂僞妄亦揆之以理耳昔神降于莘石言於晉君子猶議其不經况以人身爲憑附乎若以人身爲憑附是人之能作神言者皆可以恣行求索矯誣孰大於是余以爲正神必不出此乃尊神之至非侮神也覆舟

之罰果出於神所爲則西門豹溺娶婦之巫班超斬取馬
之覘是皆能作神言者何以不聞神譴但思狂人作法於
先巨魚躍舟於後又不可謂非神所爲也夫神受命於天
而爲神猶人受命於朝而爲吏旣司禍福之柄自當輔天
道所不及卽有所需於人則凡封疆大吏行使絡繹或長
行或暫渡捆載纍纍以賂權要而固爵位者動以萬計此
皆上下遞相劫奪百姓賣兒貼婦之錢若暴其罪於天覆
其舟而沒之以示儆雖一日千楹不難立就顧悉捨此而
問之窮途垂橐之大以不遂其銖兩之求而加罪焉恐非

聰明正直者所當爲也豈余三人有他罪當罰而會逢其
適耶豈陰陽不測之謂神擬議焉卽爲罪耶豈夢夢者天
一聽於神所爲無所與於其間耶是皆非余所能知也存
而不論可矣

林四娘記

丁未

晉江陳公寶鑰號綠厓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僉事夜
輒聞傳桶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其擾持
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
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

急出訶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魑敢擅至此鬼笑曰
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檄兵格之甫起念鬼
又笑曰檄兵格我計何疎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十名
守門抵夜鬼却從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
箕雙眸開合有光矍矍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炮矢炮
火不燃檢輶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
俱向衆兵頭面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巫作
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臥所
攫去衾氊衣禪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哀祈鬼笑曰

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攫次日神巫
慙懼辭去自後署中飛礮擲瓦晨昏不寧或見牆覆棟崩
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都取
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
有陰若不急於驅遣亦未必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
劉視其悍惡可畏勸令改易顏面鬼卽辭入暗室中少選
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鬢靚粧孌孌婷婷而至其衣皆鮫
綃霧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
娘有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與

生人。了無異相也。陳日與驩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旣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廬舍職業。四娘曰。廬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

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咏。所著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聞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庾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歛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舉坐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驩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寧府庫官。逋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

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驛傳道。爲余述其事。屬余記之。余謂左氏傳言涉鬼神。後儒病其誣。然天下大矣。二百四十餘年中。豈無一二事出於見聞。所不及乎。今陳公綠厓正士也。非能造作言語者。且吾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王龍谿云。神怪之事。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是有怪與神。豈得謂無鬼。能見形。且預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強魄暫留人間。終歸變滅。不能久存。是在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惑也。此聖人所以不語

也。夫

傳

孝子何均傳

何均字君平。福清縣人。爲郡學諸生。家於郡城東關。父夢機。本邑諸生。有五子。均其長也。均性孝友。順治戊子歲七月。海寇圍困郡城。經年。甫解。緝獲寇謀。詞連其弟傑。傑逃。逮夢機。以治家不嚴。論斬。族戚環泣。生祭。畢將牽就戮。均抱父哭曰。父死。均必不能獨生。若均死。而父得生。均之幸也。遂大呼。請代引頸受刑。夢機因獲免。觀者如堵。無不爲

之。預。涕。妻。林。氏。卽。以。死。殉。男。楷。甫。三。齡。失。哺。而。殤。後。夢。機。入。于。山。觀。學。黃。冠。之。道。數。年。卒。于山在福州城內俗名平遠臺論。曰。余。識。夢。機。時。夢。機。已。老。每。燕。坐。必。燃。香。薦。其。子。余。詢。而。悲。之。獨。怪。子。縱。有。罪。無。及。其。父。之。律。况。逃。未。就。質。者。耶。均。之。請。代。又。不。能。邀。吉。殤。之。赦。是。以。孝。爲。戮。也。豈。軍。興。令。在。必。行。乎。妻。旣。死。節。無。存。孤。者。逮。今。四。十。餘。年。卽。閩。人。亦。鮮。有。知。其。事。又。不。能。與。明。初。陳。圭。魏。文。昌。並。傳。於。無。窮。尤。其。不。幸。之。甚。者。也。悲。夫。

聖湖處士傳

處士孫姓名學稼字君實別號聖湖世居閩中會城祖承謨萬曆癸未進士知崇德縣父昌裔庚戌進士曆官督學三浙皆焯有治聲處士性孝友慎取與抱慙不誣幼讀書卽識君臣大義年十三爲諸生十七學使者奇而餼之文譽藹鬱國初迹荒垆五載遂謝舉子業博綜經史纂述甚富一言一行必以古人自期在吾閩近代尤愾慕謝臯羽鄭所南之爲人拓落顛蹶砥礪不渝有惜其懷才自苦以祿仕慙慙者處士笑曰古今不乏負才之人往往不能自立皆坐躋不得苦味耳士各有志君誠愛我非知我

者也。久之仗劍出仙霞東遊吳越西浮彭蠡因泛長江抵金陵徘徊鍾山道上遂詣齊魯謁闕里北入燕趙又應其故人招致經兩河走秦關凡二十餘年中海內山川形勢道里險易文物土風靡不睹記相度機宜所至必與賢豪長者相結或撫今追昔感慨憑弔或遇忠孝節義之事犁然有當於心皆於詩發之故其爲詩浩瀚逶迤頓挫沉鬱稱其志氣非近代可幾亦與其爲人相類也時恒山蔡觀察昌登稔其文行客諸幕數年而昌登卒子幼處士獨力經理後事盡出其所酬贈三百金爲賻嚮几哭誓不留銖

兩而左右眈眈者始相顧斂手莫敢侵暴焉嗣以歸里無資旅滯都門適開宏博之選銓曹欲以其名應薦方固辭引去遊於單懷郡署踰二年疾作曰吾數止於此矣遂卒于起宗力學能文有父風

論曰陶潛爲晉處士世稱其詩獨得風人之遺取其志也聖湖處士尚友古人矚然不滓其志可知至于才識之優視世事若無不可爲者惟其不用故於勝國爲遺民於典朝爲高士均有裨於風教其用大矣余向讀其蘭雪軒詩雅爲心折餘所著者亦可以其志推之嗚呼士之立言

不可無本如此

卷之六

三

何懋菴傳

侯官諸生何君懋菴名脩字思永其先有龍圖萬者顯於
宋世爲右族父汝榕家於閩之南臺中洲君孝友祥順力
學明大義常以古今第一流人自期祖遺田宅悉推諸昆
弟儉勤治生寸累銖積其妾婦臧獲茹糲操作亦咸有自
得之意既成家爲先人治葬獨任其費不資昆弟同力凡
爲祖父之事如葺宗祠置祀田叙譜系皆以身先之與人
交不爲翁翁熱至告以緩急所需莫不減橐立應有不能

償者輒焚其券爲人沉塞舒退雖震駭倉猝未嘗有疾言
遽色而檢身謹飭不挂於過差所著有介菴堂集亦本於
力學儉勤之旨以立言其子璵請梓以傳嬰朕曰處士盜
虛聲昔人所嗤藏以示子孫使世守焉足矣康熙甲戌六
月年八十九卒於家親故一無所怨議者

論曰利之於人甚矣有不爲利則爲名然爲名亦所以爲
利也何君既不汨於利而奮厲力學又不蘄以文著則前
此義讓其財獨輸其費及趨人之急皆非有所爲而爲之
可知非所謂篤行君子者耶今其子若孫克守家訓席珍

有○待○而○遠○近○稱○爲○長○者○無○異○詞○是○卽○其○不○爲○利○之○利○不○爲○
名○之○名○也○又○何○喪○焉○余○竊○怪○近○世○士○大○夫○多○汨○於○利○而○不○
惜○其○名○或○有○一○二○事○迫○於○勢○而○爲○之○稍○稍○得○當○亦○必○多○方○
矯○飾○以○矜○張○其○好○義○迨○怨○叢○而○害○至○名○旣○辱○而○利○亦○終○於○
不○守○是○兩○失○矣○以○視○何○君○能○無○愧○乎○

蔡節母傳

節○母○名○靜○姓○羅○氏○世○居○候○官○性○端○謹○寡○言○笑○讀○書○通○孝○經○
小○學○父○母○異○之○明○崇○禎○間○年○十○九○適○同○邑○處○士○蔡○君○煌○爲○
繼○室○孝○事○舅○姑○處○妯○娒○無○間○言○佐○理○家○政○有○古○桓○孟○風○生○

子○鴻○儀○甫○三○週○而○君○煌○卒○慟○絕○者○四○求○死○者○三○舅○姑○以○死○
易○立○孤○難○之○說○婉○爲○勸○慰○方○設○靈○几○朝○夕○抱○孤○泣○拜○且○奉○
其○前○配○何○氏○木○主○合○奠○事○之○如○生○自○是○足○不○踰○戶○言○不○出○
柵○屏○絕○巫○姑○母○家○兄○弟○至○非○廳○事○不○燕○見○有○嘲○其○迂○執○者○
則○曰○吾○家○豫○章○夫○家○西○山○皆○理○學○大○儒○也○禮○豈○不○爲○我○輩○
設○乎○以○家○無○餘○蓄○日○積○女○紅○爲○二○樞○卜○塋○計○三○十○年○不○少○
懈○其○間○三○罹○兵○燹○幾○不○自○存○僅○得○舉○葬○又○篤○念○所○生○輒○減○
衣○食○贍○養○預○製○衾○具○雖○至○糲○飯○乏○炊○殘○襦○蔽○體○無○所○請○貸○
意○泊○如○也○康○熙○丁○巳○正○月○望○夜○夢○君○煌○偕○前○配○迎○以○大○輿○

命僕夫四人昇入朱戶時猶以踰分爲疑君煌云汝生前
有善當享此乃乘而進見先世姑嫜俱在相與拜謁寤以
語鴻儀曰吾早年曾夢汝父有丁巳歲來迎之訂今其時
矣亟治棺衾喪祭宜用蔬食勿作佛事未幾寢疾亦不受
醫迨四月十一日夜半整衣端坐云吾事已畢但恨不能
終養吾母淚下數行卒
論曰余蔡氏壻也余婦爲節母從女每誦節母婺居後備
極艱辛悲不忍聞然能明大義盡倫常動以禮法無流俗
婦女態死生不渝卽求之士大夫中亦鮮有倫比者今鴻

儀能讀父書制行罔玷且舉有五孫則蘊久而發將必有
在嗚呼謂非節母之遺教哉

野雲子傳

野雲子姓王氏不詳其里居生於萬曆三年少出家不緇
不黃亦不素食初學服硫黃渴飲水死逾日始蘇繼學神
通能飛行渡江言人禍福如響既而悔曰此亦非大道也
遂棄去隱於金陵棲霞之巔臨江結輒爲廬廣袤僅丈許
高可四尋出入則從東小穴僂身而進上構一樓開牖西
向以爲跌坐之所旣緣梯而上則併拽其梯而藏於樓側

抱壘樓選稿 卷之六
時人莫得而見焉。每凌晨沿江鶩鶩必餉以二魚置諸石而去。康熙丙午年九十二猶日行百里。晤余於報恩塔寺。飲酒至斗餘不醉。夜則跌坐榻前。達曙不寐。惟聞骨節姍姍有聲。腹中殷殷如雷鳴。余異之。因叩所學。乃昌言道德清靜之旨。絕無奇袤可喜之術。余汎舉丹經相質。輒斥爲支蔓。越數日。余往棲霞邀之。劇談兩夕。方辨清靜。彼家爐火之異。同臨別授以祝文彬所註崔公入藥鏡曰。此註與他註有別。自始至終。總是一水一火。學道者不過從事於一水一火而已。康熙十九年坐化。年一百有六歲。

論曰。余於丹經無不讀。至得野雲子始知道無多言也。野雲子自言生平學道。未見有一人能知大道者。余察其作止動息。嘻笑舞蹈。純乎爲嬰兒。固信其深有所得。一水一火之說。非清靜不能見。亦非清靜不能用。丹經萬卷。寧有加此多言。何爲。狀同時之學。二氏者皆反。訾爲外道。斥爲傍門。噫。此今世之二氏。所以爲外道傍門而不自知也。與

何式公傳

式公名文弢。姓何氏。系出漢太尉汜鄉侯。五代時由麗水徙臨海之柵浦。世有名人。顯宦。父紘。度順治壬辰進士宰

臨晉以民事忤滇藩罷歸甘貧不履城市士論多之式公
生而穎異孝友敦慤補諸生學益力而文益工同里左司
寇馮公甦器之因字以女康熙癸丑就婚楚雄適滇變將
作挈室東歸阻不得達徃依寶慶守米璋未幾城陷有持
僞衣冠慫恿改服者輒正色叱之不少屈逾一月以憂時
思親晨夜徬徨怫鬱成疾而卒年僅二十有二越八年滇
難平遺腹孤柏章始從其嫠母扶喪歸葬嗚呼可哀也已
所著有滇行遺艸皆可傳者

思親歸養不仕人咸惜焉今式公亦出何族守身思親之
志有類於蕃使天假以年其樹立何必不如古人乃以蚤
卒不能伸其志命也不尤惜乎然余嘗見其孤柏章亦力
學工文克承父志式公不得於身必得於後是年雖短而
教長矣夫奚憾

挹奎樓選稿卷之七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頌水訂

書

男 沅芷之

姪孫秉柱常礎

全較



上衛按院 巳亥

齊雲山為真武道場。靈異勝境。明初。遞年例有香稅六百兩。至嘉靖中。祈禱有應。奉免。迄今百有餘載矣。山側居民汪高貧。囊無行。屢向道士索食。見拒。遂有出首漏稅一詞。

但明初時當盛平四方善信輻輳捨施不貲六百兩之額殊不爲病。國朝鼎革兵火之後元氣未復黃冠托足甚少而善信供獻甚疎至持巨貲以爲捨施者絕無其人較之明初隆替迥別前已具詳解訊書生愚昧不知國計致干靈怒罪某乏釐剔之能隨蒙吊發本山遞年收支簿嚴論逐一根究取具認狀。題請充餉茲細閱簿中所開大約零星瑣屑除供神燈燭款客飯蔬及道衆養餐衣履雜費外所餘寥寥無幾尙不敷脩葺廟宇支用雖簿之真贋不可知然舍此益無可問矣在汪高止執前朝奉免。國

朝未免二語爲詞獨不思。鼎革至今十有六年合計稅額不下萬金乃欲責此日黃冠尅期辦納勢必相率逃亡棄道場爲榛莽不遑反顧而後此更有遞年六百兩之數該縣欲副考成又不得不派民間補苴輾轉流毒恐無有窮期也夫郡邑正供若有關於民生之利害道場之廢興猶當。題請設法更張况此項開除已歷百年全書未有該載汪高不過爲乾餽小費一訐以快其私某又安敢徇其一偏之談爲福先禍始以貽異日官民無窮之累乎惟請勅行該縣嚴示道衆恪守清規併置循環印簿擇本山

老成端慤一人主之凡有香錢出入無許遺漏絲毫按季繳換稽查以杜乾沒冒破諸弊務使綿延香火不替神靈為國家祈天永命將來聖壽無疆時康物阜遠近薦馨接踵卽有區區不盡之稅留為本山報事之資如勝國祈禱感無不應較之一時佐餉增糈米于太倉其利之輕重大小當何如也覆詳在卽恐乖憲意且思矜全免究之恩宜自上出所諭取具認狀種種貽累不敢叙入以招沽名市德之嫌為此先稟惶悚無地伏冀俯鑒包荒曲恕迂執之罪

上孫兵尊

巳亥

六月廿三日藺守持憲諭賜示曰見恠不恠處變之良也。諱盡之矣。昔謝安石矯情鎮物論者非之殊不知處安石之時舍矯情鎮物之外別無作用。邇者海氛入犯瓜洲一小舣耳。三吳承平日久奸人煽惑其間遂至風鶴傳訛紛若鼎沸。此時解之愈疑禁之愈亂。其大勢以省會之安危為卜。秣陵金湯屹狀儲蓄可支。若賊乘一戰之勝卷趨掩襲可為大虞。今乃固壘相持則我知所備矣。某聞籍也。頻年屢聞寇警後畧不以爲意。蓋此寇舍舟而陸猶魚之登

岸坐以待亡。往往肆掠之後。揚帆而去。爲水面衣食之圖。其來久矣。驚馬戀棧。無他志畧不足慮也。萬一人心震撼。喜亂者乘機揭竿。濱水諸郡有不可測。而新安僻處叢山。倘叱馭而來。調守險隘。數嶺控饒州嚴州兩帶。以爲饜道。尙可力支養銳。爲省會之犄角。兩江之藩籬。不特一方保障已矣。書生迂見如是。敢備芻蕘之獻。

上宜撫軍

巳亥

憲旌甫蒞皖江。卽飭取徽寧道孫副使罪款。蘭守走謁披陳威嚴之下。不敢措一詞。倉皇具揭。及某繼至。見憲怒猶

未解。冒死鳴哀。伏地剖雪。方蒙霽顏。鑒照且惜。露章已出。不可復追。仰見憲臺初怒其罪。後憐其寃。皆出於至公。至明無容心也。緣孫副使爲人。果於自信。不修邊幅。不避嫌疑。不辭怨府。往往以此招謗。所開四款。何敢謂無是事。第其中各有隱情。若知之而不言。是負憲臺耳目之寄也。何所逃其責乎。蓋當日海寇入犯。寧國池州太平三郡相繼陷沒。孫副使駐旌德。聞僞知府莊芝間道入徽。尾追擒斬。其父年登八十。不忍棄之於賊。昇而致之。此人子之天性耳。豈足罪乎。海氛方惡。徽營士卒調防浦口。失機逃歸。攻

城時孫副使方夜食議招兵造械死守其胥役胡學庸乃
敢從傍冷笑沮惑人心因激於忠憤予以杖責若論軍法
猶從寬典也亦何足罪乎至於中軍王文盛南陵生事隔
屬向未與聞今既取有縣結似亦子虛更不足爲罪者矣
惟私派一欸新例罪當論死然欲招兵造械餉所必需其
集紳士耆老公議於明歲正供內預支十分之三乃一時
權宜濟急原非設立分外名色以圖入已之私茲憲臺以
奉何明文一語詰責安敢置辯奈彼時金陵皖江兩路久
已阻絕無從申請危急存亡之秋間不容髮稍有瞻顧緩

待則徽州一郡能保其不爲三郡之續哉今收支案簿存
縣可稽卽內部不准開銷各官願自賠補是上不虧國下
不累民而能保障一方著有成績戡亂保治時各不同豈
可例論前奉恩綸賜袍紀錄亦以其有功於國不容沒
也竊思寇亂以來附寇者死棄城者死薙辮者死失印失
庫獄者皆死若守城有功者亦死萬一將來地方或有意
外之變人人自危以爲後此必無生路惟有拘牽文法袖
手傍觀欲求一人奮不顧身出死力以任國事此實難矣
某當登陴時與孫副使蘭知府三人誓同生死以報國

恩原不計及功罪幸得同心戮力用保危疆若孫副使今日以此案之罪論死某雖獨生亦何面目復立於人世乎茲謹將四款所犯實情登答在冊具請憲奪伏乞補題併審俾承問者得以私派一條引因公擅自科歛律文免罹新例原情之中又不廢法所以重軍功而勵能員爲國家苞桑之計不徒孫副使之蒙冤得荷昭雪已也

上劉臬臺

辛丑

海氛甫靖大獄旋興時某奉前憲姚公檄赴會城承問百有餘案每閱其情詞未嘗不爲之悲惻竟日蓋以愚民無

識自投死地矜宥之典出自皇恩則可非司刑者所能爲從井之救也如管得勝韓王錫兩案律例不協某曾與前憲力爭不肯定判致干盛怒改發他員分訊令照原擬緣前憲爰書久定憚于更易且其用意實出於好生之仁毫無所私故自信其無他遂自恃以無恐豈知今日二部大人所叅有非人意計所能及者乎茲疏內十員數經庭質纒首者四奪職者五獨某一人以不肯定判幸免事未經手難於強入此理也法也嚮使前憲早懷杞憂當某爭論之時細繹律例立改前擬或他員中亦有敢于據法抗

言不爲少徇皆可置身於無過之地非某有所夤緣於其間使彼徇私於一人也流言止於智者寒員綿力事之必無可以理斷矣患難餘生兼犯衆忌專藉憲恩扶植屢謁告歸未允不知何所開罪惶懼殊深伏乞憐而察之

復徐藩臺

辛丑

計典黜陟所以勵官常八法較若權衡務稱其實不容遷就前已開明冊揭茲蒙翰諭以舊守鄭永春緣事赴都改署下考且示以考語云暴戾居官奉職無狀既經被逮應列八法是欲照酷例填註矣某竊思官之賢否當就其在

任所行之事較論鄭守在任僅兩月耳雖無善狀可稱亦未著有暴戾實跡緣都門索逋之人自稱代爲營缺肆圖挾詐拏究具詳致奉撫憲併參內部提質今曲直尚在未分且係未任之先都門所行之事與居官奉職無涉若以此註考既不便以被逮一案定其爲暴戾又不能於在任兩月中別求其所爲暴戾恐遷就失實之罪在某無詞以自解也查往例官員履任三月之後方出考語不如照前冊所註新任二字無可駁詰某爲官評起見酌其至當致方憲命實非有私于鄭守也伏冀慈鑒恕罪

上李臬憲

癸卯

旗棍劉國翰爲舊守蘭一元中表入郡署後大有所覲總不能愜其意及蘭守遷滇而翰猶留徽姦娶宦裔招搖關說某自筮仕以來祇知有官方之當勵不知有情面之可徇實不能爲翰一人別作殺人媚人行徑以負民生故翰奏告請守株累多人而某被其含沙之毒爲尤甚也夫旗棍如翰輩所在駢闐若皆可以持郡邑之短而制其死命將擇肉而食無所不至生民何賴焉 肯意明見萬里羈翰在部不令對質祇分行各省取供以坐其誣亦知其爲

游詞釋憾不可以訓也茲某奉提到省自夏徂秋憲牌日示審皆不喚問晨出夜歸鵠立庭外蚊虻嗜膚腥穢中類固已備極難堪而局外之人又紛紛以不入耳之談強聒不舍某貧不自存且思憲臺爲祥刑之總執法明允卽有遲留慎重斷不可干以私而本案撫拾纍纍爲實爲虛自當靜聽輿論若請託一人疏辯一語反涉掩蓋也昔霍爾理范滂之枉滂不爲謝以祁奚叔向爲比所以成霍譖之賢雖古道不可復見於今但某此案早結一日則翰之罪亦早定一日庶天下之旗棍有如翰者皆知稍戢暴橫

其有造於民生甚大某惟以官方爲重原不顧惜死生若翰所撫拾或有絲毫實蹟卽將某按例定擬懸首都市以爲負國負民之戒亦當引頸而受誅萬不敢求私庇而廢法矣狂言不經唐突尊嚴死罪死罪

上郎制臺

甲辰

某至今日尙敢復有所言哉憲駕巡徽飭取劣員嚴切備至某不能仰體天心以績溪令王祚葵八款具報致干靈怒宣露遂據其反噬游詞併叅連及道府徇庇罪何敢辭然某與葵素無仇怨竊思激揚吏治貴以直道行之若稍

有瞻顧於其間勢不得不易他員應命是非倒置無以服人心而儆官邪尤罪之大者矣姑無論葵之宜揭不宜揭但問葵致揭之由誰實爲之非某一人所能掩覆也葵宰績溪僅一載耳該學訓導則其僚屬也有友道焉士民則其子若弟也有父與師道焉吏胥則其左右奔走者也有主道焉使葵稍稍自愛不爲已甚一年之中何至立的以招衆射今訓導王章奎之揭報也如此生員吳澧等糧里程顯爵等之告發也如此庫胥舒國善等之供吐也如此葵罪貫盈矣伊誰致之盜憎主人計何左耶茲某與葵兩

案俱奉發審某案既取蔡供而蔡案又悉憑蔡言彼所恃者神奸可以招搖強力可以箝制羽黨可以排布狡口可以抵賴獨是萬戶湯火咸欲食蔡之肉而害証守候栖遲迄今將逾半載究未能借公庭盈尺之地以暢所欲言此有心者不禁拊膺而流涕也在某今日固處於不敢言之時而又有不容不言之勢萬一吞舟漏網不無致訝於摘發之未真然總不敢爲一人之私言必質諸衆人之公言惟質諸衆人之公言愈知前此之揭非一人之私言矣謹將蔡案八款中告揭供詞及受賄年月被害付証姓名彙輯劄劄以作貪婪政譜特此先呈察閱私念憲臺前此飭取劣員斷無不出於爲國爲民至公無私倘奮然于國法之未伸惻然於民隱之未達呼集一訊情僞自明而某職預官評俾得盡責守以副公直無負激揚大典雖刀鋸鑿鑿視之如飴若夫反噬游詞更番拷掠公論在人非某所敢言亦非某所當言矣

再上郎制臺

丙午

徽州營中軍守備分領營兵七十名駐防婺源離郡三百餘里接壤江右近該弁郝進孝狠戾矜高以本將遊擊王

端出身憲轅題授怙勢相陵飲恨日久互揭之後自知必
不見容卽與衆兵歃盟定謀大掠各備屣屨餼糧去入江
西蜈蚣山爲盜此眉曉之隱禍人所共知也擒縛之責有
營官有府官有縣官以其皆有親丁民壯易於施力若某
則刑官耳軍事原無責守經制快役僅有八名素不下鄉
藉令該弁就逮之後奉發承問有枉有縱卽飛章置法碎
首何辭茲乃奉檄拘拏且有漏洩縱放以軍法從事之文
則是營官府官縣官皆屬贅員矣某以事在俄頃不得已
變服夜行授計於能員劉復漢預爲安插兵丁告示率領

壯丁二十人各袖短兵詭稱商販晝夜兼程抵縣伏於郊
外寓側單騎進拜托言代爲解紛使之不疑俟其答拜以
擲碎茶盃爲號壯士持械並出而該弁始就擒縛衆兵大
譁復以懸示安插而定彼時若有遺策或逾定期則變從
中起而漏洩縱放之罪有不容於誅者矣此乃事急計生
安危呼吸出於天幸非敢自言能也昨以親解轅門備陳
始末蒙恩破例優禮極口嘉贊且謂通省屬員無一人能
如某之可任大事者感而且媿但念某以迂拙下材不達
時變七年之內負罪孔多是以日搜憂患今且懲羨吹壑

尚恐跬步蹉跌。或虧職守。爲仇讐所快。若於職守之外。復以他員所不能任者責令代斷。又輒以軍法從事。驅入危途。恐繼此以往。事機不能預度。天幸不可再邀。先後之間。總難逃於一死。么磨散員。無異孤雛。腐鼠不足以污斧鉞也。螻蟻貪生。願乞骸骨。伏望憲臺垂憐。施恩於不報之地。題罷歸里。則戴天履地之餘年。皆出於不殺之仁。所賜生。生。世。世。寧敢或忘高厚哉。

上張撫軍 乙巳

某無似。不知量能。而仕承乏名郡。司刑貽羞。負乘罪也。腐儒不識時變。拘牽繩墨。顛前躓後。誠不足惜。但以奉職不稱。致厯憲憂。拊心無以自存耳。記戊戌冬杪。筮仕迄今。七載有餘。日在徽纆叢棘之中。皆可追而數也。如巳亥歲。以海警震隣。而登陴兩月。庚子歲。以大獄審克。而羈旅經年。此莫非王事。雖碎首城頭。疲命道左。誠不敢言瘁者。迨辛丑歲。大部葉尼。二公決獄於金陵。咎爰書之。失出一時掛吏議者十人。四論死而五削職。某以無罪。獨免。司臬者不能忘情。告旋未允。憲臺方膺命趣。皖江言之。二公俾得歸。郡是有大造於某者一也。壬寅歲。謁憲臺於皖。命殄休寧。

三大愆以名氏失實周諮漏言擒其一而逸其二坐是獲罪復蒙憐而恕之卒使從容掩捕悉置之法是有大造於某者二也癸卯歲舊守簡一元爲劉國翰奏告牽誣在疏司臬者借端留難自夏徂秋僕僕往返日以爲常憲臺不能平傳檄趣令早歸事因得白是有大造於某者三也某之陷乎大厄若行三塗而墜者屢矣憲臺持千尋之綆出之十仞之上者亦不一而足矣報生以死報賜以力庶幾從此復見天日當終身以之矣孰知事有大謬不朕者至甲辰之夏制臺叱馭臨嶽飭取劣員某以績令王祚葵敗

檢通報會劾大忤其意以致併罹露章連及監司郡守憲臺又以祚葵反噬之故聞之當宁是有大造於某者四也夫人情所甚愛者子也設有子生而愚頑輒攫奇疾非瞋眩所能瘳初則憐之久則置之又久則惡之矣以爲求其生而不必得誠不如速死之爲愈也今憲臺不以某之數奇而棄之其引手以援也惟恐不力較之提携保抱之恩亦相倍蓰矣嗟乎男兒受恩之苦尤甚於受怨怨雖傷心或有時而解惟受恩而不能報則與甲田乞兒日饗於人而無補者無異其餘恨雖死且不朽也某在今日非不

知粉骨碎軀以期無負於厚德但念薄福之人不可與共
功名而大難之後驚悸亡魂遂成病癘今將不起若服其
職而不任事命曰曠官利其祿而不思義命曰素食知其
短而不讓能命曰竊位有一於此皆可以上累憲臺之明
而下重某之罪非某所以報憲臺之意也伏冀俯鑒愚誠
亟賜題罷歸里倘餘生未既劇病漸平尚可効鞭策於異
日以圖頂踵之報否則亦當効結草於地下矣

上江蘇韓撫軍

丁未

儀真縣叛犯汪源產價疊估疊駁已歷七年茲于憲怒以

逾限特疏飛參必膺嚴綸譴斥安所逃罪某以匏繫上
江不能越境掘謁備陳顛末恐憲臺未必見察也源雖欵
人入官之產悉在儀真初籍沒時恐有餘產未盡故分檄
到徽遍查及行歙縣取具竝無絲毫甘結呈報則某之事
畢矣儀真之產自當檄江寧司廳就近估值可以朝呼夕
應不圖仍行到徽使越寧國太平二郡而估值於江寧所
屬之儀真計憲檄自蘇至皖由皖達徽文書輾轉已多二
旬及某再行儀真隔屬催呼不應或堅執以價無可增往
返駁換方得如前輾轉呈憲又非多兩閱月不能若某不

見產而徑增必無縣結送司司又無憑以送憲此逾限之
故實由於初次估值時舍近行遠多出數層轉折非某奉
行之不力也前讀憲檄云新安爲海內第一富饒之區非
不知爲今日疏叅嚆矢但照產增價數目冊載已定與初
籍沒時恐有藏匿不同固無關於富饒不富饒也卽初籍
沒時恐有藏匿祇當論源一人之家亦無關於新安之富
饒不富饒也况產又在儀真與新安絲毫無與縱果富饒
誰得而用之且將何所用之乎某迂陋無識待罪茲土九
年實不知其爲海內第一富饒之區惟自知爲新安第一
窮乏之吏凡欲甘心而下石者無可支持悉聽其掇拾吹
索以故三懼大阨與死爲隣久已置寵辱於度外所謂白
刃在前不顧流矢理勢然也今新安一郡總無不叅處之
員倘得代人受過還山非貪非酷名節罔虧此九年中所
禱祀而求以爲不可必得者也父老家貧在閩多病望子
甚殷得遂烏鳥之私則憲威摧折亦卽所以爲恩造惟開
罪之故又不得不畧陳一二乞賜垂察無餘憾矣

復伊允陟

吾輩最難處者莫過官評一節如僕舊事可鑒也况計典

例有黜陟若俱以好好先生應命勢必不能承詔五事悉
 切機宜但念當今官評大抵不能盡合亦不必盡合且又
 不敢盡合何也此時上下之間操切已甚功罪相等者即
 居狀能吏矣或稱其功乎或稱其罪乎或合功與罪而竝
 稱之乎抑或舍功與罪之外別有所稱乎數者俱無一可
 者也故曰不能盡合八法之設較若權衡繩墨毫不容淆
 彼奉行者動言矢公矢慎乃往往奔競者侔於英敏恬退
 者類乎闕茸有所以逃於八法之外焉有所以陷於八法
 之中焉故曰不必盡合狀而吾輩廷陳之見猶以賢否斤

斤較量橫執不化及我以為賢而上否焉我以為否而上
 賢焉勢不得不易前說以應之是前後顛倒之罪先申於
 我故曰不敢盡合猶未也名列露章之員每以指摘為怨
 府在上位者未有不於事後反市私恩以為從下開報不
 得不行焉耳噫怨毒之於人甚矣吾輩能任此乎此官評
 之所以難也僕以為寮屬之賢否在上位者非盲非聵豈
 有不知但賢者多取憎必不見容而不肖者有所恃必不
 能去吾輩當預陳之上司規之以公直動之以利害至開
 揭時曲盡其實使彼知所瞻顧不至受人彌縫桃殭李代

雖不盡合亦無顛倒過甚之慮若夫意外之恩怨禍福本不可以逆料而亦不當逆料天地鬼神甚可畏矣至所諮五事俱有成例可循皆無甚難處者別開一單呈覽

上黃微菴給事 乙巳

歲杪白門促鄰惠教以深密委蛇之道曲中癡妄隱疾非垂愛之篤烏肯督以所不及耶某雖至愚美疾惡石之辨知之審矣古人云人各有能有不能某與閣下同事一方不為不久其褊急自喜之態已為閣下窺見其微今雖抑而行之譬羊質而虎皮見草見豺究竟露出本色往往見

文章德義之士雖知其與世相違不覺迎而拜之以朝夕繼見為幸若面諛腹誹之徒附炎尋羶之輩招權納賄之夫雖知為世人所願交而不可得者某偶一見之不覺髮衝目裂必欲批其頰唾其面而後已縱為中傷不敢惜也某前者以此獲罪屢矣至於今匍伏公庭棲遲蕭寺亦困阨極矣三折臂而為良醫此非其時乎顧念大丈夫本礪礪落落喜則清風皓月怒則駭虎驚龍終不能藏蜜中之劍笑中之刀以遂其陰賊險狠之謀而自視以為得計每當醉後無聊拔劍擊柱仰天頓足顧影自罵曰此老倔強

猶昔耶。則知病在膏肓而不可療久矣。匪敢謂淡密委蛇之道非國能也。某持此福。急自喜之態。非仕路所宜。朕功名之志。消阻已盡。倘他年不填溝壑。得肆志於長林豐草之間。今我故我。本爲一人。無用改悔。朱晦翁云。隱逸者多負氣。殆爲某言之也。閣下以爲朕否。

與官雲湄

乙巳

都門分袂。忽忽八載。蜀道難通。問無自使。我心癡荒。徼政簡刑。清烹雞於函牛之鼎。殊爲可惜。溯省爲吳越。南北之衝。其煩難當。數倍於他郡。長才理劇。人地相宜。朕僕所最慰者。與徽相距一水。行使往來。典型當不遠耳。僕職見褊淺。不能脂韋隨俗。七載李官三罹吏議。自分迂拙之性。無以自明。召禍招尤。勢所必至。今將老矣。安能復北向長跪。稱人老法臺哉。吾師虞南冷有云。今之墨綬。非廉若隨夷。富若鄧郭。鮮不及者。以此論之。僕當避位讓能久矣。吾鄉兵燹之餘。流民枕籍於道。珠粒桂薪。難以托足。富沙離省。非遠。爲僕舊遊之地。頗堪卜築。以爲菟裘。將來厠身樵牧。尚不失爲太平盛世編氓。仰觀故人當路。久道化成。鼓掌於村童野叟之前。曰。此吾同年老友也。其爲榮多多矣。人

苦不知足以爲足則無不足榮啓期是也以爲不足則無時可足秦皇漢武是也鄙見如斯倘不棄鈍朽當惠德音若命以改錯追曲端爲荀樂掩耳矣

復富雲麓內翰 乙巳

山城末吏外侮游加僕僕於車塵馬足之間乃僂人也此時無論知交凡當吾前者皆相率棄去不意數千里外有不忘故人如閣下者非古道不渝何以至此進遣使而詢之知星輅抵武林時某方坐肺石於白下不能遣候殊爲負疚讀來書所云似未察某之窮蹶隕墜陷於大阨武林

距徽僅一水耳乃遂杳不相知若此何也使者到此總不待告之皆可以見見聞聞恐告之反涉飾說也此間風景彫零民脂涸竭較之往年百不存一而虛名尙未末減年來坐是獲罪誠不如荒徼不毛之地優游醴粥尙有人憐念之者故貧一耳爲賣菜傭易爲破落戶難以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故也近某貧日益甚而欲甘心下石者日益衆凡在親識無不代爲寒心某嘗咲曰不爲官寧不爲人耶不爲人寧不爲鬼耶乃欲使我殺人媚人奪人予人明不顧人非幽不避鬼責以填彼必不可滿之慾而保我必不

可居之位。雖死亦無以自贖矣。不知闕下何以惠教耶。榮補入都。挈眷而行。功名之地。又有天倫之樂。而巍巍重望。久爲海內具瞻。端揆一席。直需且晚。倘不忘故人。當有舒干尋之綆。垂十仞之艱。以出某於三塗之下。不徒攀木俯首深噴。太息已也。愁緒無窮。書不盡意。惟取其意而畧其禮。則厚幸矣。

復虞南冷先生

服官人。逢人。想。苦。此。從來。口頭。活套。狀。其。苦。有。可。想。猶。未。苦。也。世。豈。有。七。年。之。內。三。泥。首。於。法。庭。如。某。者。乎。非。辱。下。詢。亦。不。敢。愬。其。章。句。腐。儒。自。揣。迂。拙。之。性。乏。應。時。之。具。動。得。悔。尤。實。自。蹈。之。非。敢。云。數。奇。也。譬。如。傭。者。代。耕。歲。入。之。租。不。能。給。其。主。之。求。雖。墾。石。田。爲。沃。土。勢。亦。難。免。黜。罰。豈。得。曰。命。實。爲。之。乎。夫。服。官。者。之。所。有。事。如。刑。名。錢。穀。守。禦。撫。字。數。端。俱。非。有。深。義。難。曉。近。見。覆。轍。相。尋。或。自。裁。殞。命。者。比。比。而。是。豈。人。材。不。逮。至。遠。乎。他。勿。具。論。彼。獄。中。死。囚。市。上。乞。子。至。無。聊。賴。也。自。趣。其。死。者。歲。無。一。焉。乃。朝。縮。綬。而。暮。投。繯。反。不。能。與。死。囚。乞。子。緩。待。須。臾。之。命。誠。可。痛。也。則。以。代。耕。之。傭。墾。田。易。而。輸。租。難。也。嗟。乎。某。今。已。矣。年。來。

困辱憂勞相繼而至。服官滋味不過如此而已。且兩鬢皤
狀。又得噎氣病。每夜起繞牀數次。方得稍平。而意緒搖落。
頽若老翁。誓旦晚了此訟案。杜門稱疾。以讓賢能。倘得生
入仙霞關。灌園於鄙。苟全性命。則為苦盡甘來之日矣。昔
夫子行於十年之前。而某今日始見於十年之後。雖有先
後明暗之別。狀亡羊補牢。或未為晚。所賜橘山四六一書。
考據精詳。非讀破萬卷者。未易仰窺。但身將隱矣。焉用文
留與南村素心人共欣賞耳。

復伯兄道馭

許久不惠德音。殊為懸懸。開歲秣陵對簿。聞有白闈來者。
傳玉體有卻甚劇。心竊憂之。次月讀劉仵寄來書云。以年
來遭逢不偶。結成心病。則傳聞者無異詞矣。但惟書中所
言三月斷可造晤。何遲遲也。豈二豎子尚不肯遠去耶。夫
心本無病。因結而成。既知病源自結。自解此良藥也。昔鄺
子元有心病。聞禪說而頓除。古之人有行之者矣。遭逢不
偶。乃事之無可奈何。以此介意。殊屬無益。凡人既生天地
之內。即受天地磨礱。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便是
現前勝着。故曰。是個人常為天地磨成。不是個人遂被天

地磨壞獨是喜順惡逆者人之常情雖知之而不能自勝
則又有寬譬一法假令生而五體不具或穉年夭殤受平
不受平假令賦性癡頑終爲下役或負才拓落老死槁項
受平不受平假令跬步不踰惟恐招尤忽爲頽垣飄瓦所
中或爲毒蟲瘕狗所傷受平不受平第數年以來無端萋
菲接踵而至日與徃狂相對其遭逢不偶未有如此之甚
者每當夜半不寐愁腸九迴而兩脇楚痛殆不可忍第廻
思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雖椎心灑淚狂呼大詬適以自苦
究不能少減於困厄之數且自念德薄竊祿有年而世人
尙有不逮我者以此自結自解恍若俞跗當前進一服清
涼散成狀寐遺狀覺矣今兄以功成身退之後卜宅柘浦
爲市鄽大隱起居無時名教中無窮樂地顧乃日坐愁城
不能自慰何沒沒也弟雅慕婁師德兄弟相戒故不敢默
而息焉敬以重生兩言爲勸

復林臣岳

白下邨來書得星士王跨千推僕祿命一冊殊訝中多溢
美之詞豈以喜諛人之常情邪抑星家之積習也此皆不
具論弟僕試思之人果有命乎命果在干支八字中乎命

之干支八字果星士一一所能推乎孔孟皆言知命則人
果有命信矣但裴晉公有時至則行之言王荆公有天人
合悖之對似與齒禔潤厠之喻長平南陽之說相為表裏
命而在干支八字中也古人詎為此淺淺者哉夫以干支
八字言命不外子平五星及河洛理數三書其大概皆以
五行生尅為斷使果有一定不易或並行不悖豈不可信
顧子平以日干為主論財官煞印而五行在四柱五星以
安命為主論七政四餘而五行在十二宮河洛理數以元
堂爻位為主論元氣化工而五行又在八卦彼此矛盾茫

無定理皆可以牽合附會縱有奇中亦適朕耳今有人行
大○林○之○中○引○弓○妄○發○必○有○一○枝○受○矢○者○遂○命○為○百○步○射○柳
之○能○可○乎○人○生○吉○凶○悔○吝○循○環○無○端○猶○大○林○也○僕○之○年○長
矣○追○思○前○此○所○歷○險○夷○不○一○其○途○凡○星○士○所○推○蓋○有○或○驗
或○不○驗○焉○隨○取○諸○書○考○究○亦○無○所○得○私○念○造○命○固○所○不○能
而○侯○命○猶○堪○自○勉○浸○假○幸○而○為○公○與○侯○則○巍巍○乎○公○與○侯
矣○不○幸○而○為○臧○與○穀○則○質○質○朕○臧○與○穀○矣○浮○生○直○一○夢○耳
方○寢○而○祝○曰○吾○必○欲○夢○水○夢○火○而○遂○使○夢○有○水○有○火○也○其
將○能○乎○前○此○者○不○必○知○當○此○者○不○待○知○後○此○者○不○能○知○如

是而已。今推命之家以人之干支八字按書論斷有所不合。則屢變其說。或以南北異地。或以清濁異稟。或以良梏異報。或以先後異刻。支離蔓引。言之十數年之前。而驗之十數年之後。其人之風露電影。皆不可知。誰能衰狀俱存。執左券以攻其短乎。茲有最爲易驗一法。試取星士擊節稱許之命。果能餒猛虎而不噬。置巨浪而不溺。蹈白刃而不傷。飲鸩毒而不死。僕當下風拜之。否則裴晉公王荆公二人之說。爲不可易矣。僕以命之爲命。冥冥中有制之者。非干支八字所能論。卽干支八字可論。亦當有異術以窺造化之微。總非星士按圖索驥所能推也。彼以常情喜說。故多溢美之詞。則又在第二義矣。

復張德生

十年契濶。忽得音問。疑從天而下也。足下雄才大畧。世不恒有。學書學劍。應運而興。殆國家之幸乎。賓興已屆。奮翼澠池之期。屈指可待。丈夫建功立業。貴在逢時。此時正值右武。飛將軍若出。萬戶侯誠何足道。當不似毛錐小儒。濡首薄書。而憂讒畏譏。惟日不足也。僕少讀兵書。心甚壯。之以筋力不勝介冑。故卒業於文章。乃筮仕以來。碌碌無

一善狀憂勞接踵較之披堅執銳辛苦有加方悔前此擇術之誤已不可得今且老矣頭顱未改肩重任而履危機甚覺踟躕靡寧試問爲公平爲私乎不能自解祇失笑而已夫往而不返者時也記昔年抱膝齋頭與二三同志携手長松之側醉月飛觴今皆晨星寥落縱使他年吾兩人皆無恙再圖勝會亦不過相對敘老朽撫今追昔感慨係之其於狂呼痛飲之豪舉知無復有存焉者興言及此雖欲不作反招隱以自期何可得哉彼猿狙以周公之服必去之而後已其性有所宜非矯語也足下能諒之乎

復饒公摺

交道至今日總可置之不論其最甚者莫如仕籍中人蓋仕籍中人干澤者衆往往見有投劄未竟讀而先攢眉誠厭之也劍津郡伯李公爲坦園先生阿咸於僕既有世誼又曾共事南國以足下繡虎雄才今時譽望所歸欲邀一盼何難以子墨作介紹顧念還山以來自分作道傍苦李以黃華爲鄭圃不知當年故人寒燠變態當在何等前圖晤於江干以窺其意而後緩頰不意先嚴忽爾見背辭踊苦次未遑他及今當讀禮之餘彼此慶弔未行安能以尺

一無因至前使白眼者訶爲襍穢子乎俟將來爲先人營
馬鬣取道劍津或可乘間效顰曹丘爲李郡伯得一典型
自重所以重人誠不願森森千丈松作陽鱈之客也伏惟
慈鑒

復童牛顛

昨以蕪詞謬題尊影非所謂刻畫無鹽唐突西施者耶乃
荷惠教娓娓知足下見地超絕兼以養之有素此等學問
當於古人中求之吾輩入世出世欲不爲流俗轉移必先
具此海濶天空之見聖門中之行之外以狂簡爲第一流蓋

此意也僕自束髮讀書便作癡想以古人爲期筮仕以後
所見所聞種種皆非素習以故舉步便錯開口便錯事上
接下無所往而不錯幸而還山藏拙不然則一生直錯到
底矣因念敝郡汨汨勢利若以此副癡骨橫塞其間又是
一番大錯其所以客處貴壤者以年來少識一人卽少一
錯少行一事卽少一錯少說一語卽少一錯且欲求出世
高賢相與數晨夕免錯到底或可成就此生癡想之萬一
耳不意足下所云皆僕意中所期誠相見恨晚矣

復黃爾聚

小女殤亡僅四齡耳不能爲侯門一日之婦。迺受侯門列鼎之祭。悲且媿矣。侯媼翁不以存亡異念。可謂古道。僕生平不肯妄交一人。舍三山而入芝城。意可知也。但與人交。頗以信義自負。外雖若合若離。而此心休戚與共。始終如一。每見今日有等口頭交。面諛背毀。又有一等市道交。見利則合。利盡則離。未嘗不痛心疾首。視同寇仇。以故所交者寡。而人之能諒僕者亦寡。侯媼翁以骨肉至情見待。年來爲先君訪求一抔土。不辭勞勩。僕以此等重事。不敢別有所托。亦知其可以腹心相寄。非今日口頭交市道交可

比也。近丘星士回建云。侯媼翁言僕有棄嫌之意。不覺發一大笑。夫修短數也。人誰無死。小女旣死矣。誰能挽耶。抑誰能代耶。卽幸此日不死。或他日及筭待字而亡。或爲侯門婦。不一二載而亡。亦誰能挽之。誰能代之耶。不特此也。卽僕以幻泡之身。安知死期定在何日。與夫世界之生。死死。死者何限。尚有人挽之。有人代之耶。以侯媼翁高明如彼。僕以爲必無此言。殆傳者之妄也。僕感侯媼翁古道。無可以報誓。圖始終如一。交好勿替。倘以存亡異念。人將不食其餘。幸賜婉達。亦以此心爲心。則厚幸矣。

與蕭長源侍御

同胞兄弟一氣也。然其中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又不得不判，然而為兩。某與閣下學同而師同，猶同胞也。以今日觀之一，則為天家棟梁，一則為溝中斷木。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乎？乃辱承不忘故人，凡自建州進謁者，輒不吝諄諄齒及，何啻一氣關切，亦猶行古之道也。感且不朽矣。奈賤性癡懶，不合時宜，自放廢後，抱郝衡茅門，無二屨，有時浪跡山水間，惟與樵童牧豎相對，竟日欣然，忘歸野人自安。蹇劣分當如此，以故在省諸公數年內，俱不能作隻字通問。雖小人疎節可罪，但以此等面目，縱今日曳裾於諸公之門，亦不過供闈人訶斥嫚罵而已。總不足為重輕，又可恕也。拙稿抱鼓雷門，倘可節取，不識肯賜刪教否。

復蕭長源

人會城四閱月，累擾郇厨，復飽讀瑤篇，所謂飲食而教誨之也。鄙人何以得此歸來，卧病旬餘，因閣邸抄知六曹九列一席，借豸冠鷺羽，不覺拊枕加額。承諭徵松使者，特為勸駕以充記室。此君向在華門，不過遊戲於煙霞泉石間，効雕蟲之一臂。今忽追隨左右，預聞國計民生，為億萬

生靈請命不龜手之藥裂地而封所用異也得不一爲此
君賀平台驄何日榮發當向江干嵩候再暢欲言

與陳允宣

巳酉

曩仙舟自省解維僕先數日爲索逋者挈赴芝城頗日江
干延佇已而寂不相聞豈有督過於僕耶放廢野人不識
世故多有開罪言之能無汗背別後數月先嚴卽染瘵疾
就養芝城爲避囂計至今歲二月十二日溘狀長逝日在
飲泣擗踊抱恨終天不復知有人事料足下聞之亦必爲
僕酸鼻也貴治居黔之微僻在天末冠蓋屏跡中材亦可

卧壘透計此時庭有餘閒倚北窗聽黃鸝睨皖何減佗園
青丘人物狀以足下之志揆之當得三吳百越之衝傾倒
海內聲氣車馬駢闐戶外屢滿催科無字之餘投轄縱飲
顧盼今古卑劇孟傲郭解俠氣橫霄餽贈如泥方爲曠世
豪舉不知此輩無文無行非親非故營營慕羶總爲利來
及利盡交絕之時往往生出無端怨謗以掩其饑附飽颺
之非反不如膺一命於邊荒免與鸚猩烏鼠結識爲楊子
雲姍笑也今僕讀禮之後爲先人謀一杯土俟事畢卽入
武夷求一片蒲團地迹跡人間以盡餘年而經天緯地大

業端在足下。措施邊俸易遷。况前有歷俸增級。尤可立待也。慎交所以遠怨。狂鄙之見如是。謹獻爲異日高深之助。

復涂萬年

都城一別。彼此筮仕各方。春樹暮雲之思。計逾十四寒暑。憶當年握手看花。何殊隔世浮生。聚散理本如此。同諧諸兄弟。仕路中寥寥可數。甚覺無色。若僕以迂疎錄錄。百不逮人。著犢鼻於河干。給猪肝於客地。不龜手之藥。離不得。泝緝統本相理。所固然無足。惟者乃以足下之弘才碩抱。亦翛然物外。獨不爲蒼生計乎。石潮禪師自珂鄉至。備述

足下昔在仕路。有壁立萬仞之槩。絕無姸媚取容之術。果爾。又是青山白雲魔障。不肯暫捨耳。然浮生無幾。在僕熟計之。麤衣淡飯之外。或不至重罹世網。亦無不可以自適也。潮公學識爲今時第一流人物。明眼人自有鍼芥之合。不待復贅。

復曹子庸

承委代撰壽文。知己之間。諄囑至再。敢不勉應。但念文字本樂事。惟壽文非費盡幹旋不能成章。譬治饌獻客者。自初筵至畢席。種種備供。梁肉別無他役。卽薑椒醬醢等味。

亦不敢用。雖使易牙爲之，欲求其適口，其可得乎？故唐宋諸大家，佳篇充棟，獨無壽文可傳者。非古人不以文爲壽，乃壽文實不能佳，不足傳也。况俗手所爲，鋪張撫拾，不顧人之所安，如馬首之絡，更易姓名，無不可用乎？僕雖不善文，但吮毫時，輒慚不自禁，故不得不稍變其音節，縱不能脫盡種種梁肉滋味，亦不至如俗手所爲，滿紙隔年餽飮，令人一嗅便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我。

挹奎樓選稿卷之七終

挹奎樓選稿卷之八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瀕水訂

書

男 沅芷之

姪 孫秉柱常礎

全較

與陳麗東參軍

春杪僕歸榕城，有令姪名金聲者，寄示台翰，隨赴臺江，買舟行矣。不及倒屣，悵惋久之。因思僕以樸鄙散材，於世寡合。計年來愛僕之深，信僕之篤者，無如足下一人。然前此

困於仕宦役外營智如曉然今稍稍知故吾回想十年
以來所言所行件件是錯使僕再假十年讀書十年精進
庶幾無負於足下之愛我信我也富沙距省數百里親戚
往來漸稀課僮澆圃之餘矻矻與古人相晤對曩者待罪
南國之時曾與足下言之久要不忘其在今日乎古人出
處本無二道夫子語顏淵云用舍行藏行者行何事藏者
藏何物此其故未易明也且顏子不過一陋巷窮士耳孟
子稱其道同禹稷程子謂其才過湯武於何見之而不知
欲見古人端在見我中較量古人之各自爲我銖黍不爽

陸子靜謂心同理同卽見我之說我之爲我故吾是已僕
雖不敢妄希古人但以放廢餘生潦倒典籍頗知其故不
敢不勉仕路多艱聞足下代庖外邑彼地得神君爲幸究
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爲愈非老於仕宦者不知耳知
已之間不敢貢諛料能諒宥倘有來人幸寄數言以慰鄙
念

復張永菴別駕

昨承示詩餘一冊篝燈披讀艷麗絕唱因思宋廣平峭直
如彼其賦梅花則又娥媚盡致蓋文人以文遊戲無所不

可也。然宋人謂詞爲詩餘，以其爲詩之餘波，非復風雅本旨。自風雅變爲騷賦，騷賦再變爲古樂府，樂府譜入管絃，以句少宛轉，復變而爲詞，起於六朝，沿及唐宋，浸淫爲元人之曲，其音節流蕩，不返愈趨愈下，而雅樂無餘響矣。朱晦菴距夫子刪詩千數百年，如子衿諸篇，安知非思君子而作，乃敢奮筆斷其爲淫者，亦察其音節有流蕩不返之意，非向字句中尋摘也。某少留意詞曲及讀性理諸書，嘗以爲非節性坊淫學者之事，以文遊戲，只可偶一爲之耳。

答林名一

日爲家嚴抱恙，遑遑治藥，幾忘歲晚，來教娓娓，深念詢及老親，不知僕何以得此也。惟所云隱以斯世爲念，僕自豈何等人，乃敢當此經教之行，自有其時，竊以今時揆之，尙宜函之石室，隱之名山，未便輕示世人，以受謗議。此乃留爲有待，非敢靳也。進道之法，只在拿得定，撇得開，忍得下，不論盛年晚年，不論在家出家，不論素食葷食，如足下言下承當，立志不回，諄諄辯難，探索若此，便是聖功，便是仙胎，便是佛種，皆不待下問而可自決者也。調息有得，入道始基，果如所云，深可羨服。然總在習定自然，息息歸根，不

調而調非抑息非閉息卽經云胎息也子午二時乃陰陽之界然亦不必拘拘却睡良方全在煉已煉已者醒時作夢幻正觀一絲不掛則睡時得惺寂妙義萬境俱銷雖終日作渴睡漢不入頑昏何待頭上安頭謀所以却之乎尋鉛之說丹經言之甚詳程明道云神仙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今足下且從習定調息做去到那鉢生之時自有神來相告茲遠言之時夜鷄灸計太早也謹錄上朱晦菴調息箴幸詳玩之何如

再答林名一

來札條分縷析疑悟相生俱從實踐中得之非所謂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者耶僕雖狂瞽不敢不竭一得之愚以爲高深之助如習定定字與釋教言定原無差別但用功有淺深耳方其習之卽知止有定之說如釋教言定則兼靜安在內故生慧生慧卽所謂能慮也懲忿窒慾乃水火之功爲習定兩言註脚忿懲則火不上炎慾窒則水不下漏水火合而大道不遠矣此慾字專指色言若欲名欲利欲諸榮勝事皆屬貪類佛戒貪嗔癡卽忿癡卽慾貪則撇不開慾則拿不定忿則忍不下三者相因而生總入於煩

惱鐵圍。流浪生死。職是故耳。前足下從三要言中悟出懲忿窒慾二端。茲復從慾字探出欲名欲利等語。相質誠好。學深思心知其故者。僕不敢不明言之。以杜將來悟中之疑也。至於調息以坐爲貴。立亦可行。丹經云。腳踏地鼻撩天。兩手相垂在穴邊。一口吸從天上降。吞時須要滿山川。歸根尋藥。不過這箇法。則豈以痔病爲碍耶。如足下能行。卽行之以盡餘年。入手得手。安可預期。今生來生聽之而已。曾子曰。死而後已。先難後獲。聖人以爲仁者之事。總之習定能定。生可也。死可也。生不可生。死不可死也。嘻。盡矣。

三答林名一

南華拙解。直抒所見。何足以當大觀。過蒙獎許。徒增媿耳。道學兩字。自王陽明先生以來。二百餘年間。有知之亦不敢言。或偶一言之。未有不屈於衆口之嘲侮。誠可痛焉。故僕言道學。往往廣其說於二氏。二氏有長生之術。有往生之法。非至頑冥者。無不聞其說而樂之。然與周易中庸二書相發明者。甚多。宋儒闢二氏以成吾道之尊。不如引二氏以見吾道之大也。前書言攝生。皆本程朱之訓。容與舒

徐卽夫子申申天天氣象人身元炁自相流通因搖精勞
神而壅出乎此則入乎彼止認習定爲第一義何待別求
運法揠苗助長孟氏深戒豈童而習者亦忘之耶惟行住
坐卧不離規中到得手時便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矣矩爲
方之器儒遊於方之內二氏遊於方之外言規言矩其爲
止至善一也此道榛蕪已久茲畧言之料能心契

答鄭羽人

近因談易彼此訓答輒數百言誠樂事也所云三教合一
言其旨歸如是同者見同異者見異陽明先生得力在此

而其後招謗亦在此前承教云吾輩爲倫理所歸宗當於
名教中扶起綱常此千古定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然
欲見吾道之大正不妨撤去籓籬夫子友原壤而可子桑
戶巖君平以星卜而註老子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原不相
碍朱晦菴少年留意內典常註叅同契其詩鈔中讀道書
諸作超然有王喬之志是故儒道至大可以範圍二氏而
二氏實吾儒之註脚若持其一說卽儒書中同異甚多似
亦不敢盡讀苟見理可互證雖諸子百家以至稗乘野史
樵歌牧唱街談巷議無不可取何況二氏但二氏不宦不

婚出家剃度持一偏之說以攻吾儒之短亦僕所不樂也
得此意者學易方有所得何者易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
者也學者學其意不學其詞漸以印證吾心而已夫子年
已七十猶言假我數年僅求其無大過豈前此未之學嘗
有大過耶蓋言易道至大踐履之難也程傳嘗言踐履本
義端王十筮然十筮亦所以爲踐履故作聖者必有變動
不居之學如夫子仕止久速爲聖之時卽一部全易無論
已伯夷見鄉人若浼可謂清矣而求仁得仁不念舊惡者
誰乎伊尹治亂皆進可謂任矣而一介不取囂囂樂道者

誰乎柳下惠不差可謂和矣而直道事人三公不易
者誰乎此皆泛應曲當易地皆然猶龍之有潛有躍有飛
有亢與夫六十四卦之陰陽相對吉凶相尋交易變易之
義也其不同道而趨於仁猶六十四卦之統於乾而歸之
太極不易之義也數從中起毋論全易中卦象爻辭卽天
根爲坤復之交月窟爲乾姤之兆已屬第二義此中言語
道斷心思路絕亦無三教名目夫子之欲無言實有會於
四時百物之先者又非如今世二氏沉空守寂邊見也易
序云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此

吾道之旨歸矣。

再答鄭羽人

惠教云。閱過陽明先生文集。不出治心純淨等語。可謂一言蓋義。但要勘破良知二字。是何物事。方得提綱挈領之法。蓋良知非知識。不宜錯會。此處悟入。則憧憧者當下冰消瓦解。入世出世。本無二法。故大學言致知在格物。未嘗言離物以求知也。來教既病禪學空而不究諸用。又欲離用取靜。何也。離用取靜。則入用不能靜明矣。豈真靜乎。良知既致。俯仰日用。無非性地風光。自然動合天則。卽手提

百萬兵。當矢石之交。晝夜血戰。亦與燕坐無異。又何取靜之有。周子主靜。亦非從離用上著脚。儒釋關頭。雖在入世出世兩途。分別但佛既出家。何必又使文殊往叅維摩。正恐人執此錯認路頭。故維摩經曰。蓮花不生于陸地。而生于污泥。愛蓮之說。周子未必不得力於此。但不必說破耳。禪有禪之用。空而不究諸用。亦非真禪。惟及之而後知之。

三答鄭羽人

良知兩字。子輿氏不慮而知一語。明明拈出。王文成最初一念數句。絕好註腳。卽云好善惡惡。亦要自平。且好惡處。

勘出方不落第二念故孟氏從乍見孺子處徵仁皆此意也台札援引云云皆是慮而知耳格物窮理是致良知作用從此煉出則好惡自真應事接物不待叅一毫客氣以復孩提之本然非以格物窮理爲良知也晦菴誘人苦心全在此處如陸象山關佛爲自私何等巖峻而晦菴與辯論不已目爲禪學正是和而不同使人于言下融會探討乃後世儒者遂欲同聲助朱關陸非但不知象山亦不知晦菴矣陽明提出良知兩字實千古相傳道脉合朱陸于一堂龍谿發明殆無遺蘊而世儒溺於糟粕之見一聞與

義便訾爲禪學漠不講究是欲以易之何思何慮舜之無爲禹之無事文王之不識不知夫子之無意無必子思之不見不動無聲無臭孟子之不學不慮周子之無靜無動程子之無情無心一槩讓與二氏何其尊二氏而薄吾儒至此若以吾儒爲能格物窮理與禪學遺棄物理不同不知遺棄物理乃二乘之學亦大乘所訶楞嚴言如來發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從所緣出乃至恒沙界內一滴之雨亦知頭數現前種種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皆了元因楞伽百八句中說微塵幾何毛孔幾何世儒格物窮理寧有加

此是世儒又欲求伸而反詰也可謂有當乎僕何許人敢
談大道但以足下見地如此立志如此求之于心將來必
爲吾道主盟龍谿曰良知範圍三教之宗到得手時自無
分合同異之疑所謂尋常一味窻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
耳

四答鄭羽人

來論辨析節節皆通獨以文成言心理分合與格物兩字
以爲善去惡爲訓與紫陽不合僕竊以爲最合者莫如此
數語也夫本心卽良知本體也以其所得於天謂之明德

本無一物故虛惟虛故靈惟靈故不昧不昧則具衆理而
應萬事者悉在此譬之鏡然虛者鏡之質靈者鏡之光不
昧者鏡之照具衆理者有能照之實應萬事者有畢照之
用其爲名不同安得不分其爲實不異安得不合究竟分
無可分合無可合但了此心卽了此理原不于良知外加
分毫也若好善惡惡爲格物一語直括一部大學示下手
工夫發晦菴所未發朱註物猶事也內而身心意知外國
家國天下皆事也誠意傳言好色惡臭正心傳言忿懣好
樂修身傳言愛敬賤惡齊治平諸傳言好惡處更詳非以

好善惡惡一語直格到底哉。格字不是空空欲作佞解。有物必有則。孟氏曾言之矣。必窮其何者爲善。何者爲惡。何者當好。何者當惡。總是欲從千萬理中窮出一個理來。謂之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及豁然貫通時。而良知本體宛然是。謂之致。朱訓至陽明訓正合二解。而格之義始全。卽知行合一之旨亦著矣。今人苦泥補傳內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一語。遂誤認逐物爲窮理。窮到老去何時了局。獨不聞程明道訶謝上蔡玩物喪志之說乎。

五答鄭羽人

所云本體工夫分貼甚確。無容復贅。但晦菴多言工夫。因講說未定。恐人淫於老佛。文成拈出本體。因集註已行。又恐人滯於訓話。二先生苦心。皆爲救時起見。若分言爲上根中根說法。豈晦菴獨不爲上根計。文成獨不爲中根計。又非二先生大道爲公之心也。吾輩生于二先生之後。得備讀二先生之書。不可謂非幸。紫陽亦嘗云。孔子之門。如告曾子底話。顏子未聞得告。顏子底話。子貢亦未聞得。今讀論語。恍如一堂共聞矣。然總要體認悟出。不然歷在耳根。轉眼成迷。大可慮也。

復黃赤巖

近入省爲先人卜地奔走山叢竟不獲片刻領誨左右所謂入寶山而空手還者也承示陳君所撰筆記欲求高人印證知此君入手得手全是禪宗迺以不能機鋒酬答爲憾僕以爲談禪家不知向脚跟下討箇消息徒舉譎訛公案機鋒酬答雖頃刻千萬句亦非難事陳君果如筆記所云只管拏定做去把一千七百爛葛藤一刀兩段盡送東洋大海自有見得頭頭是道之日何待別求印證亦恐此時欲求高人絕未易得也若僕雖管窺一二全無實功浮

沉世務中不能常應常靜每當攝心求靜甚覺費力林艾軒所謂三四十歲老婢纏腰扎脚不但好笑亦甚苦也何敢望陳君之萬一反辱下詢不勝媿仄此君在省枉顧無緣覲面千里神交幸爲致意珍重

復劉覺岸

祖青和尚四月間賚大翰枉顧云此書藏之三年矣初不意今日尙得見某於人間世而致之某得書茫然如夢中亦不自意今日尙在人間世發緘而讀之也三年之中日與園土作緣彼時自分一死他亦不復顧慮所苦者平日

粗知幾何道理。卻擾擾虛過。至此大限忽來。前不到村。後不到店。耳饒飯餒人之說。乃一時嘲謔。爲鼓山和尚捧腹。不知先生何以得聞是言。自家無一毫本領。只管指東話西。此文字禪習氣。何處覓得不饒之飯。自家享用。但不饒之飯。當下具足享用。不盡說個覓字。頭上安頭。恐又是一碗餓飯也。久疎大誨。何日再過白門。飽領鉗鎚乎。

復戴型遠

禪波羅密節要一書。條分縷析。了無剩義。且其次第簡明。便於初學。知先生現宰官身說法也。私擬此一件大事。斷非塵勞擾擾中。可辦。忽承大翰。有入山促邾之訂。甚慰鄙衷。吾輩既從事於身心性命。非下這一着死工夫。如何換得不死的學問。儒者闢禪。謂無當於經世。則可。若論心法。則禪理如踞須彌絕頂。雖有樓季之能。慶忌之捷。夸父之勇。畢生奔赴。未必能造其峰。以撒手懸崖。從無可着力處。着力也。今人茫不知何者是禪。乃於塵勞擾擾中。執一卷儒書。循聲相戒。勿墮於禪。是何異。孱病之夫。挑一百二十斤擔子。日行荆棘中。不顧坑塹。在前止恐失足。墮入須彌山頂去也。豈不蹈杞人之愚乎。夫子以憤樂終其身。顏子

既見卓立欲從末由聖賢此處何等着力是儒是禪且從這裏過了一番再分別他未晚倘得追隨傾倒固所願也

與戴型遠

昨承名偶借步池畔引姚江道心常動一語以活潑潑地四字爲解未竟其說適衆客咸集而罷僕竊思此四字卽道家所謂常應常靜禪門所謂無縛無脫非人欲盡去天理流行未易幾此周子教人尋孔顏樂處卽指此也樂乃性地上真樂與七情之樂不同有此本領然後用舍行藏間方無礙手故孔之周流不涉於擾顏之陋巷不墮於枯

玩惟我與爾一句不曰能是而曰有是亦指此也不然用之誰有不行舍之誰有不藏乎曾點言志謂與三子必待用者有異而夫子與之漆雕開以有諸已之謂信若未得此理而遽仕恐不免有安排湊泊之病而夫子亦說之程子但謂二子見大意者以此理爲孔顏大本領開雖知之而未至點爲狂者之言其行有不掩焉者也然欲到此地位先從日用常行中時刻檢點覷定天理而行把人我利名得喪生死一切私情和盤放下操練純熟自然性地上作用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姚江所謂討寧籛而良知之學

益進者從活潑潑地上得手所以謂之道心常動也當日
莊渠如何解會得來敬以質之先生併求大誨

再與戴型遠

貴同年何公昨於尊府談次忽問主人翁在何處僕應之
曰問主人翁者其誰耶意欲俟其再問而詳答之不圖其
竟默然止也楞嚴以推窮尋逐者為非心想彼平日未曾
講解因以發問之心為主人翁認賊作子豈非大誤夫心
猶地也性猶王也意生於心轉而為情再轉而為妄所謂
主人翁者日役役自盜珍寶向外委棄其來久矣若檢妄

回情情返為意攝意安心心歸性地然後還所固有猶涅槃
經云牛乳之出出而生酪酪熟生酥酥熟為醍醐雖屬
一物各有其味謂醍醐非牛乳所造則不可若但執牛乳
便喚作醍醐又不得謂非誤也推窮尋逐之心皆第七轉
識用事所以謂之輪迴種子阿賴耶雖稱第八識然不無
生滅去來必湛然廓然為無識之識如金剛經云無所住
而生其心者方可稱主人翁亟以語之勿令執迷知先生
大道為公之心必不吝矣

答應嗣寅

昨承面教極詆李卓吾學術之偏茲又諭以拙選古文編
內不應登卓吾雜說一首恐學者因此求讀艷曲知足下
為世教慮至深且遠也僕謂卓吾平日所羨服者莫如姚
江龍谿近溪數公初非與吾道相背馳者因落髮後拏定
別行一路話柄遂以訶佛罵祖伎倆放膽翻駁古人恥落
他人牙後此乃禪和子機鋒棒喝習氣雖有失當不足深
罪也至於雜說一首全在文章上立論以文之至者有通
禪理甚得作文三昧其所舉西廂拜月琵琶三曲比斷亦
不過借題發意耳若真能文之人讀此必不向艷曲上着

眼即着眼亦不至作艷曲想其向艷曲上着眼且作艷曲
想者必不會讀卓吾是篇也記古德有偈云彩雲堆裏仙
人見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認仙人手中
扇可為讀書者法不明乎此即夫子刪詩十五國風貞淫
竝錄亦無不可誤人譬之同一餚也有云可以養老有云
可以黏戶樞各存乎人之所見餚何與焉若必慮人有黏
戶樞之見因廢却餚安能為此過計乎亦惟有聽之而已

再答應嗣寅

足下博雅沉潛學問品節皆可為當世楷模僕每促鄰受

益良多。洵吾道于城之寄也。昨承論一脚。踩不得兩船之語。豈非以二氏爲異端。談吾道者不當兼及耶。然僕竊思之三教門戶不同。作用亦別。若論其心性源頭。止算得共一隻船。儒爲船腹。釋爲船頭。道爲船尾。船腹之形。應方而大。其頭尾之形。應狹而高。此其門戶作用。所以不同之故。但恐學者。脚跟俱未。踩着耳果。踩着不論中間兩頭。皆可以濟河登岸。若謂踩着中間。便當截去兩頭。踩着兩頭。便當拆去中間。則又大不可也。乃世俗之見。輒執二氏之門戶作用。有乖於吾道者。指爲異端。而不知吾道中自有異端。凡舍却心性源頭。徒向外面鋪排。竊奏獵取名利者。皆是也。彼緇黃者流。又汲汲於修造。經懺誇稱功德。巧圖布施。供養。則又二氏之異端不足責矣。昔袁中郎云。三教之外。可增鄉愿盜跖兩教。究竟三教是空名。鄉愿盜跖是實事。又不如減却三教。止存兩教。是語雖似過激。然却切中時病。蓋盜跖爲利者也。所謂真小人是也。鄉愿爲名者。也。所謂僞君子是也。試問今世學三教者。有不爲名與利者乎。有爲小人不真。君子不僞者乎。此乃茫茫大海中。無底壞船。彼此爭先下脚。不顧滅頂。漂溺如魚之吞餌。蛾之

撲燈坐待焦爛。乃猶噉噉然蝸角互爭。是明明以異端攻異端也。可不謂大哀乎。僕以爲今日學者。果有志於大道。或出或處。總須先借朱亥鐵椎。椎破世俗名利機關。專向心性源頭。尋個下落。然後伸出一雙長蘆鐵腳。踩定張老鐵船。力撐渡海。亦不待問古人已渡舊船。或一隻或兩隻。及船之頭尾中間也。足下以爲何如。

復毛稚黃

大刻闡發理學。旁通二氏。甚快鄙意。今日談身心性命之學者。絕無其人。以人心陷溺已久。去私二字。不但吾道正諦亦救時良藥也。陸象山講喻義喻利。章吉令生徒一齊涕下。弱喪知歸。喜極而悲。此其真情觸發。不能自己者。想讀大刻亦宜如此。遵諭謬題數語。分榮多矣。然僕聞之師云。心空則入障。皆空心碍。則求空反碍。習靜存養。乃爭上截法。蓋知存理而遏欲。尤覺省力也。不知有當台旨否。

與王丹麓

文章一道。作者固難。識者亦不易。其間傳不傳之故。殆有說焉。蓋選家手眼。不能盡一使。古詩古書。未經尼父刪定。留待今人自爲去取。斷不是一樣選法。故今人詩文。亦間

有勝古人之處。但未必有當于時俗。既無當於時俗。將來漸至散佚銷沉。後雖有能賞識者。惡從而見之。因思自有詩文以來。作者嘔盡心血。其可傳者。不知凡幾。俱與荒草游雲同歸漫滅。誠可痛也。大作固必傳之。業待之後人。不如商必傳之。策決之當身。拙序鯁鯁及之。幸勿爲過計耳。

復黃憶溪太守

十八載梁月寤思。忽於武林容邸。把臂兩日。快何如也。括蒼雖凋瘵。幸接壤吾閩。得與親故重話。濶悰不居然。畫錦之榮乎。來翰索拙著。政事之外。兼及文章。弘才何暇。豫乃爾。近聞攝視道篆。雖一時代庖。亦有監司。激揚專責。察吏之法。不可不講。周禮六計。皆冠以廉。謂服官既廉。方可論其長短。勤惰不然。猶婦女犯淫行。縱有他長。不足稱也。至所謂守有餘而才不足者。僕竊以爲必無其人。何者。蓋人才不甚相遠。彼黷貨之夫。雖或有肆應之能。然用之於士。民則有賸削之勞。用之於同寮。則有締結之煩。用之於上官。則有彌縫之苦。卽飲食夢寐之間。既畏清議。又慮國法。精神耗竭。十去八九。其於政事。但能苟且塞責。亦云幸矣。若夫廉吏。旣知輕財。必不愛官。在上位者。果能憐而容之。

則惟職守是盡。否則奉身而退。豈有不恢恢游刃者哉。間有庸懦曠職。實無貪行。此乃力不能食。原非真廉。又千百中無一二矣。管見如此。諒知已間。當不以狂言爲罪也。

與丁勗菴

昨承面教。云神仙離不得勢利二字。是未經人道語。僕以爲今世學仙佛者。無非欲得其神通。受人供養。使勢成於我。利歸於我。雖學仙佛。却是學勢利也。吾道有所爲而爲之。皆謂之私求。仙求佛有取。有證。總屬妄想。與奔走公侯之門。求富貴利達者。不過臧穀亡羊之異。况明明以勢利爲學乎。奈世人除却勢利二字。亦卽無有學者。如二氏因果報應之說。吾儒或闢其謬妄。其實富貴利達。卽吾儒之因果報應。藉令國家取士之法。俱不本於讀書。數十年後。將不知六經爲何物。孔孟爲何人矣。道德南華。羽士罕有誦者。曹溪傳五宗。而三宗俱絕。皆以其不言因果報應故也。若緇黃者流。謂誦經拜像。供養布施。求財得財。求官得官。求子得子。求壽得壽。無論富人善士。卽極貧窶。極凶頑。亦未有不波馳而蟻附。以其事應。或不可知。所求之費少。而所得之效多。姑試而爲之耳。與真佛真仙何涉。是奚以

異於吾儒讀書晝夜呬唔而不求所以爲聖爲賢者也故
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人人有此心
但無一人肯開口耳吾輩旣勘破這些關頭一切盡情
放下當念自足無事遠求所謂閒裏看人忙也

與楊三石中翰

大駕行後無可與語每晤戴型老談及足下在名利場中
偏能究取身心性命下落真當世奇男子也吾輩舍却這
樁大事縱能成就掀天揭地事業只算做得一場好夢吾
生有涯隙駒難繫擇地求友如救頭燃奈僕拓落西湖米
珠薪桂之苦猶屬第二義但此關人情酬應務加一番虛
張一番回護丈夫當斬釘截鐵一語相契便可剖肝瀝血
安能厚貌深情向人作婦女囉嘯之態甚至竟日歡娛轉
眼譏訕然不如此則嗤嗤然羣指爲惟妄若浮沉其間以
身心性命做個陪奉人情干鈞之弩不幾爲鼯鼠發機乎
今旣離故鄉矣雖學尼山作一居彝浮海之想總不過羈
旅異地而已珂鄉古道未滴素所神往不識將來以飄蓬
斷梗之身得與高賢促膝如武林否

與沈寐菴

僕荷足下定交日久每相顧未嘗不談性命之學知明眼人立志與俗迥別然足下芳鄰有戴型遠先生於其生前何以絕不通問豈視爲東家丘當面錯過耶今日性命之學如型遠之洞徹殆不數見且落落不肯妄交口不問外事足不履公庭其立品尤卓然者僕常與往還傾倒受益良多不意天之奪我良友如此其速也屬纊之先書偈坐瞑僕已知其死而不死者逾年柩將行僕有仲女芳佩夢其服羽士衣幘枉顧下拜乞文俄而楊靖調世丈至代請題主及屆期題主歸復夢枉顧拜謝如前歎異久之嗣詢

之靖調方知遺命服此衣幘入檢則型遠雖死果有所以不死者存矣型遠生前解西銘訂楞伽死服羽士衣幘示一身能兼三教之意此其可知者獨疑其名位之高問學之廣品行之潔皆非僕所敢望其項背且武林名公鉅卿文人端士指不勝屈顧悉舍此而下及於喪家羈旅無所短長之人兩見夢焉可謂奇矣然人生知己畢世不能相遭聲援結納舉無所與僕與型遠爲性命之交則精神感通自當在形骸之外每私念不合於流俗而見知於高賢旣得之於其人復得之於其鬼亦可以怡然自慰但不知

將來砥礪能無負於知己之相許否也。足下有志性命之學，若取其所著而觀之，料能心契。且知僕非阿其所好矣。

與吳寶崖

昨有老生欵門談次，痛詆此間驚名者，屈指數之，皆僕熟識。且掉頭自詫曰：我獨不驚名。有浩然自得之意。僕因察其爲人，亦讀經書，亦作制藝，亦應科試。凡被放黜後，亦怨遇合之數奇，亦嘗主司之顛倒，亦嘗舉子之倖薦。人有諛之，亦喜；有謗之，亦怒。初無大異於世之好名者。何以能作是言？旣而知其平日驚名之念，鬱積胸中，如盲者不忘視。

癡者不忘起，自分勢不可得，因欲以不驚名爲名，向人銜鬻。乃其驚名之甚者也。夫太上忘名，巢許務光之風，不可再覩。其次則立名，或生有美號，或死有美謚，或閭有旌，或墓有表，或竹帛有紀，或青史有載，皆稱其實，匪可誣焉。最下則驚名者，如殷深源，房次律，輩始盜虛聲，卒以取敗。驚亦何益？甚至罔知名之可貴，笑罵由人，毫無顧惜，則小爲闢茸，大爲亂賊，靡所不至。此則世道之憂矣。故曰：三代以上，惟恐其好名，以其驚而寡實，無益躬修也。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名，以其罔知顧惜，靡所不至也。今老生以己之

修名不立而訾他人驚名之失欲自託於太上忘名之風
 爲此不由中之言獨不思有奪人之力而不屑方謂之義
 士有殺人之權而不忍方謂之仁人若本無權力致受饑
 寒侮辱詡詡號於人曰吾不屑於奪人不忍於殺人也
 有
 不唾其妄者乎幸而猶知名之可貴冀以不驚爲驚然亦
 去笑罵由人之徒不遠蓋不顧惜其名與忘名相似而實
 非彼既憤憤僕又不能不爲之危矣足下英年積學宜以
 三不朽自勉桃李成蹊名不待驚亦不必以立名爲諱因
 述老生之言而痛駁之爲足下開函噴飯也

復湯念平前輩

碩人世兄入杭枉顧丰度脩然迥出塵表知淵源有自如
 炙台顏來教過於謙抑謂中夜自省有媿古人萬萬第思
 古人學問亦不過從自省中得力既能於中夜從事乎此
 即可崖然自命爲古人而無媿也夫鈞是人也何以有古
 今之異揆其故祇以人心陷溺皆不自知因而世道江河
 遂不復返僕每嘆今世之人遇可駭可愕之事絕不以爲
 怪遇可唾可恥之事絕不以爲辱遇可危可哀之事絕不
 以爲憂間有知此者反得狂誕之名大約以見聞熟習視

爲固然苟知中夜從事自省未有不惕然於心者前讀內
省齋大集三十卷皆有世道人心之慮已知先生行誼爲
今日之謝疊山文章爲今日之曾子固在古人中亦不多
覲猶歆然不自安若此乃悟古人學問如登山涉海愈高
愈深而愈覺其難盡非身歷者不能知也僕雖駑下不堪
鞭策然承教之後惕然無以自存矣

與唐濟武

寒宗鐵厓得歸窳窳賴先生重譜誼澤及枯骨近無錫顧
君梁汾復減橐囊其事其子又得以母棺附葬於側知先
生耻獨爲君子聞之必大快也梁汾與鐵厓生前無甚親
狎且當遊橐蕭然之際與先生昔年相類而亦不吝爲此
昔人情所難者僕輒爲人誦之有竊怪鐵厓平日服官時
其三黨中必有與親狎且饗其惠者至今日皆漠然不能
一顧僕謂惟平日親狎且饗其惠所以今日漠然不能一
顧蓋得意時最親且厚之人卽是失意時最疎且絕之人
若於榮辱得喪之交以此試人百不失一也僕前此服官
九年還山七年三黨中有不能自存者皆不忍相棄或聚
以室廬或給以衣食或代爲婚嫁在僕謂義所當然耳至

於今悉為陌路之人。偶有重託。未有不攬而去之。萬一窮途。且暮身填溝壑。飼蛇虺而飽。烏鳶此輩。過之亦斷不肯從事于畚鍤。藁裡掩骼埋骸也。則先生與梁汾指困義舉。皆不計其平日之親狎。尤非可以俗情測矣。先生樂道人善。勿吝椽筆。以梁汾風示海內。且以世俗涼燠。踐態為戒。使人知得意時有爭先獻媚以求親狎者。遠之如虎狼蛇蝎。亦一快也。

復羅隨園參軍

來札以量遷粵西。寒員且居僻地。似有不能釋然者。僕竊

謂古今世界絕似一副大棋局。多少英雄豪傑。止向全局中爭一個劫。惟聖賢方能和盤打算。故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謂之國手。若二氏方外者。流則所謂棋以不着為高者也。吾輩既插身名利場中。苦樂得喪。究竟和盤打算。無不相當。粵西雖僻壤。參軍雖散員。然省却許多酬應之煩。上下需索之苦。豈非清福。今足下現在局中爭劫時。宜不自覺及撤局後。方知今日多此一番悒悒也。試以局外冷眼觀之。何如。

與從孫常健

癸丑

古人踰月治葬今以卜地之難遲至除服以後此禮之窮也非得已也若禮有可行而不行是明明欲棄禮矣俗除服治葬者封殯畢卽易吉服而賓亦以吉服行弔夫旣吉矣而謂吉可弔乎抑旣弔矣而弔乃謂之吉乎按喪記云改葬總謂親見尸棺不可無服三月除之則除服以後治葬雖禮無明文其理亦可推矣愚以爲宜用凶服謝賓及反虞始改素服如總制者或不大謬也會葬設酒程子以爲陷人於惡在今日此義難明從俗而設亦禹入裸國不得不袒身之意但反虞之時親族例有燈幃鼓吹迎導稱慶而孝子治庖以謝母論餘哀未忘不宜受賀宴飲獨不思人子葬親乃分內事有何可慶者必欲舉行是爲人子者皆當以棄親不葬爲常事矣非所以教孝也俗見難破如此可發一歎

挹奎樓選稿卷之九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瀕水訂

男 沅芷之
姪孫秉柱常礎
全較

書

復武平令衛雲石 丁卯

萍梗餘生。恒以八口之累。奔命經年。客臘歸杭。方得從孫
常礎。賫到大翰。過蒙獎借。又惠教以救癡蟲妙諦。洞徹釋
氏度世深心。得未曾有。欣羨曷極。因詢其拜領日期。則云

打奎相選和 卷之九
寅冬詣汀時頒發且荷枉顧名飲減橐爲贈情文優渥僕
自揣闕劣下材向無先容於左右乃承殷注施及同枝遲
報之譽益無以自解矣語云傾蓋如故言知己難得而驟
得者爲可幸也然傾蓋猶待接談而後定交乃僕獨得諸
不謀面之高賢無藉傾蓋而數千里外心同理同鍼芥自
合豈非尤其幸乎但以使君身心性命之學立志之堅見
地之確在今日不數見顧乃過於謙抑而以天地間第一
流人物謬屬之荒唐迂妄不達時宜之棄材踉蹌殊甚倘
得借此痛加淬礪用斬無負於萬一是期許正所以爲鞭

策亦使君曲成不遺之教術也至所云遭逢不偶乃天所
以玉成之意婉賜解嘲然某嘗自反始知顛躓困阨之途
惟聖賢方可謂之不幸若吾輩皆不敢謂非自取何也聖
賢道大德宏與物無忤如孔之微服孟之戒心當日必無
所以開罪之處乃忽有積怨深怒之人不但爲武叔之毀
臧倉之沮必欲戕其生而後快是何異顏垣飄瓦突如其
來謂之不幸可也吾輩生於末俗稍知自好必有稜角稜
角遇物不免忤觸因而儔伍之間盡爲仇敵交口媒孽無
所不至雖欲不顛躓困阨其可得乎故不敢謂非自取僕

向日遭逢不偶。實由未嘗學問。惟知揣而銳之。以同流合
污爲戒。而不知和光同塵之理。在挫其銳。原與同流。合污
迴別。銳者稜角之謂也。此意惟渡水而不濕脚者知之。卽
使君今日所學。但可爲知者道。若流俗人聞之。將以爲傲
其所不能。亦未必不視爲稜角矣。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
難。原不分。或出或處也。貴及門。雷君兩顧寒廬。皆以客外
相左。恐無以塞其意。謹遵所命。謬作卮言。其實管蠡之見。
未必有當高深也。倘有便鴻入杭。併祈再惠德音。不宣。

上湯潛菴中丞

丁卯

某以閩海腐儒。飄零浙水。於酉冬得覲慈光。叨御李之
榮。嗣以拙解古文。就正復蒙不吝郢斤。今謬見推於雞林。
皆閣下提命之賜也。近謀國朝名文選本。偶得夏峰孫
先生集。知閣下理學宗傳。沉酣道味。且悉太夫人大節。梗
概爭光日月。洵一代正氣所鍾。非偶然也。某居恒讀關閩
濂洛之書。以諸公在當年。有其道而不能大用於世。未嘗
不爲之惋惜。今閣下上結主知節。鉞吳會。真儒應運而
出。指顧之間。皆世道人心攸賴。不但舉東南一方之民。登
諸衽席而已也。武林詣蘇一箠可渡。私念憲體清嚴。不敢

以袒裼唐突樞賀然典型在望高山之仰未能一日去懷
茲因中翰孫君北旋虔修寸稟附候崇禱伏惟慈照不宣

復孫靜紫中翰 丁卯

札到知湖光山色爲足下數日領畧殆盡想佳章亦必盈
篋也前承教烏喇紀遊大篇刻劃寫繪光怪陸離非從荒
驛沙磧中開拓心眼未易得方爲此乃知司馬子長遊名
山大川後方撰出史記大文字非虛語矣然考漢都關中
子長雖好遊山穴龍門亦不過西北提封以內耳烏喇去
燕三千餘里且聞遊時備極苦趣而足下了無憊色昔人

有遊黃山者言黃山險絕不可攀躋遊到可笑處猶未盡
其奇必遊到可哭處方能盡其奇茲足下又能於可哭處
轉而爲笑吟嘯自如其爲壯尤加人數等也今天下幅幘
寥濶非漢代比足下遊踪旣至西湖何不從此鼓興南行
取道吾閩駕一葉直抵臺灣恣觀巨浪拍天萬怪惶惑奇
景再成一篇遊記傳示寓內則自極北以至極南皆足下
奚囊中物毋論司馬子長卽博望侯乘槎牛斗間其爲壯
亦不是過僕又不能不以千古未曾有之遊與夫千古未
曾有之文爲足下勸駕矣

復仇滄柱 辛酉

評註古人書如丹青家寫照。或好或醜。總要還他一副真面目。南華變幻不測。好醜原無實相。所以先輩稱為文字中鬼神。諺云。畫人難畫鬼。易以鬼無人見。可以臆寫。非如畫人必求還他真面目也。郭子佉後有許多畫鬼註。腳不勝捧腹。卽秦失弔老聃一段。遁天倍情之譏。舊註相沿已久。僕嘗疑莊之於老。猶孟之於孔。不宜有此。忽接大教。將首句夫子解作老聃。遁天倍情四字。指弔哭之人而言。一轉換間。不須著力。遂能爲同室操戈者。尋出一條解救活路。是以頰毛畫人妙手。爲鬼寫照。可謂知鬼神之情狀者矣。僕聞黃山有天都峰。自開闢以來。至明萬曆年間。始鑿通其處。每私念海內大矣。諸名山中。豈無萬曆以前之天都峰乎。讀書論古與遊山陟歷相類。若以足下今日解莊。推之則古人之書。數千年來。至今其間。未經詮出者。不知凡幾。吾輩果有定識。一一爲之傳神阿堵。還得他真面目。譬如高寄雙眸。向崑崙絕巘。俯視海內諸名山。知從前以竹杖芒鞋。步步探賞者。陟歷有限。其快心當在何等也。

答丁荔園論著作

甲子

僕暗鄙寡識於世無所短長私謂讀書可益人神智故雖
旅寄珂鄉日從事繩床手一編探索古人意旨偶有所得
欣然綴數語於篇末恐其遺忘耳非但不敢言作亦不敢
言述也乃荷先生惠書教督媿媿千餘言如飄風迅雷之
掃擊能令千古著作家辟易嚙什失聲咋舌况碌碌如僕
者乎如所云六經以外不得謂之著作以義理有出入駁
而不懿是已若謂剝始是作傳舊是述則庖義一畫得之
仰觀俯察原非臆造已足述矣下此更何者是作耶夫六
經所發明者古今不易之義理也義理之在兩間與天地

相終始卽開闢之初未有文字已無不存然必待六經發
明者以時至而事起匪可強焉如天有日月之昭垂地有
山川之流峙若邇之未有天地之先不知經幾世幾年由
暗而明由微而盛在天地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六經
義理由循蜚因提以來而結繩而文字而書契至周末乃
燦然竝陳者在聖人亦不自知其何以不能已也此由暗
而明由微而盛其勢然也勢不可已於是由周而降則易
之後變而爲易林爲太玄爲元包爲經世爲潛虛詩之後
變而爲騷爲賦爲歌行爲樂府爲律爲詞爲曲書之後變

而爲史爲傳爲志爲稗乘禮之後變而爲諸子百家莫可
紀極樂至乎聲同乎詩之變春秋本乎史同乎書之變於
是六經義理不能不因之而出入甚至有離經畔道之尤
者亦猶日月之當薄蝕山川之當崩塌盛則衰成則毀聖
人知之所不能止也亦其勢然也夫以天地始終世數之
無窮自周末以迄今茲區區數千百年中其著書立說同
異正變已如此有志者未嘗不鯁鯁慮之若自天地觀之
譬如一日之內忽而聞虎嘯龍吟忽而聞鳳唳獅吼忽而
聞猿嘯鶴唳忽而聞雉雊鳩呼左之則有牛喘馬嘶右之
則有雞喧鴨唼仰之則有蜂衙蟬噪俯之則有蛙鼓蚓吹
其聲之由大而小由妍而媿由貴而賤皆漠然以爲固有
卽繼此以往茫茫終古其間著書立說同異正變更有不
可端倪者而古今不易之義理立乎未有六經之先行乎
既有六經之後猶日月之經薄蝕其昭垂者不改山川之
經崩塌其流峙者不愆也士生斯世苟明乎此則六經皆
吾註脚無所容其作亦無所容其述矣如僕者於義理無
所明雖日讀古人書管窺一二原無與於作述之數漆園
氏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竊有志焉著

作之名既不敢任又何待辭敬以質之左右

上杜肇余少宰 辛酉

武林快讀大作受益良多樂發日不及造別迄今猶耿耿
不已閱邸抄知台驄已抵都門銓衡一席進退天下士是
仕路中何等功名不待落魄餘生作套語稱賀也某養疴
西湖俗營屏絕獨不能忘情於文章雖自恨學之不工但
每讀古今之文或有當於心則寢食俱廢檄可療瘋詩堪
已瘥但為知者道耳 國朝之文甚盛近見坊本間取雕
鏤藻績可以供儉腹應酬者流布一二而一代真文章力

追唐宋諸大家者反不數見嘗以為憾夫一代真文章猶
之乎真人品也真人品若合若離磊落自喜而有一段不
可抑塞之性情真文章有意無意洗滌自恣而有一段不
可磨滅之神理故一見而聽人抑揄者即非佳士一覽而
佐人剽竊者即非佳文非佳文而傳焉勢必朝華夕萎傳
猶弗傳佳文則千古常新與唐宋諸大家相頡頏一傳之
後無弗傳矣閣下之文多得力於昌黎所謂一代之真文
章也但念當代鉅公傑作未能遍讀幸為廣搜併佳篇彙
寄以成一代鉅觀則斯文之幸也若夫進退天下士即以

真文章之意通之抑奔競扶廉恥又不獨斯文之幸矣

上王阮亭內翰 辛酉

曩共事南國。庚子闈中。握手論文。夜分戲述鬼神事。咄咄相恐怖。今已二十餘稔。追憶往事。猶恍然如昨也。閣下文章滿天下。今日著作家。無不知有阮亭先生者。此千古流芳。不特一時之榮而已。某歸閩後。自知支離不堪入俗。卽卜築建溪。屏跡人間。世誓不再出。仙霞關半步。以故從前故交。未能作隻字。通往來。閩變之後。無一塊乾淨土。携帑寄跡西湖。又誓此生不再入仙霞關。而數十年來。舊識舟

車所歷。間有過從。每追昔時聚首之盛。未嘗不興晨星寥落之感。夫人生作客耳。而某又爲客中之客。萍梗漂流。首丘莫問。尤可悲也。悒悒無聊。偶與杭友從事古文詞。未免有見獵之喜。因見國朝詩選甚盛。而古文詞不少。概見間有選梓。不過取其殘膏剩馥。爲沾丐津梁。昔昌黎起八代之衰。今日選家所登。皆其衰者也。茲方謀輯定本。以唐宋諸大家爲鵠。計閣下文雄一代。必有新篇盈篋。幸郵寄以爲弁冕。俾海內著作家。知有古文詞真面目。則起衰之功。豈在昌黎下哉。

與林鹿菴

應酬之文不自今始。蔡中郎謂所作碑銘率有慙色。其所慙在事之溢美而不實。韓退之謂作應事文字下筆令人慙。其所慙又在文之逢時而不工。非具此二慙必不堪爲應酬之用。自古然矣。若出俗手不必復道。乃足下以此枝妙筆亦嘗隱忍爲此。所謂以狐父之戈擣牛矢者也。豈不惜乎。僕雖不能文。然畏應酬甚於畏虎。非憚勞也。昔袁宏作單道開傳。唐庚謂其嘗作桓溫九錫文。此手不宜弄世外事。况今人行檢不及古人萬一。且其所喜文字如櫪馬欄牛。垂涎芻藁。全不知有易牙正味。官家婢子改事賣絹。牙郎勢必至於喎口敗面。仆地不起。不但具一慙二慙而已。僕亦知足下隱忍爲此。有不得已第恨今世無裴晉公其人。請撰三千字碑文。酬以一字三縑。俾得買山歸隱。謝絕一切代海內高人正士作傳序。以垂千秋。不至碌碌爲櫪馬欄牛。寫生污却此枝妙筆也。

復林孟趾學博

汀水僻在閩陬。往來浙杭鮮有取道者。每思修數行問。起居無由上達。故寅冬蒙惠德音。至今猶未能裁復也。茲四

月黎宣巖年丈至杭再頌大翰感與愧并所云古人文字
之成多在閱歷世變似有類於窮愁著書之說但古人以
窮愁而後著書僕以著書而益窮愁不足道也首藉閒曹
正讀書作文之地乃云爲妻子口腹所累欲措一詞而不
獲是欲待不窮愁之後始著書也尤爲不可得之數矣夫
讀書作文乃吾輩分內事然僅爲世俗之讀世俗之作則
無不可讀不可作者妻子口腹何累焉若必靳進於古之
讀書作文如唐宋諸大家恐又非無妻子口腹之累便可
優游坐致也何也大家之文文之至者也其讀書之法始

各因其性之所近者取其一而專治焉以爲從入之門然
後積數十年之力合羣書而含咀其英華故其爲文離奇
變化使人不知其所從出如韓以楊雄爲宗歐以司馬遷
爲宗老蘇以國策孟子爲宗長蘇以莊子賈誼爲宗當其
蹇有所得自快於已雖父子不能相告其後則各爲一家
而亦不必相襲此其道如臨池學書或鍾或王止取其一
帖以爲法迨其旣成亦絕無鍾王之跡焉今人爲文其始
無所從入之門猶學書不知有法帖而漫然自書者也其
後執一家而效其步趨畧無變化猶終日臨帖而裒然自

命以爲已書者也。此世俗之讀世俗之作，所以異於大家者。以此足下有志於古文詞，其入手得手之途，必有所以擇而取之。妻子口腹以爲累，則無不累以爲不累，則本無可累。解脫纏縛，總在一念間。自爲主持，何必借禪理以勝之。若論禪理，則語言道斷，心思路絕。又與讀書作文了無交涉也。俟足下將來撒手懸崖時，道破未晚。

報黎媿曾

丙寅

承示大著古意，歷落尤喜。有一段真氣貫行其間。此道數十年中榛蕪已久，毋論吾閩，卽海內向稱巨子者，數人而

外亦往往剽竊摹倣爲優孟衣冠，遂居然自命可追秦漢而駕唐宋。實不知何者爲秦漢，何者爲唐宋也。僕嘗謂爲文如爲人，論文亦如論人。虬髯客寧自據扶餘，不肯作唐將相；此爲文鉅手也。然又非鶻突者所能作。馬伏波見公孫述，陞戟譏其形同木偶，見光武袒幘坐迎，遂以真帝王屬之。此論文鉅眼也。然又非孟浪者所能辨。僕於此道有志未遠，碌碌不足齒數。私計今日惟先生能作之，又能辨之耳。吾閩文壇荒落，猶江黃不得與齊盟，誠有如大翰所云者。僕竊謂此道當在讀書養氣之後，蓄積日久不期而

得若學未充而輒思操觚非從事於剽竊摹倣亦不免有
鶻突孟浪之病其所以爲江黃不與齊盟皆由於爲夜郎
不知漢大此則今日文人通病又不獨吾聞爲然矣僕兩
載抱疴骨立不似人形而貧困日甚歸鄉無策倘他年不
填溝壑亦當屏絕筆墨以養餘年鼓吹倡導之責則賴有
先生爲之司南可爲吾里斯文之幸但貴耳賤目人之常
情假令山川効靈卽有如昌黎廬陵眉山諸君子篤生八
閩彼囂囂者未必不以東家丘視之決不能強使受益况
其下焉者乎文章一道寸心千古李宏甫以爲可悲者正
謂此也先生以爲何如

復黃次辰冢宰

巳未

某不談制藝二十餘年矣制藝謂之時文隨時而變少婦
歌舞競作別調新粧乃令五六十歲老姬以久廢舊套品
題高下豈不令人齒冷然秦青韓娥飛燕太真輩絕技無
前瓊璣繡裯之上總離不得這副檀板若不按節自紉出
曼聲媚態任他過雲繞梁驚鴻飛雪却都不是也制藝以
講貫題目爲要訣每一題目中自有天然位置諸君儘多
合作求其陷題之堅批却導窾不能不心折於則友王君

某平日見人評閱課文大約初未經眼先贊奇妙篇篇以
五百圈爲率輒恨而唾之茲又承不勞獎借之鼎論故敢
以狂瞽鄙見指瑕索癥用定軒輊其實不達時藝開罪孔
多容向諸君門下負荆以請還借來論爲某分謗也

上王人岳大司農

巳巳

惠教佳稿兼徵拙序管蠡之見不能仰測高深惶汗累日
雖勉應塞責而謬妄之罪實無以自逭也某少事佔畢習
聞八股制藝爲兩闈應舉津筏迨筮仕後卽以芻狗置之
以其朝華夕萎隨時而變間有作者必不能工卽工亦不

能久不作可焉然明三百年中諸大家擬程擬墨宦稿或
頗有工可傳又於當大任處大事盤錯糾紛之時常多判
渙蓋其才不易兼如此閣下早掇巍科歷階臚仕開府闈
浙當大仕處大事指顧之間無不錯注曲當今將益大所
施使寰宇之內胥被休澤必不暇與應舉之士挈長較短
茲讀高翁二先生弁言時閣下已在郎署是於筮仕之後
既有所作而又能工也計今又歷十數稔取而讀之若乃
之新出於礪金之初范於冶是所作既工而又能久也因
以閣下政事在人耳目間者與明三百年中諸大家相較

量是於前人所不易兼者而又能兼也在閣下今日雖不待爲文而顯而文益藉閣下以傳蓋古之人凡有功德於國家行誼卓然表見者後人得其片言皆珍如琪璧况復閱肆焜耀確然可以傳世而無疑乎某意是編久藏在笥時必有不可磨滅之氣上徹星躔今發而流布海內自當如日月亘天人共仰一時如是千百年未嘗不如是矣某以附名末簡得分餘榮爲幸故拜命之辱而不辭伏惟慈鑒

復蔣曠生

庚申

西泠飽聆大誨一別黯然忽接翰頌如聞警欬欣慰曷極貧者士之常也托鉢爲負米計切不可再舉此着念頭所論就近諸公皆僕同宗同里同年第欲求其推愛河潤無論強人所難細思今日諸公推愛及僕甚覺無益若輪助軍餉則有紀錄餽遺上官則有薦引結納當路則有聲氣游揚此時同宗同里同年並無一件用得着處也僕向以干請爲耻近值閩變之後無家可歸羈旅拓落於吳越間而越州司馬以二十餘年之老同譜不能一茶看來此時窮途作客除却端坐餓死之外再無第二法也足下文章

氣誼海內共知前在西泠蕭然之况如彼嘗一癯卽知全
鼎之味矣何待再計哉楚中東道主已作古人前訂徒成
畫餅窮鬼柳榆倘所謂命是耶非耶諸容另佈不宣

與馮書巖

辛酉

午歲山陰道上飽擾郇厨不覺三易寒暑所商往楚援例
未審濟否客夏有一年丈援例後到杭枉顧云我今已作
異路功名不敢復與同年相認僕笑曰年丈今日纔是正
途出身異路功名乃二十年前看花上苑事耳相與拊掌
大噱計足下此時亦當正途出身之候也僕播遷異鄉一

貧徹骨不敢作是想但苦此間玉桂愁人恐將來出身無
門餓死有分耳浙中當事有係同年者得邀一顧車笠之
間自揣已爲過分餓死不餓死關他何事若以死灰不復
燃之身責人以施恩不望報之事何處得此不返情之言
乎近有新安程生名振者乃北海年丈遺孤也以祖母一
棺久滯西湖間關抵此冀得麥舟之助獨不思此時人人
學做自了漢旣不知有生同年矣安能記及死同年乎旣
不能活生同年待盡之身矣安能埋死同年先世之骨乎
所以自冬徂春空淹逆旅日聞杜宇聲不如歸去又苦客

抱本懷遠。高。卷之九。囊既盡相憐者。但有春山鷓鴣。爲道行不得。哥哥也。此番山陰道上。出於萬不獲已。以爲庶幾一遇之舉。惟足下暨鍾年丈。勿惜齒頰餘芬。愆愆范年丈。稍爲之地。麥舟高風。本范家事。古今人何遠。不相及。且勿論其同年不同年也。此又僕不近情之言。高明能不見哂否。

與曹冠五太守

庚申

未歲新安拜別。忽忽十四寒暑。每讀所賜瑤篇。暨兩世兄佳什。徒遙想丰儀而已。迂拙餘生。栖遲碧水之後。自分先人窀穸事畢。卽向武夷六六峰頭。把南華楞嚴數冊。作蒲團上寶歷日子。此鄙願也。寅卯閏變。非人意計所及。焚林竭澤之下。鮮有脫者。而僕以虛名受禍。尤深。抄沒幽囚。不見天日者兩載。向非王師破竹。久化獄燐。明滅於晨風暮雨之間矣。近以寒鄉用兵。未已。挈眷流寓武林。苦八口待哺無策。惟向一二故交。作沿門托鉢生涯。而爲饑所驅。叩門辭拙。古人已道盡刺心苦語。斷不容後人再添一字也。信州山水明秀。想題咏必多。擬買舟溯洄拜讀。併陳積悃。若主人翁有逐客之令。則却步而走矣。

上黃次辰冢宰

辛酉

托跡珂里日聆大誨榮行後自分疎野不敢以寒暄恩尊
嚴近令表王君則友持家報到寓云閣下齒及慙慙竊思
此時長安中自朝至暮冠蓋接跡趨趨於閣下之門欲求
片語及之殊不易得乃獨念數千里外兩載不通問之野
人自疑何以得此閣下以第一等人居第一等官建立第
一等事業皆非疎野之人所能知亦非疎野之人所當言
若贊一語祝一語總屬隔靴搔痒不但嫌於涉套而已

與畢涵涓刑部

壬戌

西湖樓頭話別之後懷想無間闕邸抄方知榮補西曹此

時徐杜復出當如景星慶雲齋皇天際寓內見者無不嘖
嘖稱瑞不特故人私爲加額已也僕落魄吳山顛連萬狀
且苦生平未曾帶得一副老面皮向人作寒乞態而此時
人情不必復道乾坤如許大但覺一身難耳子山先生以
疾予告何患疴之久也可勝懸念來友陸冠周文章淵源
有自此番索米長安雖爲應舉而來實欲覓一館地肄業
若晤其人當自傾倒幸廣爲揄揚以成其志伯樂顧而價
增况在驥足絕塵必不負解紵以羈也但僕不能自謀而
欲爲人謀臨池不覺失笑耳

九月二日。令姪義若。賚到大翰語。語皆至情關切。且割清
俸為賜。感與愧并。所云生平惡為浮薄之事。是今日第一
等人品。僕在下風久矣。海氛蕩平。首丘堪念。但計在閩。無
一瓦之覆。一壠之植。即歸鄉亦無異作客。而此地又以萍
梗孤踪。犬馬齒索。稚兒無依。為慮可謂進退維谷。乃蒙鑒
諭。暫留曲圖歸計。此意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知僕何幸得
此也。奈僕拙於謀生。入杭以來。口不問戶外事。即當事諸
君。無論相識不相識。俱不敢輕投一刺。人或嘲以為迂。顧

念丈夫處顛躓。困阨無可告語之時。既不能一笠一瓢。向
青山白雲中。乞一片蒲團地。遯跡人間。世猶規規於八口
之累。逃死四方。以不祥姓名。往來於親故間。坐受炎涼。輕
薄已可賤矣。况復奔走公庭。蠅營狗苟。冀博嗟來。噉蹴之
食。且不可必得耶。在今日當事諸君。未免以異方來謁者。
多不肖干澤之人。畏客如虎。勢所必至。吾輩既無干澤之
事。乃使人先待以不肖之心。不幾於無病而自灸乎。惟有
確守愚分而已。若做省廷建許公。向蒙推愛。下交僕一拜。
外不復再謁。一啟外不復再通。然所以感激不能忘者。丈

夫重意氣以顛躓困阨無可告語之時舉世無知我得一人焉可以不恨不待學虞仲翔徒期於死後以青蠅作弔客也。今郎續絃勢不可已先後之間自當曲諒亡女。覩在荒垆鬼猶求食不識歲時。嗚呼能仰體庭訓以浮薄爲戒否。舍親入都輒有不情之擾僕盡知之前書已詳不贅。

與友人論婚 壬子

今人議婚全不較論兒女只爭箇門戶虛體面耳。若僕則有童子鴻惡癖不因人熱者也。鄭子此番良緣一言而定亦不求神爇不問占卜不推祿命如世俗所爲種種賤態。將來此子倘有過人處便爲美談。視今日紈袴子弟目不識丁者何啻孤雛腐鼠。人自不明理朱門懸薄二三十年間如轉轂耳。牛醫終不能爲黃叔度減價也不然寧使後人作一笑柄指爲矯情。啞爲愚妄而目前省却許多攀援勢利妄想豈不快殺此意未易爲世俗道也。亟令自勉僕當親教之。

答友人代徵德政詩

此時居官最難能立身於無過之地足矣。乃欲使人稱功頌德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樂道人善雖益者之事然亦不

可假借失實若本無可稱頌而稱頌之意欲何爲在居官者既自知無可稱頌又喜人之稱頌意亦欲何爲周公衮衣之詩召伯甘棠之詠夫子章甫之誦子產誰嗣之歌當日作者定不是以此求媚於四公而四公亦未常以此鑲板散布高自誇詡于世也况其爲詞鄙俚且人人可移用一胥吏優爲之矣僕生平未曾蓄得此枝佞筆實難爲役

答友人求改壽文

文章本樂事一涉應酬便落苦海僕之文成矣又以字數無多買菜求益獨不思文以氣爲主每篇中或多至數千百言少僅數十言其氣一也譬人之一身有長爲防風氏者有短爲僬僥氏者其耳目口鼻手足大小長短靡不相稱若合數十僬僥之體作一防風氏豈復成得人身乎今人之奏泊補綴者何以異是僕實不能幸諒之

與壻鄭官五論八股

八股文字當年王介甫不是驀空拈出這般格式蓋聖賢之言義理精奧非從四方八面說來不能發明殆盡故先輩八股中有虛實有主客有反正有淺深有題前推原有題後脫卸有題中洗發有題外拓開看來自破至結其實

只是一滾說話總妙在開手步步養局所謂一篇如一股
一股如一句者此也今人不明此法一起講中便把題目
說盡下面各股總是此意改換字句而已是聖賢當年說
話時把一句話重疊說了八九遍也豈不好笑

示塔鄭官五

人皆知自少至老苦樂得喪只算得一部梨園然自不佞
看來此語切不可囫圇說過蓋戲場中生旦丑末淨明明
是假却要真做如上場打起鑼鼓扮蘇秦的定唱不得伯
喈扮西廂的定唱不得水滸都要從頭到尾還他一部關
目若單說是個假既扮這一本又去唱那一本却又不成
戲也吾輩立身行已件件是真但能於苦樂得喪關頭曉
得是戲場中悲歡離合更占了許多便宜去矣此亦須到
鑼鼓收歇時方知打算也

復石潮和尚

辛亥

大作俱從性體中流出醒迷覺瞋得未曾有披讀間惟覺
清風明月來往几案耳武夷勝地素所願遊不識有緣能
追隨杖履否遷居芝城一着杜門避鷲實有出世癡想究
竟於此道未能豁然誠有如大師所云者但於此中尋箇

物事之錯幸已明了至於所謂無義味語則絕不願聞此
乃禪家八股文字活套一日之間九變其說與吾輩真學
問總無交涉近偶與白雲隱禪師叙入門得手之處隱師
云我於二十年前參禪把參者是誰一語參來參去便得
豁然夫既參矣復欲認參者是誰似參者一人認者又一
人也且欲認真我耶妄我耶如認妄我則不待參欲認真
我真我本無去來參來參去仍是妄我用事是非分別一
時熾然俱起蘄其豁然何時豁然故知隱公此語雖有本
非至當也要知無義味語古人爲當機而設因病發藥原

是活法不是死法若一槩執此令人參悟凡夫懵然必欲
求箇著落若稍大黃不擇病而施未有不藥殺人者當今
主持佛法如大師者有幾此等故套實爲隔年陳飯况盡
人能言之倘可別行一路何妨另出機軸明白闡揚翻却
千百年塵塗豈不成正法眼天人師哉狂言誠不自量惟
冀慈宥

與白雲隱舍和尚

辛亥

天王殿安樑曰僧俗駢闐禮佛僕何敢自外適聞淨慈菴
有意外之事而止若以道眼觀之此特虛船飄瓦耳且以

疎野伉禮小故原未有扞網實跡自反亦可無歉但僕聞
當事入寺時見優婆夷充塞混雜不禁愕然雖此間習俗
如是無可奈何然未必能使人咸諒其無他也昔世尊不
聽憍曇彌出家曰若聽女人出家者令正法不得久住以
至心欲受法律猶不輕聽如彼况此輩本爲游涉嬉戲而
來卽有一二發心受戒歸家之後便云罪滅福生而平日
忤觸舅姑凌蔑良人行徑至此有甚於佛法何益乎抑有
慮者吾輩爲佛法起見曲成不遺而僧衆中賢愚不一安
能保其皆守露齒現胸之戒以佛法當衰之日不知防微

杜漸致爲邪教藉口長官指摘大不可也今淨慈菴覆轍
可鑒矣白雲道場鼓山和尚爲真脩行者插一莖草此是
何等願力僅得粗定規模若不設法禁止防微杜漸則真
修行者亦將聞風裹足以數載之經營只成就箇應付道
場已爲可惜而意外之患又無論已幸大師留意焉

餽爲霖和尚壽

優曇鉢應瑞之期人天共仰若論不可思議解脫能演七
日爲一劫敢有用世俗之語爲祝者反是詛耳今日正當
未生前欲躬叩這句消息又恐與三十棒歸來區區萍獻

何敢佐伊蒲饌亦自見無明凡夫終不離壽者相也

報鼓山為霖和尚

承示淨土旨訣謂可了生死大事復舉王龍舒為文度化
一段公案仰見婆心殷切但僕每自校勘平生染着最重
結習未忘憧憧擾擾此心總不能到休歇地位求向上工
夫若徒事朝夕禮拜冀生西方仍是妄心用事安知臨終
見佛非楞嚴所謂五十種魔境耶至於為文度化尤所不
敢蓋自揣平日指東話西造出許多文字塵障譬如說食
求飽難免於饑今欲一總付之東流到此心休歇時了却

生死大事然後自度度他可以惟所欲為也管見如是致
以相質

再報為霖和尚

淨土見佛之疑私謂金屑雖貴不入眼中故以楞嚴五十
種陰魔上請鑒別雖知礙非其倫然是佛是魔總在一念
若論本來皆屬無有也嗣讀大刻生無生論心佛感應妙
諦知與著妄見妄者迥別蓋佛說是經因學者心無所寄
不至散亂必入昏沉令其一心念佛時時收束時時提醒
一切境界仍是心光變現不須計度猶叅話頭者見金字

充滿世界非實有金字特來攝受迨至瓜熟蒂落見彌陀者所以自見開悟者所以自悟以凡所有相皆成虛妄也若說工夫仍是觀想一切惟心禪與淨土恐難分作兩路但不可說破耳永明和尚分言之乃方便法門在有識者合言之方不落坑塹未審有當于台旨否

與偃亭和尚

僕總角卽知西陵有徐世臣近於湖舫中得挹慈光乃雍辯披緇法相然僕卽決其爲前輩名流者以舉止礪礪落落絕無近日禪和子造作粧點習氣也慧業文人入空門

中自度度他皆當別行一路茲聞慧林寺請講法華兩月可竣如來爲一大事因緣說經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此一事者本無可說若一言半偈未能明了卽自今日說到千萬億阿僧祇劫徒增疑障兩月可竣想因大眾信心逐字逐句還他一部全經耳夫佛法由信心而入固已然僕竊竺世界中有絕可信一大事人偏不信在當年五千會衆且已退席今何責焉無奈其所確信又皆萬不當信者不得不爲之舉揚剖析也如經所云彌勒授記爲未來劫如來猶世尊於過去劫爲燃燈佛授記當於此劫

出世度生也。以天地自生至壞爲一劫。猶邵子皇極經世所謂一元也。過去謂之莊嚴劫。現在謂之賢劫。未來謂之星宿劫。所謂三世諸佛。卽今諸寺殿上所塑三尊是也。天地雖大。乃有形之物。成住壞空。此理數之常者。乃向來邪教煽惑愚民。往往以天地當壞。彌勒出世爲詞。殊不知法華所云彌勒出世。乃在此劫。天地旣壞。再造天地之時。其世數久遠不可究詰。若天地將壞之先。則人物早已銷盡。豈獨留我。縱有詭稱我能獨留。但問十界旣空之後。何處住着。且安得此無量壽之身。歷不可究詰世數。以待天地。

再造乎。此皆必不可信者。而愚民信之。殃人禍已。覆轍相尋。誠可憐愍。願大師開講時。昌言於大衆。使廣布之城市鄉谷。以杜波旬魔種售欺之漸。則成就不可思議功德。莫過於此。僕每晤宰官多與之言佛法。晤比丘多與之言世教。欲以砥礪其所不及。况此事佛法世教均有攸關。而大師又以慧業文人入空門中。兼明世出世法者乎。若以爲經之粗迹而置之不論。則非僕之所望矣。

復白雲寺祖青和尚

客春芝城途次。匆匆不及叙別。隨登舟取道行矣。吳越浪

遊不覺經歲私念人生本作客何處是吾故鄉遂不禁潦
倒西湖頭作風月主人然但知是客義則脚跟下所至無
非故鄉越水吳山中實未嘗作客也不識大師此處能再

挹奎樓選稿卷之十一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瀕水訂

論

三代取天下論

三代之治天下純用王道。非後世所能復行。以其取天下之初。其用心不出於功利。故其為治。自不雜以伯術也。夫天生民而立君以治之。非獨厚於此一人。使其肆然居民。

男 沅芷之

姪孫秉柱常礎

全較



上而以位爲樂也。故三代之爲君，皆以一人而勞天下。後世之爲君，則以天下而奉一人，胡可爲比。如禹之受禪，固辭不獲而後告攝。夫子旣稱其有天下而不與矣，卽如湯進伊尹而使就桀，武王觀兵孟津而復還師，無非冀其君之悛改而已。藉令二君知天下叛已，一旦翻然悔禍，下罪已之詔，立除苛政，則南巢牧野之師，豈敢出亳都西土半步。睥然爲放伐之謀，而湯武雖終其身於北面，固訖然樂也。至萬不獲已而奉天救民，斷非後世延攬私人以詐力取之，惟恐或失之意。婁敬謂漢祖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

異周營洛邑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不依險阻令後世驕奢虐民，數語知湯武取天下之用心矣。乃蘇子瞻作武王論，謂湯武非聖人，是以後世取天下之用心，窺三代矣。豈有當乎？至引周書無逸之詞，以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二語爲証。昧者稱其奇確，不知無逸一篇，周公所以訓成王，專爲守成之君而發。湯武乃開創者，原不當挽入篇內。若他處竝稱文武者，甚多子瞻皆不引証，其亦欲伸其說而故曲爲之辭歟。

唐陽城爲司諫七年。僅論陸贄沮裴延齡二事。韓退之譏之於先。歐陽永叔議之於後。胡氏復以不能防漸評之於史。似也。吾以爲古今諫官知大計者。莫如城。二公徒執官守以立言。未能窺城之心。若胡氏之說。則迂且誕矣。城之始就職也。史稱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厭之。城之不。言非愛言也。顧不得國家大計而爲言。卽有涉于細碎也。夫國家大計。孰有過於任相一事哉。前此開元天寶總一。位宗姚宋治之。李楊亂之。卽德宗任盧杞而乘輿播遷。又其目前覆轍。則相一陸贄。可以治相。一延齡。可以亂不待。

智者而後知也。吾意當日之爲諫官者。有懷私而不欲言。有懼罪而不敢言。有徘徊觀望而不果言。向之紛紛言事。至此惟有付之不言。以爲得計耳。乃城獨毅然以死爭之。且以七年不言而獨言此。使人至知其言之必不可已。或深思而起悟。卽以爲延齡相後事事皆城匡救焉可也。獨恨贄一蹶不復用耳。假令復用。卽以贄所言所行皆城建。白焉可也。是他人累千百疏而不能盡者。而城以二事盡之。吾嘗謂城言過多。何反見少。卽或又謂七年之間。城幸值此二事。否則終無以謝言責。此尤不知城也。凡爲諫官。

者有循例條陳往往撫拾迂遠瑣屑事務其意以爲吾曾有言矣甚而逆探上意與權要事敗之後交口指摘如攻寇所忌以爲取容之地及權要事敗之後交口指摘如攻寇讐與自明其無他且以清直嗚呼城何許人肯與此輩逐隊而趨乎其日夜延容痛飲有以也就令七年之間無此二事城亦高出此輩萬萬矣夫城李泌所薦也計當城之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莫如陸贄致李泌在中書贄獨無一言有言之者也贄在中書城亦無一言有言之者也贄言且多不見信若疎遠如城早言一日則早遷司業一

日雖欲待二事而發其可得乎又何防漸之有吾以爲城乃李泌陸贄之徒一舉而贄不死延齡不相天下不受小人之禍誠古今諫官第一知大計者無奈羣公索瘢不已而范氏之評雖正而不能詳故特表而出之以爲諫法

說

周易爻象說

易圖云有天地自狀之易自然云者謂未立文字之先有不假安排之理後天八卦方位本於洛書此易見也惟先天八卦方位人皆言其本於河圖而不知本於河圖之太

極太極乃河圖內每點各含陰陽之象是也太極左陽而
右陰上首為乾尾為震父與長男皆屬陽其中一小黑點
為兌為離則陽中陰也下首為坤尾為巽母與長女皆屬
陰其中一小白點為艮為坎則陰中陽也數從中起故宜
以乾左順行坤右逆行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
艮七坤入之序起焉從一畫而上加至六十四卦總是每
卦各加一倍其圓圖亦按此法若方圖則從西北起至東
南亦如前法橫則本卦為內縱則本卦為外自朕脗合皇
極經世方圓二圖去八卦之名而存其數則知天地自然
之理無可更易矣上下經卦序每兩卦自相對待除乾坤
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餘俱反對陳圖南每卦
必推正伏參互四體八體亦皆自然而然知此則參同契
之義亦不難曉

金生水說

五行相生其義頗明獨金生水一語費解或云金為火爍
則融流如水但火熄則復凝為金謂之火克金可也乃謂
之金生水可乎或又謂天一生水乾為天金屬也果爾則
地二生火亦可言土生火矣尤屬謬妄蓋月生明於庚方

當申酉之交是爲金魄。金至秋而旺。故月至秋而明。月既至秋而明。故潮亦至秋而大。卽每月中之弦望晦朔而水之潮汐靡不應之。是以方諸得月可以取水。皆是此理。莊子曰。月固不勝火。言水源澗不能克火。以致焚和。是四行相生以其質而金生水。以其氣非世俗所能解也。

配天配帝說

周祀后稷於郊以配天。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陳氏謂天卽帝也。有尊親二義焉。夫以天謂之尊可也。以帝謂之親可乎。或又謂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然形

體穹然無靈。其靈者主宰也。以文王配有靈之主宰可也。以后稷配無靈之形體可乎。然則天與帝之說何居。曰天之上百神所居。不特一帝而帝之德實爲百神之總。后稷功最大。故凡在天者無不當配。文土德最精。惟有帝可以配之。配天以功言。配帝以德言。中庸曰。天之所以爲天文。之所以爲文。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舍帝之外。非百神所能配可知矣。况郊爲古禮。明堂爲周制。配帝之舉。乃千萬世特典。不可以常祀論之也。

武庚管蔡叛周說

陳龍川論武庚叛周以爲古之忠臣孝子明郭子章卽以此意論管蔡母論立議無當亦未窺見當日事情夫武庚非管叔不能自叛明矣卽管叔亦何嘗欲叛周哉蓋管叔之監殷周公實使之公以弟在內而日親叔以兄在外而日疎非大聖人渾同人我必不能無怨望此常情也流言之意不過與成王疑周公而出之於外使已代之耳故當流言之時未叛也當周公居東之時未叛也卽當罪人旣得之時亦未叛也追成王啓金縢而迎公歸在管叔以爲不免於誅安能束手待死雖欲無叛不可得矣是叛周一

節不惟武庚未料及此卽管叔亦未料及此也武庚受讒之日安知不追恨於管叔之始禍乃以忠臣孝子屬之龍川立論好奇如此然而周之頑民殷之忠臣等語已成老生常談矣豈真奇乎若郭子章又以管蔡爲文王之孝子果爾則武王周公皆不孝者夫子何以稱其達孝尤不可訓乃世人獨嘖嘖羨其泐關而不知其爲龍川所惑讀古人書不可無識如此

尾生守信說

秦漢人多言尾生之信如蘇秦對燕王與伯夷曾參竝稱

魏無知對漢祖與孝已竝稱夫伯夷曾參孝已義至高豈
尾生可竝抱柱而死雖近於信但梁下隱僻之地又與女
子私期更有何事不問而知其爲桑間濮上之行矣苟息
以死奉君命不肯食其言君子猶不取焉以其所輔不正
也况與女子私期乎若不較論事之邪正止以言之必踐
爲信則盜跖之分均出後不恬然仁義乎或言尾生名高
卽與醯之微生高高以直名旣不成其爲直以信名又不
成其爲信其人其事皆不足爲重輕乃秦漢之人嘖嘖羨
之誠不明於義理者也

曾子守身說

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世謂曾
子啓手啓足得全而歸爲守身之道若然則平日跬步之
間得免於顛蹶觸損者皆爲守身孝子矣不知春秋之時
肉刑最濫南宮敬叔以免於刑戮見稱蓋免之若是其難
也○曾子臨深履薄之說實恐不能守身陷於罪戮卽所謂
君子懷刑耳足械曰桎手械曰梏凡犯罪之人必先拘繫
其手足而加刑焉故大辟則身毀傷劓剕梟剔則體毀傷
髡頭則髮毀傷黥撻則膚毀傷數者辱親孰甚及將死而

命啓手啓足猶言非桎梏而死謂之正命可告無罪誠幸
之也所以呼小子而勉之使知守身爲事親之本其與顛
蹶觸損何與不然事君不忠戰陣無勇皆不得爲孝子豈
忠臣勇士一一能保萬全乎若樂正子春傷足而憂以明
守身者跬步之間亦不可苟恐貽後悔耳非以足之不傷
便爲孝也此義今人無一知者髡首之刑載在周禮秋官
今人只認作漢法尤可咲

閒情賦說

陶靖節集議者謂白璧微瑕只在閒情一賦俗父遂守其
說不知古之忠臣義士不得志於君父之間多借男女相

慕悅之詞以寄其惓惓之意如遠別離長相思妾薄命之
屬皆是也離騷於處妃二姚三致意焉豈真好色而云然
乎靖節生於晉宋之交稱晉處士安知非不忘舊君而作
處新朝而思勝國慮患之道微宜其措詞如此而議者以
此病古人所謂白首死章句也

不應得爲律說

入之情罪於律令該載不盡者故刑律雜犯卷內有不應
得爲而爲之一條以其所犯最輕卽至重亦不過杖八十
不比名例內斷罪無正條必待奏聞而後決非但補律所

不備兼補名例所不及也。乃近世司讞者多不細按罪犯本律動輒引用又不爲之分別重輕概杖八十草率甚矣。且律文內止載不應得爲而爲之句竝未載有應得爲而不爲字樣蓋以人有所爲則有所犯若旣不爲何犯之有。今如本非親屬遇人爭鬪不行救解本無責守知人犯事不行舉首之類亦皆引用此條似科其應得爲而不爲之罪矣其與本條文義恐無交涉治律者可不知律意乎。

雜著

儒對

客有羨道學之名者施施然以儒自命言必稱吾儒衆譁然笑之曰儒則儒耳何勞君冠一吾字客病其說而質於余余曰吾則吾耳又何勞君續一儒字客拂然而起余曰請問君所謂儒者果何事也客正色曰吾輩讀儒書服儒服安得不謂之儒余曰讀儒書服儒服者吾也畢竟何者是儒君徒知儒之可貴而不知儒之所以貴此葉公好龍之見耳揚子云通天地人爲儒風俗通曰儒區也言能區別古今也始於夫子之告子夏其爲字從需有席珍待用之義禮記儒行一篇頗稱詳悉後世有大儒小儒通儒腐

儒○真○儒○俗○儒○鴻○儒○鄙○儒○醇○儒○章○句○儒○宿○儒○豎○儒○諸○名○目○總○
一○君○子○儒○小○人○儒○二○語○註○脚○耳○君○子○儒○乃○真○儒○凡○帝○王○所○
以○為○治○聖○賢○所○以○為○教○皆○是○也○小○人○儒○則○濫○儒○之○號○而○實○
非○儒○猶○言○小○人○之○中○庸○也○云○爾○無○奈○世○之○所○謂○儒○者○皆○誦○
其○書○服○其○服○而○不○行○其○道○飾○偽○亂○真○無○所○不○至○因○致○及○為○
儒○病○故○莊○子○詩○禮○發○冢○之○說○譏○儒○為○盜○賊○矣○秦○皇○之○坑○殺○
又○視○儒○為○仇○讐○矣○漢○祖○之○溺○冠○亦○輕○儒○為○僮○豎○矣○元○制○人○
為○十○等○列○於○娼○丐○之○間○且○儼○儒○為○俳○優○斥○儒○為○乞○兒○矣○雖○
云○已○甚○但○念○儒○者○之○假○竊○亂○德○非○名○教○之○盜○賊○乎○儒○者○之○

譏○議○亂○政○非○國○家○之○仇○讐○乎○儒○者○之○迂○疎○不○諳○其○去○僮○豎○
幾○何○儒○者○之○文○飾○取○悅○其○去○俳○優○幾○何○儒○者○之○營○求○鮮○耻○
其○去○乞○兒○幾○何○嗚○呼○儒○不○負○人○而○人○負○儒○以○儒○相○詬○病○其○
所○由○來○久○矣○善○易○者○不○言○易○君○果○能○盡○其○實○又○何○待○爭○其○
名○

新安賓館禁約 巳亥

曩○稱○輿○區○今○成○瘠○土○漫○下○徐○公○之○榻○嘗○窮○阮○子○之○車○况○今○
國○法○如○霜○益○使○臣○心○似○水○張○羅○有○雀○徒○勞○停○轡○觀○風○彈○鋏○
無○魚○莫○悵○買○船○載○月○殺○人○媚○人○吾○弗○為○也○知○我○罪○我○又○奚○

恤焉

墨引 壬寅

余棲心寡好賦性耽幽才謝陳思而志羶八斗敏非枚乘
 而坐愛千函十載窮經一行作吏聞雞聲而束帶恒局感
 於簿書聽蓮漏而篝燈尚纏綿於墳史時而公庭吏散冷
 署花妍硯絕纖塵牀無長物一笏味磨人之句半丸生觸
 目之權念貽贈之無多度琦珍之難繼矧夫奚煤韋漆代
 有其人鯤膽虬脂無非舊物於是遴工簡器採率嶺之精
 煙運杵焚蒸殫南唐之秘製式標五種品待下年特以懸

置高軒勝增鶴俸間一分貺良友豈遜銀鎗偶爾怡情遂
 公同好卽異日携歸閩海閒咏清齋出此數瓣松心濡毫
 啜賞回憶新安父老豐樂澄川以視會稽一錢鬱林片石
 之事聊復爾爾或無愧焉

驅蠅傲 辛亥

灰滓餘生芋根異孽形分小大色別青蒼善交足而學繩
 喜蹋翎而醜扇金膚絳首居然鄉愿沽名鼓吻張喉不過
 下士大笑謬謂道在屎溺逐臭罔知其污惟求口足肥甘
 尋羶不避其害飛依驥步響亂雞鳴止棘所以行讒集瓜

是其躡進遺污素練遂令黑白無成側翅寒冰乃敢炎涼
異視茲當三夏大肆陸梁騁點玉之能嘜痂觸睫率懷蛆
之黨聒耳緣唇驅去復還韓公嘲同狗苟無中忽覩唐帝
訝作龍賓嗚呼淮南之豆不靈塵尾之風無力同門犯杖
難言庫狄之苛拔劍投書豈屬王思之福爰是櫛無穴紙
斯有懸脂戒釀匠之擁灰學張芬之拈脚八行拜立料無
郭氏之祥十步塗飴尚有盧君之獵爾等倘能遠引當免
近災伴虞翻于既亡不失天南弔客探符氏之新詔尙爲
市上青衣禍福所分從違當擇

訂蠹魚文

辛亥

文字之興助自蝌蚪惟蟲能蟲故跡開後豈意今日積書
成阜卷舒失宜反餒蟲口曰蚋曰蟬叢生二酉穴穿卷軸
龍潛蚋蟻纍纍金薤十敗其九發緘視之避人突走形類
小魚白而生光我聞白魚興周之祥此乃物蠹竊名相方
不安汗簡不受芸香日咀月嚼罔知味長老死章句腐儒
行藏三食神仙語何荒唐悠悠今古誰見脉望請問蠹魚
生者誰力梟獍張吻以怨報德世多爾醜莫可紀極在果
爲糟在苗爲螻醯中蚋聚木中蛀食蟻蝨擾身猥胥亂職

本自相生因而相尅憑藉既亡豈能獨殖窺爾之意自矜
清流啜墨煮字樂且無憂長恩不靈剪氏難按詎料日久
積罪如丘我曾明刑剔蠹頗優爾扞吾網豈能姑留羣聖
列賢切齒同仇磔以謝之死無怨尤
望音亡平聲蠹魚三食神仙字名脉望形如髮環夜取以望明星能感天神下降授以度世之術

招隱操 有引

淮南小山作招隱本旨與左陸之誤朱晦菴辨之詳矣戊
申春季望夜余偶登家樓開櫺凭几揮琴數曲俄而淡雲
侵月微風拂樹心頗樂之因記晦菴所著正及二闕譜入

絃中音節泠然若不知有塵囂碌碌者擬代穀城老人屬
辭以復晦菴然文本情生放廢之餘自安蹇劣忘其爲山
中窮苦若蘄合於淮南本旨猶強哭不哀強怒不威強笑
不和貌似中乖不足觀也遂將晦菴反招隱一闕廣爲漁
樵耕讀四闕蓋漁樵耕讀皆隱者最勞之事惟能隨遇行
樂無不可以自適彼搢笏鳴騶之徒豈無甚樂其中亦有
不可告人之處大約天之生人無論貴賤賢愚鮮不苦樂
參半此有齒去角附翼兩足之義欲求兼全勢不可得余
效顰作此聊述其無他志願非爲林泉薜蘿增氣色也

西巖之濱。菽岸楓。取乘孤舟。上下長溪。碧流草簑。竹笠懸
絲鈎。浮生何處。乾坤水申。漚。我愛春江。輕煙早銷。我愛
秋潭。明霞夜留。撒網忘機。狎沙鷗。寒荷裹冰鱗。移棹發磯
頭。極目蒼茫。遠洲日暮。欵乃聲聲。幽此間至樂。豈知有王
侯。
右漁

北山之陰。竹瓦柴楹。烟宵紫日出。方知曉晴。碧崖綠岫。遙
相迎。橫柯登徑。蹊間友颺。麈。我聽巖阿。飛松鼓濤。我聽
林叢。棲禽弄笙。運斧雲根響。丁丁垂蘿束。枯薪村右。換醺
觥。淡月偏能多情。步步伴送歸山程。優游靜域。此中有真

榮
右樵

東林之隈。沃土新田。泉涓涓迴繞。柴門樹邊。枕鋤擁褐牛
傍眠。鶴鷓啼起。晨風待村前。我見平疇。當陽麥榮。我見
高原。迎陰草芊。驟望疑鋪綠。毛氈桑麻倚墻生。雞犬繞籬
旋。不問篝車有年。嘯傲白眼桃源天。偷安自足。快心有誰
先。
右耕

南村之岑。剗徑交柯。開雲窩古壁。參差女蘿。曉禽暮犢時
相過。橫經初罷。徐行發商歌。我不希真。咕咕步虛。我不
諛禪。喃喃薩婆。草滿牕前。意如何。揮絃引清風。淘硯蕩凝

波不羨文章懸河論世尙友胸爲羅當前千古掉頭傲鳴
珂右讀

祝文

辭徽州城隍祝文 丁未裁缺

某之始至也。曾與神盟。言猶在耳。今行矣。舉官守以相質。所以明不苟也。若鋪揚失實。矯誣之罪。安所逃死。李官預官評司刑獄。爲上臺耳目之寄。郡事皆得與聞。某謏劣下材。難勝其任。自知鰥賸多端。功罪錯出。然而營私。亂法。贖貨求容。如今日所謂良有司者。匪但不敢。亦且不能。奈此

土夙稱善地。救過之勞。十倍他郡。以故頻年。速禍幾陷。不測。某常語人曰。新安官吏。惡不易爲善。亦不易爲以媒孽之者。衆也。茲賴神慈。得以息肩。歸里尙復何求。但迴思九載以來。苞苴竿牘之風。日甚一日。誠爲江河難挽之勢。近者流亡未集。十室九空。而虛名猶居然如昔。恐繼此以往。官病民病。官與民交病於善地。兩言蓋有不忍道者。將來神見之。某不復見之。而亦不願見之也。悲哉。神幸以斯言爲左契。

辭齊雲山祝文 丁未

神之鎮茲嶽也。與黃海齊名。然黃海廣袤寥濶。分據宛陵池陽二郡。其爲靈也。必博而不能。崇惟神屹處郡治之中。則凡郡治之事。周悉無遺。莫神若矣。某竊祿日久。黃海不能一至。而茲嶽且三至焉。先年直指使衛公議復明初香稅。某力爭始免。諸黃冠因托足不廢。是神於某相遇甚頻。而某亦未嘗有負於茲嶽也。但神旣爲全郡專鎮。則郡事皆其所事。凡某待罪以來。一有負地方者。皆所以負神在。神雖欲違公私祐。有不可得。茲計九載之內。或慙而不能結人之援。有負當路。或恠而不能給人之求。有負上官。或

隘而不能容人之過。有負墨吏。或執而不能徇人之請。有負交遊。慙也。恠也。隘也。執也。爲衆怨之歸。此皆某之罪也。獨是地方之利病休戚。慙有所見。惟力是視。已能行者。行及之。已不能行者。言及之。而大獄出入之間。縱有不明。斷無不公。始終有如一。日此某所以自信。庶幾無負者出乎此。則入乎彼。苦於勢難。兩行動與禍會。而今已矣。學稼學圃。某之素志。或曰擇禍莫若輕。或曰轉禍而爲福。其然乎。其不然乎。併舉以質。

辭汪越國公祝文

丁未

惟公功德在人。廟食六邑。赫赫靈爽。攷之他郡。無有今在。籍爲編氓者。非公之雲。仍則公之戚族也。世有恤其親而。不見德。暴其親而不知怨者乎。今某何待贅述一詞。顧念公之功德。以保障著者也。歲已亥。海逆入犯。隣封失守。衆志囂然不。某虔禱於公。矯公見夢。以鎮之。公所知也。監司孫公遣兵夜擒莊芝。某恐掠擾居民。請纓縛獻。且焚其。僊中書以安反側。公所知也。營弁唐劉李戚輩。奉調逃歸。攻城掠野。某親往撫服。出其所掠子女。以數百計。悉令還家。時爲卓營將。激變再叛。幾死虎吻。公所知也。他如小廉。

小惠職守宜盡。無關於保障者。皆不足爲公瀆陳耳。迨次年直指使入江南境。談及新安善地。嘻嘻然欣不自持。遂傳檄司臬廉某罪狀。大肆擾索。某恐死而無名。不敢少有。所拂因致紛紛多事。此某日夜拊心而不自寧者。厥後患難相繼。席不暇煖。而憂讒畏譏之餘。罔敢少踰跬步。不任受德。亦不任受怨。如是者六年。今當進退兩難。委板無策。倏爾告罷歸里。非邀公厚庇。何以致此。而後知公錄人功。忘人過。不怨某而德某也。如此茲長別矣。徽俗祀公者。皆延巫歌舞以承公歡。某不敢違。敬解所佩劍起舞。且歌曰。

謝神靈解掣繼勞臣力已竭臨風按劍唱驪歌吐盡九年
熱血世途多磨折痛定思痛搖頭咋舌望仙霞彈長鋏白
雲深處伴啼鳩

獄中祀竈文

乙卯冬十有二月丁丑之夕林子以香茗清酌果麩之儀
致祭於竈神而祝之曰惟神稱司命爲禍福之寄世俗之
祀神也僉謂神今夕上朝天帝奏報人間所爲善惡祈爲
掩覆一二以延生增祿由來舊矣某所爲善惡神當知之
知之宜奏報無隱然猶有所祈者蓋有異乎世俗之祈也

按春秋傳晉卿士燮當鄢陵敗楚之後知禍亂將作命祝
宗祈死越數月士燮果卒厥後三郤之難燮獨不與夫奸
生惡死人之常情而樂則思生痛則思死亦情所必至也
某生逢危亂爲虛名所繫無所逃死邇者旣難之作所以
不死者間不容髮使某昔年溘然早逝必不及見今日之
事因歎世人有不幸而死者亦有不幸而不死者不幸而
死人皆知之若不幸而不死恐將來不得死所反不如速
死之爲愈尤悲痛之極也今亂且未已計大軍之後必有
大禘大禋之後必有大癘某縱今日微幸不死安知他日

不。死。于。兵。不。死。于。餓。不。死。于。疫。也。卽。他。日。不。爲。此。數。者。而。死。而。目。前。無。窮。之。求。索。無。形。之。陷。阱。其。能。免。乎。古。人。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今。旣。生。矣。若。引。決。自。裁。毀。傷。先。人。遺。體。於。義。不。可。但。念。及。晉。卿。士。燹。故。事。則。死。猶。可。祈。經。曰。考。終。傳。曰。正。命。得。全。而。歸。之。幸。也。某。今。行。年。四。十。有。八。雖。不。謂。壽。亦。非。夭。殤。可。比。生。平。行。誼。無。甚。虧。玷。先。人。窀。穸。已。畢。兒。女。成。立。不。能。遠。慮。是。以。敬。布。區。區。向。神。陳。乞。轉。奏。帝。前。使。死。而。無。知。則。將。化。爲。游。雲。蕩。爲。輕。風。散。爲。塵。埃。野。馬。往。來。太。虛。中。與。造。物。者。遊。其。於。苦。樂。之。數。總。無。所。與。如。有。知。也。則。將。爲。鳥。而。飛。于。天。爲。魚。而。沒。于。淵。爲。鼪。鼯。而。藏。於。空。谷。絕。不。聞。天。地。內。有。人。間。世。者。卽。或。受。形。爲。人。亦。必。遲。至。承。平。之。後。仰。眎。光。天。化。日。開。口。而。咲。不。識。兵。革。爲。何。物。以。今。日。未。盡。之。年。爲。再。生。有。餘。之。壽。哀。多。益。寡。耄。耄。弗。衰。神。之。惠。也。非。所。敢。望。也。神。其。圖。之。

獄中觀音堂懺文

丙辰春二月林子囚甫七月餘復改囚候官縣獄獄中有觀音堂環堵不踰丈內供養觀音大士金身小像余瞻禮畢遂寢息其中堂後糞穢充積腥臭困懷群囚往來拜禱

垢。臆。嘈。雜。夜。巡。擊。柝。聲。達。曙。不。輟。余。困。甚。因。布。席。膜。拜。合。掌。禱。請。曰。此。何。地。耶。某。何。以。至。此。有。罪。耶。無。罪。耶。前。世。因。耶。現。世。因。耶。乞。告。某。以。故。某。當。懺。悔。連。擲。數。筭。不。應。余。不。自。得。復。前。請。曰。某。獲。罪。之。故。某。自。知。之。此。時。何。時。猶。言。有。罪。無。罪。耶。猶。較。論。前。世。後。世。耶。即。當。懺。悔。擲。筭。又。不。應。退。而。思。之。大。士。在。此。非。不。余。告。也。余。非。受。拘。迫。必。不。肯。處。此。誰。復。拘。迫。大。士。使。其。捨。清。淨。之。普。陀。來。受。喧。擾。穢。觸。乎。就。令。慈。愍。衆。生。不。惜。隱。忍。來。此。度。脫。但。念。大。士。願。力。弘。深。何。難。化。令。衆。生。無。貪。嗔。殺。害。之。心。盡。措。之。清。淨。法。界。空。諸。圍。

土。必。待。其。入。圍。土。後。方。為。度。脫。是。何。異。禿。而。施。髻。病。而。求。醫。從。事。何。太。晚。也。如。謂。大。士。本。不。在。圍。土。中。因。衆。生。稱。念。名。號。尋。聲。而。至。似。有。像。與。無。像。同。有。堂。與。無。堂。同。且。彼。負。罪。者。稱。念。名。號。可。以。乞。靈。蒙。宥。者。不。稱。念。名。號。難。期。拯。救。則。大。士。又。喜。人。說。佞。與。世。界。衆。生。等。必。不。然。矣。又。不。特。此。也。自。度。度。他。者。菩。薩。摩。訶。薩。本。行。當。此。是。非。難。明。之。日。而。群。囚。日。以。香。華。燈。燭。為。大。士。莊。嚴。吾。恐。赫。赫。金。身。萬。一。有。波。旬。魔。衆。指。為。真。金。范。成。剝。膚。之。患。當。不。旋。踵。大。士。在。此。亦。不。能。無。自。危。者。安。能。為。衆。生。計。度。脫。宜。其。屢。請。而。不。余。

告也是夜倚壁而寐。夢一胡僧環眼虬鬚，舉杖搥余首曰：「咄！此非想非非想天也。大士應身，充滿法界，何言在何言不在？遂亟起懺悔曰：『世事黑如漆，佛法朗如日。南無觀世音菩薩摩訶般若波羅蜜。』」

弔獄鬼文

丙辰秋七月，林子繫獄。久每夜半，卧側聞哀嘯聲，復作聚語，喁喁如納頭甕中而言者，諦聽之，殊不可辨。據牀環矚，瞥見牆畔青磷擾擾，明滅異狀，就視無所覩。或曰：「此獄鬼所為也。」乃憂石取火，燃燈，枉草為香，裂楮為帛，撮沙為飯。

掬水為酒，整衣磬折，執盞澆地者三，哭而弔之曰：「嗚呼！自古迄今，生必有死，順受其正，夢覺等耳。悼爾不辰，獨殮於此。長夜啾啾，情固難已。在昔昇平，囹圄可空，殺盜重犯，方繫其中，有致死者，與伏法同生。既負罪死，何怨恫豈意今日聞疆變，故虐獸煽張，鬼伯當路，良懦百千，驅入蚊聚，飢寒沴疫，橫死無數。爾雖抱痛，務具曠觀。此時此地，逃避實難。八閩之內，謂之大獄，同歸於盡，無遲與速。高堂非榮園土，非辱天運，使然安辭荼毒。人惟有身，可以羈縻。爾既無形，往無不宜，各歸故里，依爾妻兒，歲時享祀，其樂怡怡。何

故○送○起○長○留○此○為○若○謂○無○辜○義○不○受○死○伊○誰○禍○汝○汝○必○知○
 矣○彭○生○為○戮○豕○啼○具○丘○趙○王○殞○醜○犬○撒○被○遊○杜○伯○射○鄗○周○
 宜○懼○憂○良○宵○介○行○駟○畏○是○求○載○在○往○牒○毅○魄○孰○儔○爾○有○所○
 違○亟○嗾○同○類○控○於○百○神○上○天○下○地○彼○罪○貫○盈○必○無○私○庇○羣○
 入○其○宮○為○妖○為○崇○褫○其○魂○魄○蕩○其○心○志○礪○刃○以○須○乘○彼○不○
 備○號○曰○鬼○雄○豈○非○僅○事○言○未○畢○忽○聞○墻○畔○長○嘯○數○聲○哀○而○
 且○厲○已○而○寂○然○次○夜○遂○不○復○至○
自是耿逆府中妖崇大作晨昏不寧亦一奇也

代祭火神文 壬申

維神位正南離權兼東震除邪必力佑德無私杭郡為三

吳百越要區實纂組雕文名地向以俗趨淫巧人鮮矯修
 兼之吏尚虛文澤難下究以故神靈示戒問左多災因而
 保聚無期民生日感邇者 聖天子躬宣雅化節儉為先
 大中丞倡守官方清勤獨著岳牧爭求致治土風漸可還
 醇幸賴洪慈特垂洞鑒三年息燄百室寧居慈值積陽下
 澣良辰為神啓瑞鍾靈佳候列城欣戴足繭星馳萬井謳
 吟聲喧雷吼某等分符郡邑雖知負愧循良勵志晨昏敢
 不關情疴癢念黎庶之啣恩如覆如載皆謂藉蠲災之德
 以為生乃明神之得壽無始無終豈可援久視之詞以為

祝用是七齋致祀俎列牲牲百拜輪誠儀周犧象伏願普
綏城邑永戢焱烟乃寢乃興百千里受併懽福澤爲祈爲
報億萬年効妥侑馨香矣尚饗

壽文

恭壽堂祝叙

西泠浮屠鑒微師籍本福唐余同里也與練江劉君毅可
爲方外友一日持毅可七十祝詞及其自述梗槩屬題其
端余因知毅可善讀書口不問家人產常以申屠蟠陶潛
自期客寓春穀所與交皆當世名宿洵一代隱君子也是

可以壽矣丈夫生當斯世讀聖賢書既不能致身廟堂澄
清吏治扶植教化有利於人卽當退處山陬海澨向泉石
烟雲中特立獨行求其無媿於已老益壯而窮益堅安能
役役爲轅下駒竊位翫法作負販生涯俾郡邑多一蠹賊
上官多一虎俚耶毅可早見及此陶然自適而寓意於絲
桐一彈再鼓之下絕不慮流水高山知音者少且舉以自
號又似乎能平其心非有托而逃者其所得未可以尋常
測也夫積日成月積月成年積年成世而俗惟以所歷之
久謂之壽但於旣積之後追思所歷皆爲陳迹不可復留

為。仝。為。彭。終。歸。有。盡。與。蜉。蝣。短。景。相。去。幾。何。惟。能。特。立。獨。行。無。愧。於。已。則。在。我。之。所。得。可。以。一。日。亦。可。以。百。世。蓋。為。一。日。不。可。少。之。人。即。為。百。世。不。可。多。之。人。於。以。傳。之。簡。編。勒。之。金。石。雖。謂。古。聖。賢。生。于。百。世。之。上。至。今。存。焉。可。也。是。其。所。以。為。壽。無。有。窮。矣。余。向。乏。早。見。司。理。練。江。九。年。迂。拙。違。時。困。於。大。吏。譴。呵。未。伸。素。志。幸。而。汰。冗。歸。里。又。值。閩。變。無。家。落。魄。西。湖。今。老。矣。去。日。苦。多。故。鄉。之。害。氣。未。除。不。堪。回。首。負。媿。虛。生。安。能。如。毅。可。改。號。練。江。且。晚。俶。裝。即。遂。其。水。源。木。本。之。願。乎。然。有。生。皆。客。也。樹。立。存。乎。其。人。如。嚴。光。勵。操。以。名。其。州。程。旼。力。學。以。名。其。縣。地。反。以。隱。君。子。增。重。改。號。古。今。人。何。遽。不。相。及。此。即。老。益。壯。而。窮。益。堅。之。意。彼。此。可。以。交。相。勉。也。余。既。重。鑿。微。之。請。又。嘉。毅。可。之。志。不。同。流。俗。故。綴。以。蕪。詞。若。夫。頌。祝。之。言。則。諸。公。皆。非。貢。諛。者。余。不。復。云。

壽陳麗東叅軍

古。今。稱。壽。者。當。以。三。不。朽。為。定。論。餘。無。取。焉。乃。世。人。多。未。明。其。說。謂。其。德。功。與。言。傳。之。勿。替。以。為。不。朽。者。名。而。已。夫。功。與。言。則。人。所。得。見。而。德。非。人。所。得。知。以。名。為。不。朽。何。以。

處乎被褐懷王者也。茲姑勿論。今有同里相悅，隔牆譽其
 人之善，而其人弗知也。况上下千百世間乎？是世所謂不
 朽者，果無與於壽矣。然則不朽有說乎？曰：不德之德，謂之
 立德。無功之功，謂之立功。希言之言，謂之立言。若是者，道
 也。道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稱不朽者，歸焉。故曰：真壽麗東
 陳先生以仕不擇祿，椽於臬者三稔。余嘗往來金陵，為莫
 逆友。知先生人貌而天以斯道自命者，每與予談易象，多
 所發明。一日忽謂予曰：吾自得子，而性命之學以明，益信
 先生所得之深，殆非予所能及。吾師乎！吾師乎！長於上古
 而不為老，蓋以是已。丙午仲冬之望，為先生大年初度。凡
 知先生者，相率晉賀酒半，縉紳大夫有酌而祝曰：先生膺
 寵命以來，在公敬慎，罔有怠肆。恭則壽，先生有焉。都人
 士又酌而祝曰：先生治獄，民自不冤。計自今活人多矣。天
 壽平格，願先生無讓。吏人執事咸進而祝曰：吾儕小人，知
 公重積德，三槐之報若持左契。行將壽國壽民，佗耶彭耶
 不足多也。余知先生最深，何可無言。又不敢誦眾言以為
 言，兩忘而化其道，故以不朽之說進。

代孫郡伯壽張別駕 辛亥

今上御極之十年苞桑壽於箕翼。是冬之仲月出庚方紫
炁纏牛女之次。煜煜然臨於武夷郡。治爲別駕。永菴張公
弧門之辰時。諸父老及多士。凡食公德者。皆驩然躋堂。恐
後而總戎蔡公。暨諸僚屬。咸拜手諂予曰。吾儕與公。鴈行
日襄厥事。諸僚屬則俱從公。後沐公之化者也。皆不可以
無言言之。莫如予。宜余拜手曰。唯唯。昔孫抃云。別駕古監
郡之職。一郡利害。全籍謀議。指畫與僚屬不同。則官守若
是其難也。富沙兵燹之餘。如顛木由蘗。民生日蹙。四方良
楨錯處。則時地若是其難也。先是丞倅二席。分理屯儲外。

如彌盜詰奸。諸務丞實。尚司之近。復舊制。惟倅是問。則責
成若是其難也。雖然。以公處之。皆若無有難焉者。公三晉
名宿。以孝德著於鄉。其爲學深博。無涯涘。盱衡千古。瞭如
指掌。射策大廷之後。猶閉戶揣摩。二十餘載。不輕一試。剗
割其積素。已有本如此。單車甫涖。邵苞苴屏。竿牘凜然。有
冰檠聲。而脫粟繒衣。自供之殼。不異寒峻。與人交。恂恂乎
長者。絕去町畦。以通忱悃。至於臨大事。決大疑。則岳立不
可撼。無椎拍輓斷之習。其砥礪樹立。又不苟如此。余守茲
土。有年。蒿目時艱。如涉大川。庶幾以將伯之助。無臭厥載。

乃問有親困倉稽鯁斛蓋革羨耗苛征使吏絕中飽軍不
呼庚者乎僉曰惟公之能問有竭五聽樂矜全不事毛舉
驚擊使民願質成庭無鈎鉅者乎僉曰惟公之能問有飭
守望嚴摘伏不矜縫裾鋸簡使農桑晏如暴容屏跡者乎
僉曰惟公之能是余所欲矻矻自効者業無不得之於公
而後知公與余果能相與以有成如此今日者重諸君之
請余慚無呂徐州佩刀不能爲休徵增重行將紹介武夷
君乞鈞天之樂於帝所維帝歆公之德必得所請因歌武
夷酌而爲公壽歌曰武夷之巔靄雲覆綿伊誰爲之丰采
高懸武夷之碣良材蕃滋礪礪千丈大厦所宜武夷之麓
峙爲地軸億萬斯年不愆陵谷

壽顧且菴侍御七十 丁卯

余客武林始至卽得交待御顧且菴先生先生年長於余
者十爲海內譽望所歸雅知有余然予性簡佚苦世俗苛
禮握齟輒扃戶不與接以故數年來亦罕得過先生之門
請益云丁卯春予方謀爲燕市之遊襆被瀕行適聞先生
以是年六月壽登杖國因讀其元日預爲約客之文屏僦
遺納讜言謂一年中皆可稱壽不必以所生之日爲期蓋

為世俗趨於華而欲挽之以簡也。世俗狃於勞而欲應之以佚也。是皆余之志也。且顧余廬而命之曰吾先為是文必俟此生得至元旦方敢舉以約客。似有得於古之真人。儻然往來之意。不知此身之為真為妄者。余益服其為有道君子之言矣。且夫天下真妄何嘗之有。庸詎知吾所謂大地山河者之非妄耶。庸詎知吾所謂蜃樓蛟室者之非真耶。罔兩之間影也。蝴蝶之夢周也。非置身於世之外兼置身於身之外未易辨焉。但計吾自有生以至今日其間轉瞬遷流若馳若驟為真為妄總無定相若以壽為慶也。

去日既不可挽來日又不可知誰為壽誰為非壽者先生獨以一年中皆可行之不必待所生之日而始慶余謂自茲以往凡無窮之日無不可以此意通之亦不必待十年之後而再行此理有固然匪但挽革歸簡反勞為佚而已。余樸陋寡文不能擇言為先生誦之。惟俟茲秋之半計必自燕市告歸時馬齒適當杖鄉請從先生後陟吳山絕巘觀化於大海驚潮塵埃野馬與終古不改之物為徒獨往獨來於太虛間以閱衆甫是一日中又具有千百年之意尤至簡而至佚者以此壽先生且以自壽視世俗之車馬。

駢闐苛禮握麴執妄爲真以妄慶妄華不足而濟之以僞
勞已殫而繼之以困主客之間不至於面諛腹誹噂沓背
憎而不已者其相去何等也若夫追論平生閱歷之榮履
蹈之正問學之廣如柱後惠文絳騶蒼佩則先生今日之
腐鼠也攬轡澄清嘉謨入告則先生今日之遽廬也載籍
極博麗采擷華則先生今日之糟魄也而世俗猶竊竊然
執蕉鹿芻狗以爲先生詒謀燕翼之善所謂老而傳者端
在乎是是求馬於唐肆耳余謂先生有道君子也既不受
他餽卽於其言亦必有所擇故不敢爲世俗之詞特以荒

言請益亦本先生生命余之意而引伸之庶不爲諂子嗤乎

壽李偉吾守戎 壬子

世人言壽者大抵謂吹响呼吸熊經鳥申可以延年此俗
諦也然程伯子燼火之譬風中密室其爲暗醜相去幾何
余以爲惟佛稱無量壽雖經千萬億阿僧祇劫迥然獨存
人不能知猶蜉蝣以晝夜爲百年而不知人生之百年也
此真諦也古燕李公偉吾素持梵行國初借伯氏先後人
閩全補提營守戎凡所區畫悉寓曹溪守網之意嗣伯氏
改補梁城公獨十宅富沙時當兵火之餘如治橋賑乏諸

舉靡不捐捨恐後又嘗倡修古刹遍叅諸善知識輒有解
悟飯僧數至千百曲盡虔潔且梓行金剛楞嚴文塔及放
生戒殺諸說化者甚衆人皆稱爲張無盡揚大年一流人
物夫樂善好施之家粗知利益衆生而不知無生宗旨爲
最上之乘乃清淨自喜之輩端事磨旣長坐又猥云住相
布施爲有漏之因二者總屬邊見安有兼明世出世法財
施法施由檀波羅蜜以漸進第一波羅蜜如公者乎茲歲
某月爲公五十弧辰登堂諸君僉屬余一言引爵余惟就
尋常俗諦爲詞則公以中身之年韜鈴素嫻當備 聖朝

閩外之寄而三鳳繼起比跡河東人皆知之惟是公以宰
官身荷擔佛法方便知見俱足則現前之黃花翠竹無非
法身方且供養百千萬億那由他諸佛共證金剛不壞卽
以舟山碧水爲公之菴羅樹園可也何爲壽何爲非壽若
僅舉延年之說則郁離所謂矢蠟豢龍者矣

壽王母茅太君八袞

庚申

余客杭得交胡子天爲讀其文因詢所師則郡之名宿王
子元粲也元粲及門多知名士事其母茅太君以孝著余
竊心儀其爲人一日天爲請余門請曰吾師之母以茲歲

十月為大耋。悅辰丐一言引觥為陳懿行甚悉。余作而歎曰。而乃今知之乎。太君以名閨淑媛。克相夫子。操作於山阿。水湄間。不辭艱瘁。殫婦職者。容或能之。惟是稱未亡人。以後撫茲藐孤。持家政。內外曲盡。則母也。而父矣。取所藏遺書。泣示元粲。勉其力學。俾勿替前人光。則母儀也。而師範矣。飭子婦以儉素。人有過。正容以悟之。而居心冲澹。伎求俱泯。則巾幗也。而有道仁人矣。夫壽者疇也。又受也。譬之燕飲。疇酢天為主。而人則賓。各以其量為受。太君之為德也。如此積之厚。而發之長。所謂注不滿而酌不竭。其量

則然矣。茲元粲才名籍甚。為多士矜式。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則處非明。高出非慕。榮而太君以形康神王。享有大年。或當身。或逮後。彼其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若論世俗鄙見。則必以膺仕為尊。受祿為養。而菽水之歡。不與焉。但惟高堂之上。有此不易得之歲月。而合多士之驩心。雞豚逮存。就令國家開三徵九聘之典。蒲輪相錯於道。余知元粲以毛義捧檄之心。不得不轉為李密陳情之心。慈孝相成。期願未艾。使俱日子。有其才。不必以圭組重母。有其德。不必以章服榮也。豈非當前僮事乎。登堂鞠臚之餘。有

持世俗之說進者余請洗觶以揚其後酌曰某飲斯又酌
曰某飲斯然後生甬玄兌行三書之二

挹奎樓選稿卷之十一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頴水訂

祭文

總督中丞范公告文

公諱承謨字觀公壬辰進士丙辰九月十六日耿逆府內遇害

康熙十有五年九月余坐繫兩載王師抵劍津耿逆勢感

上下相猜屢興大獄死者不可指數候官邑獄內八日之

間自外摔入而縊殺之者十有九人他獄稱是有一人形

男 沅芷之

姪孫秉柱常礎

全較

貌端皙衣綠綈袍瀕死北向望闕叩首者三復遙拜父母
畢起與僞監刑交拜解袍爲贈又出白鏹一錠授之云乞
代我買棺語已三號方就縊余異之詢諸獄卒曰此總督
大中丞范公介弟名承譜也其十八人及他獄中所縊殺
者皆公從者也余聞而大駭乃密書公職銜姓名俟夜分
設位於獄中觀音小像龕前焚香再拜而哭之曰嗚呼公
遇害矣痛哉公之入吾閩也墨吏爭礪其操服公之清奸
胥爭守其法憚公之明黃童白叟欣欣然相慶於道謂可
以立致太平莫不戴公爲怙恃倚公爲長城閩變而後民

皆不知公之存亡然而思公望公之意未嘗一日而少更
今見公之人皆自內梓縛而出也則知公前此必且爲南
冠之久縈又見公之人皆接踵就縊而殞也則知公當此
必不能免害而全生嗚呼彼欲甘心於公久矣豈至今日
力窮勢感尙肯忘情夫人誰無死以公之從容就義而死
死有餘榮揆之古人如盧龍之於秀實范陽之於杲卿雖
能戕其身不能歿其名惟是思公望公者無復覩公之車
旌吾知此日八閩中霜林搖落寒風悲鳴無非助編氓之
巷哭血淚之縱橫某旦暮就死人也不服自哀惟欽公之

大節亦實涕而吞聲嗚呼痛哉

左司寇鄭公告文

公諱重字山公建安人戊戌進士歷任刑部左侍郎康熙甲戌卒于

京師闕邸報設位向北哭之

嗚呼公亡而古道絕矣公之文章政事勒諸簡編措諸邦國者人所共知惟其自待待人可以砥礪末俗則非今世負才之士所能庶幾蓋以天資沕穆學術淵微故能自處於厚而不計人之薄自處於誠而不責人之欺四十餘年中備歷華臚既不激亢以絕俗又不突梯而詭隨第求其心之所安而盡其力之能為揆其用意祇欲為國家培元

氣以樹治化之基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原無藉於赫赫之功炫耀矜奇余嘗見諸同儕臧否當代人物各是是非而非非獨至於公則惟有誦義無窮動色相向不能置一詞乃知公之盛德在人由親及疎皆始終如一窮達弗遺即鄙賤如余眾所共棄亦不以涼燠異視輒為無報之施是公存而古道亦與俱存以世風日下祇賴絕無僅有之人傑為之柱維胡為偶犯微疴遂騎箕尾條然坐脫於京畿在公貴而且壽已立三不朽於世存沒等之去來本無足悲但公既沒毋論當代鉅卿必無一人能如公之周急

扶危卽平日食公德者或得志於時亦未必肯念公之孫
子而各効其私况外此之親故窮乏更何望其推食而解
衣嗚呼習俗勢利車笠雲泥生死之間尤易背攜典型已
謝則古道終無再續之期余雖爲廢棄陳人猶不能忘情
於世教思公不可復見惟有涕下而獻歎

祭俞殷書文

公諱顯號可菴錢塘人戊戌進士歷任江南揚州郡丞

嗚呼君爲文章淵湛渾噩海內沾丐香名布濩飭躬端嚴
明志澹泊超然素心繁縟畢削歲當戊戌對策鵙鵲余以
末材先後連躋曲江同宴不踰三爵歌舞未終健兒爭攫

我榮恩賜先捧入橐君亦寄藏持歸爲樂我理新安自虞
才弱君刺桐川遊刃盤錯治壤咫尺交詒民瘼余慙而狂
跳跟大噉同官一二謹諱爭謔獨君矜莊不愆繩約飲人
以和解衣縷礪已亥五月海氛甚惡隣封失守所在風鶴
惟余二人獲保城郭繡衣使者奏功鳳閣自是以後我罹
蜂蠹君憂苦塊音書寂寞我歸閩中十載藜藿兼際兵火
故園燔燼長鯨雖擒無家自託西湖羈旅把臂如昨且示
新篇陸離閔博軒衣語我生年難度惟茲不死千禧昭焯
未踰數晨微聞疾作謂偶失調有喜勿藥豈知造化遠移

舟壑地下修文料無君若世人初交管鮑何忤有急投懷
 盧糜杯杓龍眼忽赤以人為臠交情至此秋雲嫌薄念君
 生平不輕然諾甘絕淡親語堪咀嚼天奪良朋倍增蕭索
 茲駕靈輻執紼涕落悲風颼颼恭獻清酌巨卿素車情通
 冥漠龍眼二句用柳毅見老龍事

祭戴型遠文

公諱京曾號帖瞻錢塘人已丑進士歷任順天府丞著西銘解箋心賦註禪波羅蜜節要唐譯楞伽引諸書病亟而笑或問之答曰一笑還太虛因書偈而逝

嗚呼余之知公猶公知余庚申春仲御李之初聆公緒論
 讀公註書聖門精義闡發無餘貝葉大乘究其極則三招

余至各言所得促席探尋自朝至晏詮到忘言相視而默
 公謂家居間有作息馳書訂余入山同力念公文章價重
 連城論公仕宦備歷顯榮海內有耳咸稔芳名獨茲絕學
 世所罕明章句門戶拘儒蚌鷓公求諸心三氏歸一望木
 為雞視輪作蝨功入甚深匪言能述書偈彌留維摩示疾
 一笑還虛太空為室生有自來死有所為解覆墮裘薪盡
 之時不亡者火當無窮期公既如此夫復何悲余傷末學
 失在交臂誰與鑪錘息黥補劓師資已往敲門自寄悠悠
 斯世明眼無二敬叩靈輻束芻拜致生死交情寧敢遺墜

哭亡室蔡孺人文

諱捷字步仙生於崇禎乙亥十月十六日巳時順治辛丑以單恩

勅封孺人康熙壬戌十月四日辰時卒于杭

嗚呼孺人汝遽棄吾而死耶汝歸吾三十三年其間貧困
憂虞亂離禍難無不備歷吾於萬死一生中挈汝至此汝
何忍遽死汝少吾七歲未及中身之年平日操持家政孝
敬勤敏念吾艱嗣前後置媵者七撫其子如已出天道果
福善也亦不應使汝遽死第汝體弱好勞兼以骨肉鍾情
往往至於縈紆悶絕有失攝生之理吾屢以為誠汝雖知
之不能自遣然此非但一日一事為然亦不意今日汝遽

死也汝往歲猶多病遷杭以來獨無恙日搢搢然為次女
作嫁衣裳吾私以為喜去年冬堦方奠鴈卽有攜家入燕
之說且聞親屬間蜚語如沸每與吾坐對神色慘變夜不
復寐至八月四日往北郊別女而歸劇痢不起吾初不意
汝遽死者而汝今日竟溘然死矣嗚呼骨肉鍾情動至縈
紆悶絕不能自遣此固汝之天性獨計三十三年中吾赴
公車汝方產育憶吾而哭暈絕數日而不死吾理新安忽
值寇變遣汝歸閩汝不忍別欲奪劍自剄而不死吾為妾
男子書告密被逮金陵汝涕泣至三晝夜而不死吾為

大吏擾索力不能應坐待飛章汝憂悸屏食飲而不死吾
爲耿逆籍產牽繫就戮汝投井觸墻灼肱歐血而皆不死
是汝向年處必死之地獨得不死者今吾幸燕閒無事長
女暨壻重趼相從次女暫離勢必終合縱有蜚語紛紜可
以度外置之皆無一事驅迫能使人至死者而汝反溘然
以死嗚呼舐犢情深隨麈路絕猿腸久斷雞骨難支彌留
兩月中度汝欲生亦必無生之理但問以痛女故而不恤
其身身旣喪矣女將誰恤不寧惟是吾年已衰滯瀆廁踰
誰與經理長女在客外孫襁褓誰與依賴稚男未婚季女

未○字○誰○與○撫○育○吾○知○汝○骨○肉○鍾○情○旣○不○能○自○遣○於○生○前○亦
必○不○能○相○忘○於○死○後○也○屬○續○氣○絕○久○而○不○瞑○非○以○此○耶○嗚
呼○人○非○金○石○總○歸○於○盡○生○死○之○間○爲○大○離○合○雖○在○骨○肉○不
復○相○知○繼○自○今○吾○若○留○一○日○之○生○或○能○爲○汝○身○後○一○日○之
謀○否○則○吾○亦○不○能○自○爲○謀○也○汝○之○鍾○情○至○是○宜○可○以○自○遣
矣○傷○哉○痛○哉○吾○復○何○言○

哭亡女芳佩文

字杜若少名寧生于康熙癸卯九月十五日亥時適壻錢塘學生翁必遠

癸亥四月六日丑時卒于京二十日計至望北設位哭之

汝母艱嗣以女爲子而汝夙嬰羸疾憐愛尤至未忍一日

暫離也。我之遷杭，汝姊在閩，適壻猶借壻間關至此。姊嘗謂汝受聘于杭，可以朝夕見母，爲幸。迨汝翁官於燕，以壻年少，不羈動，滋物議，命其挈汝之官。此則汝母與汝初不計及者。汝時猶不願行，而汝母亦面無人色。枕席有涕泣處。吾雖以暫離終合之說爲解，然知汝既行之後，汝母必死。汝母旣死，汝必不能獨生也。未幾壻果自燕致書云：汝抱疴伏牀，聞計尤甚。吾謂汝母不可復生，汝果孝也。當以父老弟幼爲念，馳書寬譬者三。冀汝以義抑哀，稍緩其死。而汝竟死。嗚呼！當汝遊行之日，吾方染疾，委頓。汝母出餞。

汝入而辭，今追思之。此往彼來，皆相與永訣，就死耳。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去年汝母之死，在十月四日。記汝前書云：以是日忽見母於舟中。今汝之死，在四月六日。而吾家老婢又云：以是日聞汝哭聲于厨下，似汝母方死於杭，而卽往燕。汝方死於燕，而卽歸杭。神奇恍惚，事不可知。要之人聚於生，鬼聚於死。旣痛生離，必求死合。乃理之足信者。嗚呼！汝行吾不及送，汝病吾不及視，汝歿吾不及訣。吾實不慈，負疚何極。惟是汝今已矣。吾自計年老弟幼，旅食異鄉，捨汝之外，別無葭葦堪屬。惟有待櫬南旋，或得昇向母棺。

前後撫持一慟合薦瓣香以踐吾終合誓離之言成汝生
離死合之願然後呼堦長別用挾母棺歸闈各安窀穸吾
雖相從地下瞑如甘寢無復餘憾矣嗚呼痛哉汝靈如在
當鑒吾誠

哭副室連氏文

名麗長樂人生于順治丙戌十月六日丑時康熙甲子正月二日辰時卒

于杭

嗚呼爾少歸我持身冰雪跬步弗違寡言啞啞舉丈夫子
愈加折節恭事正嫡得其歡悅卯辰寇氛流離杙槨竄伏
山叢兒賴提挈論爾勞績深閨俊傑我戒嗃嘻閑家劇切

惜爾不察鬱成內熱咳唾衄涎饕餐減輟日就羸尪皆我
之孽病互相呼執手哽咽痛我衰朽憐兒幼劣我思避亂
攜家入浙冀享昇平骨肉成列豈期數年孩男夭折妻女
生離相將死別爾秉家政又聞永訣頻年投淚淚盡成血
今血亦枯長號待絕羈人短檠難堪孤子哀兒無母強忍
啖啜白髮殘軀旦暮摧滅生不同衾死願同穴

代祭雲間朱太淑人文

嗚呼惟太淑人坤德所鍾篤生世閥婉婉含容少嫺內則
兼肄女紅相夫孝養甘旨是供撫育前女心罔異同卹族

屬則減貲推解立賢嗣則擇傳陶鎔雖錫帔鸞不忘蠶織
縱成渠廈猶樂茅蓬八十餘年如一日其儉勤懿行皆可
推爲婦德之宗胡爲乎婺宿潛光河魚委頓脩然坐蛻等
諸決疢潰癰嗚呼天生賢哲以爲大用必有發祥之奇踪
譬之玉由璞韞金藉砂蒙人賴其利鮮不歸德於淵藪山
叢宜一時之在朝在野遠近親疎聞者莫不奔走而悲恫
然而造物懸解始必有終年登大耋不爲不壽三膺恩
誥不爲不崇且能忍割膝前之愛以君命不宿而自甘尸
養卽至彌留洮頰不及私務惟申申於忘家報國移孝爲
愛抒悲悰

福山石潮和尚告文

忠是其用意上爲君父下逮民生皆可傳諸無窮今雖厭
世長往亦何殊辭羣玉而歸坐於少廣之宮惟是母儀萎
謝無以爲壺德之風某等下吏繫匏遙瞻慨愴犧尊敬獻
癸丑夏六月五日福山和尚石潮計至而示寂乃五月十
日也先兩月余遊開元寺爲霖大師言潮公與福山大殿
未竟得癱疾甚劇及計至詢之果然嗚呼潮公往矣生老
病死乃人之常然余竊以公未可死也公得法於天界覺

浪杖人慧解絕唱自天界入福山隨機接引化者甚衆其
語錄如大海漫瀾萬恠惶惑望之莫測其端至爲詩文初
不經意皆奇警可喜則剩技也辛亥遊吾郡爲霖大師以
鼓山洪門相屬時白眼者頗有異議事因中阻而霖公與
公先後俱離鼓山識者憾焉嗚呼公與余同生今年僅四
十有六耳以公見地如彼廣行善巧方便爲天人師正未
有艾乃倏爾舍去反使世間杜撰漢紛紛上據高座從曲
泉牀上學箇葛藤話頭哄騙愚人布施余竊以公果未可
死也計者云公疾亟命聞於余顧余何知恨未得與公一

訣記余初晤公於天界公問余如何發心余曰願了生死
公歎曰此最上乘也嗣讀楊復所先生語錄云若曉得原
無生死便是了因瞿然有省則公之死與未死同先死與
後死同謂昔日之生卽昔日之死謂今日之死卽今日之
生亦無不同附贅懸疣决疣潰癰之說猶屬生寄死歸滯
義公之欲聞於余也非以是耶雖與公訣何以加茲計者
又云公傳法二高第付托得人則後此行知巧方便以爲
天人師者亦自有在公未可死而可死矣嗚呼公往矣塵
埋古榻日落空山千里知交能無愴慟然讀公之書傳公

之法皆公法身則香鼎石牀鐘聲幡影之外公實未嘗死也。虔貢寸香遙申鄙悃公其知否。

墓誌銘

承德郎建寧府通判張公墓誌銘

始余肥遯建溪得郡倅張公式廬論學昕夕忘倦嗣公左遷別去余以閩變蒙難後客杭公猶寓書通問累歲不少間茲公既捐館二孤從事馬鬣謂予最稔公狀致書徵銘予悲悼久之義不敢辭公諱念祖字無念號永菴世爲絳州正平里人曾祖諱懷邦本州學生祖諱名教以歲貢生

任河南澠池縣學訓導父諱弘紀郡學生追贈承德郎福建建寧府通判公性至孝嗜學少失母俟安人從贈公卧起受章句年十五卽以文著補本州學生順治戊子錄科第一以恩貢廷試得通判職需次旋里益發憤博涉精研與義越數年贈公患疽且下泄劇甚公日夜泣禱夢一黃冠告曰吾有藥可療而翁而母苦也踰日果漸瘳康熙戊申授福建建寧府通判單車之官甘澹泊慨然以安民釐奸正風俗爲已任所司屯政罔事鞭朴計所輸分別旌勵民遂爭趨先期報竣有廣實米四千石例給建營其餘轉

運入省前官僅於正月開倉十日倉粒又以閉久滯爛民
爲折色有羨耗止願輸粒公按月徵支兵民賴之至轉運
入省肩送登舟者計石資錢五文刻期運發農部嘉其能
予紀錄一次所理倉儲有積逋七十石前官責之倉胥不
承公閱牘得建甌二邑領稻文案因逮邑胥一讞具服倉
胥得釋又有右衛猾胥侵牟倉粒歲值二十餘緡公窮日
覈其出入罰兩年乾沒之數解省屯額遂增撫軍嘉其能
咨之農部又予紀錄一次公嘗詣倉道經僧寺見男女駢
闐觀作佛事歎曰風俗敝壞一至此乎卽逮僧懲示俗爲

變庚戌攝郡丞事廉剽盜歐七等十餘人置法衆咸稱
快列憲聞公有弭盜之能以郡丞所司總捕之責改屬之
公時署側有娼婦張氏貴頗饒夜半被盜哭聲達於署公
曰吾職總捕而盜賊敢公行於左右耻也遲明往按視廉
得其窩贓物銖兩無失獲盜虞國泰等六人殪之太守孫
公裔昌致書謝曰夜半失盜凌晨獲賊公其神乎此吾歷
仕三十年所未覩者由是探丸屏跡公之力也時逆藩爪
牙分布八郡網利監司以下咸仰鼻息有喬正庫踞建寧
恣睢尤甚公因窮治博徒而杖其僕正庫啓逆藩且訴各

憲有誠公以不知誤杖爲謝者公正色曰吾杖時明知之
今乃云不知可乎且有旨藩下人不得散居外境正庫
胡爲在吾土也吾之忤彼猶曰執國法也彼之忤旨
當何以爲辭乎竟不爲屈嗣又有兵民互毆庭訴公曰兵
以衛民民以養兵今互毆若此皆牧民與兵者之過也兩
釋之管將欲護兵責民公弗許遂與有隙其守正不畏疆
禦類如此公履任五載不輕受詞所奉上行訟牘期於得
情始終無二諸憲以此多之癸丑以江右盜流入屬界舊
案鐫秩瀕行哭送至數百里外者二百餘人有義士李文

靖勇力過人恐公途次爲疆禦所螫護至廣陵而返亦不
言所以報公之故歸里後數月閩變以素知道里險易奮
然欲詣行營畫平逆方畧家人以公衰老力阻乃已然其
意常咄咄不能平迨平閩後乃喜吟曰天涯盡處無征戰
兵氣消爲日月光卽寢食中未嘗一日忘君國也丁卯八
月二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二元配朱安人早
卒繼室周安人前儀賓彬女男二長煜太學生次焯本州
學生女二長適學生李平律次適太學生段毓秀皆周安
人出孫男一本誠尙幼焯出孫女三一字學生陳永祿長

子寅焯出二皆幼煜出以康熙某年某月某日之吉與二
安人合葬於某所之原銘曰
維忠維孝真儒之宅瞻彼丹山猶傳冰檠有形必化人非
金石獨此垂芳萬年窈窕

林宗石文學墓誌銘

宗石林君諱伯響字均亭世居長樂縣前林祖諱承訓明
嘉靖間進士授浙江平湖縣尹清介有善政因族惡暴其
父棄官歸養舉二子長諱僑早世次諱日新有男五人君
以次居長繼僑為後少嗜學善屬文弱冠補本邑諸生歷

試辟易多士嶄然見頭角時族惡尋仇不解已歷四世君
一以和平之氣處之眾皆畏愛釋憾間有速訟悻悻者亦
輒為眾口所屈以故終君之世不復逞云君篤於孝友祖
母馬氏為大司徒鐘陽公從女孀守五十餘載君常以大
節未舉為憾與弟四人析箸君以繼故僉言應半其產君
慨然曰吾家世清白本無厚蓄若弟四人共得其半則所
分愈薄將治生不暇尚能力學耶遂五之而取其一厥後
四弟悉得自贍相繼舉茂才舉明經時人以為皆出君賜
嗚呼當明季士大夫專尚浮文寡實行沉沒利欲故世道

靡靡日趨衰薄不復振起卒未聞有躬踐如君者出而爭
救之殊可惜也君爲文困於俗眼屢蹶棘闈嘗設絳講習
一時負笈者皆翩翩名流君亦以師資自予曲成不遺士
多賴焉順治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五
男三人長辰徵次宏徵次定徵孫男愈高皆本邑庠名士
於康熙某年葬君于某所季男定徵以君及門劉魯菴先
生所述行狀請銘於余余惟君之德如此固余所樂道以
傳者銘曰
德全於已學違平時鼎讓康瓠古今同悲君有孫子能獲
父菑久而彌光誰能抑之吁嗟君兮勿傷數奇

吳宗彥墓表碑陰

武林吳子寶崖遊齊歸試卓然冠多士余讀其文如金玉
之精其光芒不可得而閔也預以爲賀而寶崖則傷其父
不逮已成立因出所乞淄川高念東唐豹岳二先生銘表
示余且爲余述其先世多隱德其任獲鹿縣主簿有治聲
者則高祖忠一公也其補本郡弟子員沉潛理學文行推
於鄉屢試高等再中鄉闈副乘者則曾祖玉成公也祖東
魯公抱道不仕至父宗彥公尤砥礪操行如還金數事悉

載銘表是則宗彥先生畢生姦節蓋有所本矣夫賢理學
祇在義利兩途辨出舜跖此外別無餘事惟是世人當取
與未交之際無不以伯夷自命及投以非分之物則攘臂
而起見金而不見人雖目爲盜跖亦所不恤經曰臨財傳
曰見利臨與見皆當境之謂也先生之還金也非沉潛理
學而有得者耶余以閩變蒙難之後爾足至此爲友人誘
奪其橐坐是益困夫負痼疾者思古之良醫被虐政者思
古之循吏事不相及而情難自已也假令先生而在余雖
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行狀

先府君行狀

康熙八年春二月乙亥先府君以天年捐館越三日旣成
服相者請曰府君業已在殯論定恒於斯他日窀穸之事
將謁諸作者爲傳爲碑爲誌爲銘願輟哀狀之不孝雲鑲
等稽顙唯唯嚮几筵而哭曰嗚呼哀哉府君已矣不孝雲
鑲等罔極之痛將號天擗地之無從尙能爲狀耶且自惟
弗類遏佚前光雖爲狀又寧能悉狀耶然府君平生行實
人習知之當就養新安時新安諸君子稱壽者無慮千萬

言其文具在徵之當有餘狀矣。吾宗出河南固始入閩後。世居會城濂江。八世祖諱清。以德行載郡誌。高祖諱潮。以曾伯祖都諱公諱庭。學勅封中書舍人。曾祖諱庭春。閩邑學生。祖諱煜。以郡學生授儒官。應舉子試。幾入彀而蹶者。再時論惜之。府君諱兆熊。字天澤。別號渭菴。幼失怙恃。伯叔九人。以次居七。娶先孺人陳妣。早背續娶先孺人韓妣。卽不孝雲鑲。雲銘所自出。讀書明大義。年十七。受知于督學鍾伯敬先生。補郡諸生。性剛直。好氣節。弗事家人產。常務解人之紛。周人之急。傾橐無所吝。坐是貲產驟落。雖當

晨炊不舉。不肯作寒乞態。遇族屬富人。輒訶爲守錢奴。常慨然自奮。曰。丈夫寧受人憎。不受人憐。以故貧益甚。然自知不能與世俛仰。朝壘暮鹽。泊然無所營。卜築小齋於道山之麓。環堵僅足容膝。日執一編。督不孝二人苦讀。戊夜弗休。咭窳則怒之。如是者十餘年。如一日。順治戊子。不孝雲鑲濫竽恩薦。雲銘亦以是年舉於鄉。府君掀髯太息曰。功名乃兒曹事。余老矣。安能鬱鬱長作書中蠹魚耶。遂謝舉子業。縱酒自豪。凡有客過。從不問其爲何許人。輒引坐對酌。醉則遣之。或撫琴較奕。咲樂抵晚而罷。率以爲常。與

人交不知欺誣爲何事人有過則面拆令無所容既而不
復記憶聞鄉曲有不平事往往義形於色不辭怨府歲乙
未族有大豪通海稔奸基先府君詬責撫拾睚眦宿隙嗾
黨媒孽當事爲之投杼嗣直指使遼陽李公廉其奸狀摘
伏入告是非始白然府君亦以萋菲故濱於死者數矣
戊戌雲銘成進士授江南徽州府推官越三年辛丑雲鑲
授江南碭山縣令是年府君以覃恩勅封文林郎江南
徽州府推官往來就養履迹所至輒吮豪嘯咏著有湖山
漫草詩集嘗謂人云詩所以寄興較論工拙則徒自苦耳

復舉二幼弟雲鑑雲錫提抱課字以娛目前康熙甲辰歸
自新安時族人中傷府君者皆相繼淪滅間有貧丐不能
自食府君見之相持欷歔泣下周郵備至絕口不言宿憾
時人皆多其有長者風云府君旣以氣節自許戶外之屨
常滿疲於晝接戊申七月忽患瘋疾雲銘以省居艱於避
囂請遷建寧習靜迨茲歲二月十一日病亟以二幼弟爲
囑且撫之曰爾其兄嫂是依自後悉聽教言若有違焉是
違父也復謂雲銘云我沒當爲城隍功曹嘉爾婦孝德必
力求賢嗣昇爾夜半整衣端坐抵曙而沒享年六十有六

有女弟二人一適陳瑊處士一適陳列金處士早世嗚呼
哀哉府君已矣生而伉直沒而爲神其所藉以不朽者當
自有在不孝雲鑲等毀瘠餘生何能爲狀又何能悉狀直
道在人敬述其槩是所望於樂善闡幽者

先孺人韓妣狀

不孝雲鑲等早歲多病順治己丑五月先後以寒疾委頓
先孺人忽以是月抱沉痾越七日見背僮豎受先府君戒
匿不以聞當彌留之際不能跪受教命既而力疾號慟暈
絕牀簣先府君訶曰若病而毀如此獨不以父爲念耶苦
塊之次又不能擗踊盡哀罪何所容嗣欲從事葛篋輒爲
形家所惑筮仕以來爲東西南北之人遷延二十年馬鬣
未定不孝雲鑲等罪通於天尙忍言哉然先府君今旣狀
矣行將卜地合葬而先孺人媿行有不容獨泯者謹按孺
人出韓族諱懿卿世居閩之會城外王父諱應清以德量
器識見推鄉閭孺人少患河魚之疾久治不痊有習唐舉
之術者見而奇之曰是女年十四疾當瘳且適名閱能大
其宗可勿藥也如期果瘳明天啓乙丑當前妣陳孺人見
背之後歸先府君舉不孝雲鑲雲銘二人時府君方貧落

孺人欣然執爨。有時乏絕，不肯向人告貸。升斗日拮据，女紅以佐饘粥。夜分猶擘擘不眠，所御麓布襦裙，澣濯補綴。至敝不易，人問之，則曰：「吾所安也。」性謙謹，耻衒其能於人。無所譙責。與府君處，道山之麓，十有八年，環堵之外，人不聞其語聲。凡里婦相過，卽屠沽負販之屬，靡不善遇之。常以府君剛直爲憂，從容諫曰：「君遇人多所詬厲，隨不復記憶，恐人終不能忘情於君。竊爲君危之。」又曉詩書文義，不孝雲鑲等幼時不能就外傳，皆從孺人點授章句，訓勉俱有條理。稍長，府君延師教督，孺人復爲減食治供，久而不

怠。師聞之，歎曰：「有母如此，子有不成令名者哉！」時不孝雲鑲等粗學爲文，偶有得當，府君或持以誇客，孺人輒止之，曰：「君何爲者？若他年二子明珠暗投，徒資人笑柄耳。」人皆服其量。順治丁亥七月，海寇入犯省城，孺人謀曰：「賊固知其無能爲，但彼衆我寡，援兵一時未集，必有睢陽茶紙之禍。」因悉出簪珥衣襦之屬，售之得數鍰，易米密儲。復閣越數月，城中米價果湧至十數倍，人饑相食，死者僵尸塞途。而吾家八口獨無恙。迨戊子五月，米甫盡而圍解，其料事之審類如此。然體質脆弱，常抱疴伏牀，雖夏月不去絮纈。

已丑五月十六日夜半暴病嘔泄不止絕而復甦謂先府君曰我頃往厨前見食器縱橫壘欲墜恐致觸損趣視之果然是知神之離形久矣卒時年四十一辛丑與陳妣俱以 覃恩勅贈孺人嗚呼孺人已矣追思音容而今遠矣敬次其梗概以俟作者

賦

絕奕賦

戊申

余自還山以後卜宅富沙門無屐迹左圖右書之外從事剝啄日與素心人偶坐較勝抵晚客去輒效顰鄭介公兩

手自角總不能精因思精亦無用遂作絕奕賦以見志其詞曰

繫陶唐之遺制寓法象於枯枰方而靜為地奠圓而動為天成縱橫符璿玉之度黑白分晦朔之程時而生尅迭運時而盈縮通更或見為河圖之數或推為星辰之行若能引伸其義自知衆理交并是故荀以累子微危孟以射鴻證學劉既通以兵法尹又喻以音樂杜謂聖教有禪班云王道非邈彼雖所見不一總非謬為揚摧胡為乎沿及末流專枝鬪角窮年相向矻矻拳握運巧沉吟矜爭勝著蘄

爲藝王寓內踰躄由是嚴武稱爲人絕半保賭得名疆甯
兒神於敵國師言重於遠荒延祐登護戎之剡叔文侍天
子之堂區區方罫之間名利莫與頽頽母惑乎臨簷皸裂
爲鄭雲叟徹夜經營爲褚思莊手談支氏坐隱中郎相誇
相蓋如沸如狂爾乃三腕兵機尺幅狼彙敗則請復勝則
驕譟甚至或聞喪而留決或戀劫而忘盜或名立而遂貪
或投局而逞躁行檢之壞可悲性情之傷堪悼余當中葉
頗有此好抽肝搥腸欲窮其奧體疲肩彈神喪目眊徒博
嘲笑何資履蹈已矣乎效葛洪之拙謝李愨之工慕賜局
之中丞鑿免官之鎮東佩韋曜之正論追巖老之遺風庶
幾忘人我之滯相遊大塊之無窮亂曰潛能有善鬼與儔
兮稽裔扞網異魏犇兮精習是術徒離憂兮爾木野狐將
焉求兮吾願抱汝置江流兮不著爲高斯言優兮謂僧一
行爭先非吾所謀兮

浙江潮賦

庚申

東南巨浸厥名錢塘中分吳越積水洗洋忽乘時而鼓浪
似消息乎陰陽既按期于朝夕尤獨盛夫秋光爾乃發源
曲折迤邐歸注海氣吐咽激成暴怒始爲一拳微波繼作

千層練素雖起伏而橫馳實奔騰而直赴於是乎側耳霆
迅極目晝昏士女駢集搖神蕩魂或謂雷師縱擊陽侯失
宅或謂大壑震蕩坤軸傾仄或謂子羽渡津蛟螭取璧或
謂任公牽釣白波憚赫其始興也如猛將之喑啞萬夫辟
易其方至也如疾風之飄舉千里瞬息其既平也如敗軍
之瓦解崩倒狼藉碎碎焉旬旬焉萬籟同聲橋舌相向亦
不辨其爲喧爲寂夫水稱上善爲物之平柔而就下乃其
本情彼夫龍門灑瀨之險洞庭彭蠡之宏非亂石何以觸
非驚颺何以攫胡爲乎以澄泓一水舍下而就上變柔而

成剛獨爲此不平之鳴豈其憫世風之日下而倒挽狂瀾
於汨沒豈其悲厚貌之難知而揭示肝腸之如雪豈其病
俗情之紆曲而自銜一往無前之徑直豈其傷時尚之奇
表而擬爲蜃樓海市之荒忽噫亦異矣若以大道論之在
天地一氣喘息不過如噴唾者之小霧大珠但人以七尺
之軀周視方隅其細已甚猶坳堂杯水羣蟻爭詫爲具區
宜其侈爲海內奇觀嘖嘖告語無不感歎而歛歛維是眇
眇克應乃其守信於必協射弩引避何殊大勇之若怯端
人所由傾心壯夫樂其義俠若夫志士陷於困辱塊壘起

於胸中則當吞八九而澆滌之然後解倚天長劍用淬其
鋒揮斥八極取天下負心頭顱碎而投之以餒蛟龍吾知
蛟龍必怒而不食嘔噓飛沫其波濤澎湃尤有甚於平昔
之洶洶時西湖大會適有不能平之事故云

樂府新聲

結韞子 已亥

士為知己用拔劍對君磨豈無自惜心情深將奈何慷慨
出門去遂與易水歌事成長咲別不肯復相過

王昭君 辛丑

國色難自銜傷心辭漢殿寧將香骨委窮塵不把黃金買
嬌面君王不解求國色國色豈從畫上得畫筆傳形不傳
神况復為賂掩其真莫訝畫工多顛倒世間顛倒何勝道

綠珠篇 甲辰

石郎俠氣邁常流金谷歌聲日夜稠美人行觴客不飲座
中呼斫無數頭輕視粉黛已若此豈有愛惜為禍始但恨
陵奪情弗堪偷生忍辱何如死子羽拔劍河蛟除持璧睨
柱推相如皆令豪強氣沮喪志士仰企同歔歔嬌姬善解
意當面骨碎樓前地千古傷心實快心誅夷籍沒等

開事

荷蘭搵 丁未

蘭自有香不斲人佩。勿佩則已。何謂臭穢。蘭自有生不藉人植。勿植則已。何用剪棄。謂蘭臭穢。其香猶是剪而棄之。蘭抱香死。吁嗟。蘭兮生可殘。兮香不可剝兮。

公無渡河 甲寅閏變

河之水。流浩浩。萬頃拍天爭奔倒。朦朧不敢輕理楫。壺非濟川材。奈何挾此欲橫涉。公平公平。清晨被髮將馬求愛。公呼公公。不留蛟龍奮怒中流急。公果隨波帶壺入鼓篋。

篋聲正哀。魂招水底。庶幾來魂來。憐公塋魚腹。公猶給我居夏屋。

行路難 時奔出閩關。被獲拷餉。

男兒志四方。出門何唧唧。非為別離情。道阻不可測。故人飲我酒。謂我當努力。仗劍登前途。陰霾起暮色。長蒿塞微徑。猛虎嗥山側。舉足觸長蛇。却步逢短蜮。在家思遠道。奮然情如迫。及至途窮時。欲歸未易得。且歌行路難。問天假羽翼。

善哉行 二閩。時下獄。籍產。

長夜夢夢朝曦何時對酒欲飲憂來持願解一俯仰今古我

生于茲前不我待後不我追解二申徒路河正士所嗤媿

避害非道之宜解三事功不立歲月如馳此心耿耿當待告

誰解四謂天無意世人之癡天意若何終不可窺解五拔劍晚

天歎無所施藏之寶匣為烈士資解六

人生有涯天不肯私顧瞻北郭荒塚纍纍解一凡力不及不

可強為心欲求足無有足時解二東陵種瓜古已如斯墮甌

勿顧孟敏可師解二我有斗酒歌之舞之來日苦饑相與餽

糜解四百年間事無非蹈危日月薄餉數亦不移解五丈夫自

命聖賢為期禍福淳淳非吾所知解六

艾如張時拷餉無一得脫者

西風悲鳥鳴咽虞人羅網千山結網絲交屬如繭綴離巢

觸機隨地絕衆禽驚起下復高心欲他往無所逃哀相呼

強哺雛今日為雛立斯須明日別雛充庖廚雛孤不用長

佛鬱先後同是網中物

野田黃雀行

啾啾野田雀鳴逐相為歡觸入羅網中撥刺高飛難哀呼
舉網者無罪何見殘舉網非為罪取肉供盤餐有罪猶可

怨有肉焉可寬誰使汝有肉當作有罪看

薤露

生年不覺盡。溘然當此夕。回思在世時。營營為誰役。親戚聞我死。感歎相痛惜。生人何足樂。百慮交煎迫。身至無所容。求此不可獲。死者苟復生。夜臺哀送客。

蒿里

北邙風蕭蕭。鬼燈夜明滅。妻孥哭相送。下我黃泉穴。清酒澆墳歸。寒月照荒垤。世事不堪論。瞑然長謝絕。有身為大患。何以副明哲。避秦惟有此。桃源計亦拙。

擣衣篇

鼠鬪于白水為海所敗

擣衣向晚秋。風裏聲聲吹。入髮媛耳。哭聲喧。比砧聲多。良人去歲從軍死。將軍不恤戰士苦。日擁紅裙較歌舞。聞警便載玉顏奔。戰士無復守。鼙鼓崩摧塞道盡。僵屍甲兵芻糧棄。如遺存者不計歸。早晚猶堪刀尺將。相思此夜明月照君骨。縱有襦褶待寄誰。撫君故衣已哽咽。頻夜聞砧淚欲竭。起視盜中乏斗儲。與君亦無多。時別

高軒過

有丐持銀礦一九二能知曠處遂禮為上賓

珠襦霧縠。搖風輕。雕鞍白馬垂繁纓。羣騶叱咤雷。碎旬簇

族鳴鞭意氣橫云是王家名佐經綸貴卿昨從市上倚門
閔僮個丐食茹殘羹闖然易服鄉間驚口詆文士功無成
街頭乞子笑相迎乘時獨有吾曹榮當除襤褸學驕盈來
朝好披華袞行

天馬歌

時侍御蕭公
震下獄籍產

千里騰驤渥洼馬驅來鹽坂鳴鞭打日暮行遲俛仰難不
如早死伏櫪下伏櫪早死安可祈蹭蹬道上且休悲驅來
不為負轅用別有用時人未知解却鹽車向前逐磨刀霍
霍謀果腹爭言佳味堪采頤一朝啖盡連錢肉嗚呼肉啖

盡願還骨留待郭隗千金鬻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南上仇兆鰲澹桂選

同里陳一夔瀕水訂

詩

五言古

登陴紀事

萬物皆歸海海濱已亥夏六月驟聞江南也官民

終

卷之十一
街頭乞子笑相迎。乘時獨有吾曹笑。當除盜賊學。請益來。
闕。儻。個。丐。食。茹。羹。美。團。然。易。服。鄉。間。驚。口。議。文。士。功。無。成。
朝。好。披。蓑。衣。行。

天馬歌 北侍御蕭公
震下獄稱走

千里騰驤。注馬驅來。鹽坂鳴鞭。日暮行遲。免御難不。
如。早。死。伏。櫪。下。伏。歷。早。死。安。可。所。贈。蹶。道。上。且。休。悲。驅。來。
不。為。負。轅。用。別。有。用。時。人。未。知。解。却。鹽。車。向。前。逐。磨。刀。害。
盡。願。數。骨。留。奇。滌。鬪。千。金。購。一。朝。嘆。盡。連。錢。肉。嗚。呼。肉。啖。

挹奎樓選稿卷之十二

晉安林雲銘西仲著

甬上仇兆鰲滄柱選

同里陳一夔瀕水訂

男 沅芷之
姪 孫秉柱常礎
全較

詩

五言古

登陴紀事 巳亥七月

萬物當芻狗。海波傳警息。巳亥夏六月。蹂躪江南北。官民。
不知兵。相繼自頓路。延及宛與池。聞風墮疆域。新安失唇。

齒訛言相煽惑強者思走險弱者競逃匿我爲新安吏蒿
目徒惻惻七月方上旬防兵反攻逼驍騎薄西城飛矢流
如織空拳宿城頭有氣難吞賊海謀七人來詭辭誇戰克
廿三抵郡內狼狽爲鬼蜮殲之演武場觀者無人色相挈
避挑釁半城生荒棘叛兵拔營行所至掠新特更聞祁門
令邑陷奔男崩萬山盡伏莽民心多反側紛紛羽書馳軍
情何其亟議戰苦無兵議守憂無食書生何所能惟有歿
報國

白門治獄

庚子

大軍致凶年武事宜戒贖况重以大獄民生益其蹙當彼
海波揚郡邑多沉陸治獄無均勞哀予獨碌碌白門路半
千一歲三往復滯迹城南寺盈牀皆文牘晝夜不停披情
辭賊心目事豈異人任敢不勤推鞫墻下問何囚昔曾乘
華轂負恩不歿職棄組來匍伏更有反側子身家陷大戮
纍纍百千命搶地囊三木自知罪不容相將墻下哭辭窮
嗟若哇泥首願輸服閣筆爲求生爰書三四讀法律本如
此湯網何能祝任勞且任怨不遑爭禍福渭水赤商君言
之淚成掬刑官不可爲無計邀霖霖良夜起徘徊焚香拜

采真篇贈野雲子二首

采真休勸駕何處求造化兀坐博頑空
 承鉛謬相詫蓬瀛在眼前何築道傍舍
 我遇野雲子析疑三晝夜片言義盡
 該丹籍為殘炙花笺鳥啼中風吹木
 落下乾坤此理同春秋無代謝欲認
 一點真須勘萬般假反照歸元時明
 珠懸寶樹從君隱栖霞笑展秋雲帕
 丹經多擬議總為陰陽譬豈知陰與
 陽一物亦一位四大稱彼家何關他
 人事悉精本自周造化伴天地五行
 遞相

傳隨時易名字中發外斯應有機取
 如寄人自不參佞叅佞無他秘止一
 活死人饑食勞當寐煉成死活人三
 千任游戲何年拂衣歸鐵笛吹花瑞

贈別張公永菴 有引

吾道自關閩濂洛以後至姚江一變
 大約紫陽多言其分文成多言其合
 龍谿繼之而章句訓詁之學始誦余
 生也晚恨不及二先生之門負笈立
 雪入芝城來自慙體驗未至矻矻印
 證經歲不窺戶牖每歎閉門有師友
 而出門無師友山右張使君

批在楊通和 卷之十二
永菴來倅是郡弘才卓識罕有其儷余偶出二王
語錄相質見而喜之遂探其奧常顧余廬昕夕講
究樂而忘歸人聞之始而疑繼而駭終亦莫知其
所以然而然也茲以鐫秩分袂余察其意適然自
得無幾微出於言面非體驗之至何以致此因賦
十八韻志別

我乏應時才歸隱先賢里翹首瞻考亭典型近如咫出門
無所營抱鄩探經史最愛王姚江兩言貫衆理朱陸合一
堂章句成糠粃龍谿述師傳縱橫羣疑壘辯析入毫芒無

雙門下士此旨久榛蕪得之聊自喜使君佐郡來政簡心
如水仁風拂山城萬戶欣欣累有時顧吾廬前席常移晷
上下千百年談鋒無涯涘爲言二先生浩然徹源委遺編
不停披胸次絕塵滓齟齬何足云富貴浮雲視相對常忘
言大道本如此我今送君歸蓬門重掃軌悠悠世間人誰
復與君似

七言古

會獵城南

巳亥九月

淡秋淺草黃瑟瑟良夜城南暗張單太守遲明擁金鞍雕

弓羽箭搖白日行行瞥見虎旗開分鎮戎臣結隊出牽黃
臂蒼若脚兩揮鞭共向南山膝一聲畫角傳悲風爭進喧
山言律須臾驚起長牙獐走險踉蹌難超軼羣雉紛飛
起突圍參差帶箭墮堂密纍纍捆載暮雲催下坂飛蹄闕
遲疾帶得山頭柿葉歸猶疑腥血汚刀鞘司李文弱不能
從較獲山隈徒珥筆酌酒諸君前致辭從禽馳騁樂非一
四郊伏莽今甫平願因從禽講軍實堂密山春也出尸子

憫旱

新安山峻田磽頗年患旱甲辰歲尤甚步禱月餘

不應居民皇皇僉疑蜚蠊爲祟因作蜚蠊曲

蜚蠊來三農哀枯槁輓輓萬山隈蜚蠊舞振四羽鳩婦同
巢蟻穴開居民十萬啼些窳驕陽不化土生烟苦欲射烏
無羿羿柳憤村兒仰呼靈宮競沸迎龍鼓我爲請命屏
車騎朝夕僕行重趼腐幾度山頭膚寸雲颺颺又觸飛廉
怒韓公已往訟不興蜥蜴罌中枯欲脯聞說神巫雨可致
迎來跳伏高臺寐詭傳帝子詔香車三日爲期驅旱崇吏
民環臺積薪草至期不應焚巫禱巫禱雨護月同月飽
暮唇終復皓告吏民巫何與我當明刑或乖仁恕孝婦誣

死○雨○師○停○御○戴○令○西○京○事○可○據○將○我○上○臺○受○焚○去○

四芝歌 有引

余理新安署後有翳桑一株中空如懸鐘偶生紫
芝四莖大小異狀窺之則若隱若現不可得而取
也康熙甲辰歲三月廿三日忽晝暝驟雨有雷在
地盤旋如烟徑尺星星有火良久緣桑而上擊
桑倒拆而出其芝時信安徐文匠史溪鄧待菴三
山毛文山翫而異之各有吟咏見贈云

蕭蕭冰著植空桑柔條沃葉歷千霜不知何物生中央視

之奕奕含奇光四朶依稀爭頡頏小者如椀大如筐一朝
雨驟雷車狂煙輪滾滾遶回廊忽狀綠樹擎蒼翠兒掩
耳奔踉蹌須臾日霽桑已僵四芝躍出正當陽龍馬宮闕
煥文章九華三秀難比行羣兒駭置退思堂高朋傳視如
珪璋僉言是物實為祥翠羽朱柯古稱揚搜岩別穴獻君
王噐車醴泉名相方今君得之慶非常長歌短咏盡琳瑯
或言玉樹謝家郎或言仙草壽久長我思聖澤如露灑
瑞卉故爾生遐荒還是豐年嘉穀良無情草木不為賊若
我涼德益難當諸君有言增徬徨宦海風濤不可量牛馬

奔馳坐背芒何日拂衣水雲鄉內芝鬱鬱自徜徉昔爲四
皓商山糧今殆爲我促歸裝山中不聞採芝忙北牕高臥
樂洋洋勿論爲慶與爲殃四莖儘堪支竹牀

遊黃山不果

客從黃山來動說黃山好三十六峰頭名詩墨染皁我獨
不果遊碌碌新安道道上遊人何可數山靈妬我豈無故
丹房久厭墨痕腥不許文人題新句

猛虎詞 已感諷

採薪日暮荒逕歸逕荒野樹攀人衣駭見前林吼雷虎躍

來張頤展爪生雄威負薪徬徨四顧避無所之呼虎霽顏
聽哀祈樵夫老病肉無幾五體不足當君養虎言爾何誑
人食衆物命豈論瘦和肥嚼噬如轉環傳聞他山六駿更
猛喜我克伊飢爾作俵鬼向我勿惻惻同爾交言單角惡
獸誨我食 山海經云中曲之山有獸名
六駿如馬一角喜食虎豹

老女行 有引

及時匹偶人情也徽俗多賈於外婦持家政以男
僕入室爲嫌畜婢無配甚至終身不字此風休寧
爲最古詩云老女不嫁蹋地喚天怨而濱於怒宜

矣聊述所見以長歌當哭亦不自知其言之悲也
 海陽曉發女方汲身無完裙露足立手持纆練倚轆轤潛
 向寒泉垂頭泣停鞭問女何所悲自言我是良家兒十三
 賣與主翁後朝朝出汲供晨炊晝負樵薪猶未歇助織飛
 梭夜矻矻可憐蓬髻三十年更殘獨伴空牀月憶昔主翁
 方在家主婦喚我整堆鴉年年許我嬌夫婿遲得春風又
 落花花開花落如流水隣女當年齒未毀昨夜良媒催靚
 粧鶯黃滿額躡絲履願為巢梁燕雙雙入高殿願為傳沫
 魚出沒同泥淤願為人間木與土無情不識傷心苦語罷

哽咽淚沾巾勞人馬上眉為顰九年不調傷心堪比倫安
 得高山頂上相對哭十句 休寧一
名海陽

白髮詞

用李長吉體

星星白髮勸爾一杯酒誰不知壯盛後當衰朽何勞一莖
 兩莖插標髻右蟬蛸何妖冥靈何壽臭腐神奇迭為尻首
 相傳交股國東有不死民吾將解吾屨卜吾里傲殺人間
 碌碌等閒糠粃任爾白如菅茅黑如秬秠我只不對鏡不
 臨水本為愁中生何事苦添愁夜遊秉燭無須問莫使樽
 空惜杖頭

嘲鳴蟬

啾啾不已山頭樹。日夜虛糜樹間露。自命清高第一流。不知朽木身中附。無端夏去忽變聲。苦向金天陳時務。惹得寒風朔北來。大家口結如冰鑪。

松蘿真品歌

日暮聞鍾尋僧宅。僧童煮茗延佳客。向爐葍火沸綠濤。旋瀉水甌浮香液。啜罷清風兩腋生。山頭夜月無盡明。謂僧此茶有異鐘。縷金截玉徒虛評。僧言新安松蘿本如此。非復尋常南源北源比。高巔半畝萬重雲。數株培在爛石裏。

俗腸不相宜。土人多未知。蔡陸今已矣。誰辨滬中淄。我歎九年新安何。草草春來採摘煎。嘗動矜好安。能求彼丹丘大葉兩三團。携上黃山六六峰。頭生羽翰烟旣歇。夜將闌再將活火續。莫待乳花寒。請聽玉池飛沫聲。唧唧茶在爐中長歎息。悠悠世眼知音稀。不肯逢人謾相識。

建溪行

一灘兩灘如相續。羊腸蟠繞百千曲。輕舟一葉萬重波。宛轉沿溪窳遠矚。夏漲冬乾故道移。順流激矢溯流遲。參差古岫聳寒骨。斷續啼猿動夜悲。軋軋持橈箬繭發。猛獸奇

鬼爭前突篙師石罅闢方疲羣樹搖天日色滑甫過安瀾
鼓柁行又驚何處起雷轟忽如萬馬來喧逐對面不聞人
語聲神弩射潮何可得蛟螭摩吻伺人食咄咄安危毫髮
間觴淡舟子難戮力吁嗟茲險真畏途人心之險更盤紆
安得人心平一日溪山處處平如衢

贈別石湖禪師

憶昔芸編探理窟世途偃蹇徒沒沒白門晝夜相追尋漸
覺晨鐘夢中發拂衣五載臥山陬嗒然長抱空山月曾向
三氏門裏試青萍不於一佛二佛供醜醉忽聽欵門致書

郵乃知故人邀我武夷遊遺我數冊獅王吼踢翻千年性
理毬語句詩歌鳴天籟于喁絕響非常謳三夏正苦日炎
爍讀來但覺枕席風颼颼溪秋策杖來道故彼此相忘逾
旦暮目擊道存不容聲君能運斲成風盡吾望此意水中
鹽味非有無言有言無均謬誤請問今日知者誰安得從
君武夷峰頭相傾吐出門執手送君歸爲贈潮州刺史衣
非爲常情重惜別故人別後知音稀吁嗟乎人生聚散本
無定惟有心同理同天涯常依依珍重曹溪法派水十方
塵刹一輪暉

送陳威玉歸武夷 有引

武夷小藏峯。有舟擱石罅。中不知始自何代。名曰架壑。船遊人偶得片木。詫爲奇玩。余妹暫陳威玉。世攻醫術。尙氣節。不爲流俗所喜。結茅武夷之麓。雲窩隱者李君磊英。畸人也。因寄余船木一片。以求十二龍賓製墨。余欣然持二丸贈之。蓋此墨得畸人賞鑿。不落流俗之手。又得奇玩爲招聲價。增重亦其幸也。於威玉遄歸。書以爲贈。且質之磊英。我聞武夷巉巖去天尺三十六峯。似乎擘野鳥閒雲處處。

幽○高○人○往○來○稱○仙○宅○中○有○仙○船○名○架○壑○小○藏○裕○訝○橫○石○隙○
百○丈○巒○岼○不○可○攀○悠○悠○千○古○摩○穿○碧○誰○將○刻○木○倚○崖○輪○鬼○
工○多○是○滄○海○爲○田○畱○異○蹟○我○欲○携○杖○恣○探○奇○風○塵○鹿○鹿○滯○
山○屐○陳○君○種○下○名○山○緣○掉○頭○去○作○牆○東○客○袖○得○仙○船○片○木○
歸○狀○如○鳳○毛○色○脂○澤○我○謂○此○木○長○懸○不○計○年○有○時○飄○落○數○
應○謫○神○物○飛○去○會○有○期○莫○向○人○前○浪○拋○擲○殷○勤○贈○我○還○致○
詞○云○是○李○君○磊○英○供○瑤○席○欲○求○龍○賓○十○二○佐○霜○毫○因○出○笥○
藏○不○復○惜○龍○賓○固○是○罌○中○精○價○重○隄○糜○數○千○百○猶○屬○人○工○
萬○杵○成○何○當○寶○玩○自○天○獲○羨○君○結○廬○盡○室○行○芝○草○琪○花○共○

朝夕採藥未有如君良我來當乞千秋栢世途得失何足
論仰天笑看凌虛舶寄語李君磨墨留墨汁待我淡秋題
遍山中石

七歌

乙卯六月余以佯狂被囚籍產時屏絕筆札用
炭屑畫壁而成縱橫隱現監視弁卒過之亦不
能省以余為
真病狂也

幽室幽室如樊籠四圍窒塞羈我躬自惟何辜獨罹此中
宵起坐憂心忡衰燈向壁慘欲白無情漏鼓催蓬蓬嗚呼
一歌兮歌三歎絡繹弔我啼墻畔
健兒健兒何赳赳觚頭交跣環戶守市語雜聒日不休村

曲無腔如嗥狗有時博塞怒鬪爭夜半忽駭轟雷吼嗚呼
再歌兮歌不調靈均魂喪未能招

有客有客唁我來十猶八九望門迴登堦羣狙交側耳對
面不敢陳悲哀主賓相向左右顧推整襟袂徒徘徊嗚呼
三歌兮歌聲促寒蜩為我鳴不續

橐餽橐餽誰之力家僮屏絕皆悚息木蘭好友義至高一
日與臺三饋食飢來思餐下咽難庭前早有欲炙色嗚呼
四歌兮歌思窮七箸浙浙來悲風

黃華城東吾故廬門祚衰薄稚兒居聲言吾罪驅兵入籍

沒。輩。送。克。糧。儲。家。人。榜。掠。無。完。體。窮。搜。斫。地。成。溝。渠。嗚。呼。
五。歌。兮。歌。轉。急。妻。妻。夜。雨。天。亦。泣。
白。髮。種。種。病。且。死。異。鄉。拘。囚。何。日。已。老。妻。咫。尺。無。見。期。兒。
女。斃。斃。滯。芝。水。伯。兄。少。弟。各。一。方。骨。肉。不。復。能。相。視。嗚。呼。
六。歌。兮。歌。疾。呼。俯。仰。慘。淡。天。地。孤。
丈。夫。生。當。危。亂。堪。悲。酸。虛。名。桎。梏。高。蹈。難。忍。死。佯。在。干。戈。
裏。長。蛇。短。蠅。爭。摧。殘。泰。山。鴻。毛。總。歸。盡。寂。寞。身。後。增。長。歎。
嗚。呼。七。歌。兮。歌。變。徵。茫。茫。千。古。知。誰。是。

射虎行

獵。人。射。虎。鳴。弓。在。山。行。顧。盼。矜。李。廣。等。閒。覓。得。野。豬。歸。便。
稱。虎。肉。求。官。賞。巖。頭。草。動。谷。風。來。疑。是。虎。嘯。爭。奔。回。踉。蹌。
道。上。和。弓。棄。抵。家。閉。門。魂。猶。悸。官。催。射。虎。勿。再。遲。辭。云。虎。
有。自。死。時。虎。死。我。當。向。前。射。一。箭。定。穿。虎。腰。脊。

贈皆山子

鄭邴字奚仲
兄郊字牧仲

鄭。君。兄。弟。瑚。璉。姿。胸。羅。萬。卷。臥。山。陴。屏。跡。城。市。三。十。載。高。
風。同。為。海。內。儀。季。方。讀。騷。廣。騷。意。養。晦。待。時。宣。正。義。榜。巖。
與。肯。訓。蒙。莊。郭。向。筌。蹄。咸。掃。棄。畚。鍤。躬。親。興。味。長。遠。稽。耕。
隱。拾。遺。芳。近。採。忠。烈。繫。詩。句。此。志。堪。爭。日。月。光。我。昔。拂。衣。

神交早避地無由通紵縞忽值鼠鬪干戈橫無端滯落壺
山道君爲冥鴻振羽翰我爲翠鳥痛金丸仰瞻霄漢不可
卽東風吹下玉闌干喜君相遭恨見晚促邾忘形披情悃
高談盡是濟時資知君雖遜意甚遠安得與君縱酒頻相
過我爲起舞君浩歌醉後擁篲登碧落掃除機槍淨天河
世路紛紜不足恤屠龍技成用有日爲我寄問伯子意若
何未遇知音休捫蝨

嘲虎俚

南山有虎伺人食人死爲俚侍虎側俚愚媚虎虎能飛擇

肉不復分瘦肥瘦肥且盡饒未已羣俚拍手助眈視助眈
視真可嗤如何不記殺身時謂人有肉當餒虎死後比肩
同事主吁嗟乎虎死終有期問俚無主將歸誰

四禽言

有引

寅卯閩變以來有衛巫監謗之虐人無敢言而鳥
能言之世無公冶氏罔與辨也然以意譯之如此
以俟採風者

脫却布袴橫征敲朴何堪數飢來無食寒無襦拚將骸骨
填道路明日虎冠若再來除非剝下皮相付脫却布袴

不如歸去丁夫荷鍤往何處萬戶誅求骨髓空禍及淡山
受刀鋸吁嗟乎開鑿君莫愚山靈豈肯爲君助不如歸去
谷谷孤室盧灰燼田荒蕪秋風燐火夜明滅賤子縱橫
當路隅逢哭聲知村落猶向人家攬短襦谷谷孤泥
滑滑身不衣衫脚不襪携家避亂入山叢足力不加中道
極回看婦女掠成行不聲驚抱泣寒月泥滑滑

關鷄行

時余在獄久厭逆常與
海爭天兵將入閩矣

獄卒飼鷄獄作籠鷄多在獄五爭雄膠膠角角分頭鬪帶
血垂翎猶力攻衆囚心苦不耐喧驅鷄無計踰重門謂鷄

既在獄籠內勝負得喪果安在須臾客至呼宰夫一時骨
肉同盤碎

醉時歌

丙辰九月十九
日余方出獄

天地如大倉推易滯穀無停藏四時如大瘧寒盡熱來更
煎灼人生短景如蜉蝣千古能知幾度秋世傳神仙盡死
漢海外誰見真瀛州仰視浮雲奄忽改飛光頃刻不相待
我去年少曾幾時少年時人無復在壯心未已嘯復歌短
髮如絲奈老何追憶生平得喪事悠悠夢幻任蹉跎此後
餘年安可冀放懷未得空顛顛且向天上寄却愁白眼銜

杯○期○長○醉○時○事○於○我○何○有○哉○接○離○倒○着○逃○山○隈○安○能○世○外○
尋○樂○土○荷○鋪○勿○憂○無○處○埋○

悲交難

今○人○結○交○門○如○市○市○道○不○如○交○道○鄙○入○市○營○營○晚○卽○休○交○
當○絕○時○害○旋○起○交○絕○害○起○不○須○悲○雉○壇○方○歎○知○有○是○驚○咳○
反○覆○爭○錐○刀○厚○貌○淡○情○山○川○似○君○不○見○張○陳○本○是○刎○頸○交○
利○盡○相○傾○冷○人○齒○絕○交○還○在○未○交○時○礪○戶○倘○祥○賓○鹿○豕○

述懷歌

評註古文析
義成日作

我○生○不○知○何○所○緣○長○嗟○矻○矻○稱○書○顛○眼○光○到○處○必○鈎○佗○奇○

文○賞○罷○問○青○天○三○旬○九○食○飽○雲○烟○潦○倒○丹○崖○不○記○年○少時讀書

道○山○之○麓○二○十○摘○髻○銀○案○前○三○十○躍○馬○曲○江○邊○明○刑○南○國○司○蒲○

鞭○迂○疎○不○慣○賣○嬌○妍○大○吏○只○知○虛○名○羶○馮○怒○訶○責○禍○綿○綿○

掉○頭○手○註○南○華○篇○貝○葉○梵○文○取○次○研○著莊子因及楞嚴楞伽金剛法華圓覺維

摩○圖○同○時○巧○宦○多○超○遷○我○獨○九○載○空○縈○牽○四○十○朝○議○汰○元○

員○武○奠○有○約○峯○頭○眠○或○隨○羽○客○談○神○僊○或○偕○山○僧○叅○五○禪○

私○幸○重○負○已○釋○肩○放○言○物○外○任○譏○譏○著損齋焚餘十卷無○端○閩○疆○

烽○火○燁○焚○林○竭○澤○難○圖○全○覆○巢○之○下○仍○拘○孿○兀○兀○但○演○羲○

文○傳○逆藩藉余家下余王○師○破○竹○下○樓○船○釜○底○魚○魂○獲○縱○

丙辰九月十九日王師抵劍津逆五十歸來建水沿劫
 歸誠余方出獄時囹圄一空矣
 灰萬卷無存編舫乏春糧裋褐穿妻兒相向淚潺湲故園
 擾擾百憂煎重繭西湖路數千忽值故交相款延窮鳥依
 人欣息翹豈期反眼作鷹鷂蕭蕭旅橐資饒涎自啜擇木
 昧幾先吞聲引避藏商屋湫隘巖塵僅數椽漂搖風雨危
 欲墮飢來草具駮梧捲寒怯衣單手足卷攤書夜讀窺昔
 賢送窮舊套慵重詮起視銀河星斗懸搔首狂叫天何偏
 詩書不及半囊錢何事畢生勞槩鉛不如為農耕薄田不
 如服賈營腰纏不如從軍學控弦成羣裘馬咸翩翩不如

吹篴向東阡猶堪乞食供糜饘祇念丈夫窮益堅縱死不
 願受人憐相如滌器臨邛川少陵窮谷鳴迤邐何必傷心
 人棄捐古今冷煖亦同然不怨不尤自省愆三冬文史還
 乾乾扶抽奧義為重宣落筆興酣如逆泉且看梅花雪裏
 媚一寒徹骨孤山巔呼起君復共流連仰天長笑動星躔
 寄和虞山蔣文從西郊泛雪

歲暮朔風夜淅淅虞山雲暗天垂幕曉來碎玉碾西闔起
 眎梅花無處覓數里銀堤接水光探奇繡虎興清狂拍浮
 潦倒羣英集共醉冰壺貫鸕鷀長唼捉筆珠璣發戰退六

花遲寒月一時贈答多名流。三都紙貴傾吳越。我聞此曲
鄧中和最難。况當勝會未同歡。回思闔地烽烟裏。此日無
家臥石巒。吁嗟乎吳閩相去能有幾。憂樂懸殊乃如此。讀
罷詩句心茫然。安得從君載酒占瑞年。

壽柴夢霍七十

名世雄
號愚叟

西湖愚叟喜誦讀。四壁蕭然書等屋。抱膝長吟不記年。日
成詩句娛幽獨。文章益工家益貧。無那握麈朱門新。塊壘
五嶽起方寸。牢騷落筆追靈均。知君才如倒萬斛。名山副
墨凌蒼旻。世態秋雲何足比。紛紜厚薄皆非倫。我昔濫竿

華轂下。論交海內簇車馬。而今落魄滯此鄉。反眼卽是誓
盟者。要知人情離合非爲吾。翟公署門之說胡爲乎。好友
還向書中結。披對又無炎涼殊。君今旣以韋編老。唾壺休
擊傷懷抱。知音可遇不可求。味長還吾菜根好。酌君酒君
莫辭。三樂昔傳榮啟期。功名富貴等朝露。惟有讀書之樂
無盡時。

贈羅隨園叅軍

名賢字倍
華州人

華山之下有名宿。胸羅萬卷不擇祿。勾留廿載老叅軍。冰
署蕭然數竿竹。圖書滿架未全貧。等閒捉筆語驚人。飢胥

羸馬相先後得俸沽酒延佳賓我亦同此違時癖苦吟不
知身在客朱門舊識懶過從願得素心共晨夕羨君恂幅
敦古風摛詞大雅薄雕蟲掀髯促鄰談經史咳唾無與時
俗同丈夫開口露肝肺何效女兒咭囁態文章載道自有
真豈容刻畫添脂黛君今所見既如斯身後留名不朽宜
祇念名存謗亦起寥寥千載未易期縱令博得傳青史紙
上還知是阿誰請看華山頂上天如蓋人生不朽此其最
白雲明月自去來常在聲氣文章外

贈王丹麓

世人讀書營官爵羨君獨得讀書樂投跡朱門眾所喜羨
君獨求天下士文章意氣推主盟一時傾倒友聲并西湖
嵐沫多奇態皆自騷壇健筆生晉安野叟頭半白爲避烽
烟作逋客書卷銷沉故友盡短衣混跡漁樵宅剝啄歛吾
門知君譽望尊清齋欣促鄰目擊道斯存遺我一編松溪
集參錯珠璣光熠熠離奇澹宕不可名又如瀚海波濤立
因歎當今著作者朝華暮萎何多也千秋大業還有誰古
云名下無虛假願言讀盡君傳書從君百尺樓頭下等閒
結得海內交含毫談笑扶風雅

五言律

登梅仙山

結伴捫蘿上。紆迴草徑微。野○花○迎○屐○。吠○山○鳥○避○人○。飛○殿○角○
留○丹○井○。爐○烟○襲○羽○衣○。扶○藜○聊○徙○倚○。袖○得○白○雲○歸○。

偕友避暑慧林寺

炎○曦○何○處○避○。數○武○得○禪○林○。香○裊○烟○書○篆○。風○行○竹○學○琴○。平○塘○
生○野○意○。古○樹○集○涼○陰○。相○對○忘○機○久○。凭○闌○暝○色○侵○。

渡錢塘江

東○南○推○巨○浸○。極○目○水○無○垠○。江○海○憑○潮○接○。越○吳○就○岍○分○。曉○迷○

舟○破○霧○秋○眩○。浪○排○雲○渡○後○。征○覓○定○村○。醪○慰○夕○曛○。

越州晚泊

客○路○無○邊○遠○。扁○舟○盡○日○行○。閒○雲○歸○斷○岫○。返○照○淡○荒○城○。催○暝○
蟬○鳴○亂○。乘○風○葉○落○輕○。遙○尋○烟○火○宿○。解○柁○數○鼉○更○。

越州下錢鼎臣榻

此○日○悠○悠○者○。當○年○亦○故○人○。誰○知○傾○蓋○士○。偏○歛○哭○途○賓○。北○海○
樽○常○滿○。南○州○榻○在○陳○。論○心○未○忍○別○。古○道○自○嶙○峴○。

客杭書懷

老○去○偏○為○客○。病○多○不○耐○愁○。踈○鐘○千○里○夢○。淡○月○半○牀○秋○。羽○檄○

驚旁午家書絕致郵宵深眠未穩腸斷碧雲樓建州古蹟

夢先子

客夜關山遠嚴君何處來但承顏色喜不作夢魂猜昔缺
娛庭綵今疎澆墓醅蓼莪安忍讀負罪在泉臺

七言律

庚子南闈分試計得十七人

南金聲價重三吳棘院清風取次俱藜火方乘燎火燦文
星正逐使星驅龍光競吐豐城劍象罔爭尋赤水珠 聖
代黜浮崇大雅敢將軋茁謬相掄

一官久已廢丹鉛南國掄才濫執鞭羣道白看矜白案敢
期青眼得青錢雕龍宿學存先正吐鳳新粧屬後賢見獵
喜心因癢技老姬歌舞倩誰憐時余作擬舉三篇

九日登梅仙山索和二首

高秋戲馬興何窮百丈雲堆一展通樹暗鳥歸山色裏風
多人在葉聲中峰前煉藥爐煙冷渡口飛驂鶴跡空孰是
鍾陵會上客情淡弔古與君同
避地年來客思哀况當秋意老荒臺雲飛半嶺山根瘦雨
洗平沙草色灰髮短不堪多插菊才疎止許獨啣杯巖頭

戒莫凌風去此日徐卿帶箭回
徐佐卿九日化鶴事

春興四首

盡日晴煙處處融。圓頭高臥百花叢。
呼牛且問蒙陰吏。失馬全憑塞上翁。
閱世既憐甘是苦。逃名端許拙為工。
柳榆有鬼稱知己。不學昌黎浪送窮。
昌黎送窮文 春月所作
習懶逢人到處疎。無情綠草上庭除。
文章自古稱糟魄。天地由來亦遞廬。
說佛說儒兼說道。為樵為牧復為漁。
堪喚老去無他用。剩得新詩好佐鋤。
落落萍踪息僻陬。清齋尚擁鸛鶴裘。
舌存何處堪捫蝨。技

癢無時不汗牛。萬事總歸莊化蝶。
百年同在壑藏丹。是非千古知誰定。
且醉花前解杖頭。
桃李爭榮耐幾時。天工消息老來知。
當前但蔽連根菜。舊事曾輸一局棋。
洗硯池邊蝸學字。編書屋角鳥能詩。
悠悠與化閒來往。莫問東風欲到誰。

春去寫懷二首

贏得衡門一事無。閒庭獨坐數花鬚。
枝頭雨歇鳩呼婦。屋畔巢成燕哺雛。
客至不迎還蠟屐。詩敲未就懶操觚。
生平壯志隨春盡。醉後何堪擊唾壺。

悠悠往事易成塵。白眼東園着角巾。自信幽閒能養拙。敢云貧賤可驕人。讀書漸喜華歸實。入世曾聞淡始真。一任鶻聲啼寂寞。年來不爲惜春顰。

臘盡交春後大雪二首

片片清姿誰與倫。庭前飛舞樂天真。名園壓倒千家樹。大地鋪成萬里茵。冷面不隨東柄轉。白頭惟向北山親。拚將徹底消磨盡。豈受人間半點塵。

姑射由來獨擅名。何勞俗子費推評。方疑髻角行人老。又恠沙頭古路平。牕映餘光昏亦曉。屋流剩水雨中晴。天山

見慣渾無事。誤落南州惹吠聲。

靜寄

寂寂荒陬好結茅。煙霞不負舊時交。叅將水月無生話。筮得天山最上爻。客少空懸孺子榻。書多但擁放翁巢。草堂有志終須就。卻懶逢人說解嘲。

自克

金爐香裊午風微。日日耽閑靜掩扉。水面觀漚曾悟幻。簷頭狎雀漸忘機。吟詩不學崔公瘦。入道還期卜子肥。獨有書魔降未得。幾番拋卻又編韋。

甲寅初度

余自三月間變棄家出關被獲拷餉繫不能歸

只爲虛名誤此生無端世網又重櫻喧天鼓角家千里搗
月衣砧夜五更木偶漂流何處息銅人憶淚幾回傾憂時
髮白還羞鏡欲賦悲秋苦不成

丙辰初度

餘生有幾病何堪剩得支床骨半擔兩度年華宛裏老一
生學力難中叅虞公及我還求劍石父誰人代解驂夜久
不聞南鶴曲獄燐來往弔空甌

冬杪大雪往嵐下尋沉兒

重繭荒山鳥道盤情淡舐犢敢辭難半城瓦礫家何處三
載銀鐙淚未乾有藥憐吾艱却老無衣痛汝不禁寒更殘
話久猶疑夢別盡孤燈仔細看

柘浦下徐君培榻賦贈

戊午

相看掩淚久無言促席猶疑是夢魂我痛榕城畫地繫君
悲柘浦棄家奔年衰喜述平生話情重頻傾此日尊休歎
故交良會少亂離能得幾人存

過仙霞

巖關鳥道逼層穹極目蒼茫衆嶺空隔宿闌封辭客去前

蹊○越○水○逐○人○深○風○中○野○草○無○邊○綠○日○裏○山○花○不○盡○紅○流○轉
春○光○忘○繭○足○杖○藜○歌○笑○度○龍○窠○

重遊新安

頻○日○緣○溪○箬○繭○船○到○來○猶○見○舊○山○川○烽○烟○甫○靖○多○空○巷○戎
馬○成○羣○雜○市○塵○髣○雪○自○憐○前○貌○改○晨○星○難○得○故○人○全○扶○藜
父○老○爭○相○問○憶○唱○驪○歌○十○二○年○

苦雨

寓福勝寺

積○雨○兼○旬○不○肯○刪○僧○寮○四○面○水○潺○湲○宵○眠○瓦○漏○牀○頻○徙○晝
坐○欂○疎○戶○盡○關○檻○外○呼○童○人○語○閉○堂○前○諷○佛○鼓○聲○頑○離○羣
怎○忍○妻○其○况○滴○斷○愁○腸○恐○續○艱○

新安夜坐寫懷

蕭○寺○離○羣○客○小○樓○清○宵○獨○對○短○檠○愁○野○僧○有○意○留○基○久○童
監○相○寬○進○酒○稠○瀕○海○風○波○還○警○報○隻○身○萍○梗○任○漂○流○夢○迴
忽○憶○家○鄉○事○幾○度○驚○心○白○盡○頭○

遣使移眷寓杭

誰○人○不○道○故○鄉○妍○輕○棄○闔○家○獨○自○憐○鼓○浪○鯨○鯢○橫○海○曲○潛
形○魑○魅○伺○山○巔○蛇○方○剔○膽○悲○呈○腹○鳥○旣○傷○弓○怯○聽○弦○暫○把
西○湖○謀○寄○跡○休○言○丘○首○計○歸○年○

寄示內子携家入杭

亡羊莫訝補牢遲。痛定當思負痛時。取子鳴鳩曾毀室。棲巖文豹已剝皮。休言范伯謀三徙。且聽梁生賦五噫。碧水菟裘何足戀。他鄉樂處共舖糜。

新安解纜

全交豈可盡人歡。已博羣公禮數寬。客到久時招厭易。士當窮日吐情難。吹簫伍子誰堪乞。佩劍馮生不耐彈。大笑臨風船載月。免教安邑累猪肝。

戊午初度

五十年來又一春。萍踪猶自逐風塵。酒魔妬我啣杯少。詩債連誰得句頻。夢裏妻兒安共否。傳來兵火妄和真。驚魂未定怎堪此。片日迴腸兩鬢銀。

題楊文伯園居

存二首

夕攬朝寒願已違。眾芳國裏憺忘歸。方疑蕙佩携來幄。又道爐烟惹到衣。夜合庭前晴日煥。芰荷池畔晚風微。撩人最是多情蝶。猶逐書床陣陣飛。

香入草堂

半畝迴塘似掌平。一泓水色正澄清。忘機不試垂綸手。玩世深知縱壑情。乍逐流紅吹細浪。偶親晴日破殘萍。騰波

莫笑池中物暫息滄溟萬里行
碧潭魚躍

沈寐菴見贈三律次韻調之
寐菴博學兼通二氏

高寄雙眸企昔賢不隨章句落常詮
金臺骨貴三千里鄴架藜吹五十年
既擁丹經探衆妙猶翻貝葉息諸緣
功深面壁忘窮達豈獨雄文似灌川

由來大道本無言抱膝超然日涉園
蓋代才名猶是障到頭生死倩誰援
伯牙有操知音少雪子無聲目擊存
為悵真儒相見晚好將性學共尋源

依文譽望一時雄肝膽欣披國士風
程子語同傾蓋裏周

郎交定飲醇中多君道氣顏如渥
媿我窮途髮欲童刻羽引商難共和
勉將白豕獻遼東

禹陵有小坎俗謬稱禹穴其實非也

平成千載頌膚功陵寢依稀古越中
廟貌崇隆祀典重碑文奇詭譎書工盤
松列樹橫峰頂廢井無泉沒草叢石匱
遺踪何處是登臨惟見水流東

岳王墳

金牌召至虎臣休半壁山河盡獻讎
土壤時亡猶可復孤忠既喪與誰謀
茫茫宋室桑田改鬱鬱滕城大地留
荒草

白楊今古月黃昏長照栢南楸

伍子胥廟

沼吳先見已明言寄子何難自出奔
祇爲鞭尸伸父怨敢辭抉眼報君恩
黃池會後驕心死白馬潮來怒魄尊
最美梁公知古德遙祠燬盡獨斯存

林和靖墓

直把孤山當首陽世緣謝却許他狂
詩成棄稿無人和客至開籠有鶴將
豫結生前閒塚墓恥爲死後佞文章
白楊疑逐清魂住盡作梅花一段香

十老吟

抱膝窮經苦數奇青衫未換髮垂絲
閒言動插書中語方讀隨忘手上披
頻怪少年多倖貴但題新句便違時
無聊祇恨儒冠誤筆硯思焚改業遲

老儒

脫白山門歲月深空將破衲度光陰
同叅盡入茶毗舍新戒爭開祇樹林
拜佛倩人扶作禮看經依衆和成音
閻浮住日無多子彼岸茫茫甚處尋

老僧

久依廨宇結精廬雁鷺莎庭抱卷書
泚筆但供岑子敏舞文專伺柳公疎
九遷明府常迎送三考卑官未授除
不待

漢陽訶布被公卿大器自成虛

老吏

同事從軍盡化燐。瑀戈隊裏獨留身。箭痕餘痛陰天覺。涅
手留縑皺面漚。朽甲爲衣除舊鐵。半糧註籍饗官銀。閒來
偶感西風動。猶說鳴弓逐戰塵。

老兵

帶身書券入豪門。參養多年賴主恩。久典盤匱和灑掃。自
隨祖父遠兒孫。旣衰奔走難爲力。有過鞭笞頗見原。但羨
龐公鑿井後。快辭廝役作家尊。

老奴

古廟荒祠作綺寮。殘羹賸飯佐腸枵。曾迎相馬呈襤褸。慣
向莊廵賣管簫。官廩半生邀賑給。公門多載輟征徭。播間

行徑逢人識。難把中庭妾婦驕。

老乞

三十餘春隸教坊。自憐覽鏡減容光。琵琶不慣翻新曲。衫
袖猶多帶舊粧。買笑故交無一在。倚門餘態未全荒。偶逢
俠少前挑問。動把生年截半藏。

老妓

販命空門薙鬢雲。僑曇彌後續餘芬。久持僧戒加全倍。未
嗅春枝透十分。貝葉常慵翻玉腕。閨情不復憶紅裙。尋師
雖免生嫌避。但苦登山要耐勤。

老尼

寵擅專房憶昔年。花容凋謝歲時遷。施來粉面秋娘笑。學
得蠻腰白老捐。短髻苦梳粧不就。柘枝自舞影相憐。衾裯

欲抱還惆悵見慣司空別院眠老妾

失身勝侍最堪嗟巾櫛年年兩鬢了縱恥牙郎同賣絹難

辭處士命煎茶有心待字爲奴配無齒長勞傍主家若向

烏衣道上見見教周繹捉登車老婢

落花四首

子規啼後送春歸紅白飄零處處飛急雨澗中鋪水面輕
風座上點人衣名園對酒遊車斷綺陌尋香粉蝶違莫悵
枝頭今寂寞乘陽早已占芳菲
名葩不復鬪春妍片片殘英逐地捐陌路青榆偏作伴同

枝綠葉無緣孤忠澤畔傷芳草薄命宮門泣暮鶉從此
繁華銷歇盡再新顏色待來年

時至難留敢久稽榮枯消息聽天倪辭林恥戀枝頭露糝
徑憑充足下泥羯鼓敲來艱繫樹曉風吹過不還蹊堪噉
剪綵俱遊賞盜我虛名肉眼迷

休怨東風不肯賒文章滿地更榮華曾投茵席堆雲錦又
惹遊絲織綺霞天女散空明佛法漁郎逐水得仙家乘時
况復非徒謝果實秋來樹樹奢

落葉四首

颯颯秋聲萬壑哀參差隕籜點蒼苔疎林漸露槎枒
路頭添蕪穢堆翳日難招陰息影凌霜端讓歲寒材
豈忍輕淪落會奈金風盡力催
叢薄蕭蕭動晚風曉鶯晻靄趁飛蓬柳書孰惜蟲心苦
繭難縻蝶蛻工野燒濃烟隨草盡晨炊宿火就爐空
山頭若遇悲秋客惆悵凋零鶴髮同
林園何必恨紛紛披萬象成虧俱有時名遂此身甘自退
秋來天下獨先知桐飄蜀土尋緣巧楓冷吳江得句奇
零落正堪資大用南華在昔重支離

索莫霜餘素志乖饒人顛倒不干懷削來封國無非戲
止却啼兒總是諧貧士慵樵供破竈官僮擁篲掃高齋
時當廢棄炎涼異耐得陽和吐舊芽

秋聲

萬竅怒呿撼碧霄嚴更傾耳倍蕭條月明却駭桐經雨水
遠還疑江送潮鼓籟笙等無與和催寒號令有誰驕
祗因識得歐陽子盡被當年短賦描

秋色

暗淡西旻商意遐荒臺極目客愁加澄凝古岫長江遠點

畫高天陣雁斜山瘦參差紅柿葉沙明隱現白蘆花化工
繪出寂寥相不啻人間鬢髮華

秋氣

晴昊清淒白露溥剛傳暑後怯衣傘烟嵐入夜磨飛鏡沉
龍凌晨宿掌盤寄與西山堪挹爽吹詩土鼓爲迎寒臨江
節士增悲壯長劍持來照日看

秋光

不盡虛明堪賞心何嫌日薄半淪陰漣漪逞素搖晴昊靄
韞含暉度碧岑返照添成紅樹燄晴霞射作繡薨金問誰

示現空中影莫把遊人着相尋

右四題總一秋景聲與色雖着物而成要當於物外求
之而聲從氣生色從光現是氣與光又在聲色之先者
尤難分別描寫但聲色二義皆主悲愴而耳目之用不
同在氣則藏有肅殺之義悲中帶壯在光則具有遊賞
之趣愴中帶樂感觸又各不同此四題之大旨也余偶
拈賦媿不成章大方見之或有惠教則余所深願矣

蟋蟀

庭皆唧唧欲何求盡夜囂喧未肯休不慕裳衣偏勸織非

經老病便悲秋。霜砧韻裏乘風遠。金井闌邊對月幽。豈爲
離人詩思苦。頻將哀怨助吟愁。

螢

出身微賤本荒坳。腐草無知幻作形。纔過園林依古木。忽
登臺閣亂明星。青燐照野能爲鬼。黃卷披囊不識丁。休訝
逢人頻作色。此時大火藉通靈。
螢當大火前後飛出得
大火之氣而化故明照

蛙

青草池塘不住鳴。閉門猶聽隔牕聲。淫哇雜奏渾無節。鼓
吹相方浪得名。憤怒未聞荆主式。公私惟待晉皇評。請歸

井底誇多見。莫向人前日夜傾。

秋燕咏懷

時欲移家
出闕矣

華屋哺雛羽甫乾。金風吹葉上闌干。方謀去國知幾早。敢
惜啣泥用力難。社日當行能記曆。崖窩可蠶解支寒。他年
時至乘春煖。再向雕梁整舊殘。

雞頭

窪菱泥藕與爲徒。名借籬禽豈濫竽。索鬪無身堪介羽。同
胞有所盡懷珠。纔驚縮蝟毛如刺。旋喜佳人乳似酥。聞道
延年宜餌服。自憐白髮佐朝餽。

西瓜咏懷

佳種綿綿繞圃蟠。炎曦欣薦水晶寒。生來冷面成團鐵。剖
出臣心一片丹。學道休辭茹蒂苦。王重陽食瓜先食蒂失侯敢怨灌
園難。消煩別有清涼味。不許青蠅取次看。

五言絕句

題王丹麓罄宜園

存六首

耽寂事高寄。忘情卧正濃。有詩追趙嘏。無客下元龍。丹樓
曲曲通幽逕。當花便倚欄。雖行無響屐。春色不勝看。迴廊
黃昏臨水畔。鏡裏美人孤。戲作長門賦。問伊欲買無。芙蓉池

此花稱富貴。偏肯慰幽居。不買胭脂畫。休嫌應世疎。藥欄
東風吹綠滿。野色入書廬。自意原如此。窓前戒莫除。芳草坡
豈啻為友室。空谷亦怡情。墜露供朝飲。孤芳問屈平。蘭崖

題周雨文山居

存五首

薜荔何年落。含英一朵全。本來無媚骨。不肯吐花妍。石蕊
何處搜新句。行來別有天。短吟隨步就。常在雨催先。尋詩徑
為有江淹夢。欹崎列案前。案頭支不住。藉此閣如椽。筆架峰
方塘鋪嫩綠。眾卉及時芊。自有登樓句。何須夢惠連。春草池
岸石平如砥。長臨綠水沿。一竿收風月。豈為羨魚懸。垂釣磯

雜詩四首

客○中○病○最○苦○難○得○妻○兒○存○還○恐○妻○兒○怖○家○書○不○敢○言○
客○夜○無○多○夢○成○眠○便○到○家○杜○鵑○啼○醒○後○猶○聽○子○呼○爺○
何○處○放○愁○來○夜○眠○驅○起○坐○幾○番○欲○斷○腸○低○首○自○摧○挫○
秋○意○滿○高○樓○含○情○驚○遠○視○雁○來○橫○碧○雲○排○得○相○思○字○

擬古四首

無○物○益○君○裝○長○繩○繫○擔○頭○繩○長○堪○繫○足○不○向○大○堤○遊○
足○繫○心○難○繫○繩○長○豈○得○力○君○心○不○自○持○願○記○妾○顏○色○
打○却○簷○前○鵲○連○朝○報○客○回○更○殘○猶○未○到○空○把○夜○開○門○

休○打○簷○前○鵲○還○教○及○曉○來○明○知○音○信○悞○羸○得○片○時○猜○

七言絕句

賞菊二首

簇○簇○寒○英○發○滿○畦○當○風○歷○亂○望○中○迷○俗○人○只○識○黃○金○好○錯○
向○籬○邊○喚○裏○蹄○

瘦○骨○凌○霜○晚○節○榮○不○隨○衆○卉○望○秋○零○餐○英○孰○是○君○知○已○只○
有○三○閨○醉○獨○醒○

七夕

柳州以是日作乞巧文余思雖得巧亦無所用即謂之反乞巧可也

良○夜○停○梭○鵲○駕○遲○天○孫○爲○巧○却○成○癡○何○如○人○世○癡○夫○婦○日○

日尋歡不待時
何事穿針乞巧樓
機頭誤彼盼高秋
若能送盡人間巧
願向天河共飲牛

清湖行舟觸石幾碎

閩溪歷盡險難多
快意清湖自在過
無那安流偏妬客
世途何處不風波

蘭亭

一壑依稀小徑盤
茂林脩竹已荒殘
溪山本是尋常景
爲有文章異樣看

詩餘

望江南

客齋靜坐

清齋裏書案絕纖塵
墻角縱橫蝸作字
枝頭斷續鳥呼人
靜處物皆親

憶王孫

西湖秋夜

輕舸盡夜宿波心
月碎千層點水金
弄影風微翠柳陰
猛聞砧響怯衣單
冷氣侵

如夢令

戊午客夜聞鐘

剛把書燈吹隱
輾轉寒牀不定
客夢總難成
何待夜鐘敲

抱金樓選種
醒休寢休寢率性拋開孤枕

菩薩蠻
咏雪有感

寒樓曉起驚蕭索推簾片片瑞花落漫道客衣單將來作
絮彈誰知天意妒却與寒相助舉首問天公炎涼與世
何

又庚申守歲

誰樓只聽三通鼓今年便把明年補總是一宵分遂成兩
歲人通宵臨鏡好細看如何老看去不爭多爭多能奈
何

謁金門
題吳寶崖停鞭按劍繡像

鷄喔喔恨把祖鞭生閣白眼橫空磨劍鏢夜寒星斗落
提起人情堪愕借我將來醉斫飛騎擲回囊解縛負心頭
共嚼

點絳脣
題顧苻文畫

別有山邨幽居掩映扶疎樹眼饒多誤喚作王維墅
廣通神經可移家住休收貯桃源舊路還恐無尋處
廉廣

山老人之筆畫兵能戰
畫龍能飛謂之通神筆
又贈顧苻文歸吳門

筆奪天工四時景色生綾素客心凄苦難借毫端譜寄
語歸舟載取吾愁去和墨楷寫來雲樹面面含陰雨

浪淘沙

題陳體上林泉垂釣圖冊
體上當關變獨能遠害

擊鼓動聞封一片孤忠持竿避向綠楊風手上經綸穿赤

鯉氣捉蛟龍湖海任飄蓬亂後生逢追思往事夢鼉中

早晚羊裘人物色豈是漁翁

惜分飛

新安王葉勸夫遠賈粵西聞
其客死屏食十四日而絕

悔恨生離今已過其穴誰教分破忍把前恩墮冰心不受

閒烟火幾度思量無一可但有安排摧挫死莫深埋我

葦江尙未歸蓬顆

余亡室蔡孺人喜道節烈事亦調得蘇幙遮一闕詞云

萬般思無計耐因甚當初勸往天涯外欲遂親歡還自

害百死閨人未足償君債拜翁姑辭繡欄措拭肝腸

好向湘江會那管旌揚身後待許重芳名青史如何載

蝶戀花

咏落花生寫懷

落後凡花皆罷却獨此仙根生意留如昨俗眼但知欺寂

寞等閒錯道東風惡隨地為家能自託笑彼園葩苦向

枝頭着結子泥中甘抱璞成蹊桃李真輕薄

漁家傲

憶山居

門對清溪蘆荻畔。野花開落巖頭滿。曲徑往來通道院。終日翫閒雲不許青山管。欸乃正喧回棹遠。樵歌又逐棲鴉亂。曠色催將星月伴。歸臥晚窗虛夜久。爐香斷。

鵲橋仙

辛酉除夕

新巧掃屋新符粘戶。說是般般更易窮愁。獨不受人除硬住。過來朝初一。人情反覆此生淪落。缺憾提他何益。天公半點不留餘也。扣去今宵三十。

又 武林守歲

街喧爆竹庭然新。炬猶記故鄉今夕。兒童拍手任歌呼。那管有衰年羈客。銀缸獨對寒樓孤。倚坐到來年換曆。慈絲萬丈作長繩。繫不住東方暉白。

又 咏宜興周貞女未字守節

邃房衣麤靈輻香。暗說甚緣豎相賺。時人錯比柏舟詩。我未識當年髦鬢。夜合花刪宜男草。斬名義如山難撼。蛾眉蹙皺欲終天。未許有張郎嫌淡。

余亡室蔡孺人亦調得瑞鶴仙一闋。詞云麻衣因嫁設。伴鬼幄孤燈夜。分明滅朦朧。若來接向未知郎面轉生。

羞怯冰心皎潔誓畢生空牀對月想當年抱鴈家來已
把雙翎分折休說冥途遼絕溫清翁姑死生何別古
今義烈差片念誤全節拚伶仃形影拋將同衾熬到泉
臺共穴莫道他巾幗柔腸鬚眉誰埒

天仙子 苦雪

倚藉寒風粧變態世路茫茫成阻礙長空黯淡怪天低飛
鳥懈行人戒極目縱橫銀世界經宿青山驚老邁總爲
憂時絲髮改暫憑賣弄逞嚴威成易壞時難再赫赫陽光
雲裏待

踏莎行 憶人

淡月窓虛殘更燭短家園人在天涯遠夢中握手正分明
啼鴉聲裏難尋斷芳草無情朱顏易換離愁味苦普應
慣生平懶事爲相思而今也併相思懶

江神子

癸亥夏月羅隨園
叅軍招飲環柳亭

炎天晝臥窘如囚強開眸別尋幽好友相招入座盡名流
往昔傷心無限事當笑謔一齊休移樽傍石晚風稠柳
枝柔掠人頭古木叅差疑是畫圖留醉眼斜看雲影破日
色薄似清秋

感皇恩 贈嚴柱峯侍御入都

大業屬真儒。民艱國是久寄烏臺。筆簪裏。里門需次。德前
西湖秋水。而今諸帝闕。榮無比。折檻朱君。埋輪張子。千
載高標若山峙。燧烟方熄。寰宇尙多瘡痍。勿言無闕。失停
封甌。

驀山溪 警悟

明明知道活活街頭者。都是死胚胎。問誰肯死前拋。下生
年易滿。逐日自挨排。談貝葉。論丹經。到底空嗟訝。休言
無念念起。如何捨捨得。悟真空。再參求。無中造化。這般作

用大易已詮明。水底月。火中蓮。一切成門話。

滿江紅

用辛稼軒韻和唐濟武太史見贈濟武
以翰苑抗疏罷官充心理學兼通丹訣

自笑疎狂。錯道了。今人無識。忽認得。英雄對奕。此秤全北。
抗疏鴻名存鹿。夢掛冠豹隱。驚猩。狡眼高懸。覷破世間身。
無非客。乾坤大。終歸圻。生死事誰能敵。望空中。過鳥善
行。無迹。閉眼戲場。惟守黑。回頭虛室。常生白。問何時。相對
碧山巔。忘今昔。

又再登前韻和吳寶崖見贈寶崖英年好作詞
賦唐濟武太史少所許可獨見之而心醉

終賈才名知到處。逢人相識。更得個孫陽。屢顧馬羣空北。

郭隗方求千里骨。阮孚莫蠟平生屐。料文章定價在凌雲。
金門客。楊雄字能分坵。江淹筆難迎敵。暫雕蟲應世。休
嫌陳迹。多是吹竽欺律呂。幾人得句。凌元白待時來。肉眼
認頭顱。驚非昔。

又三疊前韻。送游子六歸闕。子六精於天學。著有天經。或問前後集。

亂後生逢。惟彼此蒼顏難識。若論起文章。聲氣何曾南北。
把臂重詮。纏度尺軒衣笑。乏登天屐。奈西湖挽不住。扁舟
歸鄉客。圖書數。因何坵朱陸。辯空成敵。在此心。此理迴
超形迹。那管沙門爭棒喝。憑他羽士談黃白。念胸中各有

一璣衡存平昔

又四疊前韻。壽王延叔七十。延叔係陽明先生後。有孝德。二子皆有文名。

千古真儒有幾個。姚江明識打破了。鷺湖鹿洞斗星橫。北
俗學雖探天祿筭。浩歌孰踵爐峰屐。羨薪傳嫡系。衍箕裘。
西陵客。談經術。河汾坵。稱孝養。曾門敵。向墻東。避世市。
無留迹。杖國時。占西氣。紫觥堂日醉。南辰白。况庭前。二鶴
勝機雲難爲昔。陽明先生登爐峯。浩歌不喘。

又題吳宗彥桃源圖遺冊

人世塵囂。那里有桃源佳境。若現在武陵地面。何逃前徑。

本是漁郎尋鹿夢。因教太守詢人。井古今來疑隱。又疑仙。徒爭競。前爲記詞華勝。茲寫照丹青。並似蜃樓蛟室。幻成奇景。但欲遊心方外。趣不妨寓。目空中影。况浮生萬事。假和真。難拘定。

余亡室蔡孺人。咏仁和沈孝女。割股殞命。調得滿江紅。一闋。附載於此。詞云。廢寢忘餐。但指望萱堂起色。猛聽得。醫人耳語。夜來當絕。擗地誓將遺體代。呼天暗把爐香。爇按金刀。良藥腕中等。親調燮。耐不起。瘡中裂。流不住。樓頭血。向攙扶。老父那堪聲說。白髮春迴。雙豈夢。蛾眉魂逐三更月。謝夫君。莫怨誓歸寧。成長別。

念奴嬌 愁味

問愁何物。記當初。那里和伊相識。慣認眉尖。尋舊路。誤我花朝月夕。向壁搔頭。闌干倚遍。倦眼慵春。色平蕪大地。一齊翠。皺如尺。正苦白髮頻催。無端萬緒。牽人腸。應直戶掩黃昏。剛就枕。惡夢更番。突入斥去。還來除非。拚飲醉死。華胥國酒。多晨困。又將前病添劇。

解語花

題王丹麓草堂

明樓瞰宅。瘦石橫堦。倚砌幽窓小。朱闌迴抱。簾櫳外。不盡

名花迎笑輕風忽掃飛點點文章鋪繞最喜他丘壑多情
捉筆供詩料倦去拋書搔首問繩牀竹枕不拘時候鳥
喧催覺夕陽入猶訝晨光初照朋過載酒便待月開樽傾
倒耳熱時率意成吟故矜工妙
又辛酉上元燈夕周雨文招飲山齋以
雨阻不能赴作此謝之并以自解
平蕪釀綠殘雪留痕又上元燈節春光堪掇思遊賞雨脚
終朝欄截華筵開設難逐隊分沾蕉葉想名園亦似高人
不妄隨人熱此日料諸同列得周郎相顧詩句清絕流
連更徹但豪舉呼不出雲中月羈人情怯頓盡夜長眠藏

拙若不然滴碎鄉心添許多凄咽

萬年歡

用史邦卿韻答唐濟武太史索和二闕

勝會名區羨聯翩鉅公肝膽如雪撫景興懷難抑筆花抽
發唱和中多逸致俱譜出新聲奇絕疑瑤殿霓曲方喧被
風吹落仙骨當前繁華易歇嘆人生似客甫聚輕別于
古長存還問認是何物休笑鷓衣浪跡盡卸却從前車鞮
馬中別有一壺天能吞萬丈潭月
夙世逍遙記山名藐姑人若冰雪未識何緣到此警心明
發最苦逢迎技拙五十載顛連幾絕如今已白髮盈頭僅

留無用凝母。家園鼓鼙未歇。誓飄零浙水。丘首遙別。夢
醒邯鄲。何件是我家物。休學名場自苦。作宰相穿新鞋襪。
西湖上。白眼橫舟。良宵不負風月。

又 登前韻。別法黃石夫子東歸二闕

絳帳睽遠。忽西湖客中欣立。程雪每見春風坐裏。奇文感
發。落筆金敲玉。夏似石鼓秦碑。殊絕奎光。暫遊戲人間。豈
伴章句凡骨。何期陽關唱歌。悵三時聚首。言下揮別。觀
海登山。此外有甚人物。猶幸瑤篇在篋。併被體貽留衣鞮。

夫子見賜 佳蘭毡鞮 黃山縱是各天涯。情聯共夜明月。

異地飄零。遇從前故交。情泮湯雪。藉有文章青眼。竒藏頓
發。竊附侯芭。管蠡但篤好玄。經高絕他年。或寄跡東齊。執
鞭休損窮骨。而今思鄉念歇。任天南地北。一樣拋別。夢
幻乾坤。身外豈用長物。孺仲猶甘擁絮。笑杜甫憐兒無鞮。
夜來理甕缺。晨炊寒廬。仍自吟月。

又 嚴視公以畫竹見贈。卽有
詩陽之行。登前韻誌別。

片幅丹青。作數枝琅玕。離披堆雪。想見靈丘隴上。碧鮮疎
發。潑墨長空。黯淡似玉。盡瑤花方絕。清齋內。正值炎曦。猶
疑寒氣侵骨。西湖友聲未歇。忽輕舸短劍。驪唱分別。到

處逢迎知是海內英物莫訝駢闐縑素作投地洋州新鞞
滕王閣下待名人風流夜夜杯月

花心動

羅隨園招飲賞桃甲子二月六日春分後兩日也

春色平分羨名園仙種絳趺鋪樹曬粉蝶在學語鶯嬌早
占賞花佳趣乾坤如錦晴風暖晝弄影簾櫳香度叅軍幕
幾成漁徑問津迷誤更詫新楊爭如還抹綠拖青隔墻
回互天上寄愁地下埋憂貴酒鷓鴣堪付飛光九十今過
半最當惜殘英橫路金尊裏喝將東君攔住
人世繁華似這些紅慘遊踪凝目盡底鋪排一霎飄零算

來何榮何辱東風無那齊催發驀占得錦衣如簇相花面
大家發赤猶知慚慙覩破浮生易足暫箕踞長吟滿斟
清醪一切利名悉等空花孰是雄飛雌伏此心與化閒來
往且休道榮枯反覆醉濃後笑呼古今猶促

時隨園量移粵西藩幕作

此以廣其意